
续补
古龙作品集
古龙
珍藏本
剑毒梅香
③

楔　子

时间倒溯至三百年前，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

锦州，山海关外，北风怒号，雪花虽然渐渐停了，但是风却是愈来愈劲。

灰色的天穹，天脚处略呈现乳白色，这关外的冬天，满目的萧然肃杀之情，雪是停了，但是地上已铺着尺深厚雪，好一片银色世界。

雪堆后面，蹲着一个小童，年约四五岁，只是他长得细皮嫩肉，眉目清秀，脸圆如球，却闪着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那模样当真可爱得很。

这孩子穿着一件又大又破的棉衣，肩上背了一小捆枯柴，一双小手仍不停地在雪中翻拣枯柴，小手冻得通红。

忽然他停止拾柴，缓缓站起身来，迎面一阵寒风，吹得他打了一个寒噤，他抖擞了一下，自言自语道：“ 这雪停了，今晚只怕还要冷呢。 ”

忽然他瞪着一双乌黑的眸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天空，原来天空一只黑鹰盘旋着飞了过来。

那鹰一身黑亮扁毛，头顶上却是雪白，虽然不大，却神骏得很，这种鹰儿乃是辽东所产最厉害的一种，唤做“ 海东青 ”，身形虽不甚大，却凶得厉害，寻常比它大上一倍的兀鹰也不敢招惹它。

这小童看它老是绕着圈儿盘旋，心知必有原故，于是爬上那雪堆下望，果然远处有一只雪白的小兔在跑着，那兔周身雪白，若非是在飞跑，根本分辨不出来。

那鹰转得两转，忽然双翅一收，身形就如箭矢般冲了下来，那野兔四足一纵，没命狂奔。

但是鹰儿计算得极精，下扑之势正好在野兔前面一点儿，兔子往前一逃，正好碰上它的利爪。

站在雪堆上的小孩看得不禁叫出声音来，眼见鹰爪就要抓上白兔背上，说时迟，那时快，忽见那白兔往左一钻，身形却往右一翻，立时背脊垫地，四脚朝天，一双后腿猛然往上一蹬——但闻一声惨鸣，那“ 海东青 ”忽然跌落地上，滚了一滚便已死去。

原来那白兔后腿一蹬，正蹬在鹰腹上，登时把鹰肚子蹬了一个大洞，肚肠流了一地。

那白兔滚了两滚，也倒下不动了，敢情它肚上也被撕去一大块皮肉，血流如注。

东北野兔强壮万分，常能借一蹬之势杀死巨鹰，有许多南方人初到北方，听当地猎户说起这等事来，都不相信，等到亲眼目睹时，不禁一个个目瞪口呆。

且说站在坡上的小娃儿瞧见这幕情景，就从坡上跑过去，走近看时，发现那白兔身躯微抖，似乎尚未死去，腹上创口也仍不断流着鲜血。

他把兔儿抓住一看，那兔果然没死，被他一阵摇动，缓缓睁开一双红眼睛瞪着他。小娃儿见那兔通体雪白，肥头大耳，模样十分可爱，那双红眼睛中似乎流露出一股疼痛的神色，又像是在乞求帮助，不禁怜悯之心大起，忙从口袋中掏出一条手巾把白兔伤口包住。

但那创口伤得极深，虽用手中包住，但是仍止不了血，那白兔愈来愈是萎缩，双耳垂下，眼睛也缓缓闭上，眼看是不成的了，小童不由慌乱的手脚，不知要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近处山峦上缓缓走来一人一骑。

那马通体雪白，并无一根杂毛，极是神骏，口中不时吐着一团团白气，马上坐着一个老者，这老人方头大脸，面如重枣，却是红润异常，白眉白髯中透出一丝慈祥可亲，但奇的是慈蔼之中又令人感到不怒而威。

老人勒马爬上小童方才立足的小坡，停下马来四面眺望，只见不远处“ 山海关 ”在淡淡雾气中巍然耸立，靠近地面处因雾气较浓，已是欲现犹隐，城楼上横额，却是清清楚楚可见，“ 天下第一关 ”五个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老人凝目看了一会，忽然双目精光暴射，过了一会又长叹一声，他自言自语道：“ 我一生从没有踏进此关半步，这一去，不知——不知还有没有命能回来，唉，风柏杨，你千万不要把一世英名付之流水啊！ ”

他一低头，蓦然瞧见坡下小童抱着一只白兔的情景，不由轻咦一声。

那小娃儿，抱着一只血流不止，奄奄一息的白兔，在身上乱抓乱摸，却没有一件东西管用。

忽然，他瞧见左面雪堆中露出一个嫩绿色的小尖儿，他不禁大喜，连忙一把将雪抓开，果然露出一株小草来。

小童把绿草拔将出来，看着根部的黄色大笋，不禁喜道：“ 啊，这土参好大—— ”

这种土参在东北到处都是，是以小童一见就认得，这土参根中的汁水最能止血长肌，江湖郎中的刀创药中多掺有这东西。

小童把那土参拿在手中用力一捏，那知这土参根儿硬得异常，竟是捏它不破，他低头一瞧，小白兔双眼已紧紧合上，心中不由大急，一把将土参放在口中，用牙齿用力一咬。

“ 咔 ”一声，壳儿破裂，里面一包甜汁全注入小童口中，他正待吐将出来，忽然右面一个焦雷般的声音：“ 兀，你这小鬼他骤然吓了一大跳，“ 咕 ”一声，一口汁水全给喝下了肚，他只觉一股清凉无比的汁水顺着喉管直流下去，他猛可一惊，也顾不得看右面是什么人在大叫，低头一看，幸好壳中还有一点水汁，连忙倒在白兔的伤口上，用毛巾包着。

这东西真灵验无比，一会儿，兔肚上不仅流血全止，而且立刻生出一层油皮来。

他一心照料小兔，竟将方才右边那声大吼给忘了。过了一会，手中兔子一阵抖动，白兔缓缓睁开眼睛，四面瞧了瞧，像是悠悠醒来的模样。

小娃儿不禁大喜，轻轻将兔子放在地上，那兔子慢慢站了起来，忽然用嘴轻轻在小娃儿手背上擦了两下，缓缓离开。

小童满心喜欢，低声道：“ 小白兔，再见。 ”

那白兔又回头来，睁着红眼睛对他望了两眼，匆匆跑去。

白兔走了之后，他陡然想起方才那一声大吼甚是出奇，连忙往右边一看，只见白雪遍地，一丝人影也没有。

他心里暗道一声奇怪，却也没有再去想它。

他缓缓坐下来，坐在一节松木上，用手无聊地把雪花拨开，不一会，便拨开尺方的一块泥地出来，泥地上铺着两块青砖，青砖当中成了一条狭沟，那些拨开的雪花受他手上的温热渐渐溶化，于是一道水缓缓注入狭沟中。

他呆望着那狭沟，心中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他年纪虽小，但是感情却极是丰富——虽然只是一些稚气的情感，世上的万事万物，他都觉得极为可爱，常常望着一朵白云，他会呆看上一个多时

辰不觉厌倦，过了一会，他又深深爱上一朵半开的蓓蕾。

这时他心中乱想着：“老师上次说隋炀帝开了一条运河，害死成千成万的百姓，嗯，那运河一定大极啦……”

“这便是我的运河——”他望着青砖中的小水沟，“哈，谁也得乘船才能过得去——”

这时青砖上忽然爬来一只蚂蚁，从一小段松针上轻轻爬到“对岸”，小童不禁乐得笑了起来，他暗道：“对，这是桥，哈，蚂蚁儿过桥。”

他似乎为那蚂蚁也把这“水沟”当做“运河”而欢喜。

这时他忽然想道：“大人的心里真奇怪，许多小虫小蚁都知遵守的法则，他们却是不肯遵守——”

“呼”一声，一个“大人”的腿跨过他的“运河”，停在他面前。

他略带惊慌地抬头一看，只觉一个面色红润的老者微笑站在他面前。

他微微有点责怪这老伯不遵守他“运河的规则”，但是当他看到老人皤皤白发时，他不禁觉得自己责怪他十分不应该，只好歉然一笑。

那老人慈祥地道：“娃儿，你玩得真开心是吧？你可知道方才你险些就丢了一条小命？”

小童不禁一怔，道：“什么？”

老人笑道：“方才你把那‘千年参王’放进嘴里去时，可曾听到大吼一声？”

小童道：“听到，听到，不过什么是‘千年参王’啊？您是指那枝土参么？”

老人笑道：“哈，世上哪有那么大的土参？你竟不知道……唉，可见天下事冥冥中自有注定，这等奇宝实注定要落入这娃儿之口，任谁也无法阻止，方才那‘金毛神猿’白丕见宝起歹意，结果不但宝物没有到手，反而吃我百步神拳送了命，唉。”

小童虽然听不太懂，但他天性聪明，脑筋一转，道：“伯伯，您是说，方才那大吼一声的人想来害我，结果反让伯伯打死了是吗？”

老人笑道：“嗯，你这娃儿真聪明。”说着指了指右面雪堆后。

小童跑过去一看，只见雪堆后果然躺着一个汉子，瞧那模样，已是死去多时，只因正倒在雪堆后，是以方才没有看见。小童瞧了一会，低声道：“你这人真是的，要吃那土参早点告诉我不就得了，反正那白兔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干么要偷偷摸摸的……

那老人不禁一怔，柔声道：“你是说我不该杀他？”小童点了点头，过了一会，他又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

老人呆得一呆，忽然仰天长笑，跨上白马，抖缰而去。小童怔了一会，忽然觉得一股热气从小腹下直冒上来，霎时身如醉酒，头昏脑胀，“扑”的坐在地上。

老人骑马走出几步，忽然回头一望——

这一望，端的值得一书，只此回头一望，从此就决定了今后五十年武林的大势！

老人望见小童面红如醉，心忖道：“千年参王的效力发作了，我现在虽有要事，但若不助这娃儿一力，岂不是好生可惜了这武林奇宝？”

手中一勒马缰，回到原处，伸掌按在小童腹上。

小童只觉一股暖流从老者掌中传出，将自己腹内热气引入四体百骸，登

时觉得舒畅无比，但是浑身一丝力也用不出。过了一会，老者收掌道：“ 娃儿，你叫什么名字？ ”小童道：“ 我叫高战。 ”

老人望了他一会，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丢在小童身上道：“ 这纸上画有几个人像，你以后好好照着练练，包管有你好处。 ”高战想说两句感激之话，但是全身软棉棉的，连张口说话的力气都像是没有了。

老人从马背包囊中拿出一块毛巾，盖在他身上，想说什么，却止住口，过了一会道：“ 好好睡一觉吧。 ”

反身跃上马，一拍马臀，马蹄扬起阵阵雪花去了。高战看那毛巾微微放亮，也不知是什么毛织的，盖在身上又轻又暖，毛巾中央却用细线绣着一棵大柏树，一棵大杨树，枝态扶疏，极是生动。

忽然眼睛觉得微酸，一合眼，缓缓入睡。

这阵时间，老人骑着白马已到了山海关前，不知怎的？他缓缓放慢了马，像是不愿入关似的。

蓦然，他像是忽地惊起，仰首看了看雄伟的城楼，暗道：“ 风柏杨，风柏杨，你是畏怯么？那无恨生虽则名满天下，难道我边塞大侠就真怕他不成？ ”

他猛然回头，只见远处高山接天，顶上白雪隐在云雾之中，白雪茫茫，好一片牧野风光，朔风吹来，触面生寒，想到自己雄踞关外垂卅年，不由昂然自语：“ 风柏杨，你昔日威风何在？ ”于是奋然一掌拍在马臀上，得得得冲入天下第一关。

剑毒梅香

一

初冬时分，原野上一片肃杀。

一弯流水，枯寂向东流着，一棵冲天的榆树，虽然树叶尽落，可是枝干有如横生蟠龙，气势甚是雄伟，树后，是个百十家的小村落，因为村前有这棵千年大榆树，所以唤做“榆庄”。

清晨，天色很是清朗，远处的山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在村首一家小茅屋，跑出个小男孩，唇红齿白，长得非常俊俏，看来也不过七、八岁，两只小手提着水桶，走到井边。

他穿得很单薄，也不见露出寒冷之态，放下绳子，很轻松便打满了两桶水。

他见天色尚早，村里还没有人起来，把水倒入厨房内的水缸，便走出坐在榆树下，面对着尚未从山头爬出的太阳，一心一意练起内功来。

等到运气一周后，但觉遍体温暖，舒适已极，心中不由自主的又想到那个传他这套工夫的老人。

“他是多么令人亲近呀，他老人家脸上虽然很是严肃，可是，可是……可是怎样我也说不出来，除了爹，只怕世上再也没有这样好的人。”他想到那老人满脸正气，不由愈觉心折。

“要是我们不搬走的话，他答应回来还要教我武功哩！”

他正在回忆三年前的往事，忽觉脸上一凉，他一怔，接着恍然大悟，回过头来，抱着一头大黄牛的头骂道：“老黄，又是你，坏东西。”

那头老牛，身体虽很庞大，可是乖巧已极，是以乘着小男孩正呆呆出神时，悄悄走到他身后，舐了一口。

小孩与牛很是亲热，老牛让他抱着头，不住的用舌去舐他，男孩突然翻身骑上，叫道：“老黄，咱们到田里去。”“老黄”似乎完全听得懂孩子的话，微微摇那颗大头。孩子道：“怎样，你还没有吃过干草？”

老牛点点头。

孩子道：“那么我们一同回去吧。”

那孩子骑着牛，慢慢走向茅屋，忽然里面传出一阵苍老的叫声：“战儿，怎样这早便起来了。”

那男孩闻声急忙翻身下牛，跑进屋里，对睡在床上中年病汉低声道：“爸，你病好些了吧。”

那病人摇头叹道：“战儿，我这病难好了，大夫说我是虚火上升的大热症，其实他那知我这是几十年来的老毛病。战儿，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老实告诉你，爹年青时有一次在战场中负伤，腰部中了敌人的药箭，箭头始终没有取出，是以腰痛时发，这次发作甚是厉害，只怕……只怕……”

战儿急忙阻止，柔声安慰道：“爸，您千万别乱想，您的病一定会好的。”

病人长叹一声，缓缓道：“唉，你年纪这么小，我真是不放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在九泉下怎么能向你妈交待？”

战儿觉得室内空气沉闷，父亲这几句话令他心痛如绞，强忍着眼泪道：“爸，我去烧早饭。”

他父亲突然问道：“咱们田里的高粱全部收完了吗？咱们欠别人的粮食，可要先还清。”

战儿道：“欠隔壁林伯伯，后面李大叔都还啦。”那人满脸慈爱，凝望

着战儿走去准备早饭，不由自言自语道：“这孩子，这点年纪，如果是生长在富贵之家，正是无知无邪，嬉戏终日，绕在父母膝旁撒娇使赖的黄金年华，可是战儿呢？不但要管田里的事，又要服侍我这病人，唉，生而贫苦，那真是十分不幸的。”

喝过几碗高粱粥，战儿骑上“老黄”，又往田里去割最后一块高粱，他小手握着镰刀，运用如飞，每当他割完一把，“老黄”便把叶子嚼断吃去。

太阳渐渐出来了，战儿累得满头大汗，阳光照在黄金般的高粱米上，令人有一种丰足的感觉，战儿仰望着耸高的长白山，在碧蓝的苍穹中矗立着，真分不出天高还是山高，心情不觉悠然神往，低头看着脚旁成堆的黍米，自觉劳苦没有空费，很感安慰，但他一想到父亲久病难愈，又不禁悲从中来，自己也分不出心中是忧是喜。

他休息了一会，便把高粱米装进布袋，忽然身后一个甜脆的声音叫道：“高战，你替我作的文章呢？老师说今天不交，就要挨手心哩！”

高战回过头，看着身后那稚气满脸的小姑娘，歉然道：“啊，这几天真是忙极了，天天上田里作工，真……真对不起，我竟忘掉要替你作文，等我收拾好，这便替你作。”

那小姑娘很不高兴，双颊涨得通红，嗔道：“哼，不作就不作，谁稀罕了。”

高战心内很感惭愧，低头不语，小女孩又道：“上次汶姐要你作，早上告诉你，你下午就作好送去，我老早就告诉你，你竟不放在心上，哼，你记得好了。”

高战想开口辩护，可是转念一想，她责备自己的句句都是实话，所以不知如何启口。

他天性极为柔和正直，年纪虽小，别人待他的好处，他时时铭刻在心中，别人骂他恼他，他却并不放在心上，不管是多么艰难危险的事，只要是别人要求他，他从来未曾拒绝，都是尽力而为，因为他不愿伤害任何人——甚至任何小动物，他爹常抚摸着他的头发说他比女孩儿心地更慈祥。

那小姑娘见他久久不语，不禁有些懊恼，但又不便示弱，便道：“你倒先生气了，好，你赶快去作吧，待会我到你家去拿，我还要自己抄一遍，老师认得你的字呵！”

说罢，瞟了高战一眼，温柔一笑，转身便欲离开。

高战想到自己还须到镇上去抓药，正想告诉她，但一看到她充满自信的小脸，淡淡的阳光照在她白皙的皮肤上，简直好像透明了，令人有一种出尘的感觉，便住口不说了。

他轻吁了一口，装满了二麻布袋，骑上“老黄”，一步步走回家去。

坐在宽宽的牛背上，凉风吹来，高战又想起昨夜的梦境……

“妈在云端里,她全身裹着一层厚厚的彩虹……她向我招手,我努力……努力想看清楚妈亲爱的面容，可是那可恶的彩云，竟把妈整个脸笼罩着，只能看出一个轮廓，我真想跳上去抱妈，妈向我摇摇手便消失，我一急，就醒来了。

我五岁时，妈离开爹和我，我还以为妈是睡着了呢！如果……如果那时我知道今后再见不到她，我……我定要多瞧她几眼，在我心中留下比较深的印象。”他想：

“我每次作梦，梦到妈都看不清楚她的面孔，我仔细回忆也只得到一个

模糊的影子，妈，你哪一天能让我在梦中看得清楚一点呢？”想到这里，不禁鼻头发酸，真欲放声一哭。

他轻步走到父亲床边，见父亲沉沉睡着，略略放心，便提笔替那小女孩作文。

原来高战一家本是山西望族，家中代代都是执戈卫国的武将，先祖高宠更是大宋精忠岳元帅手下第一员大将，当年曾以一枝长戟连挑翻金人十二辆重革华车，端的威震天下，力尽殉国之日，岳元帅如失左右手，后来传到高战父亲高云，他眼见满清野心显露，想要吞并我中华大好河山，便怀着满腔热血，仗着家传“无敌戟法”，投身辽东经略熊廷弼大帅麾下，充当一员参将，那熊经略雄才大志，文武双全，原是为国家干城，经营辽东，清兵不敢越雷池半步，无奈大明气数已尽，君主昏庸，重用小人，熊大帅三启三罢，受尽奸人牵制，盛京一战，王化贞坐而不救，终于被清兵个个击破，熊廷弼被执至京问罪，高云眼见忠义之士不是冲锋陷阵为国捐躯，就是被奸臣横加迫害，原来颇有中兴的局面，到头来烟消云散，不由万念俱灰，只身返乡，娶了一房媳妇，种田度日。

高云妻郑氏，是温柔腼腆的一个美人儿，体态甚是薄弱，可是才名甚著，诗、辞、歌、赋、棋、琴、书、画样样都很精通，高云中年而娶，娶得如此一个才女，自是百依百顺，郑氏也很崇拜夫君，夫妻间相敬如宾，伉俪情深。不料就在高战五岁时，天妒红颜，郑氏撒手离开她亲爱的夫婿稚子。高云经此打击，心如死灰，把妻子葬了，为免触景伤情，便携带着高战，出关开垦，他知关外兵荒马乱，就在山海关附近买了一块田，种下高粱大豆，可是他天性豪侠仗仪，有一次失手打死一个欺压良民的官军，自知关内关外不能立足，这便带着高战，远走长白山下。

高战写完文章，摸着床头的钱袋，摸了半天，摸出一小块碎银，吩咐“老黄”不要走远，那头老牛对他非常依恋，口中连叫，似乎要跟着他去。

高战连连摇手，那老牛性已通灵，突然伏下身来，口中咬着高战的衣服，示意骑上，高战无奈叫道：“我要赶紧跑到镇上去抓药，你走得那么慢怎么行，等会到镇上，人家都收市了。”

那老牛吼叫两声，好像甚不服气，高战只得骑上，“老黄”四脚一立，如飞跑去。

高战心中大感惊奇，因为平日“老黄”性子温良，拖车犁田都是慢吞吞，可是它气力很长，所以一天工作下来，比别家的牛并不逊色，想不到“老黄”还有这好脚力。

“老黄”跑得虽快，可是高战坐在背上，平稳已极，心中对这老友，又怜又爱，双手抓着它的角叫道：“‘老黄’你慢些跑，不然，会太累了，便不能跑回。”

“老黄”低叱几声，算是回答他的好意，脚下却丝毫不停，不一会，便跑进市镇，这才放慢脚步。

镇中人远远见一人一牛如飞跑来，都惊呆了，大家都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善跑的牛，等到走近，老黄放慢，这才看清楚，原来牛背上骑着一个笑容可掬的傻童，那牛体形特大，孩子坐在它背上，显得大小不相称，甚是好笑。

高战觉得大家都在注视他，很不好意思翻身下牛，他怕镇人逗惹“老黄”，引起它牛脾气吓人，便把它拴在路旁树上，老黄对它小主人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很感不满，抬起大头，怒目向四周看了一眼。

高战买了一包草药，用掉最后一块碎银，心中感到很是凄惨，想到爹的病，以及爹那种绝望的眼光，高战虽然不知他心中想些什么，可是那种阴暗，漠然的眼神，似乎有一种直觉告诉他，爹的病是不会好的了，更大的不幸正慢慢的降临。

他从小就在艰苦中奋斗，对于作活，可真是一把好手，对外对内也能井井有条，可是倒底年龄太幼，不时还会表露出一种可贵的童心，可爱又可笑的孩子气，他爹的正直慷慨，他妈的慈柔可亲的性格，都一股脑儿到他身上，是以他见别人富有也不感羡慕，对于自己的穷苦并不觉得可耻，村中最有钱的林家二位小女孩，都和他玩得很融洽，他并未感到丝毫自卑的心理，在他小小心灵中，觉得为父亲牺牲一切都是应该的，在他小小心灵中，包容着像海一般的爱，将来有一天，他会以爱来对待每一个人。

他熬好了药，林姑娘跑来取那篇文章，高战道：“请你告诉老师，我最近不能去上学堂。”林姑娘笑道：“好，老师天天夸你，要我们大伙儿都跟你学哩！”

高战红着脸道：“你别捧我，你下次要作什么，我一定早早做好。”

林姑娘听他柔声说话，想到自己早上对他无礼，很感惭愧，便拉开话题问道：“高伯伯病怎样了？”

高战黯然，低声道：“爹的病还是那个老样子，不知哪天才会好。”

林姑娘柔声安慰道：“你别急，总有一天会好的。”接着又道：“喂，我走啦，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否则被老师知道要挨手心的。”

高战见她脸上神情轻松活泼，不由也被她感染，心中快活了一些，笑道：“你挨过老师的板子？”

林姑娘点头正色道：“上次我背书背不上，哼，这件事你明明知道，还要装傻，喂，你连我姐姐都不要讲，知道吗？”高战听她以大人口吻吩咐，很感到好笑，故意道：“假如告诉你姐姐了呢？”

林姑娘正想离去，闻言嗔道：“高战，你敢么？”高战耸耸肩，不再言语，内心却想到：“我为什么不敢？”冬阳斜斜地晒着大地，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嫩毛小鸡，懒洋洋的走来走去，不时用爪刨土，寻些虫豕蚂蚁，喂给小鸡吃。高战心中非常空虚，看了一会，自觉无趣，便回到屋中，取了书本，坐在大榆树下，朗朗的读了起来。

整个冬天，就这样沉沉闷闷过去，下雪后孩子们的雪战，雪后的围猎，高战都没有参加。父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眼看奄奄一息，高战每天拼命去找些零工作，赚钱来替他父亲医病，人家见他年幼，都准备纷纷解囊，送他一些银子，可是他一想到爹爹正直刚正的性格，谆谆的教训，便不敢接受，仗着力大身轻，什么粗活他也去干。

苦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一天傍晚，天上彤云满布，正要下大雪的征象，高战骑着“老黄”回来，发觉父亲已经昏迷过去，他大急之下，不知如何是好，只抱着父亲的头痛哭。

他哭了一阵，高云神智渐清，自知不久人世，很吃力道：“战儿，别……哭……哭了，爹……真怕……真怕支持……不住，在你……回来……回来前就……就……要去了，现在……现在总……算好、咱爷儿俩……还可以……见一面。”

高战哭道：“爹，你不会死，您不会……不会死的。”

高云喘息一阵，强忍着腰间的剧痛，惨然道：“爹也知你年纪大小，可

是爹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了，战儿，爹今后不能再照顾你啦，战儿，听话，千万别再哭了，爹还有话给你说。”

他一口气说完这段话，感到精神突然振奋起来，高战见父亲脸上红晕时露，喜道：“爹，你好些了，你息息吧！我去找医生去。”

高云知是回光返照，便正色道：“战儿，你才八岁，今后一个人浪迹天涯，一定要时时刻刻记住爹的话，我们高家世世代代忠义传家，你必须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人。你年纪小，有时难免善恶不分，但只要记得爹一句话：待人厚，刻己薄，心存忠厚，为善最乐。战儿，你懂爹的意思吗？”

战儿天性淳厚，心中虽然不甚了解，但不忍令父亲失望，点头道：“爹，你放心，战儿全懂了。”

高云柔声道：“爹传你的高家七七四十九路无敌戟法，你再演一遍，战儿，快去把长戟拿来。”

高战虽不愿片刻离开父亲，可是又不敢违背，只得快步去取，只见他一只手拿着前半段戟身，另一手拿着戟斡，双手一合，卡察一声，便合在一起。

原来这长戟制作甚是精巧，平日可以折为二节，以便携带，而且前半段可当刀斧使，在短兵相按时，最是适用，如果遇到冲锋陷阵，只消一按机簧，便成长兵，成为马上利器，那戟锋从南宋已来，不知饮了多少人血，是以淡淡发出一层血光。

高战强忍心中哀痛，站在门口一招一式舞了起来，高云撑起身来，凝神注目，待到高战使完四十九招，他再也支持不住，双手一松，又倒在床上。。

高战急急走到床边，把长戟向床头一放，正待发话，他父亲喘息道：“战儿，你天资很好，学起武来成就一定比爹高得多，在……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学武……学武……比……比学文要好，我……死……死了后……你……你把……一切……一切都卖了，回……回到老家……老家……去，如果，能……能再碰到……再碰到那传你内功的奇人，就……跟他……跟他去学功夫，将来……好为国家做一番……大……事。”

高战眼看父亲愈来愈不成了，心内不知所措，只有强忍眼泪点头答允。隔了一会高云又道：“战儿，你……走近些，让……让爹再瞧瞧。”

高战再也控制不住，泪如雨下，他父亲伸出两只无力的手，捧着高战的头，目光中流露着千般慈爱，喃喃道：“战儿，爹要……爹要去了，你好小，好小啊！”

高战感到父亲双手渐渐松开了，口唇颤动，像是要说什么，高战哭道：“爹，你要说什么？”

“国破……家……家亡……忠……孝……忠孝……圣贤……之……家法。”

高云用尽力气，从喉咙中吐出这句话，眼睛一闭，撒手而逝。

好长一段寂静，高战呆呆望着过去了的父亲，他不相信那是真的——然而那毕竟是真的死。这是千万年来，从无人超越的大限，多少盖世豪杰到头来总免不了屈服在这无法逃过的关口。

他感觉自己眼前是一片黑暗，他感觉自己正向无底的深渊中坠落，亲爱的人儿，一个个忍心的离开他，而且，走得远远的，使他永远无法再追得上。

他年纪虽幼，可是情感极是丰富，母亲死时，他还不懂得悲哀，以为母亲是睡着了，可是，如今他心底敬爱的爹又撒手而去，这种悲痛沉重的打击，直使他不知所为，连哭都忘记。

他仿佛听到了九天之上有阵阵哀乐传下来，是那么悠扬，那么遥远，刹时间，从他心底的深处也飘起了低沉哀痛的旋律。

一切都是真的，他用力揪了一下大腿，证实了那不是梦境，父亲苍白被病折磨而枯瘦的脸上，虽然两目闭得紧紧的，可是还流露出一种正直不屈和大无畏的神色，他飞快的瞥了一眼，原来就深刻在脑海中的印象，又像再重新刻画一遍，更清晰，更深刻了，十年，廿年，在他有生之年，父亲的音容那将不再会被时光之流冲淡，光阴，只能加深它的。

蓦的，背后一只手轻拍着他的双肩，一个温和的声音道：“ 高贤侄，死者已去，你这样哀痛最是伤身，你爹在地下也会感到痛心的。 ”

原来林家二姊妹本想邀高战去捉蟋蟀，她俩站在门口喊了两声，高战有如未闻，姊妹两心中大奇，伸头一看，只见高战坐在床边，目光痴呆，良久也不见他眨一下，不禁大惧，匆匆忙忙去告诉爹爹，林老爷一听，心内了然，他感到很是凄惨，高战在这“ 榆庄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林老爷更是爱他得紧，是以急忙赶来劝慰。

高战转过头一看，三双温柔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他，心内突感温暖，像是即将溺死的人，突然攀附到任何可惜力的东西，抱着林老爷，再也按捺不住，哀哀痛哭起来。

林老爷看着怀中俊秀的孩子，两眼红肿，脸上涕泗纵横，心内又怜又爱，他知道这一哭对高战有益无害，可以把那郁积在胸中哀伤全部发泄，所以只是任他哭去。

那林氏姊妹，平日虽然胆大心粗，此时见高战哭得哀哀欲绝，也不觉流下同情之泪。

良久，高战觉得胸中比较松畅，便收泪道：“ 林伯伯，爹叫我在他死后，回到老家山西去，小侄有个计较，想将爹爹尸骨运回家乡，与娘合葬在一起。”

林老爷道：“ 山西离此，千山万水，你年纪这么小，还要护送高老弟的灵棺，真是谈何容易。 ”

高战凄然道：“ 先父也料到此，他吩咐我将他遗骨火化，用坛子装了，这样带到山西。 ”

林老爷道：“ 入关的路最近可不太宁静，盗贼散兵遍地如毛，你一个人孤身步行至万里外，只怕很是艰难，依我看倒不如把你父亲葬了，就住在我家，等长大些，再回故乡不迟。 ”林氏姊妹中大姊林汶道：“ 高大哥，你留下和我们一块儿读书玩耍不好么？ ”

小妹妹林玉也劝他留下。

高战毅然道：“ 多谢林伯伯及二位姑娘的好意，先父曾经吩咐我要出外磨练，访师学武，所以小侄不敢。 ”

林伯伯赞道：“ 好孩子，有志气。 ”

林玉瞪他一眼，似乎怪他不识好歹，林汶瞟了他一眼，露出黯然的神色。

他心一软，但又想起父亲临终的嘱咐，心内暗自发誓道：“ 高战啊，就是千山万水，千刀万箭在前，你也要把爹的骨灰运到家乡去。 ”

林老爷见他忽露凛然之色，知他意已决，便不再言语，带着姊妹二人离去。

高战心中盘算，父亲的话又飘到耳边：“ 把一切东西都卖了

他的思想突然变得很散乱，家中除了三间破茅屋，几百斤高粱外真是一无所有了，唯一值钱的是什么？他努力去避免想这个问题，所以思想突然变

得很觉漫散，然而最后思想的焦点又落在这个问题上。

“只有‘老黄’，才值得些钱。”他最后喃喃自语道，“可是，‘老黄’跟着我们已经四五年了，它辛辛苦苦工作，载重负荷，从来没有半点反抗，我……我怎么忍心呢？”

他觉得心房像给针刺了一下，对于自己这种卑鄙的想法很是惭愧。

“再怎样，也不能把‘老黄’卖了。”他下了决心。

“老黄”正在茅屋四周走来走去，一颗巨大的牛头不时伸进窗口，注视着沉思的小主人，显然的，对于老主人的死，以及小主人的悲哀，它心中都明白得很，只可惜不能说话安慰，所以显得很急躁，最后忍不住了，低吼两声。

高战闻声跑出，抚摸着“老黄”，心中真是怜爱万分，“老黄”伏下身，亲昵的舐着高战的脚。

火光熊熊，高战注视着父亲的遗体渐渐消失，感到此生再无所庇荫，前途茫茫，不由又惊又痛。

火光中，他至爱的人最后变成一堆灰，他看看四周村人都带着惋惜沉痛的眼光，不禁默默祈祷道：“爹，你安心吧，好人总是不寂寞的。”

人们渐渐离去，他站起身来，把骨灰放在坛子内，回头一看，“老黄”牛眼中也闪着晶莹的泪光。

高战把茅屋及一切东西都卖了，可是只够他偿还父亲在生之日所欠的医药费！那是他一直瞒着父亲借的。

别人虽然不要他还，可是他一想到父亲平日不求人的性儿，觉得自己不能有辱高家门户，再大的苦难，也要一个人去承担，所以他善意的拒绝了林伯伯的赠金。

牵着牛，他一步一步走离“榆庄”，大家看着他矮小的身形还不及“老黄”高，都不禁惨然，摇头叹道：“唉，这孩子。”

高战回过头，林家还未离开，林伯伯和他两个女儿挥着手，他突感心酸，眼角浮起泪珠，但转念想到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丈夫流血不流泪”，赶紧收泪，再不回头，愈走愈远了。

林汶、林玉看到高战身形消失在原野上，想到高战平日对自己的诸般好处，忍不住双双哭了起来。

林伯伯道：“乖女儿，别哭了，咱们回去吧。”

林玉止泪问道：“爹，高……高大哥要几时才回来。”

林伯伯声安慰道：“乖女儿，你高大哥是个极有志气的孩子，心地又慈善无比，将来一定会成了不起的人。”

林汶低声道：“他……他会不会恨我和妹妹呢？我们平常……平常待他很凶，很不好。”

林伯伯呵呵笑道：“好孩子，你既然后悔待人家不好，那么从今以后，对于你的朋友便不能再任性了，免得别人走后，你又悔恨自己。高贤侄年龄虽小，可是气度宽宏，他怎会记在心上，也许你们平日的恶作剧，会使他永远怀念哩！”

林家姊妹红着脸听他爹温和的教训，林老爷感到很奇怪，平时刁钻的二丫头也一言不发，低头听训，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脸上不由露出神秘的笑容，暗道：“孩子事，孩子事！”

且说高战离开“榆庄”，心中思潮起伏不定，他不敢再事逗留，因为那

样他怕会改变自己的决心，他牵着“老黄”，不知不觉越过了几个小坡，回头一看，一大片起伏牧野，无边无涯，“榆庄”渐渐消失了，只有那棵冲天的榆树的树尖，还可隐约的看见。

他跨上牛背，依依不舍的望望长白山，虽然已经是春天了，可是山头积雪，在阳光下还闪出千百道刺目的光茫，象征着关外富丽和雄壮。

他突然想起牧童在原野上的歌声，那歌是：

“长白山，长白山，高高连天檐，

连天檐，接天渊，长白黑山间，牧野万里永无边，

日儿已下！牛啊！羊啊！快回来啊，

回到长白山下，那儿才是你的家，那儿才是你的家。”

歌声是多么亲切，高战想到那里，不由自言自语轻轻地道：“别了，长白山，‘榆庄’，善良的伯伯叔叔们！”

高战行了数日，盘川已经用尽，这日天已近晚，附近又无人家，他只有饿着肚皮和老黄找一处山洞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他继续前走，走到正午，也不见人家，头脑饿得微微发昏，幸亏他幼时误服“千年参王”，又在自己不知不觉中练就关外正宗内功，所以勉强支持的住。“老黄”也是焦急不安，它不时去找些它认为最鲜美的嫩草，放在小主人面前，示意要高战吃，高战只有苦笑的份。

“老黄”大慨心中奇怪小主人的行动，它想这样鲜嫩的东西不吃，而要挨饿，“人”真怪，它心中愈来愈焦急，发足狂奔，跑了一个多时辰，只见前面有一处人家，高战心中大喜，跑上前去敲门。

敲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出来，高战心中大感失望，知道主人定然外出，就绕到屋子后面去找主人，只见绿油油一大片蕃薯田。

他饿得发慌，不暇细想，奔了过去，看看四边无人，就伸手抓了两只，这时正是春天，蕃薯插下去不过一个多月，所以只有拳儿那大，他心想聊胜于无，又想到幼时在地上挖泥灶，烤红薯的香甜之味，不觉食指大动，伸手入怀摸取火种，忽然无意中触着父亲的骨灰坛，不禁心凉。

爹的正直容貌又浮了起来，爹的谆谆教训也飘到耳边……“待人厚，刻己薄”……

他考虑了半天，肚子实在饿得紧，心想：“这么多，我只拿两个有什么关系？”

可是他又想到老师讲的刘备在遗嘱中的两句话：“毋以善小而勿为，毋以恶小而为之。”

一刻间，他像被重重击了一下，赶快把拔出来的蕃薯埋下，对适才的行为真羞愧得紧。他举目一望院子一片青翠的田地外，没有一个人，心中略略放心，便牵着“老黄”再往前去，“老黄”睁大牛眼，带着疑问责备的目光望着小主人。

高战轻轻摸着“老黄”，柔声道：“‘老黄’，那是人家的东西，我们不可以随便取哩！”

走了一会，前面是一条清澈小溪，高战心想：“这河里的鱼可不是有主之物了吧！”

他脱去上衣，钻进水里，此时隆冬初过，溪水是从山上溶雪流下，是以冷凛透骨，高战仗着体质素强，用内功闭住气，在溪底摸来摸去。

好半天，他才抓着一尾鲤鱼，连忙用手紧紧捉牢，翻身上岸。

那鲤鱼有斤多重，高战心中大喜，自忖可以饱食一餐，可是当他拔出小刀正想杀鱼去鳞，看见那鱼眼旁有一两滴水珠，双目突起，死命挣扎。

他突然心一软，想道：“这鱼也会哭哩！真可怜，不知有没有父母？”

他因为太多的爱心，所以往往会莫名其妙的产生一种可笑的同情心，此时一见鲤鱼眼旁的水珠，竟以为是泪珠，再也忍不起心下手杀它。

他轻叹一声喃喃道：“鱼儿，你可要当心啊，再被人抓到，可就不肯放你了。”

说罢手一松，水花四溅，那尾鲤鱼已潜到深水去了。

他感身上有些冷，就靠在溪边大树下，望着悠悠白云，竟睡去了。

忽然，他被一个清脆的童声惊起：“爹，你瞧他多可怜，我们把干粮分一半给他好么？”

高战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老者，头戴翻起的羊皮帽，手中牵着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头上梳着两只辫子，脸色红红的，娇憨极了，二人就站在身旁不远。

老者道：“小弟弟，你冷不冷，饿不饿？”

高战见他语气亲切，点头道：“老伯，你可知附近有人家吗？我……我……”他本想告诉老者自己已饿了一天一夜，但却羞于出口。

那老者道：“这几十里内的确人烟稀少，我看你年纪小小，孤身出门，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

高战点头，便说出自己要送父骨回乡，那老者吃了一惊，道：“山西离此何只万里，你一个人行路实在太危险了……”那小女孩接口道：“喂，你跟我们一起走，等我爹办完事，咱们再一起入关可好？”

高战摇头，柔声拒绝她的好意，正待告别，那老者沉一会道：“小弟弟，你先把这包干粮带去，否则这方圆百里无人，你还要挨饿哩！小小年纪孝心可贵，我本当助你一臂之力，可是目下实在是身有要事，无暇分身。”

高战见他完全以长辈态度真诚对待自己，心中很是感动，知道自己再要推辞，必定惹起他不快，便双手接过一包干粮，称谢道：“不知老伯贵姓？”

那老者道：“我姓方，是关外方家牧场主人。”

高战道：“我叫高战，将来重回关外一定来看伯伯。”那女孩喜道：“喂，你说话可要算话。”

高战点点头，老者似乎有急事，撮口长啸一声，两匹马一大一小从草原中如飞跑来。

老者骑上马，回头看到高战从树后牵出一头牛，牛角上挂着一个小小用毛毡捆成的包袱，仔细一瞧，上面绣着一棵杨树，一棵柏树，不由大放宽心，忖道：“这孩子原来和风老哥有关系，我倒是多虑了，就凭风大哥这标帜，关外绿林谁敢不乖乖放行。”

一拍马，带着那小女孩疾驰而去，风声中还断断续续传来小女孩的嘱咐声。

高战狼吞虎咽的大嚼起来，吃完以后，心中不住盘算着，他想：“这去山西还不知有多远，现在身无分文，怎样可以到达呢？”

他又想到卖牛，但立刻被自己制止，心内暗骂自己道：“高战啊，高战，你怎么老想到去出卖你自己忠实的朋友，你这卑鄙的东西，真是猪狗不如。”

但是一个念头突然闪起：“是父亲骨灰重要，还是‘老黄’重要，照这情形，不把‘老黄’卖了，怎么也不能回到家乡，‘老黄’，我是一天都不

愿意离开的，如果卖掉，我在这世上就更孤零零了，我悲哀也没有地方讲，我可能会伤心死的，可是，可是爹的骨灰怎么办呢？”

他觉得这个问题好生难以决定，想到‘老黄’和自己的感情，现在必须人牛相离，不觉心碎了。

最后，他终于决定了，俊脸上闪过一阵惨痛的神色，他想：“这是爹最后的愿望，如果我都不能做到，那么我还能算是人吗？爹爹，你放心吧，战儿决不违背你一句话。”

他跳下牛背，用脸轻轻擦着牛头，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但随即强忍住，低声说道：“‘老黄’，咱们不久就要分别了。”

老黄见他很是悲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跟着闷吼几声。

又走了数十里，到了一个大镇，高战狠着心，去找了一个牛贩来看牛。

那牛贩东摸摸，西拉拉，似乎很感满意，“老黄”看看牛贩，又望望伤心的小主人，心内便已明白，一颗大头也裴哀得垂了下来。

牛贩和高战议定价钱，便回家去取，高战抚摸着牛腹，轻轻解下挂在角上的包袱，不知说什么是好。

半晌，“老黄”抬起头来，凝目看了高战一眼，那眼光高战理会得到，是充满了怜悯宽恕的意思，那好像说：“小主人啊，我不怪你，只是我‘老黄’不能再替你做事，不能再保护你了。”

高战忍不住热泪冲出，抱着牛头哭道：“‘老黄’我真对不起你，可是为了爹爹的骨灰，我只有这样做啊！‘老黄’，我心里比你更难过的呀。”

“老黄”摇摇头，悲鸣一声，回头舔去高战的泪水。

高战哽咽道：“‘老黄’，我不哭，我不哭，爹说过男人不该随便哭的。”他虽口中说不哭，可是眼泪却不受控制，潸然而下，他又要抱牛，又要拭泪，弄得手足忙乱。

突然老黄欢叫一声，抬起头来看看正在狼狈的主人，似乎它已想通了什么。高战见它突然欢喜，不禁大奇，正在此时，那牛贩子取银归来，他把银子交给高战，就用绳子捆“老黄”。

高战眼见“老黄”服服贴贴被牛贩带走，但不时回过头来，并无悲戚之色，他心中愈想愈不忍，不由也跟着牛贩和“老黄”走出镇外。

“老黄”忽然长鸣一声，像是向小主人告别，然后就不再回头，步步走远了。

暮色苍苍，“老黄”和牛贩在地平线上遥远处只剩下两个黑点。

风起了，吹得“青沙帐”沙沙作响，高战喃喃道：“‘老黄’，什么痛苦都由咱们两来担当吧。”

他感到颊上一凉，心中暗暗地道：“高战，高战，你可千万别再哭了。”

天际现出几颗小星，大地一片寂静，又有谁来安慰这失望伤心的孩子呢？

春天，河畔杨柳抽出新枝，田间插上了绿油油的豆苗，微风吹来，如波浪般起伏着。

从田间走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戴着尖顶的笠帽，自言自语道：“好新鲜的空气。”

他放下荷锄，把笠帽推向脑后，露出整张脸来，但见他皮肤白润，丰朗如玉，甚是俊雅，完全不像农夫模样。他从背后口袋中摸出一本书，专心一意的读着书。他见天色还早，“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他一边念着，心中却幻想着江南风光。

“江南风光如画，端的一个好地方，我迟早要去游历游历。”他想到此处，就放下书本，匆匆跑近村里，迎面碰着一位白发老翁。问他道：“田里的事都好了吗？”

少年点头道：“野草都拔光了，地也整啦。”

老翁望着他的生机蓬勃的背影，皱纹满布的脸也展开了，笑容时露，似乎在回忆着年青时代的往事，心中默默赞道：“好勤快的小伙子。”

那少年跑进屋里，从床底下摸出七八个朴满，有的是笑口憨然的娃娃，有的是肥肠大肚的老猪，少年又在枕下乱翻，翻出一大堆零零落落的纸片，上面尽是写的某年某日存了多少钱，他很快地看了一遍，又仔细算了一遍，心道：“这帐本上记着已有一百廿两银子，如果没有记错，那么就够了。”

他耐心的把朴满一个个敲破，立刻地上堆起一大堆碎银，都是一两多重一小块一小块的，他点了一下，和自己所记差不多，不由心中大喜，忖道：“我终于积满了我希望的数目，我游历天下的目的即将达到了。”

他从窗口远望出去，一批批农夫这时才都荷锄上山，想到自己这十年来砥手胼足，勤奋不已，不但愿望即将达到，而且爹爹所传的“高家戟法”练得出神入化，那慈祥老人传授的内功也精进不少，走起路来，但觉轻快已极，丈余的墙也能一跃而过，不禁十分自得。

门口的桦树长得枝叶茂盛，高大挺直，他回想初返故乡时那树还没有自己高，转眼间，十年就过去了，自己也从小孩变成大人——他想他已是大人了。

想到此，心中有些安然，抬头一望，旭日初升，气象万千，奋斗之心油然而生，喃喃道：“高战，爹爹要你为国为民做一番大事，岂能永久终老是乡呢？”

洛阳道上，春意盎然。

天色已暗，一匹瘦马从大道疾奔而来，上面坐着一个挺秀少年，那马像是从远处奔来，不住喘息。

少年心中盘算一会，心想城门多半已关，今晚是别想进城了，看看不远之处有个山神庙，灯火微弱，就拍马上前。

待到走近，只见庙门半开，轻步上前，正想招呼庙僧，但探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

只见庙内阴气森森，蛛丝四布，墙角边放着好几具棺木，一个老者背门而坐，身后一个黑汉，手执钢刀，满脸杀气，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走近老者，他每向前一步就停下一次，看看四周及老者动静，看来对老者怠惮已极。

那少年一惊之下，几乎失声叫出，看到那壮汉愈走愈近，老音似乎仍未发觉，眼看壮汉举起钢刀就要迎头劈下，一急之下，不暇细想，拔出背后短戟，纵上去施出“无敌戟法”中“举火烧天”，对准下砍刀势一格。

砰然一声，壮汉手中钢刀齐腰而断，前半截刀锋仍然向老者当头落去，少年急忙短戟一挺，一招“后羿射月”把刀尖打飞。他大显身手连施绝招，好不容易救了老人一命，心中正自得意。

耳中却听到一声怒叱：“谁要你多事。”

他呆了一呆，见那老人不知何时已转过身来，壮汉站在老人身旁，手中还拿着半截刀，作势欲砍，只是脸上神色痛苦已极，双目圆瞪，呆如木鸡。

那少年心地慈软，只道是自己用力过猛，震伤了壮汉的筋骨，心中大感歉意，柔声道：“这位大叔你干吗要暗算老伯伯，我一时收手不住，震伤了

你哪里了？”
　　那老者冷哼一声，很不耐烦道：“小鬼，你给我站到一边去，待我收拾了这贼子后，再来领罚。”
　　那少年忖道：“也没有见过如此横的老人，替他解了围，倒怪起我来。”
　　他天性平和，一时之间，也想不出骂人的话，就依言走开。
　　老者上前一步，对准那壮汉背上一拍，冷冷道：“我道洛阳三霸在江湖上总算有点万儿，不料尽是偷鸡摸狗之辈，不错，你两位兄长都是我宰的，你要报仇，老夫就成全你。”
　　壮汉嘶声叫道：“老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不过乘老爷与那小贼交手时，突施暗算，今日你家爷爷与你拼了。”
　　老者脸上突露微笑道：“你这厮自以为聪明，在老夫酒中弄了手脚，他不想想老夫是何等人，岂能被区区蒙汗药迷倒，贼厮鸟，你瞧仔细了。”
　　只见他右手一扬，一道水箭从指尖射出，端端正正注入供桌上一只锡壶中，酒香四溢。
　　原来老者已用上乘内功把体内药酒从指尖迫出，那壮汉似乎惊呆了，转身就逃。
　　老者哈哈长笑，笑声方敛，喝道：“我天煞星君手下从无逃生之人，岂能在你这坏胚身上破了规矩，瞧你平日虽然作恶多端，但为人倒也爽直，与你一个痛快便了。”
　　说罢双手虚空抱拳，向前一送，只听见一声闷哼，壮汉在丈余外向前倒去。
　　那少年虽不知老者用了什么功夫，能使一丈开外的敌人受创萎顿，但他怕老者再下毒手，急忙窜出，高声道：“老伯伯，他既然没有杀伤您，您就饶他一命吧。”
　　那老者自持身份，也不答话，冷冷瞥了少年一眼，垂手走开。
　　少年走近壮汉，一摸手脉，已是冰凉，心中大惊，想到适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汉，转眼就死在老者一举手之间，不禁很感同情，对于老者有些不满。
　　他开口问道：“老伯伯，你到底和他有什么仇，一定要杀他呢？”
　　老者头也不回，不理他所问。少年又道：”他虽然暗算你，这是他不对，可是你本事这么大，就是放过他，他也不能伤你……”
　　老者似乎很不耐，厉声道：“你再啰嗦，连你也宰了。”
　　少年抗声道：“你本领虽大，可是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胡乱杀人，人家见着你都像见着阎王一般，也不见得是威风呀！”
　　老者回头斜眼瞧了少年一眼，只见他一刻间忽然大义凛然，稚气全消，脸上无丝毫畏惧之色，不觉心折。
　　那少年又道：“现在他既然已被打死，咱们便把他葬了吧，免得放在这野外，被野狼拖去吃了。”
　　老者突道：“娃儿，你叫什么，你师父是谁？”
　　少年道：“我叫高战，我没有师父。”
　　老者想起他方才硬架洛阳三霸老三“玄玄刀”谢长义一刀，内力甚是充沛，看来至少有廿年的火候，但他年纪最多不过十七、十八岁，只道是名门高弟，自幼习武，不想竟然没有师父，当下问道：“那么你内功是何人传授？”
　　高战从小不打诳语，便把年幼时巧遇白发老人，雪地误食千年参王的事

说出。

那老者沉吟不语，高战乘机溜出，用戟掘了一个大洞，把壮汉抱去埋了。

他走回庙内，那老人仍在沉思，高战以为他在后悔方才杀人，接受了自己的劝告，于是柔声安慰道：“老伯伯，您别后悔啦，一个人气的时候，就会不管一切的做出任何事来，我有时也气得用石子打死偷食的黄鼠狼哩！”

那老者听他说得天真，不觉失笑，自己卅年前，纵横湖海，是一个人人惧怕的老魔头，想不到卅年后，重出江湖，竟被一个娃儿硬软并施，弄得没做手脚处。

老者仰天长笑，声如龙吟，拍拍高战肩膀道：“娃儿，真有你的，我老人家服你啦。”

高战道：“老伯伯，您别生气。”

老者细瞧了他两眼，喟然叹道：“灵钟于斯，秀发乎外，慈而厚，宽而肃，领袖群伦，非子而谁，天意如此，夫复何言。”

高战听他忽然掉文，大为不解，便道：“老伯伯，你刚刚使的是什么功夫，可以把人家制服得一动都不能动？”

老者知道高战只学会一套家传戟法及一身上乘内功，其他武技是一概不懂，是以连点穴都看不出，便笑道：“娃儿，你瞧那手功夫怎样？”

高战道：“真帅极了，老伯伯，你本事真大，一拳可以打死一丈外的人，晚辈只要有您一半功夫就好啦。”

老者呵呵笑道：“小子，您嘴真甜，我老人家就把这手传了你吧！”

高战大喜，连忙跪下，老者伸手一扶，不由吃了一惊，忖道：“这娃儿体内真力不弱，虽说是千年参王之功，可是小小年纪有此成就，那么传他内功的人，一定是罕见高手了，我虽隐居廿余多年不问江湖中事，可是天下除了‘东海三仙’，‘南北二君’外，难道还另有高手不成。”

原来他昔年确是叱咤湖海的好汉，是以除了“三仙”，“二君”，他以为宇内再无高手，他隐居廿余年，此次重入江湖，竟不知近年来江湖上出现了许多一等一流的年轻剑客。

他伸出右掌，按在高战肩上，内力缓缓而发，只觉高战体内真力一收一抗，力道一次比一次强劲，不觉恍然大悟，忖道：“天下内功能收发并施的敢说只有关外盟主风柏杨一派，照此看来，这老儿功力深厚，决不在我之下。”

老者道：“娃儿，我这门点穴手法，与各派大是不同，日后你施展时千万小心，一旦被人识破，我昔年仇人多得不能计数，那你可麻烦啦！”

高战点头答应，那老者当下在灯下就把人身各种穴道的位置仔细的讲了，并传了点穴手法，高战悉心学习，苦练了半夜，老者已呼呼睡去。

高战自觉手法纯熟，也伏着供桌睡着了，待他醒来，老者已走，他见天色大明，就骑着瘦马进了城。

高战走进一家小店，要了早饭，他左边桌子是两个江湖汉子，一高一矮，边吃边吹，谈得兴高采烈。

那高汉子道：“老五，你瞧咱们瓢把子有无把握赢过河朔双雄？”

矮汉咬了一口大饼，含含糊糊道：“别说河朔双雄，就是崤山七煞，兄弟七人，个个都有一身绝艺，岂是好惹的。”

那高汉道：“听说洛阳三霸老大、老二都给人宰啦。这样咱们瓢把子少了两个强敌，倒是好消息。”

矮汉道：“老六，你别高兴，你想想看人家洛阳三霸功夫可不含糊，在

一夜之间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给废了，此人功力之高，可想而知，如果此人出现，咱们河南好汉只怕没一人是对手了吧！”

那高汉道：“昨晚‘济南大豪’，‘秦岭双侠’都到啦，这次北方绿林大会，总瓢把子大位倒底落于谁手尚不可知哩！”

短汉道：”老六，走啦，下午竞技大会就开始，咱们也要回去准备准备。”

两人付了帐，大摇大摆走出小店。

高战心想：“洛阳三霸中老三，昨夜也死在城郊古庙，这些江湖汉子，一生争强斗胜，到头来命丧荒郊，是又何必呢？真是笨得很呀。”

转念又想到：“这北方英雄大会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子，我何不去见识见识，相机劝劝大家，不必自相残杀，男子汉大丈夫，既然失身绿林，如果只知杀人以逞，分赃以富，那真是永坠地狱了。”

高战打定主意，就匆匆忙忙跟上前去。他天性实是淡泊，处处往好处想，胸中尽是些善良可爱的念头，把别人都想成和自己一般。其实“名”“利”当前，自古以来，又有几人能跳越不顾呢？

他追到两个汉子身后，道：“两位大哥请留步，小弟有事相问。”

高、矮二汉果然止步，回头一看正是适才在酒店中相遇少年，不由微感错愕。高战又道：“小弟适才听两位大哥谈起绿林大会，真是向往得很，不知两位可否带小弟去见识一番？”

那高汉见他身上穿得朴素，但长得唇红齿白，很是可爱，他本是直性汉子，见高战谦和有礼，先生几分好感，闻言答道：“这有什么不可，这绿林竞技大会在咱们庄里举行，各路英雄都已聚集，下午就要开始，老弟，你是哪一派门下呀？”

高战不善说谎，只得支吾其词，拖开话题道：“小弟生性好武，只是未遇名师，所以学得几手庄家把式。”

那高汉子知他不便说出，也就不再相问，三人一行，向城东走去。

走了一刻，来到一座大院落前，只见门口两尊石狮，大门是黑漆镶金边，甚是气派，门前站着几个壮汉，像是接待来宾。

忽然从里面走出一个中年书生，面貌温文，望了三人一眼，对矮汉子道：“吴舵主，这位老弟是哪家英雄门下，长得好俊呀！”

高战脸一红，抱拳道：“小可高战，想来见识北方绿林英雄大会。”

那书生道：“好说，好说。”

说罢又去招呼新来客人。

高汉子道：“高老弟，那中年书生就是咱们主人长子，人称‘铁剑书生’林冲，高老弟，你待会向右边那间院落去，自有人招呼你住宿，咱们下午见。”

高战见他很诚恳，心想此人虽是绿林，但还不失为是条正直汉子，便依言走到右边院落，穿过拱门，又是一番天地，只见假山喷泉，花开如织，鲜草如茵，如入仙境，心中暗暗忖道：“这庄主端的有钱，只是如果来之不义，那么虽然富丽豪华，只怕心中也未必快活。”

原来这庄落唤着“月云山庄”，主人风云剑林骧原是伏牛山绿林大豪，与当年关中“黄丰九豪”齐名，后来武林大侠“河洛一剑”吴诏云崛起，吴诏云倒也敬重林骧是条汉子，虽则投身绿林，但一生未犯淫戒，手下也多能严守绿林道义，是以对他并不干涉。

可是有一次，林骧手下有一名得力头目竟劫了一位朝廷告老清官，而且把全家老小十口斩绝，吴诏云得知后心中大怒，单身只剑来到追云剑大寨，

声言要林骧交出那名头目。林骧当时知屈在己方，可是自忖实力坚强，又受左右蛊惑，那河洛一剑吴诏云，也是年青气盛，言辞过激，两人终于说翻，动起手来。

“河洛一剑”当年是威震北方年青大侠，功力之高令人不可捉摸，林骧手底虽也不弱，但比起河洛一神，到底差了一筹。当吴诏云施出断魂剑法中连环三绝式“无常把叉”“鬼王问路”“点点磷星”时，一个收手不住，刺伤林骧右肩。

风云剑林骧从此再无面目在江湖上混，他交出那杀人头目后，就解散大寨，带着家小亲信，隐居此处。

河洛一剑吴诏云，经此一役，单身挑翻雄据伏牛山十余年之林骧，声名更是如日中天，终于惹起中州五大剑派，联手出击，命丧天绅瀑前。

风云剑林骧虽说退出江湖，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还不时和江湖绿林互通声息。此次河南全省绿林大会决定在他庄中举行，远近绿林都尊他一声老前辈，他这人天生好名，见大家都给他面子，自然乐于接受。

且说高战被右院管家安置在最后几间屋中，他倒也不在乎，只见右院都是年青人，但一个个不是骄气凌人，就是暴戾之色上脸，心中很感不耐，忖道：“这般人多半仗着父亲或者师父的声名，在此耀武扬威。”

吃过午饭，他想大会还有一个时辰才开始，就漫步到处走走，走了半天，走到后庄，原来是一片林园，栽满了柳树。

他无聊的踢着脚下黄土，正待离去，突然听见兵刃叱喝之声，就探身入内。

只见林中一块空地上，二个青年正在激烈拼斗，一个仗着长剑，一个舞着峨眉刺，杀得有声有色。

高战本来不想多管闲事，心想这般人都是一样无札乖张，但见那使剑的人，剑剑狠辣，似乎想置使那峨眉刺的人于死命，那使峨眉刺的青年，左右遮架，眼看就要落败。

高战心中不忍，便窜出大声叫道：“两位住手。”

那使峨眉刺的，看到有人出面解围，不由大喜，闻声果然住手，使剑的青年想是恨极，乘势长剑一挺，“毒蛇出洞”，向对手喉头刺去。

高战又惊又怒，不暇多想，右手一伸，短戟在手，挺身向使剑青年身后劈去。

那少年正要得手，突声背后风声大作，只有先求自保，高战原不想伤他，见他回剑来击，就向后退了一步。

高战道：“两位到底有何大仇，定须生死相拼？”

那使剑的一言不发，朝着高战连刺三剑，高战左闪右躲，右臂衣襟还是被划破了一块。

高战大怒，骂道：“也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浑人。”

使剑少年沉声道：“今日就叫你见见。”

高战心知不能善了，右手一抖短戟，风雷之声立作，那少年见他功力深厚，不敢怠慢，剑走偏锋，踏中宫，直刺高战两眼。

高战立刻施展“高家戟法”，横劈直砍，招招力大势沉。

要知这“高家四十九路无敌戟法”，原是用在千军万马中，冲锋陷阵，是以只是讲求威猛，说到招式巧妙倒也不见得如何高明，高战自幼服食千年参王，又练就上乘内功，真力深长，施起短戟，真是神威凛凛。

高战见久战他不下，心内微烦，自忖第一次与人交手，就不能取胜，将来如何冲荡江湖，右手力道骤加，连施几招，“ 霸王扛鼎 ”，“ 举火烧天 ”，“ 横断大河 ”，都是硬碰硬的式子，那持剑少年，见他招式虽不精奇，但招招沉猛无比，自己又是轻兵器，只得连连后退，不敢硬架。

高战乘势上前，忽见少年挥剑抵挡，右肋闪动微慢，露出破绽，他不由自主的欺身上前，左手一进，点了少年肋下“ 云台穴 ”

原来他一边打就想到昨夜在古庙中所学打穴之法，他见教他这门功的老者，能够出手就把别人制得服服贴贴，心中很是佩服，他童心未退，学会了后也想找人试试，此时见对方右肋露出来，不觉见猎心喜，猱身而上，点了对方肋下之穴。

忽然背后一声阴笑，高战转过头，只见人影一闪，他正想追上去，但见那少年痛得冷汗直流，心中大是不忍，记起了老者告诫的话，不觉十分后悔。

他走到那少年身旁，竟不知如何下手解穴，原来老者只传了他独门点穴手法，就匆匆离去，是以高战也不知如何解救，那少年痛得脸色发青，高战大急，苦思昨夜老者拍开壮汉穴道的手法，但只记得老者向壮汉胸前一拂，他心想：“ 与其坐在这儿干着急，倒不如试试看。 ”

于是他就向少年胸前一掌掌拍去，他不敢用劲，怕伤了少年内脏。

那少年还道他是有意戏弄，直气得眼中喷火，原先那使峨眉刺的少年，站在旁边，似笑非笑的看着。

待到高战拍到“ 章台穴 ”时，那少年突觉全身血脉流通，四肢已可活动，他天性阴沉，一言不发，运尽全身功力，一掌向高战头上击去。

高战还在一掌掌试着替他解穴，怎料他突然含愤击出，幸亏他自幼练就上乘内功，反应甚是敏捷，头一偏，身子向后一倒，总算闪过主力，可是肩上却挨了一下，退后几步这才站稳。

高战因无意中点了他的穴道，心中很感抱歉，虽然左肩挨了一掌，疼痛非常，也不在意，转身便想离去。

突然迎面走来一个少女，高战望了一眼，觉得明艳极了，那少女走近，看看场中两少年，咳道：“ 你两个又在打架了？ ”那两人对少女极为敬畏，闻言慌忙同声辩道：“ 我们是切磋武功，蕾师妹，你可千万别多心。 ”

那少女哼了一声道：“ 还要混赖，爹刚才都看见了。 ”使剑的少年急道：“ 蕾师妹，请你赶快向师父求求情吧！他老人家最肯听你的话。 ”

那使峨眉刺的少年惶急之色也溢于言表，他本是胸无成竹，此时急不择言，道：“ 小师妹，我……我和大……大师兄是为你才动手的呀…… ”

被唤着“ 蕾师妹 ”的少女，闻言羞不可当，高声叱道：“ 二师哥，你再胡口乱说，我去告爹爹。 ”

“ 二师兄 ”大惊失色，不往陪笑央求，使剑少年问道：“ 小师妹，师父当真生气么？ ”

少女点点头道：“ 我从来没见过爹发这大脾气。 ”高战听了一会，心想这两个少年对他们自己的师父怕成这个样子，真是好笑。便慢步走开。

那少女忽道：“ 你别走，待会爹爹罚起人来，你也有份。 ”高战心中不服，忖道：“ 你爹爹是什么人，我干么要受他管。 ”

但他天性处处让人一步，是以并不还口，耸耸肩，反身作个鬼脸，就走出林外，逗得那少女掩口而笑。

高战只见庄中人一群群走向广场，心知绿林大会即将开始，也就混在人

群中，走到广场上，找了一处坐下。

场中，一座大台，凡是在北方绿林独当一面有头有脸的好汉，都坐在台上，台主正是本庄主人风云剑林骧，这时慢慢站起身来，向四周一拱手，群豪立刻住口凝神而听，整个广场都静了下来。

风云剑林骧干咳了一声，道：“各位英雄，各位好汉，今天是咱们北方英雄大会开始的日子，承各位瞧得起在下，借敝庄举行，在下招待不周，希望各位多多包涵……”

群雄七嘴八舌纷纷谦谢，林骧接着道：“咱们平日分散各地水陆两道，很难有机会会面，今儿乘此聚会，大伙儿切磋切磋武艺，真是一大快事，俗语说得好：‘英雄出少年’，各位老弟待会大显神通，也教自命侠义道的知道咱们绿林中也大有人才。”群雄轰然叫好，林骧又道：“如果各位无异议，在下就宣布大会开始。”

群雄点头称是，林骧道：“不知哪位英雄先下场表演。”

忽然坐在第一排一个五旬老者挺身而出，走到台中，沉声道：“诸位寨主当家，兄弟有个重要消息，关系咱们整个北方武林命运。”

他说到此，停了一停，向四周扫了一眼。众人都识得这五旬老者是名震大河南北的山东济南大豪姬本周，此人一身功夫神出鬼没，家居济南城外，表面看来似个大富翁，其实是个独行盗。

济南大豪继续道：“各位如果不善忘的话，总还记得廿多年前，专门与道上朋友作对，手黑心辣的‘天煞星君’吧！此人当年突然失踪，这廿多年不见踪迹，江湖上传闻其人已死，可是依兄弟看来，此人并未死去，而且最近已然重入江湖……”

群豪相顾失色，纷纷交头接耳，济南大豪缓缓又道：“诸位想想洛阳三霸兄弟三人何等功夫，老大、老二竟在一夜间被人废了，听说三霸中老三玄玄刀谢长义，发誓报兄长之仇，昨夜跟上了杀人的主儿，到现在还不见归来，只怕又是凶多吉少了。依在下看来，杀人的定是那老魔头。”

群豪心内大惧，各人心中都想到如果那魔君再出江湖，整个北方绿林只怕再难安宁，那与“天煞星君”昔日有梁子的寨主，更是惶惶不安。

高战心中一凛，想道：“昨晚在古庙中杀死洛阳三霸老三的正是‘天煞星君’，看来这般人都和他有深仇大怨，适才无意中露了一手他老人家传的点穴手法，莫要被人识破，找到我头上来。”当下抬头凝神注意。

忽然济南大豪左边的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朗声道：“姬兄见解端的高明，只是就凭洛阳三霸遭人杀死为证据，推断那老魔头重出江湖，未免过于武断。”

原来这中年汉子是崤山七煞中老三，与山东济南大豪素有梁子，此时听到济南大豪危言耸听，不觉十分不耐，他年纪才四十多岁，当年初出道，天煞星君即已隐去，是以对天煞星君认识不深，看到大家怠惮已极，心内有气，就起身反驳。

济南大豪冷冷道：“兄弟虽然是个草包，但也知出言谨慎，决不敢冒充逞能。”

众从都知崤山七煞中老三无故神拳朱复君是个草包脾气，闻言不由哄堂大笑。

无故神拳虎吼一声，叫道：“你干吗骂人。”就要冲上前去，崤山七煞老大夺命双笔急忙喝止。

济南大豪接着道：“兄弟虽未看到老魔头本人，可是却亲眼见到老魔头弟子，施出老魔独门手法，‘秀骨打穴’。”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济南大豪接着道：“此人年纪青青，功力已是不凡，现在就混在台下，依兄弟看，多半是天煞老魔派来卧底的。”

高战心中大惊，自觉山东济南大豪两道目光有如利剑，停在他面上，赶快把眼光移开，装做不在乎模样。

群豪哄然而起，纷纷叫道：“是谁，是谁！先把这小子抓起来，等老魔来，咱们联手把他一齐废了。”

济南大豪正待开口，高战心知此时不逃，待会大家一围上，可就跑不了了，一摸背后兵刃，从人丛中穿出，拔腿就走。

只听见耳边一声冷笑，济南大豪从台上飞身越过自己，横拦在前方。

高战一戟劈去，济南大豪也不闪让，头一低，猱身而上，反手擒拿，要空手夺高战兵器。

高战心中大急，右手短戟尽是进攻招式，左手配合天煞星君所授独门点穴手法，济南大豪的武功虽高，但对高战左手怪招，甚是忌惮，一时之间，也不易取胜。

这一耽搁，群豪都围了过来，高战心内微怯，一个失手，短戟几乎被对方夺去。

高战愈战愈是胆怯，眼看高手林立，虎视眈眈，自己一个也不打不过。

他这高家戟法招式并不巧妙，全靠力道沉猛，此时他勇气丧失，自是威力大减，那济南大豪似乎不愿伤他，出掌蓄力不发。

济南大豪连施绝招，高战短戟被他力道所迫，竟然递不出去，眼看圈子愈逼愈小，济南大豪右掌突击高战天灵穴，高战向左一闪，济南大豪左手一伸正按住高战胸口，叱声道：“小子，快放下兵器。”

高战知他内力一发，自己心脏立碎，眼前情势确是险恶已极。但一想到父亲生平宁死不屈的性格，此时万万不能屈服，败了高家声名，拼着被他打死，也不能放下高家祖传兵刃。

他算计已定，奋不顾身，双足运劲，倒纵一步，那山东大豪想不到高战倔强如此，他本无杀高战之意，掌劲一吐，立刻又运功活生生收回，铁青着脸道：“小子，老夫瞧你年纪青青死了未免太为可怜，快放下兵器，说出你师父在哪儿，我也不为难你。”

高战心中忖道：“你分明是怕哪老伯伯，何必如此卖好。”

他逃出济南大豪之掌，望望四围高高矮矮站满了许多绿林好汉，想到父亲说过高家战法对于冲锋陷阵是管用，便立刻抽出背后戟杆，和右手所执戟身前半一合。

他打量一下，想从敌人较弱的地方冲出，突然发觉一双充满关怀的目光投了过来，他一抬头正与那目光相接，原来正是适才在林中所遇少女。

高战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的感觉，一时之间，胸中充满了勇气，忖道：“我高战是名将之后，岂能在这般贼子面前示弱了，想当年祖先曾以此战戟连挑翻金人十二辆重革华车，是何等气概。今日之事就是千军万马，好歹也要冲杀一阵。

想到此，侧目望着手中长戟，只见戟身有些弯曲。

二

原来当年宋金大战时，岳元帅用兵如神，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高战祖先高宠就是岳元帅麾下第一员勇将，纵横淮河南北，也不知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

那时金兵是由金国皇子金兀术统率，此人也是智勇俱备，以岳元帅之勇，“ 岳家散手 ”招式精妙，此人竟能与岳元帅大战百余合而不分胜负。可是有一次，金兀术在阵前与高宠相遇，高宠施展“ 高家戟法 ”不到五回合，高宠就挑去金兀术头盔，金兀术抱头鼠窜。

自此一役，“ 高家戟法 ”名闻天下。后来金人以重革裹车，唤做“ 华车 ”，战士隐伏车内，不畏箭刃，用以冲锋陷阵，岳元帅为此大为忧虑。高宠拍马上前，以长戟连挑翻十二辆华车，端的神威凛凛，那戟虽是百炼精钢打成，也因“ 华车 ”太重而微微弯曲，待到高宠挑起第十三辆“ 华车 ”，胯下座骑支持不住，伏地倒毙，可怜这盖世英杰，也就因此被“ 华车 ”压死。

且说高战望着弯曲的战杆，心中向往着先祖的英勇，畏惧之心全消，一抖手，舞起一个大圈，身子就往外冲，但只觉一股大力，迎面击来，只得侧身闪避，定眼一看，却是崤山七煞中老三无敌神拳出手。

高战怒叱一声，对准无敌神拳一就挑去，这招是“ 高家戟法 ”中绝技，叫做“ 雷霆千钧 ”，他此时运足内劲，凌厉无比，无敌神拳功力再高，却也不敢空手来接，向左一跃，避过戟刃，飞身一脚，向高战戟杆踢去。

高战长兵挑出，不及收回，倒退半步，无敌神拳乘势直下，左手二指“ 驱龙探珠 ”，向高战双目点去，右手化拳为掌，直向高战胸前按来。

高战一低头，眼见敌人掌已递近，闪避不及，当下猛扬一口真气，右掌拍出，“ 砰 ”然一声，各自后退数步。

群豪见高战小小年纪，内力如此深湛，竟能与以力道威猛著名的无敌神拳不相上下，不觉纷纷叫了声“ 好 ”。

无敌神拳羞愧难当，适才他虽未用出全力，力道却也发出七八分，他本是草包脾气，一怒之下，也就顾不得老大夺命双笔告诫他不要伤高战的话，只见他出拳如飞，招招击向高战要害。

高战经过方才一对掌，信心大增，把长戟舞得不透风，那无敌神拳功力高强，也不敢太过逼近。

群雄自待身分，不屑出手合战一个少年，只是围在四周，指指点点，防他逃走。

无敌神拳久战不下，心内烦燥已极，突然招式一变，身形东倒西歪，施出生平仗以成名的“ 醉八仙拳 ”，高战见他招式怪异，有如醉汉，心内正自琢磨，出手不由一慢，竟吃对方将戟杆抓住。

无敌神拳大喜，正要运劲硬夺，忽然背后一个清越的声音：“ 各位这大年纪，何必与一个孩子过不去。 ”

群雄回头一瞧，只见身后不知何时走来一个青年儒生，群雄刚才虽在瞧热闹，可是身后来了一个人，大家竟然没有发现，此人轻功之纯，真令人不敢置信。

那青年儒生平和地道：“ 这孩子也没有得罪各位，各位如有本事，何不去找教他武功的人。 ”

群豪听他在旁观望已久，对于此事全然明白，各人想到自己不敢去找“ 天

煞星君”较量，竟然群起对付他的徒儿，不禁都有些羞愧。

高战见有人替他解围，心中好生感激，眼光不由转到那青年儒生面上，只见他挺鼻星目，俊美绝伦，只是举止之间，都带有一种深刻痛苦的表情，高战望了两眼，不知怎的，几乎想出言安慰他，忽觉手中一紧，长戟被对方夺去。

高战一定神，正要上前抢戟，那儒生忽道：“这位寨主武功端的不凡，瞧在下面上，请将兵器交还给这位小弟，放他走路可好？”

无敌神拳怒道：“你是什么东西？我干吗要听你话。”

那青年儒生道：“在下既是冲着这位小弟而来，各位要是不放，那么在下只有——”

那边济南大豪蓦然想起一人，接口问道：“请教阁下万儿？”

那儒生道：“在下姓吴，草字凌风——”

此言一出，群豪哗然，须知当年吴凌风出道以来，短短几年中，轰轰烈烈做了几件震动江湖的大事，泰山大会中仗剑大战天下第一剑厉鹗，名扬天下，只因他名气虽大，但并不常在江湖上露脸，近十年来更不见踪迹，是以当年济南大豪姬本周虽也参与泰山大会，一时之间却也想不起来。

无敌神拳见老大夺命双笔连施眼色，知道这主儿可不好惹，心中虽是不服，但不敢违背老大的意思，运劲将戟向吴凌风掷来，待到戟已出手，这才喝道：“在下遵从吴大侠之命，吴大侠，留神了。”

那戟本是重兵器，被他运力一掷，力道非同小可，众人只见吴凌风望都不望一眼，等到长戟飞近，伸出双手一合，长戟就到手中。凌风谢道：“这位寨主给在下面子，在下在此谢过了。”

转身对高战道：“这位小弟，大家答应不再为难你了，你赶快走吧。”

高战虽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心中不知怎么竟对他十分依恋，便走近接口回答道：“大叔，咱们一块儿走。”

吴凌风凝望高战一眼，微笑道：“我要上长安去，你到哪儿？”

高战见他一笑，脸上凄苦之色大减，那绝美容光中又现出一种飞逸的神情，不觉大感高兴，说道：“吴大叔，我左右是游历天下，增长见闻，也没有一定去处，您就带我上长安吧。”

群豪见他两人一问一答，全然没有把自己放在眼内，不禁都感到难堪，那追云剑林骧盯着吴凌风左看右看，忽然厉声道：“你是断魂剑吴诏云什么人？”

凌风见他出言不逊，正待发作，但转念一想：“这追云剑一定和爹昔年有梁子，现在爹墓木已拱，什么仇恨都可以解除了，我何必再得罪于他，唉，世上的恩怨情仇是永远缠绵不断的。”

他不由又想到自己的伤心事，心中更觉索然，这十年来，他一直在生死边缘煎熬，昔日少年豪情，已大部磨减，便利声道：“追魂剑正是先父，不知庄主有何指教。”

追云剑林骧愤然长笑，久久不断，笑声中充满了杀气，令人毛骨悚然，笑毕凄声道：“好，好，你是吴诏云的儿子，吴诏云，吴诏云，你竟先我而去，咱们之间的帐可没有算清啊！”

高战心中微感寒意，抬头一看吴凌风，只见他似乎在沉思什么，心神俱醉，全然没有注意林骧所言，便叫道：“吴大叔，你有什么事待会再想吧，人家要找你报仇哩！”

吴凌风心中一惊，昔日温馨和惨痛的往事像轻烟薄雾一般从脑海中逝去，正色答道：“林庄主，先父已过世，从前有什么对不住庄主的，在下在此向您道歉。”

忽然从林骧身后站出一个中年书生，冷冷道：“你倒说得轻松，家父昔年拜吴大侠父亲一剑之赐，数十年来日夜不敢稍忘如此大恩，今日正好乘此机会，由咱们后一辈来了结。”

凌风见林骧长子“铁剑书生”林冲挺身而出，知道不能善了，他在泰山伴着太极门祖师雪若冰苦修十载，不但剑法精进，而且对于世间一切都看得更加深刻，对于江湖上争强斗狠，已经大大不感兴趣，是以对方虽则一再相逼，还在犹豫不肯出手。

林冲又道：“如果吴大侠认为不屑与在下比划，那么在下也不必自讨没趣，吴大侠你只管走，只是……只是——”

济南大豪姬本周微微摇头，叹道：“姓林的也太过分，姓吴的当年何等威名，他一再给你面子，也就算了，何必一定要逼他出手？”

他举目一看，身旁爱女只是凝视着先前和自己动手的少年，目光中洋溢着万般柔情，再看看那少年似乎并没有注意自己女儿，只一心一意望着吴凌风，握着吴凌风的手站在他身旁，不觉大是气恼，怒哼了声。

高战见吴大侠被人欺侮，他一向平和的脾气，突然之间激动起来，自己竟然控制不住对着林冲，叫道：“只是怎样，你有种就说出来。”

高战忽然感到吴大叔手心一抖，像是决定了一件大事，只听见吴大叔轻叹一声道：“既然如此，那么在下只有接招了。”

林冲冷然一笑，反手拔剑，左手一领剑诀，就欲进攻，但见吴凌风双手空空，似乎满不在意，不由怒道：“阁下怎不拔剑？难道我林某人不配与阁下比剑么？”

凌风轻声道：“在下就凭空手与少庄主玩玩。”

他此言表面上说得甚是轻松，其实对于林冲可说蔑视已极，他见对方愈逼愈紧，不禁激起豪情，心想反正不能善罢，倒不如显点威风给你们瞧瞧。

“铁剑书生”林冲为人城府极深，听到凌风狂言，不但没有气昏，反而忖道：“这厮自持功力高强，我何不拣个现成便宜，我为父亲雪耻，别人也不会耻笑。”

盘算已定，叫道：“吴大侠，看剑。”

长剑一挥，舞了一个剑花，突地向前一挺，直刺凌风面门，凌风身子不动，头往左偏，闪过一招，笑道：“好一招毒龙出洞。”

铁剑书生林冲一言未发，长剑招招击向凌风要害，凌风微怒，暗道：“这厮不识好歹，今日之事不露点真本事，只怕不易脱身。”

忽然林冲一剑向凌风小腹刺来，凌风瞧得仔细，一脚踩住长剑，身形微动，两指向林冲双目点去。

林冲见对方招式快若闪电，双指已近自己面门，不由大骇，只得松下右手之剑，向后一窜。

凌风弯身拾剑，忽闻背后风声，一转身举剑相架。原来风云剑林骧见自己儿子一出手便被仇人把剑夺去，心中又惊又急，顾不得江湖道义，突施偷袭。

凌风与对方硬接一剑，觉得风云剑内力充沛，不敢轻敌，立即展开“断魂剑法”，右手连施绝招，左手施出“开山三式”破玉拳，连绵不绝。

林骧凝神接招，眼见对方攻势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比起当年吴诏云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由心内大骇，微一疏神，右肩闪动略慢，对方长剑向肋下刺来，连忙后退。惊魂甫定，但见眼前寒星点点，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招架，只得举剑护住门面，忽觉右手一麻，长剑再也把持不住，脱手飞去。

原来吴凌风见他露出破绽，立即乘势直上，运起内力，把一招“点点磷星”施得顾盼生姿，直如满天剑幕，那风云剑果然不知所措，凌风剑锋一挺，刺中他右臂肩胛穴。

风云剑举目看看四周绿林好汉，一个个似笑非笑的望着他，想到当年就是败在这两招上，自己精研几十年，仍然无法破去，不由羞愧难当，真欲横剑自刎。

凌风回头一拉高战，向群豪挥挥手，几个起落，越墙而去，群豪见他不数招就将风云剑父子击败，不由相顾骇然，再也没有人敢出手相拦了。

且说凌风带着高战跳过墙头，高战见他拉着自己毫不费力一跃而翻过三丈的高墙，心中真是佩服极了，便道：“吴大叔，您轻功真好，您真了不起。”

凌风见他满脸羡慕之色，笑道：“难道武功好就了不起么？”

高战点点头，忽又摇头道：“如果只是武功好，那么当然没有什么了不得，可是像大叔这样，功夫既高，又处处让人一步，那才叫真正了不起哩！”

凌风心头一震，想道：“这孩子心地慈祥，是非善恶分得极是清楚，瞧他小小年纪，功力已是不凡，日后必成大器。”就正色道：“小弟弟，一个人并不一定要以武力压服别人才算威风，像刚才的事，我给他们机会……我给他们机会可以不必动武，而大家都保持尊严，可是……可是他们却逼着我。小弟弟，真正的尊严并不靠武力来保持。”

高战心中大是感动，他天性和平淡泊，这番话自是极为爱听，叫道：“吴大叔，战儿听你的话。”

抬头一看，只见吴大叔两眼望向远处，夕阳余辉正照着他的脸，神色非常庄严，高战心中忽然一个念头闪过，问道：“吴大叔，你认不认得那济南大豪。”

凌风一怔，答道：“听说他是一个千里独行盗。”

高战又问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凌风摇头道：“听说此人劫富济贫，倒也不失是条汉子，你问这个干吗？”

高战脸上微红，他不善撒谎，讷讷不知所对。

凌风瞧了他一眼，见他忽然满脸忸怩，也不知他心中想些什么。

两人一路上相处极是融洽，高战见吴大叔总是郁郁寡欢，就想尽方法来替他解闷。

这日早上两人进了长安城，高战见吴大叔愈来愈是凄苦，心中也感到如大石压在胸头，很不快活。两人落了店，吃过早饭，凌风忽道：“小弟弟我教你一套功夫，明儿咱们就要分手啦。”

高战又喜又惊，脱口问道：“吴大叔，你到哪儿去？”

凌风黯然不语，良久才说道：“我……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看看老朋友。”

高战道：“你还回来瞧我吗？”

凌风见他对自己情深如斯，也不觉有些凄然，笑道：“你行走江湖，我们日后当然有再见的机会，好，咱们先来练功。”

当下凌风就把太极门震门之宝开山三式破玉拳传给高战，高战天资颖

悟，内力深湛，又吃了“千年参王”，是以练功夫都是事半功倍，凌风见他在短短半天内，能把这套拳法精义，全然领略，也不由心中暗赞。

高战在室中练了几遍，便坐在床上思想其中奥妙，当他想到精微之处，不觉心神俱醉，跳下床来，双手左右向空各画半圈，蓦然一合，平推出去。

这正是开山三式中的最后一招“愚公移山”，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招，如果练到顶点，端的无坚不摧，高战双掌推出去一半，突然想起这是室内，这一招施出，只怕连房子也要击垮，慌忙一懈功，下盘运功，身子滴溜溜转了一个圈子，总算没有前倾跌倒。

他想：“我何不到野外去练练。”看看吴大叔不知何时已经离去，只道他出外散心，也不在意，信步就往城郊走去，出得城门，走了半晌，只见前面一处丘陵，就在山脚下驻足反复练习，刹时掌风呼呼，高战自觉招式愈来愈熟，力道也愈来愈沉，不由大喜。

练了很久，额角见汗，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忽然一条人影从他身旁晃过，高战定神一看，正是吴大叔，手中提着一对香烛，低着头如飞而去。

他正想出言招呼，但是吴大叔脚程太快，竟来不及叫喊，高战也赶忙翻身站起来，向吴大叔去路追去。

追了一会，也不见吴大叔影子，心中正感奇怪，蓦的一阵低沉如梦的声音随风飘来，高战循声向左跑去，只见吴大叔背向着他，坐在前面不远一处坟前，口中喃喃低语，高战凝神去听，也听不清楚说些什么。

高战心想：“吴大叔说要去会老朋友，原来他的朋友已经死去，难怪吴大叔那么不愉快。”

山风簌簌，景色很是凄凉。

渐渐的，吴大叔声音微高，似乎是在与人争辩，高战不由又走近些，只听见他道：“阿兰，阿兰，我心中只有你一个人，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天天晚上作梦梦到你，你总是一句话不说就走开，阿兰，你还气你大哥吗？”

声音凄凉，像是从心底倾诉而出，高战想道：“吴大叔和谁在讲话呀？”

吴凌风又道：“阿兰，十年了，大哥有哪一天不在想你，又有哪一天是快活的？我天天都在想你为什么忍心离开我，可是，可是阿兰，你大哥真笨，怎么样也想不出来……大哥要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打我，骂我，甚至于杀我，我也是甘心情愿，可是你这么一走，剩下的无边痛苦，要你大哥一个人承担，阿兰啊，大哥的心都碎了……”

高战听他如怨如诉，心中一寒，咐道：“原来吴大叔是和墓中人说话。”

接着凌风反反复复诉说自己的寂寞痛苦，高战听了甚是同情，心想：“这世上的人快活的倒是少，痛苦的可是多得很，要是我能够尽解天下人的痛苦，那么就是要我死掉，我也是愿意的。”

高战突见吴大叔抬起头来，呆呆的看着暗淡的天际，那目光中是绝望，阴暗和刻骨的苦痛，高战望了两眼，只觉他一切都显得那么深刻，那表情只要看上一眼就足以使人终身刻划在脑海中。高战忽然觉得自己很是浅薄。

吴凌风忽然转身道：“小弟弟，出来吧。”

高战依言跳下，心中暗佩吴大叔功力深厚，即使在悲哀中，却也能顾及四周。

凌风也不言语，高战一看那幕碑上写着：“兰姑娘之墓”。

墓旁有一对石狮，在这荒山中显得十分威猛，也可以看出这筑墓人的苦心。

高战劝道：“ 吴大叔，咱们回去吧。 ”

吴凌风一呆，口中茫然喃喃道：“ 归何处，归何处，天涯无际，何处是乐土…… ”，于是对高战一挥手，漠然的瞥了四周一眼，施展上乘轻功，飞快的走远了。

高战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呆呆望着凌风背影消失在山林间，但觉天地悠悠，不如意的事都陡然涌上心头，父母亲爱的音容和永别时的惨景也浮在眼底，直欲放声一哭……

且说高战望着吴大叔背影消失，心内百感交集，他想：“ 吴大叔是情深义重的人，这坟里的姑娘一定是他心中最爱的，唉！吴大叔那么英俊正直，老天爷却惨酷的把痛苦降在他身上。真是不公平，不公平。 ”

他感到有些激动，坐在墓旁想，非常飘忽，突然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仿佛在他眼前浮走，高战心中蓦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关心和亲切。

“ 她现在不知在哪里，那天我匆匆忙忙随吴大叔跑掉，也没有多瞧……多瞧她一眼。 ”他想到此，脸上微红。

“ 她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子，可是她父亲却是一个绿林大盗，如果她父亲是个人人敬仰的大侠，那可有多好呀！ ”他胡思乱想，一块树叶落在他脸上，打断了遐思，微惊之下，不觉失笑：“ 我真好没由来，她父亲是什么人关我什么事。 ”

他抬头一看天色，依然是阴沉沉的，山里一片寂静，高战有些索然，不再逗留，下山返店。

且说吴凌风祭过阿兰后，徘徊在墓边，悲不可抑，他这十年来陪着他师叔祖东岳书生灵冰若在泰山幽谷中，除了练武，就是精研佛理，他天资颖悟淡泊，对于一些大乘佛理都能领略，可是对于阿兰之死却是不能释然，每一念及，心伤欲断，每年到了阿兰自杀的日子，他都偷偷跑下泰山，到长安城外阿兰墓上回忆昔日的温馨，陪伴一下永远活在心中的旧侣。

这日他在墓上向阿兰倾诉自己的痛苦，明知高战在旁偷听，但他一心一意沉醉于往事，是以起初并未叫破，后来叫出高战，听到高战柔声安慰，他此时情感之弦已经脆弱到一触可断，闻言眼泪几乎流出，知道此处不宜再留，为免被高战看见自己的流泪，就飞奔而去。

他跑了一阵，心情略略平静，忖道：“ 我这十年苦修真是白费了，每年下半年我读佛经进境甚快，并无滞凝，可是一到冬末春初，我虽身在泰山，可是心却老早跑到长安来，读起经来，滞而不通，而且这情形愈来愈是显著，看来再过几年，我得搬下泰山，到此日夜相陪了。 ”

他转念又想道：“ 云爷爷说过真的痛苦是永远不会忘掉的，永远无法比较的，我这一生既然忘不了过去的痛苦，在未来的日子何以自虑呢？念经并不能减轻我心灵的担负，时间并不能冲淡我的记忆，佛劝人把生死哀乐都视做飘浮的轻烟，可是我却办不到，佛门虽广，看来也渡不了我这无缘的人。 ”

他思潮起伏，不想走错路头，进入丛山中，他见路途愈来愈是险峻，也不在意，放开脚步，往高处窜去，翻过一处山坡，只见地势豁然开朗，一幢茅屋依坡而立，景色真如图画一般。

凌风心中大奇，暗忖道等地方也有人家，多半是高人隐士，就走上前去，只听到一阵阵琴声随风从屋中飘出，音调铿锵，充满了欢乐之情，凌风听了一刻，知道在弹一曲“ 之子于归 ”。心想：“ 这人心中的感觉，完全从琴声中表露出来，少男少女于归之喜真是人间之大乐。我何必打扰别人的欢乐！ ”

他正想离开，忽闻琴声一变，宛如秋尽冬来，一片肃杀，又如天涯孤客，对月怀乡，戛然长叹。

突然琴声一止，一个苍老的声音叹道：“无情最是有情，……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

凌风听得一震，想到情爱缠绵之乐，生死离别之苦，不由得痴了，心中只是反复嚼味着那句话，十多年来耿耿于胸中的事似乎辖然而通，再无疑义，口中喃喃道：“情是何物，情是何物，佛祖并没有叫人们忘情，他自己就是怜众生之苦而牺牲一己之安乐，难道这不是有情的表示？我，我到东海大戢岛去找那平凡大师剃度归依吧。”

但他随即想道：“平凡上人无拘无束，何等自在，他老人家天性诙谐，久居海外，只怕连剃度规矩都忘光了，我此去找他，一定不得要领，倒不如到少林寺去。”

他盘算已定，胸中顿觉开朗，往嵩山而去。

且说高战在长安游览了几日，长安自古以来就是历代君王建都之地，文物气势自是不凡，高战足迹遍踏名胜古迹，兴致极高。

这日他从郊外归来：已是夕阳西下，咸阳古道来往之人如梭，高战想起元人曲中“古道、西风、瘦马”。心想此情此景，倒是十分相似。

忽然两匹骏马迎面缓步而来，高战但觉眼前一亮，原来马上是一男一女，那男的三旬左右，挺身骑在马上，英俊非凡，眼角露出一种高傲神色，身旁另骑上是位全身雪白罗衣的姑娘，体态纤弱，眉目如画，不时指指点点找话和那青年男子谈笑。

高战见这对男女品貌俊雅，不由多望了两眼，那男的似乎发觉了，眉头一皱，待到走近高战，右手马鞭漫不经意一挥，直向高战劈面抽来，高战万万料不到对方突然发难，头一偏伸手去抓马鞭，哪知马鞭突然方向一改，朝高战右手卷去，高战不及闪避，右手吃他马鞭卷了几圈，那青年一用劲原想把高战带到空中，让他摔一个跟斗，想不到对方稳稳立在地上，并未被自己带起分毫，不由大怒，运起内劲，只听见卡察一声，马鞭齐中而断。

高战心中想：“这样的人品，怎么脾气风度这么坏，无缘无故就打人。”

那青年似乎还想发威，马上的姑娘连忙摇手，低声埋怨道：“你一路上惹事还不够多么？咱们快赶一程，否则你师父又要怪你迟到啦。”

声音温柔悦耳之极，高战突然觉得在这么柔顺的姑娘面前争强斗狠，真是十分不恰当的事，便把右手所执半截马鞭掷回马上青年，转身离去。

那青年对于姑娘的话并不听从，口中粗暴道：“那小子一对贼眼滴溜溜的乱瞧人，你当他是好人么？你别护着他，让我好好教训他一顿。”

少女柔声道：“这是大路上，你要大家围上来看彩吗？好啦，好啦，听我话，待会我唱歌给你听。”

高战本已离去，听他一再恶言相对，而且是当着少女面前骂自己，他一向心平气和的心田，突然愤怒起来，立步怒目而视。那青年一向是在师父百依百顺下过日子，从来没有吃过半丝苦头，想不到初出江湖，就连一个毛头少年也奈不何，而且马鞭吃他拉断，真时奇耻大辱，他本想大肆发作，但那少女一再相劝，只得怏怏息怒。此时一见高战竟敢怒目以待，不由正中下怀，侧身对少女道：“师妹，这小子分明是来找麻烦的，你别拦阻我，让我试试师父的新招。”

高战上前一步，凝神便欲接招，忽然一个亲切的声音喊道：“娃儿，别

和这种不知好歹的人一般见识。”

高战一回头，只见身后站着一个须发皆白的高大老者，庄严中透出和睦，令人肃然起敬，高战觉得甚是面熟，但一时之间，竟想不出他究竟是何人。

老人眼光突然移到马上青年，脸上表情不威而怒，那青年虽则狂妄异常，但似乎被老人目光所慑，不由自主低下头来。老人忽道："你去告诉你师父，方家牧场十条人命，丐帮护法金老被打成重伤，这两笔账我风柏杨自会找他清算。"

那青年抗声道："家师就是要见识见识风大侠百步神拳和先天功，是以出此下策。"

老人喝道："小子无礼！"喝声方毕，也不见他用劲，身形暴然拔起，拍拍打了马上青年两记耳光。

那青年自觉对答得体，正在洋洋得意，忽然眼前一掌打来，飘忽已极，他连忙东闪西躲，竟然没有躲过，还是挨了两下，脸上立即红肿，牙根也被打松。

他身旁少女大感伤心，从怀中取出一块丝巾，小心替他拭抹血迹柔声安慰，他用手一格，粗声道："你别管我，我和这老贼拼命。"

老人沉声道："就凭你一路上横行无礼，欺凌弱小，就该好好给你吃点苦头，还不快给我走。"

那青年口中虽然强硬，心中却是畏惧，自忖如果再不走开，真的惹怒对方，苦头吃得更大，但是这番受辱，胸中一口恶气万万忍将不下，骂道："你有种就去找我师父去，在我们后辈面前显威风，算哪一门好汉？"

风柏杨哈哈笑道："骂得好，骂得好，算你有种，我老人家是何等人物，岂能披上以大欺小之名，好啦，你快走吧！"

那青年原是不顾性命的骂将出来，此时一听对方口气，并未发怒，心中如释负重，再也不敢逗留，一拍马和少女如飞驰去。

高战心中蓦然记起老者，感情大为激动，抱着老人欢声道："老伯伯，原来是您，战儿天天想你想得苦啦，爹爹临终时还叫我找您去学武功，老伯伯，你这十多年在哪儿去了，老怕伯，你！你头发更白啦，战儿几乎认不得你了。"

高战自从父亲死后，万里孤身回到家乡，虽则人人都待他好，但到底没有骨肉至亲的温暖，这时一见老者竟是幼年传授自己内功的人，真如浪子在他乡突逢亲人，抱着老者语无伦次的说个不休。

老者（风柏杨）伸手抚着高战的头道："娃儿，你真长大啦。"

高战只是讲着这十多年来自己的经历，老者听他说到遇着"天煞星君"，并且学了一套"透骨打穴"的手法，不由大吃一惊，问道："娃儿，你可知此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吗？"

高战点点头道："我知道大家都怕他得很，可是，可是他对战儿倒是不坏，我骂他胡乱杀人，他不但没有打我，反而教了我一套功夫。"

风柏杨道："你的命真不小，卅多年前我在关外就听说北方有这么一个人，生平不分善恶，功夫又高，只要稍不如意动手就要杀人，那时我就想会会他，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哼，想不到这厮竟找上门来，将我生平好友金老大打成重伤，又将关外最大的方家牧场主白山剑客方平全家十口杀了。"

高战突然一个念头闪起，心中一痛，急问道："老伯伯，你说的是真的么？那方……方老伯是很好很好的人呀，我……我还答应过将来回关外去看

他父女的。”

风柏杨柔声道：“娃儿，你认得方平么？”

高战想到自己在绝境中蒙他父女赠送干粮的往事，方老伯慈祥关切的话，那小女孩两只晃动的小辫子，一时之间都浮在眼前，他本是个情深义重的人，想起方氏父女的恩惠，只觉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风柏杨见他不言语，脸上恩怨表情一闪而过，双颊苍白，两眼喷出火花，整个人都变了，温雅天真都被仇怨所代替，风柏杨看了两眼，心中极不愿意见他发狠的表情，忖道：“瞧他痛心这个样子，一定是和方家关系很深，这孩子天性极为厚道，人又聪明绝顶，异日必成大器。他胸中尽是美好的心思，如果他发觉世界上的罪恶是这么多，那么他一定会伤心失望，甚至会改变善良的天性，我要开导他一番。”

风柏杨正想开口，忽见高战脸上愤怒之色尽褪，两眼黯淡的望着远处，神色很是颓丧，口中反复说道：“天煞星君，你骗我，你骗了我，你干吗要杀死我方伯伯。”

风柏杨见他失望已极，知道他善良天性战胜了汹涌的狠恶念头，不由松了口气，正色道：“娃儿，是非善恶之间原是极难分清，那天煞星君天性本极偏激，又加上当年一段伤心往事，是以养成他痛怨天下人的变态心理，娃儿，正邪自古不能并存，除恶即是行善，你除去一个恶人，也许就是拯救了千百个善人。”

他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高战心中大大通悟，原来高战天真无邪，心中一直以为天煞星君那夜在古庙中接受了自己的劝告，想不到天煞星君竟然变本加厉，杀害了自己的恩人，他有如被人当头重击一棒，又如受人欺骗玩弄，胸中先是怒火燃烧，接着是痛苦失望。

高战道：“老伯伯，战儿听你的话，我跟你去学功夫，等到武功练好，便去打天下坏人，逼他们都学好，如果他们还要坏下去，我就把他们杀……杀掉。”

风柏杨哈哈笑道：“好孩子，说得好，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歇，我还有事要告诉你。”

高战就和风柏杨走进城内，到了高战投宿的小店，两人吃完晚饭，高战替风柏杨倒了一杯茶，这一老一小就在室中闲聊。

高战忽然问道：“老伯伯，方家牧场被老魔给毁了，难道就没有一个人逃出吗？”

风柏杨沉重地道：“只有方场主的独生女儿因为回她外婆家，事变之日不在场内，得以幸免，这事我老人家即已包揽下来，迟早要还他一个明白。”

高战想到十年前在途中所遇的小女孩，那时是多么娇憨幸福，如今却成为孤女，那小女孩嘱咐自己有空去看她，言犹在耳，可是如今她却已是家庭破碎，父母双亡，世事的变幻，真是太快了呀。

高战道：“方伯伯的女儿心肠真好，她现在在哪儿，我答应过要去看她的。”

风柏杨道：“她现在还在外婆家，她外祖父是山东金刀老大，昔年也是威震北方的武师，娃儿，你知道我入关来干吗？”

高战摇头，风柏杨又道：“娃儿，那年你在雪地里误食千年参王，要知道这种天地间灵药，正是武林中人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如果是内功高明的人，吃下去足可抵上一甲子苦修之功。”

高战插口道：“ 老伯怕，我从小就天天照着您给我的图上所载去练，您说那千年参王可抵一甲子功力，我怎么被济南大豪一伸手就打败呢？ ”

风柏杨道：“ 娃儿，你性子温厚，心无旁念，正是学习内功上上人材，你今日成就已然绝不在江湖高手之下，只是你对武功招式一概不懂，所以会被人一出手就制住。 ”

风柏杨接着道：“ 我当时一见到你，真是大吃一惊，我走遍关外也不见有和你根骨一样好的人，我生平收了两个徒儿，却都是中上之质，后来又教了一个记名弟子，此人天分虽然较高，可是与你一比，却是大大不如。 ”

高战听风伯伯称赞自己，很感不好意思，想要说一两句谦辞的话，可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风柏杨又道：“ 咱们练武功的最欢喜的事莫过于能找到一个聪明听话的徒弟，我承继着关外天池派一脉，称霸关外卅余年，可是我两个徒儿，受天资所限，连我一半功夫都学不到。 ”

“ 当日你误认千年参王为土参，想替小白兔疗伤，可是受‘ 金毛神猿 ’一声大吼，吓得把含在口中参王浆液全部咽进肚里，这是天意，老天爷要成全你，任谁也无法阻拦。 ”

高战听他娓娓道着儿时的往事，心中很感有趣，笑道：“ 是啊，是啊，要不是金毛神猿大喊一声，我可把这灵药给糟踏了。

风柏杨道：“ 我当时因为身有急事，此事关系着我边寨大侠的威名，我是天池派掌门，岂能袖手不管，而且对方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名震衰宇，我不敢决定此去能不能安然归来，所以我决定先给你一卷内功图解，让你自己先扎好根基，以免白白浪费灵药功效，如果我能安身返回关外，再来寻你，传授我天池派功夫。 ”

高战忍不住问道：“ 老伯伯，你对手比天煞星君武功还高么？ ”

风柏杨点点头道：“ 天煞星君功力虽高，可是我还有把握能够应付，可是对于此人，却是毫无信心。 ”

高战是小孩心性，心中不服，就冲口道：“ 难道是三头六臂之人？师父，他叫什么呀？ ”

边寨大侠风柏杨，听高战改口叫自己师父，不禁大乐，一抚长须，笑道：“ 乖徒儿，问得好。 ”

原来他心中爱极高战，知道高战如果拜在自己门下，将来成就一定在自己之上，关外一派武术，就要靠他发扬光大。他不好意思开口说出要收高战，只有一再暗示，但见高战仍然喊自己老伯伯，心中不禁微急，其实他哪知高战对于武林规矩一窍不通，认为喊老伯伯和师父根本就没有分别。

风柏杨道：“ 天下武林中名望最高的是‘ 三仙 ’‘ 二君 ’，三仙是居于海外，成名都已在一甲子以上，二君是关内南北称雄，不过为师看来，二君名头虽大，真正本领却在三仙之下，三仙悠游海外，往往几十年不覆中原，可是偶一露面，必然有超世惊俗的表现，是以江湖上对于三人愈传愈是神奇，竟有人认为他们已成为金刚不坏之身，长生不死。 ”

风柏杨略一停歇，喝了一口茶，高战听得津律有味，催促道：“ 师父，您老人家在关外，他们三仙是在海上，相隔几万里，怎么会结仇的呀？ ”

风柏杨叹了口气道：“ 战儿，你大师兄铁青原艺成之后一向在关外经营皮货，他为人憨直，口不遮言，在一次酒后，自称关外武功天下无双，他同伙商人也一再吹虚，就激起和他们一齐喝酒的关中镖局镖头们不满，你大师

哥起身和他们打赌，扬言只用双脚，就能把他们七八个镖师踢翻，那些好事的人一再凑趣，结果双方终于动手，你大师兄果然凭着我天池绝技‘迷踪脚法’，不数招便把那些草包镖师踢倒。”

高战大感兴奋，叫道：“师父，大师兄真威风啊！”

风柏杨微微一笑，道：“你大师兄正在洋洋得意，突然绿光一闪，一个小小物件直向他‘云台’穴打来，来势疾如流星，你大师兄向右一闪，竟没闪过，正中右腰间“笑软”穴，当时酸痒难熬，不由自主地哈哈狂笑起来。他伸手一拔，原来腰间所中的物事竟是一根松针，众人只道你大师哥得意忘形，却不知已经遭到暗算。”

高战不禁骇然，心想一根轻轻的松针，竟然可以当作暗器来伤人，此人功力只怕真在天煞星君之上，当下不假思索便道：“师父，暗算师哥的人是您说的那个对头了？”

风柏杨点头赞道：“徒儿，你真聪明，你大师哥强忍酸痛，自行推宫过血，忙了好半天，总算把穴道解开，上前推开窗子一看，只见四、五丈外一棵松树中，端坐着一个人。你师兄的脾气是有名的火爆，明知此人能在四五丈外把一根松针弹出，而且力道强劲，认穴奇准，功夫已然出神入化，他自己真是万万不及，可是仍然忍不往气，破口怒骂起来。那人待他骂了几句，身形微动，飘然下树。

“你大师哥骑虎难下，也只有硬着头皮，跟了出去，那人也不言语，一脚伸向你师兄下盘踢去，你师兄退后一步，哪知他突然变踢为钩，你大师哥就被他劈面拌倒。那人冷冷道：‘关外天池武功不过尔尔，你这厮自吹脚法天下无双，其实下盘如此稀松，这样看来，风老儿也是浪得虚名之辈，教出如此脓胞。’”

高战叫道：“他敢侮辱师父，待我学好本事，一定要好好打他一顿，替您出气。”

风柏杨笑道：“乖徒儿，你有这番志气，师父高兴得很。你大师兄听他骂我，也是气愤填胸，拼出性命和他搏斗，但是功力相差太远，不数招又被点中穴道，他当众把你大师哥羞辱一阵，再解开他穴道，准备飘然而去，你大师哥穴道一解，又如一头疯虎一般，没命的缠着他，他一怒之下，出手渐重，把你师哥饱打一顿，连头发都被他抓去大半。

“那人临走时自称是东海无极岛主无恨生，扬言你师哥如不服气，尽可回去把师父请来，他在无极岛上候教。你师哥受了这大侮辱，自是无法在江湖上再混，便回到锦州向我哭诉，我知你师哥草包脾气，一定是他出言狂妄，自取其辱，就罚他面壁三年，不准外去，重练本门内功。我生平从未踏入山海关半步，可是此事非同小可，关系着我天池派威望，那无恨生既然指名挑战，为师如果再要畏缩不前，那么我天池派数百年在关外威名，就要毁在为师手中。”

高战接口道：“所以师父因此来不及教我，只留下内功图谱，就单人匹马往东海去找那无恨生较量了。”

风柏杨点头道：“为师老早知此人成名己久，功力盖世，驻颜有术，已是仙佛中人，却没想到他对于‘名’之一字，竟然也参悟不透，后来打听得知他因爱女失踪，出岛久寻不获，心中烦燥，所以一路上也不知道折辱了多少武林同道，几乎掀起中原武林大波。”

高战道：“他女儿离家外出，他找寻不到就拿别人出气，师父，我瞧他

和天煞星君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人。”

风柏杨道：“无恨生原是寒门书生，他读饱经书，却是连番落第，多次刺激下性情自是偏激，他当年一怒之下驾舟飘泊大海，来到无极岛，巧食一颗千年朱果，又得前辈隐侠遗下神功秘笈，自此功力突飞猛进，容颜常葆，与大戢岛主平凡上人，小戢岛主慧大师并称‘世外三仙’。”

高战听师父讲起武林掌故，觉得津津有味，想到无恨生只身飘泊海外，练成绝世武功，心中很是佩服他的毅力，对于无恨生恶感大减，忖道：“想那无恨生当年一定是考试失败，身上又穷，被逼得走头无路，这才冒险出海，但是终凭他勇气毅力，成就为举世闻名的人，看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是不错的。我高战虽然父母早亡，可是遇到的人，没有待我不好的，就是那天煞星君老魔头也不例外。我在这样好的环境下，如果不能成就一番大事，真是愧对父母生我一场了。”

风柏杨见高战脸上突然闪过振奋的之色，使那本就俊美的脸上，又多添了一丝英雄本色，他愈看愈爱，情不自禁的伸手摸摸高战的脸，他此时对高战的心情，已由严师化为慈父，心中忖道：“我风柏杨半生孤苦，无儿无女，想不到在这垂暮之年，收得如此一个乖巧徒儿。”

高战生听得起劲，见师父突然停住不讲，摸着自己，眼中尽是慈爱，他急于要听下去，催道：“师父，后来怎样了？”

风柏杨微笑继续说道：“无恨生成名以后，总觉自己年幼时所受折磨太多，是以行事率性而为，但求自己之所喜，但虽如此，对于善恶分明，犹不失书生本色。”

“为师入关以后，就直奔东海无极岛去，哪知一到岛上，却扑了个空，那无恨生已与平凡上人、慧大师三人联袂赴天竺，应恒河三佛之约，作第二次华夷之争去了。那日无恨生留言石上，为师上前仔细一看，登时凉了半截。”

高战急问道：“怎样？”

边寨大侠道：“那石上字迹是无恨生用手指施展金刚指写的，用指刻石原本不难，可是那石上字迹不但能笔走龙蛇，而且每笔每划深浅完全一样，这就难到极点，为师自忖不能办到，便也就留书石上，约定三年后再来拜访，就返回辽东苦练‘先天功’，想要在三年之后功力能与他相抗衡。

三年之后，我依言又到无极岛，那无恨生与他妻子都在岛上，为师说明来意，无恨生也不多说，招手就引我到岛后去。原来无极岛虽是海外荒岛，可是风光如画，他跑到一座山峰边对我说道：久闻大侠‘百步神拳’及‘先天功’是关外二绝，此峰唤做雪岭，峰巅终年积雪，小生就在峰上领教关外武学。

我见他态度傲慢，并无丝毫怀谦之意，心内也觉甚怒，便不跟他多说，随着他直往绝岭翻去，无恨生轻功端的高妙得紧，一起一落就是十来丈，为师心想莫要在未比划前就丧了锐气，一提气也施展平沙落雁身法，与他首尾而行，他见始终不能丢开我，身形越加越快，不消片刻，都一齐翻上绝岭。

一路上，为师的平沙落雁身法已使至十二成，始终是和他不先不后，首尾相行，来到雪岭，却见这插天拔云、地势奇险的山头上，却是一个方圆很大的平顶，峰顶上积雪溶溶，到和关外的风光略同。

那无恨生来到顶上，冷冷对为师道：这方平顶，尚足咱们施展吧？

我对他这种冷漠自骄的态度始终不能释然，当下点了点头，并没有答话。

后来两人议定先在拳法上见个输赢。那无恨生果是豪勇，立刻施出绝顶

功夫，和为师对折起来。

开头数招，为师有意采取硬碰硬撞的招式，不管他招式变化的虚实，鼓足内力以百步神拳一连对他虚撞三拳，他倒也不敢大意，对挡了这三式。

咱们这一相搏，我心中有数，无恨生内力造诣之深，实为平生所仅见。

而无恨生却是不肯放松每一个机会，紧接着便虚空攻向为师一十二招，他这一十二招可真非同小可，乃是他近年来方悟出的掌法，不但在内力强撞方面，就是在招式变化方面，也无不精细入微。

这样为师立刻和他以快搏快，瞬息间便折了一百多式。蓦然，他振声长啸，手上攻势陡的一挫。

为师当时身形始终和他相距四五尺，虽说是以快搏快，但用以攻敌的却都是百步神拳之类，虚空对掌。

他攻势一挫，为师神拳之式大震，一连七拳，身形已欺近约有三尺，无恨生却不进不退，双手合抱有如太极，忽地一合，但闻呼的一声，这一式好生奇怪，内力从这一合之式，悉数涌出，劲风激荡处，竟发出风雷之声。

为师万料不到这无恨生的内力果然已达‘玉玄归真’的地步，百忙中，神拳陡走险招，一上一下，使出我有多年不用的杀手招式：‘奔电入雷’来。

这一式一出，为师内力付之一掷，头上须发齐举，内力沉重如山，同时间里，身形却弧形后退，为的是留下退路。

一触之下，无恨生身形一震，为师后退身形也是一踬，说时迟，那时快，无恨生双足飞起，左右连环，一连踢出七八脚之多。

好在为师先前便留好退路，左右闪荡，再加上手上内力不断疾涌而出，才将无恨生这惊天动地的连环攻势阻下。”

说到这里，风柏杨神情似乎一震，声浪也提高好多，想是说到紧要之处，触动豪气，目中神光暴射，瞥了高战一眼，但见他专心的聆听着，脸上流露出似乎是为师父避过的这一险招而放心的表情，不由微微一笑，长吸一口气，又道：“无恨生见为师化解开他疯狂的攻势，不由为之一怔。为师心忖自己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不由雄心勃发，双掌一合，虚空推出，随着双拳交错颤动之下已用出十多个绝招，招招袭向他胸腹各大要穴，无恨生身形左右一晃，蓦然后退一步，右手同时一拂，闪电般一沉一抓，竟使他名震天下的“拂穴”手法来破解为师的攻势，数招过后，他后退数步，长声道：暂住！暂住！关外武学果是不凡，百步神拳已领教过……

他说到这儿，微微一顿。

为师可知道他乃是因为平生绝招仍奈何不了为师，是以自知拳招上胜负绝非短间可辨，同时为师也深知要胜得这无恨生，也万万不易。

是以接口道：自古道‘喧宾不夺主’，张大侠尽管划下道来，老朽无不奉陪。

无恨生略一沉吟，说道：小生不自量力，愿讨教风大侠的‘先天气功’……

我长笑一声，答道：好说！好说！

同时我心中也忖道：内力的比武，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取巧，今日风柏杨一世威名，便要凭此一战了。

这次又是那无恨生先出手，他身形腾空，右手一掌印来。为师从他身形上看来，便知对方内力业已发动，左掌虚空而立，右拳一翻，猛吼一声，一式‘玄符急掷’，斜捣而出，用的却是‘云槌’力道，三分发，七分收。

果然，一触之下，无恨生猛然一带，为师‘云槌’力道也自发动，‘呼’

的一声，两人身形各自平平后移开去，同时手上原式不变，已较上了内劲。
瞧那无恨生，原来立身的雪地上，白皑皑的一片，竟连一丝一毫的印儿也没有留下，须知他这一掌发出怕有千斤之力，立足之地却连印儿也没留下，此人的内力造诣可真深不可测了。
为师急忙俯眼察看自己立足的地上，却也未曾留下一丝淡淡的印痕！心中一宽，手上不却敢大意丝毫，全力催用内家力道对敌。
僵持了一会，为师蓦然心生一计，内力陡然一松，无恨生重若山岳的掌力立刻反击回来。
为师猛喝一声，右手一沉一震，掌力加上这一冲之力，无恨生支持不了，身形不由离地而起，呼的向后掠去。
无恨生吃了一惊，百忙之中，左手一带，身形呼的一声，又掠回原来停足之地，为师一招得手，猛运一口真气，抵住无恨生含怒的反击。”
说到这里，风柏杨骤然停下话来。
高战在一旁听得正是眉飞色舞，全神贯注，风柏杨这一停顿，高战不由诧异，却又不敢插口相问。望着风柏杨，只见他双目中神光凛凛，白髯微微而动，像是正憧憬着当日神勇的情形，高战看得不由豪气大发，雄心勃起，忍不住问道：“后来呢……”
风柏杨蓦然回醒，接口道：“好！好！为师这就继续道来
原来当日风柏杨和无恨生比试内力，两人心中有数，内力造诣确在伯仲之间，虽说有差别，也不过只是极其微小的程度，是以两人明白不出奇招，这个僵局却是打不开来。
风柏杨一掌得手，无恨生全力反攻，风柏杨但觉手心一热，虎吼一声，内力涌出，一抵之下，蓦然感到劲力一空，心中连唤：“糟了，糟了……”
说时迟，那时快，无恨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劲力一收，再呼然一劈，也借此一冲之力，登时把风柏杨身子击得一震，斜掠开去。
无恨生哈哈一笑，风柏杨心中悔道：“好不容易才出奇计抢得了先机，却让他用一模一样的手法平反败局，说不得只有铤而走险了。”
他可真不敢断定自己是否可以挺住这个大险，但见他长嘿一声，悉数吐出胸中混浊真气，借这吐气开声之间，身形一沉，又自长吸一口真气，左右双掌一合之下，滴溜溜向侧一偏。
无恨生何等功力，掌力之雄，举世难与匹敌，适才又借这一冲之力，却让风柏杨运用太极门中最初步的“黏”字诀给化了开去，这倒是无恨生所始料不及的。
但风柏杨这个险倒也冒得太大，只觉胸口一窒，眼中微黑，猛然一叱，发动自己几十年浸淫的内家力道，猛地一圈再吐。
这一式借力打力的招式虽是通俗寻常，但在此时使出，险则险矣，倒是适当不过的一招。
“呼”的一声，风柏杨内力尽吐，不但发出雄浑的掌力，而且连对方千斤之力也一齐反推回去，声势之猛，无可匹敌。
无恨生万料不到对方大胆如此，嘿然低哼一声，身形有若行云流水，弧形后退。同时间里，双掌已在胸前来回交错了十余式，每一式都是内力外涌，才堪堪接着风柏杨这一掌，脸上不由一红，哼然道：“好掌力！”
蓦然，无恨生双掌交相一圈，猛然一吐。
别看这一掌，乃是无恨生内身功力集聚“玉玄归真”之内家绝顶力道，

也已发出。
风柏杨知道胜败乃在此一举，仰天一呼，双掌握拳，缓缓推出。
“轰”一声，两人盖世高人掌力一触，有若雷动万物，劲风激荡处，卷起漫天雪花，但是两人都是凝坐如山，动也不动。无恨生嘘了一口气，又换了一口真气，一种先天的本能在他体内飞快运行，功力也不断涌出。
风柏杨双目微闭，暗运几十年的修养，来抵抗对方有若春蚕吐丝，绵绵不断的攻击！
无极岛上。
雪峰之巅……
白茫茫的一片，使得这个小小的天地似乎含有一股圣洁不可侵犯的味道。
微风开始送拂了，雪地上，山石间，寒凉刺骨。远方，在苍穹的尽头和包围着小岛的大海茫茫相接，并分不出哪里是水，那里是天。
有海鸥自远方来，孤然鸿叫数声，盘旋而去。
雪岭之巅，孤立岛中，若是立于其上，披上一袭白袍，遥望无边天水。拂面微风，再加上银白的积雪，这是何等仙境？然而，在这无边景色之中，却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蓦然，雪岭奇隐的山道上，竟尔又出现一条人影。那个人影动作好快，那消几点，便渡过各个险阻，安然来到岭巅。
峰巅平顶上，两个盖世大侠仍然作内力的拼斗，那人影来得近了，原来是一个中年美妇。
无恨生和风柏杨虽是拼试着内力，但仍是耳听八方，这美妇才上峰来，两人都惊而相视。
无恨生不由惊道：“七娘——怎么你……”
那妇人正是无恨生的妻子，一代巾帼英雄缪七娘。
缪七娘笑着摆摆手，打断无恨生的话头，向风柏杨裣衽为礼，道：“妾身特来为风大侠和外子掠阵，想两位拼斗如此之久，必然需要进些食物吧？”
她可想得周到，反手把挂在身后的一个食篮取下来，揭开食盒，原来是几盘精致的小菜和几斤美酒。
风柏杨哈哈一笑，道：“风柏杨先此拜谢了——”
无恨生也笑道：“好说，好说，风大侠哪里的话——”
他们虽说着笑话，但手中内力却分毫不减，是以两人勉强分神说话，都不得不立刻收住。
缪七娘在一边看得微微一笑，心中却惊道：“这风老儿的内力竟是如此精深？”
口中却道：“两位且暂一住手，先吃一顿再说。”
无恨生哈哈笑道：“咱们边打边吃也成——”
说着提气对准放在左侧的一杯酒儿张口一吸，“呼”的一声，那杯酒已入水箭般射入他口中。
风柏杨那肯示弱，洪声笑道：“那就谢谢啦——”
也是张口吸尽一杯美酒。
缪七娘大吃一惊，可说不出话来。
须知他们两人都在以绝顶内力拼斗，心神早已专注，此时又拼着分神用内力去吸那些美酒，这样一心两用，假如他们没有用功倒也罢了，但他们现

下乃是以全身功力相搏，一个把持不定，说不定立刻得受深重内伤！

风柏杨喝得几口美酒，忖道：“今日之事，不分出胜负，只怕不能了结，无恨生既然要见识我先天气功，我就施出来给他瞧瞧。”

风柏杨心意一决，长啸一声，如老龙清吟，久久不绝，说道：“岛主留意，在下显丑。”

无恨生哈哈大笑，声音愈来愈高，到了后来，直如冲霄流星，声量宏伟，震动四周冰雪乱飘。

风柏杨心道：“无极主悠游世外，可是争强斗胜的性儿仍然盛得紧，我无意间长啸一声，他就不服气，这阵大笑，分别是显示内功来的。”

边塞大侠不再多言，蓦然身形向后倒窜，和无恨生相隔丈余坐了下来，双手握拳相合。

无极岛主无恨生知他要以关外绝学“先天气功”相拼，不敢丝毫大意，一提真气，双掌合什，也盘坐下来。

忽然风柏杨双拳缓缓向空虚发，宛如推动千钧重物，发须皆张，无恨生双掌分开，向前拍出，看似轻飘飘的，其实已经藏自己性命交修一甲子的上乘内功。

两股力道在空中间一撞，风柏杨拳风虽厉，可是竟被无恨生所发阴柔气功化解。

风柏杨喝一声好，也不见他作势，身子凭空前起，双手连发七拳，无恨生不肯稍稍示弱，身形也向前进，快若闪电的也拍出七掌。

两人这一换招，只看得在旁的缪七娘花容失色，她虽知自己丈夫武功高极，可是她从未见过他施出如此绝技，要知凭空渡虚，全凭一口真气，一受外力，立即落地，两人不但能够发劲攻敌，而且能在对方猛烈内力攻击，依然前飞，这种内功修为，已到炉火纯青，一口真气可以数用了。

缪七娘心道：“这关外来的野老头，功力真的如此高强。”她心中不禁有些为丈夫担忧。

此时两人只隔微尺，无恨生微微一笑，推出双掌，接上风柏杨的双拳，两人脸上神色突变凝重，缪七娘一看四只手两拳两掌胶黏在一块，丝毫不动。

缪七娘心中大急，知道两人正以上乘内功相拼，这种比法，毫无取巧可言，比到最后功力弱的一方，不死即伤。

风柏杨见自己无坚不摧的先天内功，一次次发将出去，对方功力并未半点不济之色，心神一烦，忽觉对方一股阴柔力道，顺着自己双拳传上，不由大吃一惊，连忙将功力发出十二分，这才挽回危势。

缪七娘只见风柏杨脸上愈来愈红，自己丈夫脸上愈来愈白，心知胜负即分，她在未嫁无极岛主以前，原也是个大大有名的女侠，什么场面风浪也见过闯过，可是此时竟然掉转头去，不敢再看。

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从雪岭那边走上一个老和尚，缪七娘一见，心中大喜，高声叫道：“平凡大师，请快来啊。”

原来那老和尚正是东海大戢岛主平凡上人。

平凡上人走到二人身旁，呵呵笑道：“两位老弟，听我一言。”

无恨生见平凡上人来到有话要说，不好意思再比下去，风柏杨也是一般心思，两人一撤真力，双双站起，互相一揖。

风柏杨一见自己坐下雪花已融了一半，无恨生适才所坐雪地处，依然是完好无损，心知这一较量，自己已输了半筹，他是名杨天下的大侠，岂能混

赖，当下向三人作了一揖，对无恨生道：“ 岛主手下留情，风某心内自知，只是岛主英风高人，风某向往得紧，十年之后，再来岛上请教。 ”

无恨生笑道：“ 风大侠功力盖世，小生也自佩服得很，天涯虽大，知己却少，得一知己夫复何憾，十年之后，小生设酒岭上，恭候大驾。 ”

原来无恨生生平未逢敌手，此时见风柏杨正气凛然，功力高绝，竟生相惜之心，以他那种冷傲脾气，竟然对风柏杨客气起来。

风柏杨无脸再留，转身下岭，重返关外。

边塞大侠风柏杨一口气把当年大战无极岛主的事说了一遍，高战只听得心神俱醉，心中对于师父威猛无比，无恨生的洒脱无滞，实是钦佩之极。

高战道：“ 师父，你现在就是去赴十年之约吗？ ”

风柏杨点点头，高战又道：“ 战儿也跟你去。 ”

风柏杨道：“ 你到杭州等我，我这次赴约，心中并未存争胜好名之心，倒想和那无恨生结交。他那无极岛从不准外人踏入，我昔年答应一人赴约，你虽是我徒儿，带去却也不便。 ”

高战心中不悦，但他不敢和师父顶嘴，只得答应不去。

且说高战遵照师父边塞大侠风柏杨的吩咐，动身前往杭城等他，高战心中虽然很想跟师父去见识一下无极岛主无恨生，可是风柏杨再三阻止，他只有怏怏启程。

他从家乡出外，原来准备游历天下，所以买了一匹瘦马，可是上次在绿林大会匆匆忙忙随着吴凌风走了，是以马也未及带出，现在要远行天涯，便感十分不便，他看看怀中自己辛辛苦苦积储的银子，渐渐减少，想到横直有三个月时间，一横心就决定步行走去。

他一路上浏览风景，心情倒也十分畅快，只是在夜半梦回之时，那山东大豪女儿的如花的笑靥，款款情深的眼光，还不时会浮上心头。高战不知下了几次决心，不再想她，可是每当他一个人独处时，他就会感到寂寞，仿佛有个很亲切的人在远方，自己无法和他相会。

此时已是初夏，天气渐渐炎热，高战每日天傍晚赶到一个地方住下，吃过晚饭后，总爱浴着清凉的晚风，到处遛达一番，有时，他会站在树旁瞧着孩子们用长长竹杆去捉“ 知了 ”，直到孩子们每人手中都捉了一只，兴致冲冲的回家去，他才跟着离开。又有时他站在柳荫下，望着滔滔的黄河，永无歇止的向东流着，偶而有一两尾肥壮的鲤鱼，跃出水面，跳跃着，跳跃着，于是儿时的情景，又清晰的出现了，儿时的种种趣事一闪而过。高战真忍不住想跃下水去抓鱼，可是一看自己身上儒生打扮，立刻兴趣就消失了，于是他深切的领悟到只有光阴——失去的光阴，那是永远无法追回，纵然有移山倒海之能，却也不能把自己可爱的童年找回，如果要，那么只有从片断的回忆中，追索一些残余的痕迹。

这天他正在逛街，忽然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吱吱呱呱的有说有笑，高战回头一看，登时心中冰凉，略一沉吟，就闪身人群中。

原来他一眼看去，背后正是济南大豪之女，这异地相逢本是很欢喜的事，只是在她身旁，却站着个俏俊少年，两人神态亲密，满心欢愉，仿佛是多年情侣。

高战在黑暗中偷看两人的背影，胸中突然一紧，那宽广慈和的胸怀，一瞬间突然变得狭窄起来，只觉如火烧身，烦燥心伤。

多少平常一想即通，多少平日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事，都突然成为想不透

的死结，于是，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那就是——除了欢乐，还有永恒的悲凉。

“吴大叔那深刻沉痛的表情，不也是为了那墓中的姑娘。”高战想：“他的青春、事业，都将陪伴着无穷尽的痛苦，渐渐在这世上磨灭，如果他不遇着兰姑娘，那么他这一生一定如上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可是上天安排的，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啊！”

想到天，他不自觉的抬起头来，天际片片火烧云，还有几颗小星顽皮的眨着眼。

天色渐渐暗下来，高战有些冷，情绪如怒涛起伏，一次次冲向他内心的深处，他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了，自怜的笑了笑，悲哀的耸耸肩，忖道：“我从小随便什么心爱的物事，都可以毫不考虑地送给小朋友，随便什么爱吃的食物都毫不吝啬的分给大家，我只道世上没有什么值得争夺的，只要我有的，任是谁人拿去，我也不会珍惜，可是，可是……可是世上原来还有一件东西，那是无法与人共用啊！”

他心想：“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月光照在他的身上，高战突然想起已是十五，离开师父约期只有半个多月，心中一惊，想起师父慈祥正直的风格，自己有负他殷殷的期望，不由大感羞愧，精神一振，斩钉截铁的说道：“高战啊，你要光大关外武术，你要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你就不能再胡思乱想了。”

然而他好像听到心中一个更为坚定而低沉的声音：“高战啊，你将永远也忘不掉那位姑娘的。”

这一夜，高战反来复去终是不能成眠，那日在风云剑林骧庄中被围，高战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是以虽则身处危境，并不觉丝毫畏惧，高战想道：“她用关切的眼光望着我，原来只是怜悯我，如同我幼时常常可怜一只受伤的小动物。我倒误会以为她待我好，哼，我高战是男子汉大丈夫，又岂能需要人可怜我？”

他想到此，怒火渐渐升起，更是睡不着觉，推开窗子跃出院外，只见皓月当空，夜凉如人，他深深吸了口气，心情渐渐平抑下来。

高战以为日后海阔天空，永远不会再碰着她，然后他整天将为练功夫，行侠仗义而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就能把她的影子淡忘，可是，他却想不到第三天他们又在路上相逢。

济南大豪的女儿，从很远就看见高战，她拍马追上前去，欢声道：“喂，你还认得我吗？”

高战蓦然一惊，看看她身旁无人，心中略感欣慰，点头答道：“那日小可被围，大家都想杀之而快，只有姑娘……姑娘关心……”

那少女聪明已极，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脸上一红，嫣然笑道：“喂，我不和你说这个，知道我离家跑出这么远干吗？”

高战心想：“还不是和那少年出来游山玩水。”他此时突然变得多疑易怒，想到此，不禁十分索然。

那少女见他不答话，脸上阴晴不定，心中大奇，问道：“你想什么？干吗不答我话。”

高战淡淡道：“小可并不知姑娘出外何事，是以不敢妄自猜测。”

那少女听他出言冷漠，心中一酸，咐道：“我也不知用了多少方法才骗得爹爹相信，我若不是想见你，难道是真的为着游山玩水而离家么？”

她很觉气苦，虽是个千伶百巧的人，一时之间也找不出什么话好讲。

高战感到气氛沉闷，便向少女作了一揖道：“多谢姑娘关心，小可就此别过。”

少女眼眶一红，柔声问道：“你可知道上次英雄大会，你和那中年儒生一走，大家决定要联手对付你师徒两人吗？”

高战昂然道：“‘天煞星君’并不是我师父，他们如果怕了那老魔头，不敢找他，想要杀我出气，哼，这般强盗头儿我也不怕。”

那少女脸色突然惨白起来，她心中想到：“原来他瞧不起我爹爹。哼，我爹爹才是真正大豪杰，一生劫富济贫，活人无数，这小子……这小子……要是这话给爹爹听见，不饱打他一顿才怪。”

她愈想愈是愤怒，脸色由白激红，抬头一看高战，只见他失魂落魄一般，心下一软，柔情顿生，头脑一转，笑道：“喂，你叫什么名字？我总不能老喊你喂呀？”

高战一时激愤，话一出口，忽然想起她父亲也是独行大盗，心中大为后悔，又见她脸色惨白，想要安慰两句，但也拉不下脸，所以很是狼狈。

高战答道：“小可高战。”

少女又道：“我叫姬蕾。”

高战道：“我师父叫我到杭州去，现在约期已近，我得加程赶往。”

姬蕾奇道：“你师父既然不是天煞星君，那么到底是谁呀？”高战道；“我师父是边塞大侠风柏杨。”

姬蕾摇摇头道：“我怎没听过这么一个人，他本领大不大？”

高战道：“他老人家功力深厚，当世找不出几人，就是人人畏若蛇蝎的天煞星君，我瞧也不是他老人家对手。”

姬蕾伸伸舌头，笑道：“那你师父本领真大的很，高——高大哥，难怪你本领也不小，那天无故神拳都奈你不何。”

高战听他喊自己“大哥”，心中一甜，妒恨渐消，就道：“我师父并没有传我什么，他只教了我一套内功，如果我学会他老人家工夫三、四成，那批——那批人又岂能拦得住我。”

他偷眼一看姬雷，脸上白中透红，真是美丽极了，正专心一致听自己讲话，心中不禁暗喜。

姬蕾道：“高大哥，你也是从关外来的，我听爹爹说关外遍地牛羊，山高水深，真是壮丽之极，几时你带我去玩玩好吗？”

高战笑道：“你爹爹恐怕要打我哩！”

姬蕾正色道：“我爹最疼我，我要求他的事，从来没有不准的，他如果还要打你，我就不理他，他最怕我不理他哩。”

高战大为感动，柔声道：“你待我真好。”

姬蕾脸上一红，心中却是一甜，低着头道：“高大哥，你带我到杭州去玩。”

高战摇头道：“不行不行，我师父要带我回到关外去学武功的，你跟去有什么意思？”

姬蕾不乐，嘟嘴道：“你不带我去，难道我一个人就不能去了。”

高战好生为难，忽然想起数日前和她同行的少年，他正想开口相问，但随又忍住了。

姬蕾见他不说话，以为他生气了，心中有点不安，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

么平素骄纵小气的脾气，在这少年人面前竟然一丝也不发作，她感到自己从未如此温柔。

姬蕾道：“ 我有一个主意儿，咱们一起赶到杭州去，在那儿玩上几天，等你师父一到，你走你的，我就回家去。 ”高战道：“ 你一个人从杭州回济南，这一路上并不安宁，我看还是以后再说吧。 ”

姬蕾道：“ 我如果碰到坏人，只要说出我爹爹的名头，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样，高大哥，咱们这就启行吧。 ”她见高战关心自己，很是安慰。

高战无奈，只得允许。姬蕾忽道：“ 高大哥，你等等。 ”高战一怔，她一勒马向前跑去，不多时牵来一匹骏马，对高战道：“ 你看这马怎样。咱们要先你师父赶到杭城，所以我就替你去选了一匹好马。 ”

高战见那马高大神骏，知非凡品，心想就是倾囊也未必买得起如此好马，他天性本极豁达，接过马鞭，纵身骑上，口中连道：“ 好马，好马，姬姑娘，真谢谢你啦。 ”

姬雷听他依然姑娘长姑娘短的喊，心中本有些不乐，但是听到高战对那匹马赞口不绝，不禁十分得意。

两人行了数日，已经走近河南江苏边境，高战把关外风俗景色，都详细的讲给姬雷听，姬雷听到长白山上终年积雪，松花江浩浩荡荡，心中十分向往。

姬蕾道：“ 我从小时候就住在城里，什么都看不见，真是闷极了。 ”

高战笑道：“ 关外最有名的还是一望无际的青沙帐。 ”姬蕾问道：“ 什么是青沙帐呀！ ”

高战暗笑，心想青沙帐北方到处都是，只不过没有像关外那样连绵数里，这姑娘真是城中人。

姬蕾见他含笑不答，气道：“ 有什么好笑的，我不懂当然要问。 ”

高战答道：“ 青沙帐就是高粱田呀，因为连延一大片都是青绿绿的，所以就叫青沙帐。 ”

姬蕾恍然大悟，笑道：“ 这个名字倒好听，喂，高大哥，你小时候玩过捉迷藏没有？ ”

高战点点头，姬蕾又道：“ 你说那青沙帐一望无际，那么玩起捉迷藏来到是个躲藏的好地方。 ”

高战见她满脸天真，不由失笑，姬蕾问道：“ 怎么，难道不可以么？ ”

高战微笑道：“ 可以可以，只是你一躲进去别人固然找你不着，你本人恐怕也难得出来了。 ”

姬蕾摇头道：“ 真的这么厉害么？我不信。 ”

高战笑笑不答，忽然指着前面道：“ 翻过这山，就是江苏境内了。 ”

此时日正当中，两人都觉很闷热，把马拴在树上，就在树下休息，高战对姬雷道：“ 前面水声潺潺，必然有泉水流出，我去打点水来，你坐这儿歇歇。 ”

姬蕾虽连日赶路，她不像高战自幼练的上乘内功，又食千年参王，是以身体很是疲劳，就依高战的话，坐在树下，闭目养神。

她等了半天，她不见高战回转，心中忽然烦燥起来，也就起身向林中走去。

她想不到林中棘刺蔓生，她父亲虽是大行家，可是她自小不爱练武，所以连他父亲功夫一成也没学到，此时见路上遍地都是棘刺，竟然无法举步。

她略一沉吟，只觉心中愈烦，仿佛大祸既临头，忽然一声惊叫传来，她心一震，想道：“ 难道是高大哥遇险了？ ”

想到此，再不犹豫，就展开轻功，踏著棘刺前进，她轻功甚是低劣，一纵不过一、二丈，而且步法又不准确，那小径原是崎岖不平，可是因为植物丛生，也看不出什么地方突起凹下，姬蕾往往一纵，正好落在坑内，此时又是夏天，她衣服本就单薄，所以全身都被割破，手上更是鲜血淋漓。

姬蕾感到汗水浸在伤口上，火辣的刺痛愈来愈加重，她举目一看，长途茫茫，根本还看不见一个尽头，她心中一沉，接着一种无比的振奋充满了她全身血液，因为她仿佛听到她高大哥正在呼救，因为她仿佛看到她高大哥正遍体鳞伤的望着她这边，等待她来救待，于是，她鼓舞起来，超人的勇气支持着她，她忘了自己平日是养尊处优的千金，也忘了他高大哥是何等功夫，如果他都无法脱离危境，自己又怎么成呢？她只坚定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前进。

好长的路哟！水声虽然很近，可是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原来那林中路途曲折，东弯西转，加上野草横生，明知就在前面不远，可是走起来却走上半天。姬雷觉得伤口发麻了，她咬紧牙根，继续前进，忽然水声如雷，天色一亮，柳暗花明，前面是一处大瀑布。

姬蕾见目的地已达，心中一松，几乎当场栽倒，她连忙一扶身旁小树，定了定神，举目向下一看，只觉目眩胆寒。

原来那瀑布下是个深不见底的绝谷，谷中水气迷濛，如烟如雾，也不知倒底有多深，突然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她心头，她吓得哭了起来。

她是山东济南大豪的独生女儿，从小在父母百般呵护下长大，几曾遇过这般险恶之事，此时荒山之中，高大哥又不在身旁，她愈哭愈觉孤单。

她哭了一会，忽然发觉瀑布边上步迹杂乱，极像是有人坠落的模样，再四下一看，只见一块突起大石上，有一件破烂不堪的外衣，那正是高大哥所穿的，她心一沉，忘记了哭泣，但觉胸中一片空白，什么也不能想，良久，她心念一定，忖道：”我再仔细四周瞧一遍，如果仍然找不到高大哥，那么他多半是失足悬崖了，我也就跳下去陪着他吧。 ”

她父亲济南大豪姬本周虽然失身绿林，却是热血汉子，性情中人，一生之中为人之处大是多于为己，为答知己，抛头颅，洒热血，在姬本周认为是理所当然，不必考虑之事，姬蕾年纪虽少，却就遗传他父亲那种痴情任性的性儿，是以她和高战认识虽然不久，可是他在她心目中已成偶像。

姬蕾心念一决，再无旁思，她此时情已成痴，头脑大是昏乱，处处往坏处想，站起来，便在四周查找，找了半天，并不见蛛丝马迹，她心中愈来愈凉，来回在瀑布周围哭喊着高战的名字，那空谷回音，冷冷不绝，一时间整个林间各处都是呼喊高战的叫声，此起彼落，流水之声虽大，却也掩盖不住。

夕阳余辉照在那瀑布激起的水珠上，幻代成五颜六色，天边碧蓝，景色端的壮丽，姬蕾已是精疲力尽，她下定决心，再喊一次，如果高战再没有答复，她就也投身深渊，她鼓足真气，叫道：“ 高大哥，高战大哥，你在哪里啊？ ”

良久，她听到从遥传的地方传来同样叫声。

高大哥……高战大哥，你在哪里啊！ ”

那声音似从天上来，一刻间，姬雷突发奇想，她想：“ 大哥怕已到天上了罢。 ”

那呆呆望着天际，胸中一片空白，不自由主的一步步走近绝崖，低头一看，不觉感到害怕。

她想：“ 我如果这样一跳，就可以和高大哥见面，可是爹爹妈妈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

向晚的微风吹得她身带飘曳，如果有人此时经过，只当是嫡凡仙子，临深渊飘然而立，谁又想得到这可怜的少女，正面临生与死的抉择呢？

姬蕾又想：“ 如果我不跳，那么日后欢乐便和我不再有缘，流向心中的眼泪将无法度量。 ”

忽然她听到一声奇异的声音从瀑布下传来，她循声一看，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她用力睁眼，仔细再看，登时欢喜无限。

她这大悲大喜之间，人却再也支持不住，萎顿倒地，身形离开悬崖也不过半尺左右。

她本想纵声欢呼，但一看下面情形，不禁心惊肉跳，疑云大生，只见高战背着一个女子，手足并用的从悬崖下攀登上来，她心知她如果高声一呼，引得高战心神一疏，就很可能失足滑下，是以忍著满腔疑心，眼睁睁的盯着高战渐渐上升的身形。

高战内力虽然深湛，可是背后背负着一个人，这向上攀登，最是耗费真力，是以每爬数丈，就得休息一会，那悬崖本深，他专心一意的爬了半晌，也只爬到半腰。

姬蕾仔细一看，心中渐渐安定，原来那悬崖虽然陡直，因为水流日夜冲击，每隔不远就有凹凸可借力的石洞和岩石。

她心情既定，忽然妒意大盛，忖道：“ 这女子不知是何人，高大哥这样不要命的救她，哼，他显然并不把我放在心上，否则，否则，就不想想我孤身等待着他，他却冒生命危险去救不相关的女孩子。 ”

她看看太阳渐渐向西偏去，那瀑布的水声也愈来愈小，心中不由大奇，她就跟着太阳的影子向西走去，只见西边的流水却如千军万马，声势雄壮，不觉仿佛大悟，忖道：“ 这瀑布的流水是随着太阳的影子移动的，那么早上东边水大，下午西边水大。高大哥一定要为了救那女子，坠身谷中，这崖中怪石磷磷，高大哥定是抓住了附身的石块，可是因为水势太大，一直不能上爬，想不到这瀑布真怪，不然，高大哥可就完了。 ”

她天资是绝顶聪敏，此一推测，竟中十之七八，她回身一看高战，似乎真力不继，上升速度愈来愈慢，突然一失手，姬雷双眼一闭，不敢再看，但是过了一会，并没有惊叫之声，她睁开眼睛只见高战抱着一块尖石，不停的端息着。

她心中大痛，对那女子真是恨之如骨，正自盘算如何使高大哥早脱险境，高战又开始慢慢回上爬。

“ 还有四丈，老天爷保佑，三丈半，三丈，两丈……好马上就要到了。 ”姬蕾喃喃道，她感到手心一凉，原来双手早已汗透。姬蕾看清那女子的背影，只觉甚是苗条，她妒念早生，只是适才一阵惊险，心无旁顾，此时见高战崖顶只有几尺，心中想道：“ 我且躲在旁边，看看这女子倒底和高大哥是何关系，值得如此舍命救她。 ”

她见高战终于上了崖，就闪身林内，注意他们的行动。

三

且说姬蕾满怀妒意闪身入林，只见高战手中仍然抱着那位姑娘，向她这边走来，姬蕾以为高战已然发觉自己藏身之处，心想反正不能偷听他们讲话，正想现身相见，忽见高战好像疲倦极了，轻轻把手中少女放下，他自己也坐下来休息。

那少女道：“高大哥，我家就在前面不远，你陪我回去吧，爹爹见我久久不回家，一定急坏了，呃，你也该换件衣服。”

姬蕾心中一震，忖道：“原来她和高大哥是旧识。”

高战摇头道：“我还有个同伴在林外等我，我去告诉她一声。

那少女道：“不用这么忙呀！从这瀑布边转个弯儿就是我家，咱们先到家去，你换件衣衫，休息一会，再去把你朋友带来不好吗？”

高战不语，他自忖此时筋疲力歇，实在难以渡过那荆满布的树林。

少女忽然柔声道：“高大哥，你舍命救我，我心中自然感激，自从……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们全家都惦念着你，前天咱们谈起你，妹妹还在后悔待你太不好，我……我从前也对你很凶，你还怨我们不？”

高战激动地道：“林……林姑娘，你们待我有如一家人，我岂不知，我原想武艺练成，再回关外瞧你们，想不到会在此地相逢，林伯怕好吗？”

少女低声道：“高大哥，你从小喊我什么，现在就叫我什么，爹爹因为受不下鞑子的怨气，这才背井离家，来到关内，想不到这北方到处流寇作乱，无处可以安居，所以只有隐居此处，自己开辟了几亩山田。”

高战问道：“你妹妹还是那样……那样顽皮么？”

少女笑道：“你想她会变乖吗？”

少女又道：“高大哥，你本事已经够大啦，你刚才背着我从谷底攀登，我虽然看不懂是什么功夫，可是我知道那一定是了不起的武功。”

高战心知她对武功一窍不通，微微一笑，少女接着道：“你既然已练好武艺，就别到处乱闯，和我们住在一起可好？大哥，这些年来，我差不多每天，……每天都在想，从前咱们在一起玩是多么……多么快乐，我……我……”

她愈说愈低，高战心中大奇，抬眼一看，只见她脸上悠然神往，心中不由一动。

姬雷躲在树后，听得清清楚楚，她听到那少女突然吞吞吐吐，便轻轻拨开树叶，偷瞧一瞧，但见那少女红晕时露，喜气洋洋，似乎正在向往着幸福的未来。

姬雷本是个千伶百巧的人，她自己也是个女孩儿，对于这种女儿心事如何不明了，当下不由大为震动，心想：“这丫头原来是大哥幼年伴侣，看她那模样分明是喜欢上大哥了。”

姬雷几乎想挺身走出，但是一种无谓的自尊心却阻着她，她想道：“我心中只有大哥一人，我倒要瞧瞧大哥心里是否只有一个我。”

那少女见高战呆呆听着，似乎无动于衷，不觉有些恼怒，姬蕾看在眼里，心中暗喜。

少女忽道：“咱们赶快走罢，你换了衣服就去找你的朋友，别让他久等了。”

高战术休息了一刻，已经渐渐恢复，他看看自己衣衫破破烂烂，心想这

个样子给姬蕾看见不大好，就扶起少女，向前走去。

姬蕾看到两人转了个弯就消失了，心中忽感孤单，她虽知高战马上便会归来，可是不知怎的，老是局促不安，望着既将垂黑的天际，胡思乱想起来。

她先想到济南城外这华丽的庭院，一条植满翠竹的幽径，直通到一小巧的楼房。

“尽管是仲夏之际，那小楼仍然清凉如秋，微风吹来，花香阵阵，阳光透过碧纱，淡淡的晒布，那影色真像水晶宫一般。”她想，“我就在那度过了十多个年华，爹爹教我武艺，妈妈教我念书，青儿那小鬼精灵丫头，成天陪伴着我，挖空心思来说笑讨好，生活倒也过得很不寂寞。”

水声愈来愈远，天际出现第一颗小星，姬蕾知道太阳已经下山，她目不转瞬的看着前面，口中喃喃道：“怎么还不来呢？难道他真的丝毫不把我放在心上？”

她胸中妒意澎湃，忖道：“刚才如果我再找不到他，就几乎涌身一跳，可是……可是……，就是久别叙旧，也得先告知我一声，免得让我久等挂念呀！”

她几乎想转身离去，然而心知此事关系着自己一生，心中暗下决定！

“当听不到水声的时候，如果大哥再不来，那么我便走吧，这个身子，就在江湖上飘泊算了。”

忽然两只小松鼠从树上溜下来，贼眼灼灼的注视着她跟前的一枚松子，姬蕾轻轻的把松子向松鼠抛去，看到它们争夺着，不由又想起幼时的玩意儿。

“我小时候最爱玩斗蟋蟀，我的蟋蟀总是最厉害的，附近孩子的蟋蟀没有一个打得赢我的，因为那是两个师哥从山上捉来的，大师哥，二师哥比我都大五、六岁，他们从小就对我好，我说什么要什么，他们都是百依百顺，千方百计替我找来，可是我不喜欢大师哥那种阴沉性格，二师哥那种暴燥脾气，倒是三师兄和我比较玩得来。”

月亮从山巅露了出不，栖林的归鸟吱吱地叫着，打破了四周的寂静，姬蕾从幻境中回到现实，细听着还有些许水声，心下略安，又从现实跌入回忆。

“我嚷着爹爹带我出去见识，爹被我磨得没办法，就带我去参加北方绿林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出家，就碰到了高大哥，从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日后再也忘不了，我不管他是否爹爹敌人的徒弟，我只觉得这个人很亲切，很亲切，甚至于想时时刻刻照顾他，尽管他或是我们的仇人，可是那也没有办法啊。”……

“我说我要出外游玩，爹爹就叫三师兄陪我，其实我是想找高大哥，我用计骗开三师兄，真凑巧，在路上竟然碰着了。”

“咕，咕”。

猫头鹰凄厉的蹄声，令人毛骨悚然，那微弱的水声，姬蕾也听不到了，她感到心往下沉，妒怨完全化为幽怨，心道：“原来高大哥是嫌我爹爹的，他这样忍心对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强盗头儿的女儿啊！”

她希望奇迹出现，可是前面黑压压的一片，登时再也忍不住，流下泪来，哭道：“大哥，水声听不见了，水声听不见了，我要走了。”

夜，林中除了那该死的猫头鹰偶而的啼声外，一片寂静，栖枝的归鸟，都已走入了梦乡。

一条黑影慢慢从远处走进林中，他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步步的走着，不时发出“沙”“沙”的声音。

走近了，手上拿着松枝火把，微弱的火光映着他惨白的脸，甚至有些发青了。

“沙”，“沙”，“沙”。

脚步声渐渐远了，显然是走出了树林。

“姬蕾！姬蕾！”

一阵急促的声音传入林中，惊起了正在甜睡中的乌鸦，立刻地破坏了宁静的大地，整个林中“呱”“呱”之声，此起彼落。

林外，月色朦胧。

大树下，一匹雪白的骏马旁站着适才从林中走出的黑影，他扶着树干，脸上更加惨白，摇摇欲坠。

“劈劈”“拍拍”，火苗发出单调的爆声，那马边的少年满脸焦急之色，口中喃喃道：“她到哪儿去了，这山路叉口极多，很容易迷途，她初次离家，如果迷入山中，就不易走出。”他突觉胸口一阵疼痛，心知适才焦急赶路，又震动了内伤，于是深深吸口气，忍住痛，细思着目下情况。

他想：“姬姑娘多半是久等我不来，到处去找我而走失了路。这山连绵百里，叫我何处去寻她呢？”

他有些后悔，忖道：“如果我一登悬崖，就先去告诉她，那么这事便不会发生，可是，这样我就连林怕伯最后一面也见不到。哼，那厮虽然厉害，我终于把他逼下绝崖。”一阵清风吹来，从马鞍上吹下一张纸，他连忙拾起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字：“何必相识。”

他呆呆的瞧着那绢秀的字体，知道正是姬蕾所写，心中反复思量着其中的意思，但觉眼前一片茫然，又一个亲切的人儿遥遥离开了他，那情景正如同爹爹离开他一样。

不知多久，他手中的火把熄了，大地显得更阴森黑暗了。杭州城外。

三匹马从官道入城，只见前面一匹马上是个俊秀少年，双眉微皱，满腹心事，后面跟着一对姑娘，身着素衣，也是一言不发。

那年幼的姑娘忽道：“杭州终于到啦，这几天赶路真累死人。”

少年闻言接口道：“玉妹说得不错，咱们就去落店休息。”

他反身看了那年长的姑娘一眼，似乎是征求她同意，那年长的姑娘温柔一笑，点点头道：“正是，高大哥我瞧你内伤初愈，应该好好养歇一阵子。”

那高姓少年见她柔声关切自己，心中甚是感激，心念一动，又想起另外一个人。

年幼的姑娘道：“咱们先吃饭，现在已经过午了。”

三人走进路旁一家酒楼，在楼上拣了个凭窗位子，要了菜饭。

正吃间，忽闻蹄声得得，那高姓少年向下一看，只见一匹全黑的小马如飞赶来，到了酒楼面前然而止，上面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一按马背，轻飘飘落下马来，姿态美妙已极。

高姓少年不由赞道：“好身法。”

那童子闻声向上一瞧，但见一个俊雅少年向自己微笑点头，心中很是得意，口中吩咐堂倌喂马，也走上楼来，向高姓少年一拱小手道：“请教这位兄……兄台高姓大名？”

那年幼姑娘见他比自己还小一两岁，虽然老气横秋的学着大人言行，可是满脸稚气，再怎么也装不像，不由嗤然而笑。

高姓少年幼居关外，对于马匹好坏鉴别能力甚强，适才一见童子的坐骑

浑身并无杂毛，黑亮亮的有如锦缎，知是百年难逢的“龙驹”，心想这童子定是大有来历的人，忙道：“兄弟姓高名战，这两位是在下朋友，林汶林玉姑娘。”

那童子向林玉看了一眼，只见她满脸不以为然的模样，心想：“你笑什么，像你这般弱不禁风的女孩，我只要一个指头儿就能推倒。”

他本想发作，但是一想自己是出江湖行侠仗义的，岂能和一个女子争闹，如果被人传出，自己这几个月所闯的一点万儿可就毁啦。

高战吩咐堂倌添了一副筷子，笑着对童子道：“咱们一见如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就喊你一声小弟可好。”

那童子听他说得诚恳，而且对高战甚感投缘，便不再矜持，点头道：“高大哥，这样最好。我叫……我叫……”

他忽然想到一事，便住口不说。

林玉见他齿白唇红，眼睛又大又亮，秀美绝伦，倒有七八分像书上财神爷座下的散财童子，心中对他颇有好感，但看他自高自大，好像并没有把自己放在眼内，不觉甚是气恼。她一向娇生惯养，人人让她几分，虽则连遭变故，脾气并未改变，哼了一声道：“你叫什么，怎么不说呀？我想一定是名满天下的大侠客。”

童子看了高战一眼，高战忙道：“我这位小妹最爱开玩笑，小弟，你别介意。”

童子微微一笑，也不接口。

高战心道：“这童子虽然童心未泯，可是举止之间，气度浑宏，定是名家高弟。”

两人天南地北地聊着，那重子年纪虽小，对于武林知识却极是丰实，他口才又好，把一些江湖趣事说得有声有色，林玉听得津津有味，有好些地方她不懂，但终于赌气没有开口发问。

林汶见高战有说有笑，脸上阴翳尽除，心中也觉开朗，不时加上一两句赞叹的话，无不恰到好处，那重子对她大起知己之感，说得更起劲了！

童子忽道：“高大哥，我瞧你内功精湛，一定是从小就练上乘内功了。”

高战一惊，笑道：“小弟，你怎知道？”

“爹爹说过凡是练就上乘内功，太阳穴并不突起，只是全身筋骨有一层淡淡油光。大哥，你身上正有这种油光。”高战大为佩服，童子又道：“爹爹说我要十六岁才能练到这个地步，如果内功能够练成这样子，学起什么功夫都简便极了。”林玉叫道：“别老气横秋的瞎吹。”

童子不理，忽然问道：“高大哥，你是从北方来的？”高战点头称是。

童子又道：“你们一路可听说过一个鼎鼎大名的大侠，梅香神剑辛……辛捷吗？”

高战摇头道：“北方武林最近出现了个大魔头，叫天煞星君，人人谈虎色变，我倒没听到说什么辛大侠。”

童子甚感失望，双颊胀红道：“那么有一个……有一个仗义疏财的小侠金童辛平，你一定听说过了。”

高战见他满脸渴望之情，不忍使他失望，正在盘算如何答复，林玉却不管一切说道：“没有，没有什么梅香大侠，什么金童辛平，咱们都没听说过。”

那重子又失望又伤心，嘟起小嘴，很不高兴，忖道：“这些人真是孤陋寡闻，什么都不知道。”

便站起身来，对高战道：“ 小弟还有一点事情要办，这就离开杭城，大哥你……你们如果哪天到四川来，千万要到沙龙坪来找我，咱们可以好好玩玩。 ”

他本只想约高战一人，可是一想温柔的林汶，真像大姊姊一般待他，便邀他们一齐儿去。

林玉呆呆看着他离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也不是气，也不是愁，半响，才对高战道：“ 这个小孩准是野娃儿，跑来跑去没一刻儿安静，大哥，你看他说了半天，连自己的名字也没说出，真是不懂礼貌。 ”

林汶轻轻一笑，说道：”“ 小妹，你想知道他名字是不？ ”林玉淬道：“ 呸，谁要知道他名字，希罕了。 ”

高战听她姊妹口角，不由好笑，偷眼一瞧这个自小就顽皮大胆的小女孩，只见她晕生双颊，心内恍然大悟，情绪不由也轻松起来。

高战忽道：“ 汶姊，明天师父要来啦，我就要跟他老人家返回关外练武，你们姊妹当真要跟我们去锦州？ ”

林汶凄然道：“ 咱们姊妹在这世上再无亲人，如果你师父不答应带我们去，那么我们只有在江湖上倒处飘泊啦。 ”

高战听她说得悲苦，想起她爹临终的嘱咐，激动地道：“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们独自在江湖上混，师父慈祥无比，我想他一定会答应，汶姊，你放心。 ”

林汶甜甜一笑道：“ 我老早就放心了，高大哥，你从小就处处爱护着我们，决不让我们姊妹有丝毫损害。 ”

高战微微一笑，抬头一看，只见林汶一往情深的说着，心内不觉一凛，又泛起丝丝苦味，想到自己一心一意喜欢姬蕾，可是她却不辞而别，到底是怎样得罪她，到现在也不明白，心中大感索然无味。

三人落了店，高战寻了一个店小二，问明去六和塔的路途，便对林氏姊妹道：“ 师父约我在六合塔会面，我先去看看。 ”

林玉抢着道：“ 大哥，我也去。 ”

高战奇道：“ 你不是说累死了？现在有休息又不休息了。 ”

林玉道：“ 我现在不累了可不可以？ ”

高战无奈，只有带着她骑马而去。

那六合塔在杭州郊外，濒临大江，作八角形，气势极为雄壮，高战携着林玉的手，登上塔顶，举目一望，只见远处帆影点点，大江就在足底，田亩小如棋局，清风吹来，直欲乘风归去。

林玉闭着眼不敢往下看，高战眺望良久，不觉心旷神怡，走下塔来。

两人骑马归店，林玉见高战默然不语，眼角似有重忧，便道：“ 高大哥，你心里在想什么？干吗这般发愁？ ”高战摇头不语，林玉又道：“ 高大哥，我告诉你一件事。 ”高战问道：“ 什么？ ”

林玉压低嗓子，神秘地道：“ 你一定不可以告诉别人。 ”高战心中大奇，点头答应了。

林玉悄然道：“ 你知道不，姐姐很是喜欢你。 ”

高战一惊，摇头道：“ 你别瞎说。 ”

林玉板起面孔，正色道：“ 我当然不瞎说，自从你离开榆庄后，姊姊就很少真正快乐过，她常常一个人跑到那棵大榆树下，一坐就是半天，有时又跑到我们从前三个人一块玩的地方，流连徘徊，连我也不理，我本来以为人

长大了就会变成这样，现在我可明白啦，她是在想你哩！”
高战很是感动，想到自己孤苦无依，但到处受人眷顾，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执着林玉小手道：“你们姊妹都是最好最好的人。”
林玉道：“那么你干吗整天愁眉苦脸，害得姐姐乱猜，你知不知道，她每天都要偷偷哭几次哩！”
高战问道：“她哭什么？”
林玉道：“她见你不快活，心里自然也不开心，便很容易想到爹爹的惨死，那就忍不住要哭了。”
她说到此，眼眶一红，高战连忙安慰道：“别伤心，别伤心。”
正在此时，迎面一马飞驰而过，高战看清马上的人，心中大震，便对林玉道：“你在此等我一会。”
一拍马，也疾驰追去，林玉心中大奇，也没看清来人，但她素来胆大心粗，对事不爱多想，就在路旁等候。
且说高战如飞赶去，原来他内功深湛，目力极强，看清快马而过的正是自己长日凝思，夜半梦回，无一刻或忘的意中人姬蕾。他心情砰然而动，暗忖只要追赶上她，就可问明真相，他打定主意，任她责骂，绝不回口便是，虽然他并不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那前面马上正是姬蕾。
其实她早已发现了高战，她见高战又和另外一个小姑娘并骑谈笑，心想从此不愿再见这个负心人，所以飞快跑过。原来她那夜留书而行，真是柔肠寸断，想到高战负心无良，真恨不得就此死去，骑着马竟不知向何处去，乱闯乱走，也来到杭城。
姬蕾听到后面蹄声渐近，心知只要被高战赶上，那么在他那张诚恳的脸孔下，自己再也硬不起心离开，日后不知要受多少欺骗，一狠心，一连连扬鞭，催马疾行。
这两骑一前一后疾若流星的跑着，高战眼看愈追愈近，心下正喜，忽然斜径里反冲出一骑，马上人高呼：“采花贼，采花贼，快替小爷留下。”
喊声方毕，已经挡在高战面前，高战急忙拉鞭止马，但疾行之势非同小可，那马甚是神骏，长啸一声，身形直立而停。高战心中正没好气，但向前一瞧，登时啼笑皆非，原来正是午间在酒楼上结识的童子。
那童子满面羞愧道：“高大哥，我以为你是……你是采……花贼。”
经过这一打扰，姬蕾已经走远了，尘土扬天，只看见一个小黑点。
高战苦笑道：“小弟，真不凑巧，只差一点儿就赶上了。”那童子道：“不要紧，不要紧，你骑我这千里龙驹，就算落后十里，也能在一个时辰内赶上。”
他心含歉意，于是不加思索便想把龙驹借给高战，他可没想到这千里马是父亲化了无穷心血得来，岂能轻易交给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高战心中忖道：“她既然不顾见我，我就是赶上去见面，也只有徒增两人的痛苦，罢了，罢了。”
高战道：“多谢小弟，不必了。”
童子道：“别谢！别谢，我听店里小二哥谈起最近杭州有一名少年采花贼，我远远看不清楚，只道一个大男人追赶一个女人，多半就是小二哥所说的采花贼，所以……”
高战接口道：“所以就激起你侠义心肠，驱马往援了。”那童子脸上通

红，高战笑道：“ 小弟，别介意。 ”童子怏怏笑道：“ 我没介意。 ”
其实这童子根本就不懂“ 采花 ”是什么意思，他偷偷出家，就是想扬名立万，一路上倒也做了几件救贫扶弱的义举，心下大是自得，只道江湖上人人均知。这日听小二哥高谈江湖异闻，说到杭州出现个功力绝高的采花淫贼，人人怨之入骨，却是奈河不得，他本是侠义天性，便计划下手替民除害，他原想问问什么叫“ 采花 ”，可是自持身份，怕被别人讥笑不懂事，心想爹爹说过淫贼就是对女子无礼的人，于是就出城查访。
高战问道：“ 你事情办完了？ ”
童子一怔，笑道：“ 我是去送一份礼物给雁荡大侠，待会我还得去喝他生日酒，大哥，你也去好吗？ ”
高战道：“ 我不识得雁荡大侠。 ”
童子道：“ 没关系，我也不识得他，听说此人是条顶天立地的好汉子，他这次做六十大寿，并且声言封刀退出江湖，这附近几省武林名家差不多全请来了，咱们一定有热闹好瞧。 ”说话间，已走近林玉等待的地方，林玉看到那童子，又跟高战回来，心中大喜，却不露于形色。
林玉笑道：“ 高大哥，你原来是追他回来呀。 ”
童子摇摇头，对高战道：“ 咱们这就去吧，去迟了恐怕没热闹可瞧啦。 ”
林玉问道：“ 去哪里呀？ ”
高战便说给她听，林玉嚷着道：“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
高战正要开日阻止，那童子却道：“ 好啦，大伙儿一起去。 ”
林玉听她帮自己，很是高兴，向童子点头一笑，表示赞许。
三人回店告诉林汶，林汶天性腼腆，最不喜欢乱哄哄的热闹，就推说疲倦，在店中休息。
一路上，童子一边领着路，一边侃侃而谈。
童子道：“ 雁荡大快和杭州贾侠是生死之交，所以贾侠就替他在杭城设下寿宴，这贾侠是本城第一富户，独霸苏杭绸丝一业，端的有钱。 ”
高战赞道：“ 你懂得真多。 ”
童子得意笑道：“ 我没事就磨着爹爹和梅公公给讲故事，我爹爹在全国各地行侠，一年只有过年那几个月在家，他对于武林中事，自然知道得很清楚。 ”
林玉正待问他爹爹是谁，忽然一个壮汉骑马走到面前，一拱手道：“ 三位可是替雁荡大侠秦老爷子祝寿来的。 ”高战连忙拱手答道：“ 正是，就请壮士引见。 ”
那壮汉道：“ 好说，好说。 ”就引着三人向左走到一家庄院前，转身对高战道：“ 主人就在大厅宴客，在下还须接引客人，就此告辞。 ”
高战谦辞了几句，三人一同走进大厅。
只见大厅里灯火辉煌开百余桌，四周点着红色透明的大烛如手臂，那火焰极亮，却没有一点黑烟，烧起来还发出阵阵檀香。
童子惊道：”这是玉门檀香烛，我家里也有，爹爹说此烛名贵非常，历年来都是贡物，这贾侠真是富有无比。 ”
三人被安置在厅角一桌少年人席上，这桌主人是贾侠弟子，大家互通姓名，道声久仰。那童子见高战在旁，似乎不愿说出名字，沉吟了一会，才自道叫做张平。
这时酒席尚未开出，群雄谈笑喧杂，高战只见这厅宽敞之极，虽则摆了

百余席酒，中间还空下一大块，那正中放了一桌用红绒铺着，上面放满了礼物。

正喧闹着，忽然第一排中间一席站起一人，高战一看，见他肥头大耳，衣穿缎子长衫，先干咳了两声，然后发言道：“诸位老少英雄悄静，请听在下一言。”

声量宏伟，中气充沛，众人果然止住谈笑，高战心中暗惊，忖道：“这人看来土头土脑，但是内力甚是深厚，只怕就是此间主人。”

那人接着道：“今天是咱们秦老哥哥六十大寿，又是老哥哥封剑退隐之日，咱们秦老哥一生闯荡江湖，上对天，下对地，中对武林尊幼，绿林豪杰，端的可称得上‘仁’、‘慈’、‘忠’、‘义’四字，今朝既是老哥哥的好日子，我做兄弟的有幸能够替秦老哥做寿，真是平生快事，各位千里而来，招待不周之处，只怪我这做商人的小气，斤斤计较，可千万别说我这老哥不够意思。”

众人轰笑叫好，高战心想：“此人果然是贾侠，瞧他一身功夫，却能深藏若虚，这种气度的确非凡。”

贾侠又道：“座中诸位定有闻名而来，连我这老哥哥面都没见过的人，现在就请寿星向各位说几句话。”

他方说毕，同桌首席站起一个老者，五短身材，头顶全秃，眉毛又长又白，红光满面，真有点像那南极寿星，高战向身旁一看，只见林玉聚精会神的听着那童子说，两人已然甚为融洽。

那老者离席走到厅中，先向四周作了一个罢圈揖说道：“老朽呈各位关怀，真是感激不尽，老朽无法报答诸位，待会诸位多吃点，多喝点，就算看得起老朽。”

他本呐口舌，此时心中激动，更是结结巴巴，好不容易交待完毕，众人听他说得虽然似通不通，但语气诚恳，不觉欢然叫好。

雁荡大侠又道：“老朽是个粗人，一生行事只知道凭良心而为，想老朽何德何能，怎配称大侠，从今以后，这江湖上朋友送给老朽好玩的外号‘雁荡大侠’，就还给大家，俗语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座中各位少年英雄，将来不但能在江南雁荡称侠，更能出几个中原大侠，神州大侠。”

众人见他突然流利起来，不禁都感奇怪，只有贾侠暗暗好笑，敢情他老早就替这位生死好友准备好讲词，可笑这位老哥哥先前激动不已，竟然随口说了一大段。

雁荡大侠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坐下诸少年更是激奋无比，齐声鼓掌叫道：“多谢秦老爷子鼓励。”

众人都是武功高明之士，这一拍掌，声如雷击，直冲霄汉，令人振奋不已。

林玉悄悄对那童子道：“你瞧这位老伯伯多么受人爱戴，一个人如果能被人这样尊敬，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也该满足了。”童子点点头道：“爹爹说雁荡大侠是条好汉子，看来果然不错，只是他武功虽高，行事正派，可惜胸无点墨，气度就不能跟吴伯伯和爹爹比。”

林玉道：“你爹爹当真这么了不起么？”

童子正色道：“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种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林玉见他神色突变凛重，不敢说笑，一句到口边的话又缩回去，便道：“我爹爹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童子道：“你爹爹在哪里。”

林玉凄然道：“被坏人打死了。”

童子一惊，抓住林玉手道：“是谁，是惟，我替你报仇。”林玉低声道：“那坏人被高大哥打下绝崖去，多半已经死啦。”

童子道：“如果还有坏人欺侮你，我替你打。”

林玉嫣然笑道：“谢谢你啦。”

原来那童子年龄虽幼，天性却是极为随和，他口才又好，和他谈起话来，真是妙趣横生，令人有醇然之感，虽然有时会来上几句童言童语，可是无伤大体，使人听得更是有趣。林玉起初对他只是赌气不理，后来听他滔滔言谈，心中再也按耐不住，也和他大谈起来。

此时酒菜已经搬上，这杭州的饮食是天下一绝，这番贾侠为老哥哥做寿，当然是遍请名厨名菜，那酒也是卅年“女儿红”陈年花雕，只吃得众人眉开眼笑，各自赞美不绝。

雁荡大侠秦斌看看酒宴将阑，就走向堆着礼物的桌上，一件件拆开，每取出一件礼品，就向送札的群侠再三言谢。

刹时间桌上宝光辉映，有尺许的大珊瑚，有鸽卵大的珍珠，真是美不胜收，雁荡大侠老怀大畅。

贾侠站在他身旁，替他整理，脸上淡然而笑，似乎把这宝物并不放在眼里。

雁荡大侠看见桌角上有一个包红缎包的大盒子，他伸手一提，只觉轻若无物，心中大奇，一看红缎上写着“雁荡大侠大寿之喜。晚辈金童辛平拜”。

他想不起自己认识这个人，心道只怕是江湖后辈送的，就打开盒盖，“呼”的一声，跳出一物。

雁荡大侠身形一撤，闪过盒中之物，正自忿怒，不知是何方仇人想暗算自己，但转眼看看贾侠，只见他满脸笑容，众人也是面有喜色，低头一瞧，原来盒中跳出来之物是个胖胖的铁娃娃，拱起小手向大家唱着肥喏，心中也乐了。

那铁娃娃是机簧所控制，不久就停止了，雁荡大侠心想送这礼的是叫什么金童，看来此人孩子气得很，倒是名符其实。

高战开心一笑，林玉觉得那娃娃很是好玩，便对身旁童子道：“那胖娃娃真可爱。”

童子脸上不动声色，但却掩不住喜气洋溢，闻言笑道：“这有什么了不得，我家里也有一个。”

林玉好生羡慕，但想到这玩意儿定是童子心爱之物，就住口不说，这可算是她第一次为别人着想哩。

贾侠忽道：“兄弟月前偶而得到一样稀世宝物，本来想要献给我这位老哥做为寿札，可是我这老哥侠义胸怀，他说他既已决定退隐，这个事物用不着，不肯接受，并且建议作兄弟的赠送给一位行侠仗义的豪杰，作为他济世救人之用。”

众人听他说了半天，并未说出宝物名称，但均知贾侠富可敌国，他口中的稀世宝物自是非同小可，不由都侧耳倾听。

贾侠接着道：“试想江湖上豪侠比比皆是，而这宝物只有一宗，俗语道：‘宝各有主’，如果这宝物为一顶天立地的好汉子所有，自然是人物相得益彰，造福江湖，但如果是落人奸人之手，却是大大委曲了这宝物。像兄弟这

种商贾，唯利是图，刻薄成性，自是不配拥有，常言道：‘ 匹夫何罪，怀壁其罪。’兄弟如果妄想霸有此宝，不但未能造福生民，只怕连命儿也保不住。”

高战心中暗笑，忖道：“ 此人口舌便利，但是胸襟开阔，端的是个异人。”

众人中有些少年，已经按耐不住，纷纷问道：“ 凌老前辈，倒底是什么宝物，有这么名贵。”

高战心想此人原来姓凌，贾侠道：“ 这是江湖上传闻失落百年的‘ 风雷水火宝珠’。”

座中一般少年，因为年轻，所知有限，倒还罢了，那些武林前辈，却都大吃一惊。原来此是古来交趾国进贡之物，后来不知何年何月经过多次战乱，自宫廷流入民间，便一直为武林中人视为至宝，百年前少林寺三大高僧之一灵云和尚所得，穿在一串念珠中，终日挂在身上，后来少林寺遭遇大变，三大高僧纷纷离寺而去，其中第二位高僧灵空，即是东海大戢岛平凡上人。

相传该珠能够避火避水，并已深具灵性，能够预卜吉凶，告警主人，还有一项最大好处，就是善解百毒，任是中了天下至毒暗器，只消将该珠滚过伤口，就能吸出毒素。

众人纷然耳语，虽然都是江南武林名家，什么大场面都见过，可是一听此珠，心中都不禁砰然心动。

贾侠又道：“ 今日在座各位，仁心侠行自是不必兄弟多说，说功夫么，又都是江南顶儿尖儿的好手，所以兄弟胡乱想出一个主意，兄弟原来是送给秦老哥，他老兄孤苦半生，最爱护英俊不群的后辈，待会就请座中年在廿以下的小兄弟们，各自露上几手，再由我这老哥评定，功夫最奇妙高强的，就是风雷水火珠的得主。不过今日是老哥哥的大喜日子，咱们可不便动手过招，如果有个失闪，须得大家面皮不好看，所以只希望各位在这练武厅中，各自单独演上几招。”

众少年都是一番跃跃欲试的神色，他们并不清楚那宝珠可贵之处，是以大家的心思都是想在这大众广庭之下扬名露脸。

林玉悄悄对高战道：“ 大哥，你也去。”

高战摇头道：“ 我那点功夫，别献丑啦。”

林玉又对身旁童子道：“ 你呢？”

那童子笑笑，正色道：“ 这风雷水火珠我听爹爹说过，其中隐藏了很大的秘密，谁得着了，只怕将来大有麻烦。”

此时贾侠已经吩咐仆人将酒肴收起，大家围在大厅一边，中间空出很大一块地方，这时有人抬进兵器架，放在两旁。

忽然一个少年，从人群中跃出，向大家一揖，朗声道：“ 晚辈蒋南献丑，请各位英雄指教。”

高战见他得猿臂蜂腰，甚是英挺，不觉颇生好感，那少年从兵器架中取来一根镔铁长枪，猛吸一口真气，一抖枪杆，震起枪花，就在厅中舞了起来。

但见他越舞越酣，渐渐身形难见，遍体白光绕身，有如梨花纷纷落地，好看已极，林玉不禁眉飞色舞，轻轻叹道：“ 这枪法真是好看，我也想学学武艺。”

童子道：“ 这倒没有什么厉害，等会才有厉害的呢。”

高战心想：“ 这枪法虽则好看，其实轻灵有余，沉猛不足，交起手来，并不管用，比起爹爹所传‘ 高家戟法’差远了。”

他本人也是使用长兵，是以对少年枪法一招一式都留心观看，忽见少年

身形一滞，手中长枪顿时慢了起来，东挑西刺，全然不成招式，高战看了半晌，也看不出其所以然来，但是只觉一股劲风从枪尖发出，直吹得四周大烛晃晃欲灭，心知这定是一种极厉害的枪法。

那少年突然长身前穿，疾如闪电，虚空连刺六下，众人感到光线一暗，原来少年面前丈余六根檀香烛已被他枪上所发劲力吹熄，众人正要叫好，少年回手一刺，长枪脱手，身子也跟着一转，向后疾行，只听见呼的一声，又熄了一根大烛，那少年手执长枪，气势雍容的站定。原来那少年身形疾如流星，竟然赶在长枪之前，待到脱手长枪打熄大烛，就伸手握住。

雁荡大侠高声叫好，连道：“芜湖银枪蒋名不虚传，好一招‘云龙六现’呀，蒋兄有子如此，足可自豪。”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旬左右老者，连声谦虚对雁荡大侠道：“多谢秦兄谬赞，犬子自幼习武，在这枪上实有廿年工夫，秦兄你看还过得去么？”

雁荡大侠：“好得很，好得很。”

高战心中也很佩服，心想这少年年纪十七八岁身手已不凡，虽然比不上自己内力造诣，发出招式隐隐有风雷之声，可是能够扑灭烛火，功力也自不错了。

众少年相继施展师门或家传绝技，这些人的师长都是江南武林有来历之人，一时之间，大厅中奇技迭出，采声四起，做长辈的见自己弟子都能不负教诲，替本门增光露脸，心中都高兴得很，对于那彩品风雷水火宝珠，倒不太关心了。

这时厅中献技的是常州千手大士之徒，这千手大士暗器功夫是天下一绝，年青时靠着满身各式各样的暗器，会过不知多少英雄，从来没有输过，闯下千手大士外号，后来看破世情，削发为僧，别人就改称他为千手大士，他出家以后，对于昔年所用比较阴毒暗器一概抛弃，可是对于放发暗器功夫却是愈来愈精，为恐绝技失传，就收了一个小徒儿，倾囊相传。

千手大士幼徒，向囊中一抓，两手握满金针，但见他双手连扬，一根根金针破空而去，相继穿赴烛火，那金针体积甚小檀香烛火力极强，一烧即红，只听到嗤之声不绝于耳，片刻之间，在墙上钉下了八个大字：“秦老爷子华诞大喜”。

那金针烧得通红，钉在墙上闪耀着淡淡的光焰，壮丽十分，雁荡大侠抚髯大乐，呵呵笑道：“真难为千手大士教出如此乖巧徒儿。”

众人都觉这花样新奇有趣，真亏那少年挖空心思想出，那小小的一根金针，千手大士徒儿竟能根根穿过火焰，深深钉入楠木壁上，这手法，内劲造诣也是非同小可了。

众人见雁荡大侠甚是欣赏适才一幕，都不由暗忖，这小子恐怕要得到采品，正在此时，闪出一个廿七、八的青年，满脸透着机伶精悍之色。

那青年向大家行了一礼，走上前去，从兵器架上取了一支青剑，一言不发，一领剑诀，就开始表演剑术。

青年右手一伸，手中长剑挥了半个圈子，蓄劲不发，蓦地连变数招，一吞一吐，化作万般剑影，众人都是赫赫有名之辈，但觉剑气森森，竟然看不出长剑究竟要刺向何方，仿佛每个方向都可到达，不由相顾骇然，各自忖道：“这厮年纪轻轻，剑式即是这般怪异，不屑说下面还有滔滔不绝的攻势，就是这起手一招，自己也难以应付。”

那青年一招已毕，即收手道：“晚辈姓余名志达，生平嗜武若狂，这剑

式是晚辈无意中从一高人处学得，晚辈走遍大河南北，向各地名家请教，此式倒底是属于何等招术，晚辈好学全这套剑法，均不得要领而回，这才单身到达江南，听说江南群侠都聚集在此为秦老前辈祝寿，晚辈斗胆求教，各位都是武学大家，定能为晚辈释疑。”

语调诚恳，不含丝毫恶意。

林玉身旁童子脸色一变，对林玉道：“这是爹爹剑法，我倒要问问他是从何学来。”

他正想开口发问，蓦地“碰”，“碰”两声，厅中离地两丈左右窗子被人击碎，飞进一个老者。

高战定睛一看，心头一震，忖道：“天煞星君目莫要是找我来的，他徒儿被我打下悬崖，生死不明，这事如果老魔得知，我可不得了。”

那老者寒着脸，大喇喇的走到厅中，对着贾侠道：“你那风雷水火宝珠快快拿来。”

贾侠嬉皮笑脸道：“这宝珠如果是区区的，自然应当送给前辈，只是现在宝珠已不是区区之物了。区区已送给天下英雄了。”

老者怒道：“我寻访半月，得知这珠落入你这厮手中，谁和你啰嗦，乖乖给我老人家献上来。”

众少年先前见他大喇无礼，心中早已忿然不服，此时见他横蛮不讲道理，众口不约而同喝骂起来。

那老者似甚不耐，他见厅上少年，一个个都是生龙活虎，想到自己徒儿奄奄一息，不觉更感烦燥，厉声对贾侠道：“给是不给？”

贾侠见他从破窗飞来，身法非常怪异，心中已存戒备，他一生玩笑已惯，虽则严阵以待，口中却是不住说笑道：“这宝珠是我老哥哥赠送给天下英雄们的彩品，老英雄功夫虽然盖世，只可惜，只可惜年纪大了一点。”

此言一出，众人轰然大笑，高战心知要糟，果然老者阴笑一声，身子一动，口中喝道：“小子找死。”

一掌就向贾侠当胸按去，贾侠自忖内力不弱，右掌向外画了半圈，呼然拍出。

那老者这一掌虽然看来平平无奇，其实已经蕴藏着“小天星”内家真力，两掌一交，贾侠闷哼一声，向后退了四五步，跌倒坐地，一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老者上前一步，点了他胸前穴道。正想逼着贾侠交出宝珠，忽然背后风声大作，他头也不回，身形一沉一掠，已然闪身袭击他的人身后，伸脚一踢，把敌人正面踢倒。

群侠见他一招“脱袍换位”，身形快如鬼魅，那贾侠雁荡大侠是何等威名，竟被他轻描淡写双双打倒，此人功力真可谓深不可测了。

老者冷冷道：“谁不服气，就滚上来。”

群侠虽知不是敌手，但却忍不下这口鸟气，又有数人出手，不数招都被老者点中穴道，有的呆若木鸡，有的痛得冷汗直流。

高战自忖自己出手不致这般不济，正在沉吟，那童子天生侠义心肠，看到老者点穴手法阴毒无比，不顾一切就要下场拼命，忽然一只温软滑腻的少手抓住他的手，一个温柔的声音道：“别生气，别鲁莽，这老头子厉害得紧。”

童子一看林玉，只见她满脸关注之色，心中一软，悄悄道：“你别担心，我用爹爹教我的剑法，再不济也自保无害。”

林玉见他一脸大无畏的神色，不知怎的，她竟不能再开口劝阻，便道：“ 那么你和高大哥两个人联手，一起打他。 ”

童子点点头，正要邀高战一块儿下去和老者比划，忽然叱喝之声大起，原来芜湖银枪蒋君山挺着长枪，银光闪闪裹着老者大战起来。

老者空手凝接了几招，觉得蒋家枪法甚是精妙，其中包罗万象，融会了“ 杨家枪 ”“ 岳家枪 ”的厉害杀手，他不愿久事纠缠，呼呼连发三掌，逼退蒋君山，转身取了一只长剑，踏中宫，走偏锋，连刺几剑，银枪蒋君山只得倒退不已。

老者冷嗤一声，一剑平推而上，蒋君山开声吐气，运尽生平力气，枪杆直击剑身，他暗忖自己这长枪是有名的重兵器，重达四十余斤，再加上这次击下的力道，老者功力再深，也不能以轻轻的一只剑去硬接。

那知老者右手突然一翻，长剑反而压在银枪之上，他这变招快若闪电，众人只见他剑身黏着枪杆，连转几个圈子，银枪蒋君山再也把持不住，长枪脱出而飞。

老者哈哈长笑，笑声方毕，一声喝“ 打 ”，但见漫天暗器，破空而来，敢情是千手大士动上手了。

老者举起剑在空中划着圈子，脚下踏着八卦方位，髯须皆张，那童子对高战道：“ 这老头要用剑气破去暗器。 ”

那暗器虽多，可是一到老者身旁数尺，不是被剑挡回，就是被剑上所发缕缕锐风吹歪。

千手大士一边收去挡回暗器，一边仍然不停的继续发出种种暗器，铁莲子，金针，袖箭，飞刀，源源不绝向老者打去。

老者心想：“ 这厮两手能够放出百般暗器，端的也算是个奇人，今日索性显点本事，好让这些井中之蛙，大开眼界。 ”

他真力猛发，长剑竟然发出一阵清越的呼啸声，那童子喃喃自语道 :“ 不知爹爹能不能制服他。爹爹到处行侠，我想一定有一天会撞着他的。 ”

林玉柔声道：“ 一定能的。 ”

童子奇道：“ 你怎么道？ ”

林玉笑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不过我总是觉得你爹爹一定是个很厉害的大英雄。 ”

童子很是高兴，情不自禁的握着林玉双手连摇道：“ 你真好，我起初以为你是一个一个…… ”

林玉接口道：“ 一个又小气又刁钻的淘气姑娘。 ”

那童子讪讪一笑，耳中听到剑啸之声愈有愈响，渐渐盖住了暗器破空之声，举目一瞧，但见千手大士发出的暗器一到剑影所包的地方，就如石沉大海，不见踪迹，老者挥动员长剑，脸上笑意时露，似乎对于自己的功力，甚感满意。

童子想：“ 这是万流归宗的上乘内功，此人倒底是谁，怎么不曾听梅公公和爹爹说过？ ”

千手大士一摸身上空空，五六袋暗器都已发完，竟然未能奈何敌人一根毫毛，心中不禁感到一阵茫然，他出家已久，嗔念早除，拱手对老者道 :“ 阁下端的是老袖生平所会第一高人，老衲败得心服口服。 ”

老者一吐气，只听到滑喇一声，大批暗器坠地，原来适才那些暗器竟被他透过真力的宝剑吸住。

老者高声道：“你也是我天煞星君生平所会第一奇人，满身破铜烂铁。”

老者自报称号，他一生只在北方行走，是以名头虽大，江南群侠并没听过。

高战低头一看，那些暗器种类虽多，但每一种都是尖锋折去，心想这老和尚大概不愿妄开杀戒，但对自己的绝技又不忍弃而不精研，是以想出这个法儿，这暗器就算打中了，也不能打死人。

天煞星君环顾群侠一眼，纵声叫道：“江南武林如此脓胞，秦老头这点本事，也配称什么雁荡大侠，天下大侠的脸被你可丢光了。”

千手大士心中不服，忖道：“如果我用早年未出家前的火器打你，你就是武功再高，也被烧得像红袍将军一样满地乱滚。”

群侠见他武功太高，如果妄自上前，只是自取其辱而已，便都默默不语。

天煞星君上前到贾侠跟前阴阴道：“宝珠呢？你这厮再不干脆，我老人家可要叫你吃点苦头，待会生死不得了。”

贾侠嘶声道：“好贼子，要杀要刮，听由尊便。”童子激起义愤，对高战道：“高大哥，咱们俩一起斗斗这老头。”

高战也是忿忿不平，点点头，正待和童子一起跃出，忽然背后被人一拍，高战一回头，登时大喜过望，忙道：“师父，您快出手制这老魔吧。”

原来身后正是名满关外一代大侠风柏杨，他悄悄走进厅内，众人都在瞪着天煞星君看他如何处制贾侠，天煞星君一心在逼贾侠交出宝珠，是以，大家都没发觉。

风柏杨道：“战儿，不用急，马上就有人来制他。”

童子见高战喊他师父，又见他庄严威猛中透着亲切，心知定是高人，但他不便露出身份，便瞧了风柏杨几眼，充满了敬仰之情，风柏杨向他点头笑笑。

高战急问道：“师父，你说的是谁啊？怎么还不出来？”

边寨大侠风柏杨一指门口道：“战儿，你看那不是来了。”

高战，林玉，和那童子一齐转头看去，但不见人影，正奇怪间，只听砰然一声，大门打开，一个人走了进来！

此人一人，众人宛如眼前一花，已自到了厅中，身形之快，令人咋舌。

高战细看那人，只见他年约三旬，面如美玉，英气毕然，腰间剑穗飘飘，凛然生威。

林玉却见那童子面露喜色，似乎得意已极，问道：“你识得他么？”

童子点点头，忽道：“我到那边去瞧瞧。”

也不待林玉回答，就匆匆钻入人群拥挤之处，林玉心中不禁大奇。

这时众人也看见此人，霎时轰雷般暴出欢呼，大伙儿欢叫道：“辛大侠……快……快救凌……”

那人身形一转之间，如鬼魅一般已到了贾侠之旁，天煞星君正要痛施杀手，忽然一只手不缓不疾地伸了过来，轻轻一把将贾侠扯了开去。

天煞星君只觉那手一伸一缩之间，虽不算快，但是飘忽之至，自己竟是无处下手擒拿，不禁大惊，正待发话，那人已道：“这位前辈和凌大侠不知有何过节，冲着在下薄面大家说开可好？”

天煞星君两眼一翻，怪声道：“小子你姓什名谁？”那儒生正色道：“在下辛捷！”

众人不由自主又是轰雷般欢声大喝。

天煞星君成名三十年前，那里听过辛捷的万儿，脸色一沉，冷冷道：“乳臭未干的娃儿也敢称‘大侠’两字，你也不怕被折杀么？”

辛捷乃是当今天下第一大侠，十多年来苦修，功力愈来愈精，人却愈来愈谦和，大非昔日偏激忿世之态，闻言并不发怒，微笑道：“前辈教训得是，像晚辈这点德行那配称大侠两字。不过……”

天煞星君喝道：“不过怎样？

辛捷双目精光暴射，朗朗道：“不过若是前辈执意滥伤无辜，便是晚辈一招一式不会也要向前辈请教几招。”

天煞星君狂笑道：“好，好，不愧‘大侠’两字，我倒要瞧瞧你究竟会几招几式？”

他心中却暗暗心惊，忖道：“这小子双目精光陡然暴射，可见原先是把精光闪敛，难道他内功已到了这层地步？”辛捷道：“晚辈这点功夫自然不是前辈对手。”

天煞星君倒没有料到他会如此好说话，怔得一怔，随即喝道：“让开！”

辛捷剑眉一掀，侃侃道：“晚辈再次恳请前辈手下留情。”

天煞星君怪声道：“奇了，奇了，我老人家几十年不出江湖，现在沦落到要受小子们的管束了，嘿，要饶他不难，你且来试几招看看。”

辛捷朗声道：“前辈武林先进，晚辈这一点微末功夫，哪敢献丑，不过——”

辛捷哈哈长笑，大声道：“小可辛捷能向前辈请益，真是何幸如之。”

天煞星君沉声道：“小子你死而无怨？”

辛捷猛然吸气道：“这个自然！”

众人登时发出一声似惊似喜的呼声，轰地退了开去，露出中间空场。

天煞星君哈哈长笑，那笑声直如有形之物，震得屋宇晃动，众人耳膜欲裂，端的霸道已极。

在那如雷笑声中，忽然“叮”一声轻越之声透了过来，只见辛捷右手一挥，寒光霍霍，梅香宝剑已到了手中。

十年来，辛捷一身功夫端的是愈来愈纯，手中长剑更是威震天下，“七妙神君”梅山民当年全盛时期，只怕亦无此时功力。

天煞星君笑声陡止，面露杀气，双目瞪着辛捷手中剑光道：“好剑！”

辛捷朗声道：“前辈请亮兵刃。”

天煞星君大笑道：“老头子虽然一把骨头了，大概还不致于没出息要和小伙子动刀动枪的地步，小子你上呵。”辛捷脸色微变，他自昔日长安一战大破天竺婆罗六奇之后，侠名遍传天下，几曾碰过这等藐视他的人，他虽多年苦修，性子大异昔日，但是天生豪气却是不减当年，他朗朗大笑道：“前辈既如此说，恕晚辈放肆。”

只见他手上一抖，那梅香宝剑叮然一跳，剑尖儿工整地抖成一朵梅花，众豪知道这乃是辛大侠要用“七妙神君”手创的“虬枝剑法”来对敌的讯号，不由齐声呵了一声。

天煞星君面上虽狂，暗中已发现对手不好惹，双掌内劲暗蓄，外弛内张。

只听得“嘶”一声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长空，辛捷剑尖上挟着凌厉的剑气，笔直刺向天煞星君的“神堂”大穴，出手之快，认穴之准，的确是名家风范。

天煞星君长笑声起，身形一晃而进，左指上取敌目，步法一错，闪过辛

捷长剑，右腿起处，直踢辛捷膝盖。
　　天煞星君一出手之下，全是厉害无比的杀着，而且劲道之大，令两丈外的众人都几乎感到支持不住。
　　但见辛捷剑眉一挑，手中长剑化成一片剑影罩向天煞星君右腿，天煞星君正待收腿，猛闻剑风大锐，辛捷手中的梅香剑已疾逾闪电地偏刺而入，正是“虬枝剑法”中的神妙绝招“冷梅拂面”。
　　这一招专走偏锋的怪招，梅山民曾引为平生杰作，当年大戢岛主平凡上人都曾赞口不绝，这时辛捷功力犹胜当年，但见剑锋内劲潮涌，吹得天煞星君须眉俱张！
　　天煞星君一招失利，连忙倒踩七星步，双掌闪电般封出五招，才把辛捷这招卸在一旁！
　　众人呆得一呆，才暴出轰雷似的一声大彩！
　　只见天煞星君脸如寒潭，阴恻恻地道：“我道是谁？原来的梅老儿的传人，哼！”
　　辛捷心中大奇，心想我这招“冷梅拂面”乃是梅叔叔大战五大剑派之后才悟出的，你这老儿自称隐退了卅年，怎会识得？
　　他脸上露出狐疑之色，那天煞星君似知他意，冷笑道：“除了梅老鬼这种人，天下没有第二个想得出这种缺德招式，嘿！”
　　辛捷正待开口，那天煞星君大喝一声：“呔！看招！”
　　双掌一翻，就如一阵旋风般云卷而上，一连七拳打出，招式之诡奇阴毒，端的世上无双，辛捷倒退三步，正待反击，哪知天煞星君大喝一声，又是七掌拍出，辛捷长剑连演绝学，仍是止不住倒退三步，霎时厅中众豪不禁大声惊喊起来，躲在人丛中的童子不禁瞪着一双大眼睛，心中扑扑跳动不止。
　　辛捷见对手这路拳法狠毒阴恶，较之当年天竺武学犹有过之，自己只要一个疏神，立刻就是丧命当场之祸，手中全力攻了几招，却始终抢不回主动，他心道：“再要是退两步，这老儿拳法施到中锋，只怕万难板回——”
　　辛捷身经百战，眼光准确无比，果然天煞星君大喝一声，拳势骤紧，呼呼之声有如狂风暴雨，围观众豪不禁惊呼大作。
　　只见辛捷沉着应战，真力十成叫足，梅香剑上的剑气刺耳欲裂，一连十招过去，辛捷勉力持住不退之势。
　　天煞星君心中暗赞，双拳一分一合，十指外挥——
　　辛捷知他最厉害的杀着就要出手，自己若是再不能扭转局势，这一战是输定了——
　　只见他双目精光暴射，开声吐气地大叱一声，梅香宝剑陡然化作千万寒光，霎时剑气嘶嘶，寒光霍霍，天煞星君猛觉自己百般攻势有如石沉大海，反而自己全身百穴似乎全然露在敌招之下，他怪吼一声，急退半丈！
　　在场众人喝彩之声震天干云，却无人识得这招正是“大衍十式”的起首之式“方生不息”！
　　不过众人中有一部分猛然想起一事，方才那姓余的青年剑客所施的一招正与这招十分相像，难道那姓余的和辛大侠有关联？
　　只见厅中辛捷抱剑如弓，猛吸真气，身形缓缓往左移了两步。
　　那天煞星君却是面寒如冰地缓缓向右移了两步。
　　辛捷脚才停步，忽然猛可弧形地退回原地，那天煞星君竟也同样飞快退回原地。

众人虽然不懂，但知道这两人一举一动莫不隐含高深武学之道，忽然一人大叫道：“瞧，瞧那青砖——”

众人随着一看，也都惊呼起来，原来那青砖地上，凡是天煞星君所走之地，骇然显出一个个深达半寸的脚印。

喝采声中，辛捷身形一长，呼的一声，迎面点出一剑，这一剑点出力道不飘忽，一闪之下，身形却是右虚左实，一进一退，身法之快，但见一个虹光左右摇荡，好不惊人。

天煞星君情知对手煞手将至，双足牢并，目不转睛，一瞧之下，却见辛捷双足虚怀若谷，一时竟识不得有何用意。

辛捷一连向左跺出七步，第七步方一落地，身形陡然一弹，闪电也似掠向右边，却见他上身一塌，掠向右边之实是虚招，一晃之下，又向左方跺出七步。

这样一来，辛捷身形一晃之下，已转到天煞星君左侧不当之地，天煞星君猛可一叱，霍地一个反身，面对着辛捷。

但辛捷何等功力，时机一瞬而过，长剑一领，呼的长驱直入，用的是走中宫，踏洪门的招式。

“嘿”，天煞星君双拳一抱，合立当胸，有如太极，闪电间并拳一击而出。

风雷之声霎时大作，辛捷暴吃一惊，他可想不到这天煞星君拳上的力道竟是如此刚猛，心知假若自己一剑挑出，真力不及对手，一定要吃大亏，权衡之下，猛可大吼一声，一摆手中长剑，在胸前布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同时间里，急然定下身形。

“叮”，“叮”，宝剑振动之声大作，辛捷疾然一挥，身形凌空，一缩之下，将对方如山内力化解而去，同时百忙中还一连戳出十余剑。

四周观战的人这时反倒寂静了下来，他们知道分胜负的时候立即要到了。猛然，辛捷长剑不断振动，双足左右微晃，猛可虹光冲天而起，一泻之下，左右一阵之摆舞，身形陡然已侵近三五丈之远。

“嘿”！天煞星君大吃一惊，他可真想不到这家伙的身法竟是如此神妙，任他名震一方，纵横天下，身经百战，功力，经验，无一不是上上之选，但却一丝一毫也瞧不出这等神妙古怪的身法。

敢情辛捷已用出世外三仙慧大师所授的“诘摩步法”。

“呼”一声，辛捷乘他一怔之下，攻出一剑。

长剑一振，剑尖不断跳动，点出千万剑星，众人但见虹光吞吐之际，竟然全是虚招，霎时辛捷已渐至天然星君身前。

天煞星君猛可疾嘶一声，双拳倾全力击出——

辛捷身形陡然弹在空中，劲风激荡处，他长衣纷纷飘然拂起，但在这一刹那间，辛捷自上而下，发出一式“大衍神剑”中的“物换星移”！

剑气嘶嘶而过，电光火石间已然突破天煞星君的拳影，点向天煞星君肩头！

天煞星君面色陡变，全力一塌右肩，总算他见机得早，辛捷一挑之下，但闻嗤一声肩头衣衫被刺破一道口子！

辛捷身形有若神龙升天，一掠之下，在天空划过一道工整的圆弧，飘飘落在地上，一领手中剑，清朗的说了声：“承让！”

天煞星君负手而立，霎时他把胜负之事完全忘去了，头脑中只想到这梅

山民的传人怎会有如此神奇的身法。

一刹时，他已想遍了自己所会的招式中竟没有一式能够防着这一套古怪的身法，心中陡然一震，一跺脚，也没有理会辛捷，喃喃道："罢了！罢了！"

反身如飞而去。

登时大厅中升起震天价的喝采！

辛捷微皱着眉，轻轻把宝剑插回，对那震天喝采声直如未觉，他眼光从人丛中一扫，朗声道："小猴儿，还不滚出来？"

那童子嘻嘻笑着应声跑了出来，扯着辛捷的袖子，大声叫道："爹，你本领真大。"

辛捷哼了一声，板着脸道："你在外面混得好呀，也不必回家啦。"

那童子装得大受委屈的模样，低声道："我不过稍稍玩了一趟——"

人丛中的林玉本来见辛捷剑术如神，风姿英爽，心中不由得仰慕不已，忽见那重子跑出大声叫"爸"，不由恍然大悟，心中想到这小鬼一见到辛捷面带喜色的情形，又想起他曾认真问自己识不识得一个仗义疏财的小侠辛平的事，不禁笑弯了腰，忍不住跑将出来，笑叫道："辛小侠，了不起，仗义疏财——"

辛平不禁大窘，连忙大声对辛捷道："爸爸，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辛捷何等聪明，一瞧情形，心中恍然，再也摆不出做父亲的威严，笑道："辛小侠，你侠名满天下啦，咱们全听你吩咐。"

辛平不禁面红耳赤，连忙胡乱道："这两天，天气可闷得很。"

辛捷问道："小猴儿，你送了什么东西就来骗吃？"

金童子辛平一指桌上个笑口憨然的胖铁娃娃，辛捷真是啼笑皆非，他虽为人之父，但和爱子厮混时，一向毫无严父态度，此进忍俊不住，连道："好哇好哇，你妈妈给你的十一岁的生日礼品，他竟送给雁荡大侠，真亏你想得出。"

这时众好汉都拢上来向辛捷道贺，辛捷自是极力谦虚，辛平乘机溜开，却听高战正低声向一老者道："……这姊妹俩家破人亡，我若跟师父去关东练武，怎生安置……"

看高战双眉微蹙，似乎难以解决，当下侠义之心大起，上前道："我和爹爹就要回家，林家姊姊不如暂时住到我家里去——我家在沙龙坪。"

高战一听有理，回头看了看风柏杨，风柏杨想了想道："如此甚好。"

高战忙道："多谢你啦。"

辛平道："些微之劳，何足挂齿。"

高战见他神采飞扬，一副故作者气的模样，再看那辛捷神姿英风，想到自己爹娘已成黄土，不禁心中一酸。

辛平便引高战介绍给父亲认识，辛捷细看高战，只见他眉目俊秀，骨格清奇，资质决不在爱子之下，不禁颇为喜欢。

高战指着师父向辛捷道："辛叔叔，这是家师边塞大侠风柏杨。"

辛捷向风柏杨拱手一揖道："晚辈才从无极岛来，从家岳父口中得知风大侠英风高义，真是武林泰斗，晚辈正愁无缘拜识，不意在此相会。"

风柏杨见他适才身手，心中好生佩服，暗忖此人集数位前辈武功于一身，难怪出类拔萃，当下连连谦谢道："老朽虚长几岁，辛大侠不见弃，喊我一声老兄足矣，我在杭城见老弟年纪青青大显身手，重惩淫贼，真如神龙不见

首尾，好生令人叹服。”

辛捷道：“原来晚辈一切都在老前辈眼中，老前辈的轻身功夫真是深不可测。”

风柏杨见大事已定，就带着高战向众人告别，并向辛捷殷殷致意，要他转告无极岛主无恨生相待之情。

高战忍不住回头向辛平及林氏姊妹告辞，只见林汶眼中，泪光晶莹，强忍哀痛，情深款款的望着自己，想到自己一心相爱的姬蕾不知如何不告而别，而林汶是幼时游伴，对自己又是这般情深，心中真是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的冬天。

大雪纷飞，寒梅怒放，沙龙坪梅林深处，一幢宽敞的平房，门窗紧闭着，凛冽的北风不停的吹过，大地漫漫地着上了银色的新妆。

室内，火光熊熊，春意盈然，一个老态龙钟的人，正捧起一个酒葫卢，不停地喝着酒，偶而，一滴酒从葫卢边滴到火盆中，立刻地发出灿青色的火焰，显然，这酒性是相当强烈的。

老人身旁坐着一个孩子，心不在焉的读着书，不时地望望灰色的天，银色的大地，和喝酒的老人的白胡子，然后，轻轻地合上书，叹了口气道：“梅公公，还有三天就过年了，爹爹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梅公公笑道：“一定是被什么事绊住了，在江湖行走，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你这娃儿，前些日子还偷偷跑出走说要闯荡江湖，扬名立万，现在却连爹娘都离不开。”

孩子脸上一红，辩道：“谁说我离不开爹爹妈妈，我不过想大家在一块过年比较热闹点儿。”

梅公公慈祥的道：“对，对，平儿你说得一点不错，喂，你今年过年还敢和公公赌钱吗？”

那孩子双眉一扬道：“又有什么不敢？”

原来这老的正是昔年江湖上名头最响的“七妙神君”梅山民，小的是梅香神剑辛捷的爱子，金童辛平。

梅公公道：“平儿，你的小朋友呢？”

辛平一呶嘴道：“她在跟她姊姊学绣花，哼，我瞧她心野得很，学什么绣花，这一会儿不知又用断几根针了。”

梅山民呵呵笑道：“你心不野？还有脸骂别人么？你和她八成儿又吵架了，对么？”

金童辛平很懊恼的道：“她一天到晚嚷着要练武，练轻功，我就教她最简单的身法口诀，她又不用心学，昨天我逼得紧了，她就乱跳乱纵几下，结果摔了一跤重的，就不理我了，梅公公，你看气人不气人？”

梅山民道：“平儿，我教你一个法子，包她和你说话。你跑去说梅公公要讲故事啦，她是最爱听的，一定会问：‘真的吗’？你就说：‘当然是真的，呃，你不是不理我吗？’她一定笑骂：“我又没和你说话。’你就说：‘好啦，好啦，你到底去不去。’她便会跟你来不再生气，这样，你也不失面子，不是很好吗？”

辛平心里有些跃跃欲试，但口中还强嘴，说道：“她不理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不在乎，她再这样无礼，我晚上又去装鬼吓她。梅公公，上次呀，你到朋友家去下棋了，她和我赌气，我气她不过，晚上穿起白衣，戴上爹爹

的人皮面具，做了一个假舌头在她窗口一站，她吓得尖叫，大喊，总算还有胆子，没有昏倒。”

梅山民道：“你这不是太胡闹么？你把她吓坏了怎生得了？”

辛平得意道：“她平常自吹胆子多么大，就是老虎大蛇在她面前，她也不害怕，梅公公，你猜他吓得喊谁？”

梅山民道：“一定是喊她姊姊或是喊梅公公了。”

辛平摇头道：“她大喊：‘辛平辛小侠，有鬼呀，你快来救救我呀。’我在窗外心中一乐，想她平日最不肯叫我辛小侠，这时大概怕得紧，也照样叫了，我就把面具和白衣一脱，长舌头拔掉丢在梅林中，从窗子跳进，她见我来了，扑上来抱……”

辛平说到这里，突然感到不好意思，心想被一个女孩子抱岂可任意说出，当下就住口不说了。

梅山民聆听这一双小女儿吵吵闹闹的小事，心是很感有趣，他心想："辛平这孩子，任谁都得顺他的脾气，可是在林玉这丫头面前，总肯吃亏，这对孩子，各人都把最珍贵的情感付给对方，只是——只是他们都还不明白罢了。”

梅山民忽道：“平儿，你千万不可每事任意而为，有些事情做错了，可以重做，失败了，可以鼓起勇气再干，可是有些事，你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你失去它，你就终身再得不着啦。”

金童辛平似懂非懂，看见梅公公神色奇特，似乎沉思着悠远的从前，心中正感奇怪，梅山民忽然自己发觉神色有异，连忙呵呵笑道：“平儿，你瞧我真老糊涂了，怎么和你讲这些没意思的话。”

辛平道：“梅公公，我不懂得你说什么？”

梅山民道：“你不必懂的，平儿，雪停了，你快去拣些松枝，晚上咱们把火烧得旺旺的，公公讲个精彩的故事。”

金童大喜，他本就闷得发慌，看看雪停天开，就飞快跑出去拾枯枝。

七妙神君梅山民又跌入沉思……

有些事，只有一次机会，失去了，便永远失去，像情感就是这种东西，当你第一次付出去——那一定是全部的付出，如果落空了，那么尽管你有通天的能耐，最多也只能收回一点点儿，像我这种人，一生只付出去一次，就永远收不回来了。”

缪九娘的倩影又从心底浮起，梅山民平静的望着远方，八十多个年头的恩恩怨怨，情孽纠缠，都一块儿流过胸中，但觉灵台方寸之间，一片清明，但，那只是一刹那。

“如果没有辉煌的青年，那么年老的时候便没有什么好咀嚼回忆的。”他想：“我这一身可算是多彩多姿的了。”他眼角浮起了淡淡的微笑：“年青的日子，是被认为名满天下的怪人，率性做着自己爱做的事，那管别人对自己是敬、畏、憎、恶，自命不凡，挟着几样雕虫小技，卑视天下悠悠苍生。”

“中年的时候，我遇上了缪九娘，在别人对我“七妙真君”的“七妙”中，有“色”这一妙，其实那是凡夫俗子的见解，我到处与女人厮混，何曾付下半丝感情，然而当我和缪九娘结交后，我才发觉茫茫世上还有可寄托自己一切的——包括生命、财富和情感，那就是相爱的人儿，这是自古以来，世世代代都不变的。”

他仍然挂着微笑，但是笑意中却多了一种凄凉的味道，白发无风自动，

显然是心情在激动着。

世人常道：“众口铄金”，那是不错的，就连她也相信我是玩弄感情的魔王，拂袖而去，梅山民啊梅山民，这也算是你不拘细行，荒唐放荡的报应吧。

“我在万般绝望下，接受了中州五大剑派的死约会，中了暗算，功力尽失，她误以我死，哀急成狂，了结残生，于是，我从一个叱咤风云的神君，变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

其实他那知道当他赴约后几天，缪九娘已发觉两人之间是误会，就想赶回相聚，没想到江湖上竟然传闻七妙神君梅山民在五华山丧身于中州五大剑派的联手夹击，她当时又急又悲，心知梅山民定是因为和自己决裂，这才伤心不顾一切的接受五大剑派挑战，她当下便孤身上崆峒山去找厉鹗报仇，但不是厉鹗对手，被厉鹗赶下崆峒山，她天性高傲，受此大辱，而且又以为梅山民已死，是以失去理智，终日疯疯癫癫而死。

北风吹散了彤云，看样子雪是不会下了，梅山民心想：“世事的变化岂是人所能逆料，一个人从超人变成凡人，那心情恰如做了一梦，梦景情最真。然而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经历过这种变化的人，才能领悟以这种复杂的感情啊！”

“梅公公，你在干吗？”

厚厚羊毛门帘开处，跑出一个小女孩，脸颊嫩红，十分可爱。

梅山民从幻境中惊醒，搓搓手道：“玉娃儿，我老人家在烤火哩！你也来么？”

原来那女孩正是金童辛平的玩伴林玉。

林玉踌躇一会，忽道：“梅公公，雪停了，我替你到桥头沽酒去。”

梅山民笑道：“你这娃儿，又有什么要求我老人家，干脆说出来，别在我老人家面前弄鬼了。”

林玉小脸一红，不依道：“人家好心意要替你打酒，你倒骂人家。”

梅山民怕羞了她，慈祥的笑道：“好呀，你替我沽酒，谢谢你啦，你有什么事，我老人家一定帮你。”

林玉想了半天，梅山民不住催促，她才结结巴巴道：“辛平这野孩子，他又气我……不理，不理人家了。”

梅山民心中暗暗好笑，咐道：“刚才一个告状的才去，又来一个。”便装得很严肃道：“我以为他在你姊姊房里和你一块玩，想不到竟然不在，这半天也不知他到哪去了，刚才还在下雪，他会跑到哪里去呢？”

林玉大急，忙道：“多半又是到后面山上去了，那山路本狭小，现在下满了冰雪，又滑又湿很是危险，我去找他。”梅山民道：“且慢，他一身功夫都怕滑倒掉下，你只会毛手毛脚几下，那怎么行呀。”

林玉坚决道：“不行也得行，梅公公，你也去好不好？”

梅山民故作恍然大悟，连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林玉急问道：“怎样？”

梅山民道：“我一大早就看到辛平这娃儿愁眉苦脸，说什么‘老是给我气受，不理也罢，还是跟爹爹去闯江湖，以后大家别见面。’听他没头没脑地说，当时的确是不懂，现在才明白啦。”

林玉眼眶一红，低声道：“我并没有和他真的生气呀！唉，他这人什么都敢做的，梅公公，不要是又跑出家了。”“你既不生他的气，为什么要不

理他呢？”

林玉心急如焚，漫口道：“你不懂的。”

梅山民看她急得眼泪汪汪，知她真情流露，不宜再骗，就道：“小娃儿，别急，别急，辛平去拣枯枝来烧，他说假使你出来了，请你也一起去拣，他正在梅花丛中等你哩！”

林玉大喜，也不暇细想梅公公刚才骗他的吐露真情的可恶，就飞奔出去。

梅山民从火盆下取出一根烘得半干的松枝，加入将熄的火中，望着林玉的背影，两支小辫儿一晃一晃，不禁喃喃说道：“这就是人生，小的渐渐长成，老的渐渐衰去，这就样，前辈的功业成就才会延续下去。”

“劈拍”，“劈拍”，放下的松枝烧着了，满室发出一种出尘的清香。

四

“卡察”！“卡察”，车轮辗过薄冰，发出清脆的声音，顺着寒风从老远传来。

呼炉炉！马匹嘶叫着，从口中呼出白茫茫的热气，那声音有一种单调和凄凉的味道。

车子渐渐近了，穿过梅林，走向幽静的小道。梅枝上积着的冰雪，受车行震动，不时因负重不住折断下坠。雪是不会下来了，可是天气却冷得出奇。

寒梅怒放，空气中散扬着清淡的冷香，一眼望去，白色的梅花连绵无涯，苍劲的枝干，高贵美丽的花朵，迎着凛冽的北风挺立着，显得它是多么坚贞，多么卓然不群。

车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英气勃勃，英俊潇洒，女的眉目如画，娇美无俦，正在指指点点，欢然谈笑，两人都是一袭薄衣，坐在车头，并不见丝毫冷意。

原来这两人正是当今天下第一大侠辛捷张菁夫妇，当年辛捷不远千里寻访意中人张菁，在大战婆罢六奇后，巧以相逢，两人自是欣喜无比，结伴而返。

辛捷虽则爱极张菁，可是对于和自己有不平常关系的金梅龄姑娘，却也始终不能忘怀，他婉转告诉张菁其中经过，张菁天真善良，并不在意，反而鼓励辛捷想法去寻找，于是辛捷请丐帮护法金老大发动丐帮势力，在全国各地寻访。

那金梅龄自从明白自己误杀亲生父亲后，忏悔之余，削发为尼，她偶而碰到金老大派出寻访她的丐帮弟子，得知辛捷对她情深义重，并未丝毫忘记，当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想到和捷哥哥在一起时的欢乐情景，几乎忍不住要赶去和他相会，然而转念想到自己一身罪孽，是个不祥的人，岂可再连累心爱的捷哥！是以忍着千般痛苦和凄凉，在丐帮弟子面前，并未露身份。

她送走丐帮弟子后，但觉胸中一片空虚，忽而辛捷俊秀多情的脸浮在她眼前，责备的忍心，又忽而辛捷的柔情密意陡然回到心头。她这样不休不眠痴痴坐在佛前，整整两天未进滴水，总算从千头万绪的思潮中，整理出她今后应走的路子，她轻轻地站起来，佛前的香早熄了，蜡烛也灭了，只剩下灰烬和滴下的烛泪，于是她虔诚地插上了另外一把香，默默地决定了一切。

她想：“我就像残余下来的灰尽，人生对于我，我对于人生都不再有意义了，可是我却不能就此死去，这样就不能偿清我的罪，让痛若和世上最残忍的酷刑来折磨我吧，只要——只要来生我能永远陪伴着捷哥哥。”

她原是个刁钻顽皮的小姑娘，一向但求己之所喜，对于恩怨报应，鬼神之说，从来视为无稽，此时竟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来生，用情之苦，真可谓生死不渝了。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那么一切的不幸都由我来担负吧，这一生除了和捷哥哥在一起的时间外，我何尝享受过半丝温情，可是到头来仍然不免永远分离不能相见。天上的牛郎和织女一年虽然只可相会一次，但那是千秋万世代代都不变的，比起人们短短几十年又幸福多了。”她想着，心中对于神仙虚无之说，更是向往已极。

“这一生，我是痛苦定了，也许前生我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坏人，如果我

能在这生把罪洗清，那么来生也许便可和捷哥哥长相厮守，但，捷哥呢，他可不能也为我而痛苦一辈子呀！”她想到此，口中不由自主喃喃道：“我要使捷哥快快活活过一辈子，我一定要的。”

于是她就重入江湖，扬言金梅龄已死，好让辛捷一心一意去爱方少堃——她只知道辛捷是喜爱方姑娘的。

她年纪青青，却能牺牲一己之至爱，成全他人之乐，在她只以为是减轻自己的罪孽，其实错非天具慧根，有大勇大智之人，又焉能如此？

辛捷果然相信金姑娘已死，这才和张菁结成夫妇，金梅龄心中只希望辛捷和方少堃和好如初，她哪又想得到方少堃竟会投入她最痛恨的人天魔金欹怀中，正以万般柔情，度化他那天生的凶性哩！

无极岛主无恨生，对于辛捷原来并无恶意，只因误会辛捷是七妙神君梅山民，怪他玩弄缪九娘的感情，是以数次欲制他于死。此时既然真象大白，又见女儿对辛捷一往情深，便也不再反对。

辛捷张菁婚后，依着辛捷建议，陪伴那年老无依的梅叔叔，就在沙龙坪定居下来，事实上他夫妇一年倒有七，八月到外行侠。梅山民见一手教出来的高弟，不但能将自己生平几样绝艺，一概承袭，更能青胜于蓝，自是老怀甚畅，终日悠游林泉。

次年，生下了辛平，辛捷初为人父，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细心体贴的守在家中，陪着爱妻，不是逗着辛平自得其乐，就是抱着儿子，携了张菁的手，三人一同去登高赏月，薄泉听瀑，临渊投石，梅林对弈，过着神仙一般清悠的日子。

这样过了几年，辛捷足未踏出沙龙坪半步，江湖上盛传梅香神剑辛大侠神秘归隐，到了辛平五岁那年，辛捷夫妇雄心再起，便请梅叔叔传授辛平武功，夫妇俩重入湖海，行侠全国。

七妙神君梅山民，功力虽然尽失，可是武学之道却是愈老愈精，辛平这孩子，父母都是天地间灵气独宗的俊秀，他又岂会愚笨，是以名师高徒，相得益彰，辛平小小年纪，已然功力不凡。

有一年，辛捷夫妇在川边大雪山上，无意之间遇着一匹千年难逢的龙驹，花了不少心力，将那龙驹收服，张菁怜爱辛平，就将龙驹送给他骑。辛平常骑着这千里龙驹在沙龙坪附近几县跑来跑去玩耍解闷，他原长得很俊，又加上座下名驹神俊，人人都不由得喝声采道：“不知是何方仙童，长得如此俊秀。”

是以不到多久，便闯下“金童”的万儿，只要他黑色龙驹一到，附近的小孩就跟在马后，高声欢呼，拥护而行。

北风在呼啸，雪是不会下了，忽然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吹到，辛捷连忙从车上取了一顶大皮帽，替张菁戴上，只露出面门，辛捷柔声道：“你是不是穿得太少了？今年比往年要冷得多哩！”

张菁对夫婿的体贴感到十分安慰，她轻轻一笑道：“我可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孩子，大哥，就要到家啦，平儿玉儿一定等得不耐烦了。”

辛捷笑道：“谁敢说你弱不禁风啊，东海三仙无恨生之女，梅香神剑辛大侠之妻，是当今武林第一位女侠。”

张菁嗔道：“大哥，你老是这样傲气凌人，我不喜欢，要知——要知！”

辛捷接口道：“要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对么？”

张菁道：“你知道便好。”

辛捷装得很诚恳地道：“ 菁儿，我一切都听你的，以后别人欺侮我打我，我也不还手就是，免得被你说傲气凌人了。 ”

张菁见他虽然是故作正经，但是想到他从来没有不听自己的话，心中不禁很是得意。

张菁忽道：“ 大哥，打箭炉那三个恶喇嘛，在新正十五摆下死约会，邀你去一决雌雄，听说这三个坏胚一身毒器，险诈百出，我看咱们还是多邀几个高手一块去，免得人少势弱中了暗算。 ”

辛捷冷嗤一声，不屑地道：“ 这三个该死的喇嘛，恶行昭彰，我老早就想下手除掉他们，这次他们自动送上门来，那是再好没有，菁儿，这三个臭和尚恶名虽大，你看总不会强过当年婆罗六奇吧！ ”

张菁虽不满辛捷狂态，可是想到他功力深湛，从来没有遇过真正对手，也就住口不说了。

要知辛捷一身承袭着旷世奇人，七妙神君、平凡上人、小戢岛主三人的绝艺，是以虽则年岁三旬左右，可是武学却是博大精微，已入内外兼修之境，他这十几年，功夫愈来愈高，为人反而愈见谦冲，常言道“ 富润屋，学润身。 ”他年纪青青，可是一举一动已自有一派宗主的雍容风度。只有在爱妻和至友吴凌风面前，仍然免不了露出昔日飞扬跳脱的性子，此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天生使然，真性流露，也不足以深责了。

张菁忽道：“ 大哥，这两天我心里真是慌得很，我只要一想到吴大哥那阴暗的眼神，真忍不住想……想哭。 ”

辛捷默然点头，低声道：“ 吴大哥这生真是命途多乖，我每次到泰山去看他，总想在他脸上找到些许昔年欢乐的影子，可是从来没有如愿以偿过。 ”

张菁道：“ 大哥，我们总得想想办法，阻止他去当和尚啊！ ”

辛捷道：“ 我也是这么想，其实一个人心灰意冷，就是出家，作和尚，也未必就能忘掉伤心事，不过是自我欺骗而已。菁儿，待年过完，打箭炉的事办妥，咱们一起去见吴大哥，责以大义，你看可好？ ”

张菁点点头，心中又想起与吴凌风同行去寻辛捷的往事，吴凌风对她百般呵护，处处替她安排一切。

“ 我没有哥哥和弟弟，可是即使有，也不会比吴大哥对我这小妹妹更好的了，我一定要使他振作起来，他比大哥只大两岁，这年纪，正是生命的春天啊！怎能就此颓唐下去呢？ ”

默默地，她下定了决心。

辛捷道：“ 吴大哥真是多情，阿兰死了已经十多年，然而他何曾有一天不想她，唉！十多年了，他丝毫未改变对兰姑娘的真情，看来光阴并不能冲淡世间真正的痛苦。 ”

张菁忽然激动地道：“ 那也不能怪吴大哥阿，他心里只有兰姑娘一个人，就是千年万年以后，还是不变的，除非……除非有一天，当失去知觉的日子到来了，那才能无可奈何地忘掉一切。 ”

辛捷一看张菁，只见她眼中泪光闪莹，脸上稚气全消，神色坚定，似乎在说：“ 有一天，当我们俩人永久分离的时候，难道不也会这样吗？难道还会忘掉对方吗？ ”

辛捷大为感动，他伸出手轻握住张菁的小手，柔声道：“ 菁儿，你别瞎想，喂，你笑一笑，待会别让平儿看到妈妈流泪，还道爹爹欺侮妈妈哩！ ”

张菁忍不住笑了起来，两人手握着，如海般的深情从手上传到各人的心

中，不禁相对一视。

辛捷想：“吴大哥巧食百年血果，他内功又高，原该是青春常驻，容颜不改的，可是现在瞧起来真是苍老极了，在他脸上，再也不会有春天的颜色了。”

当人们想到别人的不幸，就会联想到自己的幸福，辛捷此时的心情就是如此、在他胸中洋溢着的乐的情怀，因为——

心爱的人就在附近，而且永远不会离开，除非失去知觉的时候到临。

“花开的时候，艳阳淡淡的洒在泰山的幽谷里，春风吹绿了山顶巅，可是吴大哥的心仍然有如封在寒冰中，”辛捷想：“花落的时候，果子结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鲜红惹人喜爱的枣子，象征着万物生生不息，欣欣向荣，但大哥此时的心情是怎样呢？除了阿兰能够复活，天下再也没有什么力道能改变他了。”

辛捷想着想着，心里的欢乐慢慢消失了，代替的是胸中弥漫着感激上苍之情，因为——因为——

上苍对他是那么眷顾，从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变成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大侠，而且得到了人间的至情，友情，爱情和师长的垂护之情。

“老天是多么爱怜我啊。”辛捷轻轻的叹了口气，声音中充满了满足和欢欣，张菁也发觉他睁大眼睛，好奇的望着辛捷。

在幸福中，人们很容易想到遥远的过去，于是，辛捷又回忆起与张菁初会的时候，他稍稍的瞟了张菁一眼，只见她仰着头，大皮帽把她耳朵都罩住了，只有皓白胜雪的脸孔露在外面，那天真的模样儿和十多年前并没一点改变，只是出落得珠圆玉润，更加丰满了。

要知辛捷年少之时，对于用情并不专注，他处处留情，惹得人家姑娘相思而引以为得，后来因为和正直的吴凌风结为兄弟，受凌风感染，方觉悟对于情感的浪费，是一件害人害己的事，甚至于可说是可耻，这才幡然改过。他对金梅龄起初并没有感情，后来分别了，才发觉自己也很喜欢她，是以金梅龄之死，（他以为金姑娘已死）他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不敢再乱用情感，专心一致地的爱着张菁，十多年来，夫妻间感情愈来愈好。

辛捷轻轻抚着爱妻的手，嘴角挂着微笑，心中充满柔情密意，忽然天色一亮，原来车子已走出梅林。

“爹爹！妈妈！”“伯伯！”金重辛平和林玉从屋里飞奔出来，人还未到，便双双高喊起来。

张菁连忙把手一收，飘然下车，姿态美妙轻盈，走上前去，一手抱住一个。

辛平喘着气道：“我和林姐姐从窗口老远就看到了，咦，妈你戴的是什么帽子，真像一头豹子。”

林玉道：“我们刚才还在担心辛伯伯和你不回来过年，谁知道才说完就听到马车声，我们一块跑出迎接。”

张菁笑道：“看你们急成这个样子，梅公公在家吗？”

辛平道：“他又到桥头去沽酒了。”

辛捷问林玉道：“你姐姐呢？”

辛平抢着答道：“她成天闷在屋里，不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妈妈，今年过年买什么好玩的事物给我吗？

辛捷白了他一眼，正色道：“你先别急，上次离家时传你的查拳四十九

手，你都学会了？”

辛平向大家扮了个鬼脸，吐吐舌头，也不言语就一招一式把四十九手查拳演了出来，辛捷见他招招正确，精微之处全部能够领略，心中一乐，忍不住面露笑容，他一向并无为父尊严，明知此时一笑，等于娇纵爱子，日后在爱子面前更是无法摆架子，可是毕竟忍俊不禁。

辛平越打越得意，使完查拳四十九招竟然意犹未尽，跑过去折下一根梅枝，叫道：“爹爹，平儿还多学了一套剑法，是梅公公教的。”

张菁道：“好啦，好啦，有本事也不必这样急着显呀，快进屋去。”

辛平对于他母亲似乎更是不怕，他一抖小手，一攻一守，精神百倍的以枝为剑，展开新学得的梅山民生平绝技“虬枝剑式”。

这套剑式从“寒梅吐蕊”，“冷梅拂面”，“梅花三弄”，一直到最后一招“踏雪寻梅”。共是一十八式，其中式式都是精奥绝伦，花去七妙神君这盖世鬼才的毕生心血，辛平因年岁所限，内功不足，施起来虽则不能发挥至最高效力，可是他站在一棵老梅下，但见手中枯枝上下飞腾，对这十八式都能正确使出。

此时正是梅花盛开之时，金童辛平在梅下使剑，只见点点白梅下落，别有一番气势，仿佛助长这虬枝剑法的威力，辛捷看得兴起，长啸一声道：“平儿小心了。”说罢平推一掌，向辛平当胸按来，辛平知道父亲要指点自己，他虽顽皮，可是对于武功却是自幼即爱，当下反手一剑，一招“梅花三弄”，向辛捷左右两肋点去。

辛捷双肩同时左右闪动，避过枯枝，掌式仍然不变前推，辛平闪避不及，手上之剑又不能收回，只有奋起左掌，也向辛捷右掌崩去，两掌一触，辛捷骤然真力一收，辛平重心前倾，几乎跌倒，总算他自幼练功，下盘十分稳固，滴溜溜打了几个圈，双手向空击了几下，才算稳住身形。

辛平满面羞红，连声嚷道：“这剑法不管用，我不学啦。”

辛捷呵呵笑道：“小猴儿，这剑式是梅公公生平绝艺，怎说不管用，你小小年纪，能练到如此，也算是很不错啦，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出手，便破去你剑法？”

金童辛平不服气道：“爹爹你力气大，我剑法自然使不出了。”

辛捷大喜，走上前去摸着辛平的头道：“真是我的乖儿子，你说得一点不错，只要功力深厚，任何一门功力都厉害，高手交手，一切招式对方都了然于胸，是以每每打到最后总是真力相拼，所以你在内力方面须要多多努力。”

辛平欣然受教，口中却道：“爹爹，我知道啦，不知要什么时候，我才能练得和高战大哥一般强。”

辛捷笑道：“只要你肯照着梅公公和我教的法子去下功夫，等到你年纪长到你高大哥一样大，功力也就差不多了，你想想看，我辛捷的好儿子能输给别人么？”

张菁见辛捷和儿子厮混，全然没有尊严，真是好笑，想到辛平这小鬼对父母有如兄弟姊妹一般，并无畏惧之心，虽说是自己从小纵容，可是他父亲也并未真正严加管教过。当下装作生气，一皱秀眉对辛捷道：“平儿愈来愈没规矩了，都是你宠坏的，日后他如不听话，你可不能怪我管教不严了。”

辛捷耸耸肩，林玉忍不住笑了出来。

辛平牵住张菁的手道：“妈妈，平儿一向是个很听话，很听话的小孩，

从来不淘气。”

林玉挣脱辛伯母牵着她的手，学着辛平的口气道：“是啊，平儿是个很乖很乖的小孩，只是，只是专门和妈妈作对。”辛捷张菁听她说得有趣，都笑了起来，笑声中，四人一齐走进屋子，室内炉火熊熊，令人有一种懒散的感觉，辛捷张菁夫妇看着这双小儿女，不停的把松枝向火中加去，没有一刻儿安静，不由莞颜而笑。

正在此时，林汶走了出来，她低声叫道：“辛伯怕，辛伯母！”

张菁见她几月不见，脸上大见清减，悄声道：“汶儿，你又瘦了，你别一天到晚想心事，你有什么难解的问题都告诉我，伯母一定替你设法。”

林汶脸上一红，心内却十分感激，低声说道：“伯母，我心里没有想什么。”

张菁笑道：“伯母像你这样的年纪，成天只懂得淘气，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想去招惹一下，心中哪里存着一丝忧愁，汶儿、年青的时候是应该快活些，你不信去问你辛伯伯去。”

林汶点头道：“伯母说得是。”

林玉却插口道：“辛伯伯，伯母当真……当真这么顽皮么。”

林汶叱道：“小妹，别不知规矩乱说。”

辛捷笑对林氏姊妹道：“你伯母教你们顽皮淘气，你们千万别学，如果和她当年那样……那样任性，将来只怕……只怕，哈哈！”

他原想说“只怕难找到婆家。”可是偷眼望见张菁神色不善，连忙干笑混过。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一个苍老的声音吟着唐诗，渐渐走近，辛捷连忙走出，展开轻功，迎上前去，口中喊道：“梅叔叔，我们回来了。”

梅山民迈着大步，手中捧了个酒葫芦，他见到辛捷，点首连道：“好，好，平儿这下可放心了。”

辛捷道：“梅叔叔，你把虬枝剑式传给平儿了！”

梅山民微笑不答，仰起头又喝下一口酒，口中反复高唱着：“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一步步走向屋去，辛捷跟在后面，也一同进去。

晚饭后，老少三代围在火边欢谈着，辛捷看着这一家人相聚在一块，此刻真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安适的感觉，因为他已回到家了。家，这千万他乡游子所向往的地方，毕竟有它值得令人怀念之处。

新正初三一过，辛捷夫妇启程赶赴打箭炉。

又下雪了，辛平和林氏姊妹围在门口，依依不舍，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辛平高声喊道：“爹爹，妈妈，快回来呀！”

张菁笑笑，心中也有不舍，便说道：“平儿你好好学武艺，将来也可以代你父亲去做些锄强扶弱的事，免得你父亲一年到头马不停蹄的跑来跑去。”

辛平点点头，上前点燃一个冲天炮，嗤嗤一声，直冲上天，硝烟弥漫中，辛捷张菁双骑如飞而去。

打箭炉，西去禅院。

大厅前广场上灯火辉煌，高高矮矮坐了六七个人，有僧有俗。

其中有一个衣着黄色袈裟的僧人，头如巴斗，双目炯炯有光，正是禅院主持大和尚嘉西穆，他转身向后座一位道家打扮少年道：“清虚道长，月已

当中，那姓辛的小子怎还不来？莫非是畏缩不敢赴约么？”

旁边一个俗家打扮中年瘦汉插口笑道：“这小子如果不来，多半是知道道长在此，又害怕三位大师追魂飞蝶的绝招。”

这瘦汉是青藏一带大盗，唤作大力神李天来，人虽长得枯瘦，可是天赋异禀，神力惊人，有一次他一手抓住一只巨犀独角，抵住不让犀牛前冲，最后两犀牛力尽屈服。自此而后，李天来威名大震。有一年，他在川边作案，不该劫财后又想劫色，被辛捷撞上，两人言语失和，动起手来。

当时辛捷本可取他性命，可是怜他一身神力，功夫不错，平日为恶尚少，是以剑式微微偏去，削去他一只左耳。

李天来引以为终生奇耻大辱，逃回老家苦练大力鬼王抓，五年之后，大有成就，恰好辛捷与西禅寺三主持喇嘛结粱，三个喇嘛深知辛捷名扬四海，岂是易于之辈，是以遍请西南西北成名人物，准备将辛捷毁在打箭炉，那李天来正愁自己一人去找辛捷报仇，未免人单势弱，如此良机岂可错失，于是欣然应邀。

那道装少年脸色始终十分凛重，他是西昆仑金光观清虚真人，那西昆仑武功另成一派，与中原武学反道而行，可是历年来能人迭出，隐约间已是青藏高原武林盟主，所以青虚真人年纪虽青，西去禅寺主持喇嘛仍然礼敬非常。

道装少年道：“先师太乙真人当年肩上中了辛大侠一剑，苦思破解之法，闭关三年仍然不得要领，是以郁郁不欢，临终之时忽然澈悟，原来辛大侠所施的剑法是失传已达十年的少林绝艺大衍十式”。

西去禅院首座主持大喇嘛嘉西穆讨好笑道：“管他什么大衍十式，洒家想来总不曾强过贵派降魔杖法。不瞒道长，当年洒家在尊师手下走不到十招，就败在尊师降魔杖下，如非尊师手下留情，洒家这颗巴斗大头早就被打破了。”

那瘦汉也凑趣道：“待会姓辛的小子来了，要他尝尝道长西昆仑绝艺，莫说我们西方无能人。大衍剑法又怎样？我李天来从来没听过，任是再凶，我想也有法子破去。”

“未必见得。”声音从高处传来，中气十分充足，震得广场上大钟嗡嗡作响，众人抬头一看，只见立在厅门口两个高逾四五丈大弥勒佛像顶上，同时出现一条黑影。

两条黑影忽然长啸一声，一齐向下跳去，待到立地丈余，各自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子稳住下坠之势，双双飘然落地。

青虚道人心想：“那辛大侠名满天下倒也罢了，想不到这女子功夫也如此高强，多半就是辛夫人，适才那招‘苍鹰搏雉’，能够凌空打了个圈子，武林中已不多见，而且落地‘平沙落雁’身法，运用这轻盈美妙，端的已入化境。”

辛捷张菁并肩走上前，辛捷向众人一拱手，对三喇嘛冷冷道：“这三位定是名震西域的西去禅院主持了。”

首座主持嘉西穆合什道：“正是贫僧师兄弟，辛施主不远千里赴约会，真是信人，贫贫敬慕无已。”

说着一指身旁少年道士和瘦汉道：“这位是西昆仑金光观主清虚道长，这位是大力神李天来李施主，李施主原是辛大侠旧认，自拜辛大侠之赐，日夜不敢稍忘，今日幸会，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

这嘉西穆原是西藏黄教僧人，天资甚是聪明，不但说得一口流利汉语，

而且险诈无比，他藉着介绍，先挑起李天来刺耳之恨，想使大力神与辛捷先行火并，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辛捷听他说西昆仑金光观主，不由脸色微变，张菁也是一惊，向少年道士问道：“贵派掌门太乙真人可好？外子与妾身一直想赴西昆仑山谢罪，并解释昔年之误会。”

清虚道人是个至性少年，闻言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凄然道：“先师于年前仙去，晚辈己然继承先师道统，昔年先师中辛大侠一剑，始终耿耿于怀，临终之时犹念不忘，想出施主所施的是‘大衍十式’少林剑法，晚辈功力微弱，明知此剑式是千年来佛门至高降魔大道，但不自量力，愿以本门武学向施主讨教，以尽弟子之责。”

辛捷惨然道：“是非之间，原很难分，昔年一时收手不住，刺伤了太乙真人，想不到竟使真人郁郁以终，此事归结起来，错在我当时年轻性急，清虚道兄，你为师雪耻，用心甚苦，就请动手罢。”

张菁急道：“且慢，令师风格高昂，得道已久，在生之时，必然不喜道长与这些低三下四的坏胚交往吧！”

那首座喇嘛城府甚深，闻言淡淡一笑，可是他两个师弟和大力神却按捺不住，咆哮如雷，那两个喇嘛汉话本来不太纯熟，此时急怒已极，藏语脱口而出，叽哩咕噜说一通。

清虚道人淡然道：“辛夫人教训得是，贫道与这几位朋友原无交情，辛大侠只管出手，贫道之事且不忙在此刻解决。”

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表明自己决不站在恶迹甚著的喇嘛一边。张菁知金光观主武功非同小可，她怕辛捷让清虚道人，弄得不好就要吃亏，那是再战正主儿，可就有些麻烦，是以出言套住清虚道人。她见清虚道人果然中计，不由暗喜道：“这道士是直性子，名家弟子，气度端的不凡。”

那首座喇嘛心内大怒，但面上不动声色，暗道：“好哇，老子辛辛苦苦请你来，你竟假撇清撒手不管，待会连你这臭道士也一齐杀了。看看洒家手段。”

辛捷朗声道：“三位大师约在下到此，不知有何见教。”

嘉西穆正要开口，他师弟西去禅寺第二位主持达和尔操着生硬的汉语，结结巴巴道：“你！你杀我徒儿……我……我要杀……你。”

辛捷长笑一声道：“大师快人快语，这是死约会，不见不散，就请划下道来。”

嘉西穆干笑道：“好说，好说，你辛大侠剑法通神，内力精湛，贫僧师兄弟三人只有甘拜下风，不过，不过咱们也有样小小的玩意，倒要请辛大侠品评品评。”

辛捷冷冷道：“久闻西方恶金刚师兄弟三人追魂飞蝶阵天下无双，今日有幸见识，真是生快事，大师请吧。”

原来这三个喇嘛人称“黄教三魔”，大师兄嘉西穆外号“恶金刚”，二师兄达尔和外号“莽金刚”，小弟甸多立外号“勇金刚”，三人早年投身黄教，因为屡破色戒，被黄教掌教赶出西藏。三人仗着一身武艺，霸占下西去禅寺，胡天胡地的变本加厉，附近也不知有多少良家妇女遭了殃。辛捷在无意中诛杀了个采花贼，此人正是达尔和徒弟，是以黄教三魔替弟子报仇，摆下死约会找辛捷架梁。

恶金刚拍拍手，招来三个小喇嘛道：“你去传令全寺僧人不准站在附近，

免得误伤。”说着向大力神看了一眼，大力神知他不愿被人看见独门暗器发射手法，便道：“大师父只管施展，这阵法厉害，在下在厅上恭听好音。”

恶金刚笑道：“好说，好说。”转身向辛捷道：“三位留神，留神，贫僧就要得罪了。”

清虚道人年青气盛，冷哼一声暗道：“这和尚连我也恨上了，难道我西昆仑弟子当真怕你不成。”

辛捷一伸手宝剑出鞘，心中连转了几个念头，沉吟不决，张菁忽然叫道：“大哥，点苍两仪剑法，咱们一起来施，定能破去和尚们的飞蝶阵。”

辛捷大喜，脱口赞道：“菁儿，你真总明。”

张菁嫣然一笑，反身一拔长剑到手，清虚道人也跑到寺内大厅，取出独门兵器降魔杖。

莽金刚达尔和见辛捷夫妇有笑有说，全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不由大怒，戴上鹿皮手套，伸手从皮袋中抓了一把铁蝶，就欲放发。

恶金刚嘉西穆沉声道：“师弟莫急，排好阵式再动手不迟。”

说着恶金刚就走前一步，当中站定，他两个师弟一左一右，侧身而站，三人排成品字形。

辛捷起先一直在想破解飞蝶阵之妙法，他想用上乘内功迫起剑气，固然可以破去，但此举大耗真力，这三个喇嘛恨极自己，非制自己于死地不可，如果耗费真力太多，三个喇嘛再施毒计就不易抵挡，他正在左思右想，忽然被张菁一言提醒，心想点苍两仪剑法正是一切暗器之克星，不由大喜。

辛捷低声对清虚道人道：“这追魂飞蝶奇毒无比，道兄千万小心，而且来势有如漫天飞蝗，无孔不入，值兄请守住前方，敝夫妇从中策应。”

清虚道人见他说得诚恳，连忙点头称谢。正在此时，嘉西穆高喊声“打”，三枚铁碟从三个方位袭来。

辛捷夫妇双双平挽一个剑法，方向一左一右，配合得天衣无缝，两枚飞碟被剑锋削成两半。

那清虚道人挥动长杵，一溜乌光闪起，袭向他那枚铁碟被他反击而回。

原来他这降魔杖是西方太乙真金炼就，内中掺有南荒特产风磨软铜，遇刚而韧，遇柔而刚，追魂飞蝶是精钢打成，四周薄如利刃，碰到这根刚柔并激的宝杖，竟被韧力弹开，锋刃完好无损。

西去禅院三喇嘛一言不发，连连发出飞蝶，清虚道人施展荡魔七十二路杖法，舞得一片乌光，点水不透，辛捷夫妇前进后退，两支长剑布成剑幕，两人脸露笑容，姿态洒脱已极。

恶金刚师兄弟三人，眼见追魂铁蝶已用去将近一半，敌人丝毫未伤，心内颇感焦急，恶金钢嘉西穆用藏语说了几句，他两个师弟立刻慢下来，不再抢发飞蝶。

清虚道人大感惊奇，忽然嘉西穆一扬右手，一只飞蝶向清虚道人左边飞去，清虚道人心笑恶秃骗沉不住气，乱打起来，准头也没有了，忽闻辛捷大喝一声道：“道兄小心。”

清虚道人一惊，降魔杖一招“横扫心魔”护住前胸，只是那杖飞蝶突然改变方向，走成弧形路线，正向肋下飞来，砰然一声，被杖身打偏落地。

黄教三魔见清虚道人手忙脚乱，哈哈长笑，飞蝶连连脱手，或走直线，或走弧形，辛捷夫妇杖着两仪剑法自是应付裕如，清虚道人可就连番遇险，形势垂危。

辛捷喝道：“菁儿快使‘南极北陲’，走巽位，护住道兄。”

张菁长剑快如流星向南北两方点了两下，在空中划了半个圈子，但听见叮叮当法一阵响，击落无数飞蝶，张菁不敢怠慢，纵到清虚道人前面，一招“东木西金”，这正是两仪剑法的精华，她才使了一半，辛捷的长剑递了上来，接着使完下半招，只见暗器纷纷堕地，两人相对一笑，心意相同，剑法使得更凌厉了。

清虚道长站在中间，以荡魔杖护住辛捷夫妇两侧，此时辛捷夫妇挡在前面，破去大部飞蝶，他如释重负，专心一意的施开师门绝技抗敌了。

三个喇嘛见暗器将尽，辛捷等人半点不俱，不由相顾哑然，要知这弧形飞蝶阵，是当年清海一个大魔头秘传绝技，端的霸道已极，黄教三魔被掌教赶出西藏，投身青海那个大魔头门下，觉得此项绝技，出师门以来，生平只用过一次，就是廿年前大战“西川五义”等侠义道。只杀得侠义道落花流水，一个不剩，自此西去禅院黄教三魔威名大震，“追魂飞蝶阵”更是使人谈虎色变。

首位喇嘛嘉西穆蓦然一长身形，大喝一声，率领师弟便往厅内跑去，辛捷一怔，随即仗剑展开“暗香掠影”上乘轻功，跟上前去，口中喊道：“大师且慢，来而不往非礼也，看我辛某人的。”

他一弯身拣起一个石子，掌心运劲一吐，击向嘉西穆后心，嘉西闻身后破空之声甚疾，身形凌空，无处可闪，连忙一坠穿起之身形，反转身来，劈空一掌，只见那颗小石子突然裂开为数块，拍、拍、拍分别打在三人身上，三魔但觉后心穴道一麻，几乎站身不住。

此时辛捷张菁清虚道人都已进了大厅，黄教三魔一停之下，又都飞身向内纵去，辛捷等三人也跟踪上前，辛捷目观四方，谨防暗算，是以一时之间也不敢追得太近。

张菁边跑边说道：“大哥，你功夫真俊，爹爹的‘飞花伤人’手法，你也学到啦。”

原来辛捷掷石子的手法正是无极岛主独门工夫，那石子不但去势疾如强弩，而且最难的就是能在敌人身旁二、三尺炸开，分袭重要穴道。这手法必须透过内力外力，适当运用，那无恨生名列世外三仙倒也罢了，辛捷年方壮年，能够练成如此地步，真可谓天纵之才了。

清虚道人不由甚是佩服，诚恳道：“辛大侠功力盖世，晚辈连睹大侠绝技，真是不虚此行。”

原来适才三人同仇敌忾，清虚道人对辛捷大为拜服，此时替师门扬眉报仇之心已淡了。

辛捷一指前面三个喇嘛道：“快追，快追，前面是条甬道，让他们进去后，只怕埋伏机关，不易对付。”

三个发足狂追，通过大厅，辛捷眼看黄教三魔已近甬道，不禁大急，一长身足下运用天竺轻功，快如鬼魅地跟进甬道，只见甬道中一片漆黑，三个喇嘛不见踪迹，方在沉吟，张菁和清虚子也赶进来。忽然卡察一声，辛捷叫声不好，梅香宝剑一点地，借力倒穿，只觉身子与一硬物相撞，回头一看一道钢门降下，离地只有两尺，甬道那边也是一声大响，显然去路也被钢门挡住。

辛捷大喝一声，猛提一口真气，双手握住剑柄，挑向千钧钢门，他那梅香剑是一宝物，竟能透过内力，抗住此等重物，而不折断，辛捷高声喝道：

“菁儿，道兄快出。”

他一开口，真气微受影响，钢门又下压了几寸，他内力深湛，一口真气原可数用，可是所负太重，是以顾彼失此，张菁摇头道：“咱们走去了，你自己呢，我们大家困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

清虚道人正色道：“还是贫道支持这钢门，贤伉丽终身为国为民，任劳任怨，中原受苦人民视贤伉丽如万家生佛，千金之躯岂可蹈险。”

他说得大义凛然，辛捷一怔，钢门又下垂寸许，清虚道人连忙一挺降魔杖，挑向钢门，两人一运劲，钢门又缓缓上升几寸。

原来清虚道人昔年随师太乙真人行走江湖，云游天下，以觅俊才，光大西昆仑门户，对于辛捷夫妇仁心侠行，心中早就倾慕无已，只为师门恩怨，这才不得已要找辛捷较量，此时见辛捷处处表现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侠风，在临危时丝毫未考虑到本身，反而挺身欲救一个仇人，这种风格，真是令人感动，是以大义凛然讲出心中想说的话。

辛捷心想：“但教我吴大哥在此，两人同心合力，这区区钢门又奈我何，这道士武功不错，但是年纪太轻，功力毕竟差了一些。”

清虚道人道：“贫道这根宝………杖，能够……负载……万钧，只要……把钢门上抬几尺，就可把……此杖直立抵住。”

他功力远不及辛捷，运功之余又开口说话，大感吃力，一口真气几乎接不上来，正待调息，忽然后心一股阴柔真力传过，真气立刻归穴，原来是张菁运起内功助他调匀真气。

辛捷道：“好，倒是个好法子，大家一块用力吧！”

张菁这十几年在丈夫和父亲熏淘下已远非昔日可比，她也奋起全身力量，握着清虚道人的降魔杖，三人一齐运劲，那钢门一寸寸缓缓上升。

张菁眼见辛捷两目直视，额上青筋暴露，想到丈夫生平都是雍容败敌，谈笑摧凶，从没有落得如此狼狈过，不禁一阵惨然，再一看清虚道人脸上时红时白，汗珠不停流下，似乎已到真力耗尽地步，她这一分神，清虚道人但觉压力陡增，几乎支持不住，张菁见状大惊，连忙运劲上抬。

“好了！”辛捷大喝一声，说道，“清虚道兄快把降魔杖直立起来，这门由我撑住。”

清虚道人不敢怠慢，降魔杖向下一点，辛捷开声吐气，钢门又上升寸许，清虚道人手中长杖正好抵住，那门虽重逾千斤，但西方太乙真金所炼就的至宝毕竟不凡，竟然硬生生撑住，三人疾纵出厅，忽闻风声大作，原来黄教三魔从后院绕过观看动静，发觉辛捷等人巧计出围，乘着三个身形未稳，便一块动手攻击，三面精钢方便铲分别向辛捷、张菁、清虚道人递到。

辛捷一拉张菁，脚踏诘摩步法，间不容发从两面方便铲闪出，忽听扑通一声，清虚道人倒在地上。

辛捷目中尽赤，一招“寒梅吐蕊”，连点黄教三魔眉心，黄衣三魔见眼前剑色森森，招招不出面门，大惊之下，各人心思一般，也顾不得什么身份，正想倒地滚开，辛捷愤怒已极，怎容他们逃出剑圈，拦腰向首座喇嘛削去，他真力运足，剑尖自然发出丝丝之声，扣人心弦。

说时迟，那时快首座喇嘛刚一弯身，想施懒驴打滚，已是不及，惨叫一声，齐腰被斩，上半身飞得老远，辛捷更不打话，长剑依样葫芦向第二位喇嘛削去，那第二喇嘛达尔和见辛捷脸上凛凛生威，有如一尊天神，一出手便把师兄斩掉，登时吓得忘记招架，闭目待毙。

张菁高喊：“大哥——”

辛捷知他对恶金刚嘉西穆死状不忍，发言阻止，当时收回横削之势，梅香剑一吐点中达尔和死穴。

黄教三魔最小师弟见状不佳，连忙往外便跑，辛捷哈哈狂笑，也不追赶，奋起神力举起场中大钟投出，但闻惨叫一声，甸多立背上已被大钟击中，翻身一倒，正好被罩钟下。

辛捷喝道：“大力神滚出来。”

张菁上前柔声道：“那瘦汉见大哥杀了大和尚，吓得面无人色溜走了。大哥，你别这么凶狠狠地只想杀人，你看你脸色真吓死啦？”

辛捷满腔愤怒被爱妻轻轻一句话，完全化为乌有，一挽张菁手道：“清虚道人怎么样啦。”

张菁笑道：“不打紧，他是用力过度，以致晕倒，正好躲过和尚们的方便铲。”

辛捷急急上前替清虚道人推宫过血，张菁道：“亏得点苍谢老师的两仪剑法，不然今日之事不可逆料哩！”

辛捷点头道：“还好先前没有妄用真力，否则刚才再也挑不动那扇钢门，菁儿，我俩结婚以来，大小之战何下百次，倒是以今日最为狼狈了。”

原来点苍大侠谢长卿自五华山一役，自断双手姆指，以示终身不再用剑，归隐山中不问江湖之事。有年辛捷夫妇路过点苍，去寻滇池人屠霉气，不意巧遇谢长卿，三人盘桓了几天，谢长卿便把本门一套专破歹毒暗器的两仪剑法相授，以壮行色。

清虚道人悠然醒转过来，他手一按地，站起身来，一看恶金刚横尸地上，达尔和双目紧闭，气息全无，辛捷背手而立，神态悠然。心想到他手抗千钧压力之后，还能漫不经意的杀死黄教三魔，真是又惊又佩。

辛捷道：“清虚道兄，快快坐下调息一番，不然真气失窍，难免内脏受伤。”

清虚道人依言坐下，辛捷伸手与他手掌相抵，半晌之后，只见他脸色渐渐红润，张口吐出一口鲜血，张菁道：“不妨事了。”

清虚道人一跃而起，脸上神色怪异，似乎限人极大之矛盾中。他向辛捷夫妇一揖，便欲走开。

辛捷张菁是何等聪明人，知他此时心意感激自己一再相救，虽然愿意与自己相交，可是师门之仇却不可辞，是以进退两难。

辛捷还了一揖道：“道兄不必为难，今日之事，危难之中大家同舟共济，原来算不得什么？道兄为师复仇，只管来找愚夫妇便是。”

清虚道人默然，他眼睛向四面一扫，大步跨入厅中，走到甬道门前，只见那降魔宝杖的神妙，负载如斯重物竟然不折不曲，只是石板地经不得如此压力，已然碎裂一块，那降魔杖杖头正一分分插入地中。

辛捷过来找到机关所在，一按簧钮，钢门上升，清虚道人运劲拔起宝杖，道声珍重，几个起落便消失在黑暗中。

残月偏西，晓星闪烁，黎明前有一段最黑的时候，马蹄声打破了大地的寂静，渐渐的远去了。

西去禅院三主持喇嘛威震打箭炉垂廿载，谁又想到会在一夜之间，化为南柯一梦呢！

“轰隆！”“轰隆！”电光闪着，焦雷一个接一个，夏天的暴雨声势的

确吓人。

汉水滨那座临江茶馆又躲满了歇雨的人，每人泡杯浓茶，三三五五高谈阔论。

“梢公！这雨是下不久的，待会雨过天晴，渡我过江去，船费加倍。”说话的是个中年汉子，操江南口音。

“客官，不成。”梢公摇头道，“这样大雨，山洪定然暴发，这汉水水势在两天内是不会静下来。”

那江南汉子似有急事，连向梢公套交情，那梢公只是摇点不允。

那茶馆老板笑着走过来对江南汉子道：“这位兄台有何急事？雨后行舟的确十分危险。”

那江南口音汉子无奈，只得快然坐下，忽然发觉适才和自己坐在一块聊天的几个盐客都相继离开，坐在旁座津津有味地听一个大汉吹牛去了。

江南汉子心中奇怪，凑近去听听，那大汉正在吹的起劲，众人都静肃起来。

大汉道：“前几天天龙帮和汉水帮争夺地盘，约定在黄鹤楼头决斗，各位老哥是知道的了。”

众人都差不多全是鄂省本地人，对于这水陆两路势力最大的帮会争斗自是都听说过。

大汉接着道：“本来这次是天龙帮总舵主不对，他竟然吞并咱们汉水上下几万兄弟，这才激怒咱们汉水帮，帮主为了几万兄弟饭碗问题，决定决一死战。”

人群中有人问道：“那么老哥是汉水帮了，不知在何处开舵。”

那汉子惭然道：“兄弟不过是名帮众，那天两帮精锐聚集黄鹤楼头，眼看一场流血争斗无可避免，天龙帮请到了武功山无名头陀助阵，咱们汉水帮本来就比较势弱，帮主为了众兄弟，挺身而去，明知敌人人势众多，可是忍不下这口鸟气。”

他说到此一停又道：“双方终于说翻，正要动手，天龙帮仗着无名头陀全然不把咱们放在眼内——”

说在此，忽然有人高声问道：“那无名头陀可就是在湘南道上一掌伏四雄的禅师吗？”

大汉咦了一声，望望发言的人道：“这位兄台端的见闻多广，无名头陀正是一掌伏四雄的禅师，各位请想天南四雄万儿多响，可是被无名头陀单身就把大寨挑翻，那无名头陀是何等功力就可知道了。”

大汉接着道：“咱们汉水帮眼看就要覆灭，总算上天有眼，正在危机一发之际，却来了一个天大的救垦！”

众人齐声问道：“谁啊！”

大汉得意笑笑，慢慢道：“梅香神剑辛大侠夫妇！”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交头接耳，各自想道：“原来是中原之鼎辛大侠出手，难怪这汉水帮的老哥今日还能兴高采烈地大吹大擂。”

大汉高声道：“辛大侠这一露面立刻艺压全场，他老人家双手袖在衣袖中，只用两只脚就踢翻天龙帮一十三位陀主，那无名头陀不服气，也上了，各位猜猜怎样？”

众人正听到紧要关头，见他忽然卖关子，不禁心痒难搔，连连催促。

大汉接着道：“辛大侠的功力是不必兄弟说的，连辛夫人也是巾帼奇才，

那无名头陀要找辛大侠挑战，辛大侠不屑与他动手，辛夫人就接下了，不到廿招，嘿嘿，无名头陀狂叫一声，辛夫人收剑闪开，各位兄台你道怎样？”

众人齐声问道：“怎样？”

大汉哈哈大笑道：“那和尚僧袍全身松宽之处都多了两个对穿的剑洞！”

众人欢声如雷，那江南口音的汉子默默道：“辛捷，辛捷，又是他。”

他抬头一看，天色现睛，原来雨已停了，“辛捷，辛捷，老子总有一天要见识你。”

他眼角浮上一层杀气。

他望着窗前汹涌的大江，怒涛澎湃，知道今天是不能渡江了，不由又踱回原座，那汉子仍然在吹着。

“最使兄弟感动的就是辛大侠排解两帮纠纷那几句话，他说现在国家多难，咱们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持戈以卫国，还一天到晚为吃一口饭而自相残杀，真是愧对父母生我一场了，兄弟准备只要朝廷一招兵，这就投军去，杀几个鞑子为国家尽一份责任。”

众人纷纷叫好，吼道：“只要辛大侠一声号召，咱们一块到辽东去杀鞑子！”

声音如雷，震得桌上茶杯乱动。

又飘雪了，秦岭路上，白茫茫一片。

从远处来了两骑，蹄声得得，在厚厚的雪中留下了两排痕迹。

“大哥，那是什么？”白马上的少妇一指着前面问道。“菁儿，那是一具尸体，被雪盖着的，只剩下两只脚露在外面，咱们上前看看。”

原来这两骑上正是辛捷和张菁夫妇。

两人上前，跳下马来，辛捷用剑把雪划开，只是一个人直挺挺的倒在雪中，已然死去多时。

辛捷脸色突然十分凛重，张菁惊问道：“大哥，你发现了什么吗？”

辛捷点头道：“菁儿你瞧，这汉子死得古怪极了。”张菁仔细一看道：“大哥，你是说他全身并无半点伤痕吗？”辛捷用剑柄一挥，那尸体左手应声寸寸而断，对张菁道：“你看，这是被什么功夫伤的？”

张菁想了一会答道：“是一种极为阴柔的内力震碎全身。”辛捷沉声道：“菁儿你说得一点儿不错，这出手之人功力之高，已达不可思议地步。”

张菁问道：“这人阴柔气功比我爹爹还厉害吗？”辛捷沉吟子一会，对张菁道：“菁儿你别生气，当今世上若说内力深湛，当推着世外三仙中的平凡大师，他老人已有几甲子的功力，你爹爹虽然是盖世之才，服过千年朱果，可是年岁修为上倒底差了一筹——”

张菁插口嗔道：“大哥，我问你这下手之人比爹爹如何，谁要听你比较天下功夫哪个最强啊！”

辛捷正色道：“此人功力决不在平凡上人之下。”

张菁不乐道：“那是说比爹爹强啰，我不信。”

辛捷笑笑，忽然道：“菁儿，咱们查查看附近还有没有别的痕迹，要是此人像天煞星君一样善恶不分，中原武林只怕要浩劫临头了。”

张菁忽道：“大哥，咱们碰上他怎样？”

辛捷道：“如果他残杀无辜，迫害武林同道，说不得只好不顾性命和他周旋周旋。”

张菁见他脸色凛然，知他心意己决，便道：“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当今

世上还有这等高手？咱们先到无极岛去找爹爹相助。”辛捷纵声长笑，张菁嗔道：“笑什么？”

辛捷翻身上马，朗声道：“梅香神剑夫妇，又岂是畏事怕强的人，菁儿咱们搜搜看。”

“大哥！”

“菁儿！”

“得”“得”“得”！蹄蹄远了，大雪迅速的又把来路上的蹄痕填满，在地平线的极端处，还有两个小黑点在晃动着——那是英雄的岁月啊！

那是辉煌的岁月啊！

林汶轻轻的推开窗子，用力吸了吸寒冷的空气，胸中感到大为舒畅。

雪花片片飘着，林汶呆呆望在窗外，苍白的脸上现起了浅浅的红云。

“一年多了，怎么还不来瞧瞧我们？不知他长成什么样子了？”她又想到了高大哥。

“不管人们忧、愁、喜、乐，光阴的轮子还是不停地转着。”她悄悄地想：“古人说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练武又有什么意思呢？高大哥心地善良，练了武功不知会不会改变他，我宁可死去也不愿瞧他杀人的模样，那情景对他是多么难堪啊！”

“呀！我该去烧饭了，梅公公多半不回来啦，这两个小孩不知又淘到哪儿去了？我看他们一天都不能分开，将来一旦……一旦……怎么办呢？”

她跑进厨房，架上锅子煎蛋，心思却又回到关外去了，长白山下的牛羊，榆庄庄前的大树，在那里，在那里——

高战笑嘻嘻的爬在树上采榆钱子——那是可吃的，她姊妹两人站在树下接着，高战愈爬愈高，树枝荡着，她的心也跟着起伏不安，生怕高战跌下来。

“高大哥，你以后别再爬得那么高，每次教人提心吊胆。”

高战满不在乎的笑笑，从她手中拿了几串嫩嫩的榆钱子，放在口中咀嚼着。

咀嚼着，林汶似乎口中又尝到榆钱子清香而略带苦涩的味道。

一股黑烟冒起，林汶一惊，原夹蛋煎得焦了，她苦笑一声，把烧焦的蛋倒去，又继续弄饭菜。

餐桌上，菜肴热气腾腾，甜香四溢，林汶吁了口气，看看两个小娃儿还没回来，又踱到窗前。

“关外的风雪一定更大吧！高大哥会不会多穿些衣服？会不会想我呢？”她羞涩的低下头。

“有的人一生轰轰烈烈，像辛伯伯辛伯母一样，只想到别人，从没想到自己，有的人自私自利，钻营一生，可是并不能成就大功大业，我当然希望高大哥像辛伯伯一样，可是这样谁来陪我呢？”她头更加低垂了。

“人们真是奇怪，有些事明明知道是白费心力的事，然而偏偏要去做，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过去了，就像飘下的雪花被太阳蒸融一样，高大哥功夫学成，一定也是终年为人劳碌，可是几十年后，当不能再替大家服务的时候，人们还会记得他么？”

朔风怒号，寒气逼人，林汶情思扰扰，依在窗前时而眉尖深凝，时而颊露笑容。

“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肯牺牲自己，肯做一些成全他人的义举。”她轻松的笑了起来，似乎是想通了一个大大的难题，眼睛也亮起来：

“那是爱阿，当人们受了爱的鼓励，那么一切艰难都不再被认为是艰难了，一切的事业也就在这无比的力量下建立了。”

“是的，那是爱，”林汶喃喃道，“像我现在去为高大哥作任何事都是愿意的，只要他好，我就死去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时候，寒风凛冽地吹着，卷带着雪花，也卷带着贫苦人民的呻吟声……

关外的锦州，也笼罩在冰雪中，然而就在这冰天雪地中，一个惊天动地的孤儿成长了！

风家庄园——

朱漆的屋宇上覆着一层软软厚厚的白雪，院中松青柏翠，郁郁葱葱，不由不令人想起“松柏后凋于岁寒”的话了。

大雪迷濛，是黄昏将黑之际。

假石山边，这时却坐着三个人，前面是一个白髯飘飘的老翁，对面一个年及弱冠的少年和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

两个年轻的都是盘坐在地上，双目微闭，面色红润，那么大的雪花中，两人的身上，却是一丝雪痕都没有。

那白髯老翁面露紧张之色地看着一双青年，一会儿看看左面，一会儿看看右面。

渐渐，两个年轻人的头顶上冒出一丝丝白气，那雪花还没有飘近，就被一股无形之劲弹起跳开，落在一尺之外，霎时这两人盘膝之地，成了直径二尺的一个圆，圆外堆着白雪，圆内却是干土。

那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安慰的微笑，但是随即又为更紧张的神色所取代，他目光炯炯地盯在少年的脸上，只见那弱冠少年顶门蒸气大盛，宛如揭开蒸笼，面色也越来越红，这样过了几刻，那少年脸上忽然露出一丝痛苦之色。

老人大急，正要开口，那少年身形一阵颤动，脸色渐渐由红色褪白，老人眉头虽然紧蹙，但是脸上紧张之色大减，只听他喃喃道：“唉，岂能怪战儿，他年纪不过十八九岁，能达这般地步，只怕已是旷古未有的了，我老儿到六十岁外才通过这一关的——咦——”

原来那少年顶上蒸气又复大盛，脸色也又变红润，而且较之方才犹有过，老人满面惊奇地望着少年，只见那少年缓缓抬起两掌，高齐肩止，猛然双目一睁，双掌住外一抖，半尺之外一颗小松应声而折！少年一跃而起，大叫道：“师父，师父，我练成啦！”

老人无比惊奇地望着这一幕从古未有的奇迹，难以相信地摇了摇头，但是忽然之间，他像是恍然大悟地纵声笑道：“是啦，是啦，是我老糊涂了，战儿你幼时吃的那颗千年参王真有神鬼莫测之功呢，本来咱们这门先天气功若是不能一口气打通第十层大关，就得重新再从第九层练起，岂料，哈哈，你方才分明已是失败，却再接再厉地一次一举而成，战儿，你又创造了一项奇迹……”

陡然他的脸色大变，原来他瞥见左面那青年！

只见那青年猛然全身抽搐，身躯抖颤不已，老人大喝一声，右掌如闪电般一连拍出五掌，全都拍在那青年胸腹之间，那青年一声轻哼，萎然倒在地上，缓缓睁开双眼，失望地道：“师父……我对不起您老人家，我……”

两滴泪水冲着脸颊滴了下来。

老人忙喝到：“鹏儿，万万不可开口，听为师说——”

那青年眼珠一转，落在身旁少年的脸上，只见那少年脸色如龙行虎跃，中气直透华盖，不禁又是羡慕又是高兴地点了点头。

老人柔声道：“鹏儿，你千万不可气馁，方才你强行硬过第八层风火之界，结果真气逆转，若非我急点你‘气海’五穴，只怕立刻就得走火入魔——鹏儿，你能练到这般境界，为师已是满意万分。须知先天气功乃是当年全真教人绝技，自全真沦没后，辗转传至关外，终成我派镇山之宝，统数历代祖师，能练到七层之上的，不过五人而已，你还不满足么？”

接着老人又道：“你师弟幼服千年参王，休看他年纪轻轻，其实早具一甲子以上的功力，他的成就不仅你鹏儿不及，就是为师也自叹弗如哩——”

那少年被夸得不好意思，伸手握着师兄的手，喊了一声：“师父——”

老人望着这师兄弟俩拉着手，都是一般俊逸超人，心中不禁暗暗自得：“有这一对好徒儿，风柏杨你还有什么遗憾的？”

不用说，这三人正是边寨大侠风柏杨和他的两个弟子，李鹏儿和高战。

李鹏儿自随丐帮护法金老大来到锦州，投拜风柏杨为师，风老儿瞧在金老大的面上，是非答应不可的，而且他也着实喜爱鹏儿聪明忠厚，当晚就破例收了这个徒儿。

春去秋来，转眼就是十多年，李鹏儿在潜心苦练下，边寨大侠的一身武林绝学差不多全学了去，只是先天气功受于年龄功力所限，只练成七分。

去年，边寨大侠带着高战回家，于是收了第三个徒弟，由于高战当时就已具有几十年的内力造诣，是以一年之后，竟创奇迹似地把先天气功练成！

风柏杨老怀堪慰地微笑道：“好，好，你们师兄弟去歇歇吧他老人家一拂白髯，轻轻一步就跨出三丈，从拱门中走出蓦地，他惊咦了一声，脸上神色大变——

高战一扯师兄，两人跑了过来，只见师父目暴精光，银髯抖动，注视着墙上！

两人跨过拱门，一瞧墙上，只见红砖墙上骇然钉着一张大红拜帖。

二人对视一眼，趋近一看，只见帖上写着：

“边寨大侠风柏杨兄足下：

久闻风兄威震关东数十载，功参造化，学究天人，小弟衷心感佩，月圆之时，决赴贵庄一会。”

下面署名是“宇文彤”。

高战惊问道：“师父，宇文彤是什么人？”

风柏杨正在沉思之中，喃喃低语：“奇怪，我还没有去找你，你倒找上门来了，哼——战儿，宇文彤你不认得吗？你们见过面啊。”

高战奇道：“宇文彤？我不认得啊。”

风柏杨漫应道：“宇文彤，就是天煞星君！”

高战和李鹏儿都不禁惊呼出声，高战怒道：“哼，原来是他……”

风柏杨挥手阻止他说下去，轻声道：“宇文老鬼打伤金老大的梁子我们还没清，怎么他倒找上门来？”

高战陡然想起一事，不禁呵了一声，神色一变。风柏杨道：“战儿，怎么？”

高战道：“我知道天煞星君为什么要来了。”

风柏杨奇道：“什么？”

高战道：“天煞星君的徒儿，师父您是见过的，竟是杀害林家老伯的凶手，那天我遇上林家姑娘时，正碰着那厮杀害林老伯，我和他理论结果动了手，那厮骄狂托大的紧，全然不将我放在眼内，后来我施出他师父传我的独门点穴手法，他一惊之下，被我打到悬崖底下去啦——”

李鹏儿道：“打得好。”

风柏杨皱了皱眉头道：“这就是了，也好，反正我迟早要去找他们。”

高战道：“距十五日还有两天，师父，他是说到咱们这儿么？”

风柏杨没有答话，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雪停了，初升的月儿显得格外大，已是近圆了。

月亮高挂，正是月圆之际。

大雪停了两天，地上的雪可没有化，像是层白棉毯似的，走在上面一脚高一脚低。

高战和李鹏儿站在亭角边，对面站着风柏杨。

朔风吹着，发出呜呜的怪响，高战轻轻道：“师父，天煞星君还没有出来。”

风柏杨摸了摸白胡子，用微笑掩饰着紧张，朗声道：“咱们不管他了，今天是十五，该练兵刃，来，你们练兵刃——”李鹏儿道：“现在？”

风柏杨点首道：“正是，鹏儿，你把‘少阳剑法’最后十招再练一遍。”

李鹏儿从背上刷地抽出长剑，向师父行了一札，就开始练将起来。

鹏儿在边寨大侠门下苦练了十余年，关外武学实已尽得其奥，只见他缓缓把这十招外柔内刚的“少阳剑法”施得顾盼生姿，招式虽似呆缓，其实内劲暗蓄，火候老道之极，看他年纪轻轻，那剑式中竟然透出一丝古朴之态。

风柏杨知这徒儿已深得这剑法之奥妙，笑道：“好，鹏儿，这套剑法成了。”

鹏儿剑光一匝，收剑恭立。

风柏杨道：“为师一生但凭一双肉掌对敌，其实咱们这派兵刃上功夫也自不弱，只是战儿，我觉得你那祖传大戟虽是战场上厮杀的兵器，可是我从那戟头制作大与寻常画戟上看来，这大戟似乎也能当做上乘武学的兵刃，如果说是能把杖法、剑法和判官笔一类的招式熔于一炉，我瞧战儿你定可创出一种极厉害的独门戟法来。”

高战道：“凭弟子这一点武学那里谈得上‘溶于一炉’，‘独创一格’？”

风柏杨道：“战儿，你这等机遇资质实是旷古难逢，为师希望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要先分别苦练最上乘的剑法、杖法和笔法，等到这三种都臻上乘之后，高深武学之间自有脉络可寻，那是再求熔于一炉，所创新招必能超凡骇世，是以为师对你兵刃方面，只授你入门招式，至于真正最上乘的招式，那要瞧你机缘如何了，须知剑法杖法笔法，倒底不是吾派武学精华所在——”

说到这里他忽然道：“鹏儿，你把剑子给我。”

李鹏儿把剑递给风柏杨，风柏杨执着长剑轻轻一抖，发出“嗡嗡”一声刺入耳膜的震动，高战暗道：“师父谦称自己不是剑术名家，其实他老人家一艺通而百艺通，瞧他握剑之势，就令人心折。”

风柏杨双目翻天沉思了一会，忽然一步跨出，剑光陡然一伸一吐，一连三招施出。

高战看了两招，心中一动，暗忖：“咦，这套剑法在哪里见过，怎地好

生熟眼？”

风柏杨一连施出五招，高李二人只觉招招奥妙无比，劲风凛然，心中不由大是佩服。

风柏杨呵呵长笑，一收剑道：“战儿，你必觉这剑法好生眼熟是不是？哈哈，告诉你吧，那年雁荡大侠喜筵中，梅香神剑辛大侠一路剑法力挫天煞星君的事你可记得？”

高战恍然大悟，叫道：“我记起来啦，辛大侠施的正是这套剑法，原来师父你也会——”

风柏杨大笑道：“我知道你们心中在说：‘师父剑法俊得很啊。’其实呀，我不过凭记忆力硬记下辛大侠的几招，看起来有那么回事，真真碰上高手，三招两式就得出丑——”

高战道：“那辛大侠的剑法可算得上一流吧。”

风柏杨正色道：“岂止一流，为师活了这大岁数，还是头一遭目睹这等精妙剑法。试想天煞星君何等功力，那辛捷纵然天资奇佳，在功力上究竟逊了一筹，但是以天煞星君的狠辣招式犹自栽在他剑下，由此可知辛大侠剑法之妙了——战儿，我瞧那辛大侠为人颇好，对你也很不错，他日有缘，若是能得他指点一二，那么对你研习上乘剑法必然大有裨益。”

高战道：“弟子下次碰上辛大侠，必然求教。”蓦然，一声长笑划过长空，那笑声好不惊人，起闻时尚在数丈之后，笑声未歇，已在数丈之前，高战和李鹏儿大惊抬头，忽觉眼前一花，师父已如闪电般升空而起，身形如天马行空飞扑向黑暗——

高战一长身形，如猫狸一般上了墙头，遥目四望，只觉夜黑沉沉，那里有一个人影？

正待更跃高处，忽闻身后师兄叫道：“师弟，快来，这有一封信简。”

高战连忙跃回院中，只见李鹏儿从左边厅梁上取下一封白简。

两人凑近一看，只见一只信封上写着“风大侠启”四个字。

两人对望一眼，不敢拆开，正焦急间，忽然人影一晃，风柏杨已落在眼前。

李鹏儿连忙把信简送上，风柏杨拆开一看，只见信上写着：“小弟突逢要事，务赴塞北一行，风兄如欲一清旧帐，半月后请赴华山绝顶一会。彤白。”

风柏杨面色凝重，喃喃自语：“哼，这魔头一年不见，功力又精进了。”

从这句话中，高战和李鹏儿意识到师父并没有追上那天煞星君宇文彤！

风柏杨轻叹了一口气道：“半月后赴华山，我就得动身了，鹏儿我瞧你功夫已练得足够独当一面，明日你就入关，一面磨练磨练江湖经历，一面寻找你金叔叔，丐帮恢复的大任全得看你哩！至于战儿——”

他望了望高战，接着道：“战儿留在家中也是无聊，倒不如跟着你师哥走走，两人也有个照应，再说，你也该去瞧瞧林家姐妹。”

山海关下，两个健壮的青年背着背囊，匆匆赶路。

这两人正是离开风家庄入关的“关外天池派”传人，李鹏儿和高战。

十多年前，李鹏儿在四面楚歌的凄凉情景下，由金老大背负着夜渡山海关，投奔边寨大侠，这时他重行入关，想起自己身上的重担，不禁又是感慨万千，又觉雄心万丈。

高战也默默地走着，上一次他走进这“天下第一关”时，正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捧着爸爸的骨灰，流浪野宿在困境中挣扎着，此刻他身怀惊世骇俗

的先天气功，和驰名武林的关外绝学，那巍巍的城楼，似乎给了他更多的启示——对于人生。城门依然是那么旧旧的，大块的花岗岩仍是那么古老巍然，从城门洞穿过的大道也还是那老样儿，在路上走着也是当年的那两个人，然而，这两个孤儿是长成了。

谁也瞧不出，这两个庄稼打扮的后生，会是即将震惊武林的青年高手。

地上湿滑滑的，两个人默默地走着，天愈来愈黑，路上行人愈来愈少，这两个人的步子却愈来愈快，而泥地上的足印也愈来愈浅。

月亮从云堆中闪出来时，这两人已成了两道黑线在原野上滚过。

高战的声音：“咱们错过了宿头。”

李鹏儿嗯了一声，接着道：“前面有个林子，咱们去瞧瞧能不能找个地方歇歇。”

两条人影带着破空的声响，穿进了那座广大深远的森林。夜风在林子顶上哭泣着。

月亮悄悄走进了云堆。

月亮再次钻出来的时候，已是西偏了。

然而，两个人仍在林子里胡乱转着。

高战指着一棵奇形的大松树叫道：“师兄，咱们怕是迷路了，你瞧，又转回这儿了。”

李鹏儿也叫道：“这林子有点古怪，我瞧今夜是走不出去的了，倒不如明儿天亮了再说。”

高战道：“咱们就歇在这大树根上吧，只要不下雪——”李鹏儿抬头从树枝孔中看了看半天，摇头道：“我看今晚不会落雪。”

师兄弟俩把包袱垫在头下，把衣领往上扯了扯，躺下身来。树根儿梗着背脊，这感觉对高战是熟悉的，他枕着包袱，手抚着身边收短了的大戟，他似乎又回到了那流浪的岁月……姬蕾的娇靥在眼前荡漾着，那一颦一笑，那马上的倩影，衣带儿随风飘在空中，雪白的小手飞掠着秀发……”“吼——”

一声低沉而有力的怪响从林子的那边传了过来，使这两人都一惊而起。

“吼——”

又是一声！

高战怀疑地道：“不会是大虫吧？”

李鹏儿肯定地摇了摇头，低声道：“这林子中有高人——”高战陡然醒悟，也低声道：“你是说——这是高人练功时所发出来的声音？”

李鹏儿轻轻点了点头。

那吼声渐渐愈来愈密，倒像是两种略为不同的吼声相合着，那频率愈来愈快，最后几乎成了一片。

高战道：“师哥，咱们过去看看。”

李鹏儿沉吟了一下，点了点头，把背包系好，伸手指了两指，低声道：“你走那边，我走这边，咱们在前面会合。高战点了点头，伸手拿起地上的大戟。

李鹏儿一挥手，往左面走了过去，高战也施展轻功往右面绕了过去。

他扬了扬手中的铁戟，拨开一些长及膝盖的枯草，往那发声处走去。

那吼声越来越震人心弦，高战提着一口真气，轻轻一飘就是数丈，身躯在密立的树干中轻巧地绕过。

忽然，高战发现一桩异处，原来这林子原都是含抱以上的老松，这时他

前面却是一片杉树，倒像是一个松林当中嵌着一片杉林一般，他偏头想了一会，也就走入杉林。

走了不到三步，他忽觉眼前一花，那身旁的杉木都像是蒙了一层怪雾，他回头一看，来路竟然已不可辨，一切景物都是似真似虚，周围像是有无数条路，又像是没有一种可通，高战不禁一慌。

他走前一步，忽然眼前出现一棵粗树拦路，用手一摸，却又空空无物，他暗忖道：“这杉林必是一个古怪的阵式。”

他耐着性子转了好半天，却似离那吼声愈来愈远，也分不清倒底是自己远离了，还是吼声远离了。

“我不要被困在这里——”

迎面空气中似乎带着丝丝湿气，高战一嗅之下，猛觉鼻中一凉，他连忙紧张地提了一口真气，霎时先天气功遍布全身。

他又挨着前行了几步，似乎觉得转了一个弯，但是眼前景色仍是一片模糊。

高战疑惑地抬目四下瞧瞧，除了粗大的树根外，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

忽然有一阵冷风拂体，高战下意识的立定马步，但四下仍是静悄悄一片。

走了半刻，又转了一个弯儿，高战步步为营的慢慢移动着，猛可“吼”一声，清晰的传入他的耳鼓中。

高战猛一止步，观定方向，脚下有如流水行云，斜掠而上，全身先天气功已然发动，这时候就是陡受阻击也不会稍有伤折。

黑暗中似乎隐约有人“咦”了一声，高战一横心，有若不闻，欺身掠前，但两目两耳都全用上了。

“嗤”一声，是左方传来的。

高战猛可大吼一声，铁戟一荡，掠向左方。

“嗤”一声，却是发自右方。

黑暗中那发声者好快身形，高战一惊，铁戟急摆，身形有若大鸟，在空中打一个圈，斜掠向右方。

身形未至，长就挥出，“嘶”一声，划破周遭空气。他这一挑之势，乃是防身妙着，皆因他此时处于敌暗我明之境地中，不暇进攻，先求自保，这一戟挑出，身形登时定下来。黑暗中地是沉沉无声。

高战一怔，飞快沉吟一下，朗声道：“何方高人隐于此地，小可高战无意闯入，尚乞见谅。”

黑暗中依然沉沉无声。

高战不耐烦的顿顿铁戟，心中却思索不定。

好一会黑暗中才有“吱”“呀”之声，倒像是有人拔枝而行，高战凝神倾听，果是向自己这方走来。

任他此时内力造诣已极高，目力不比寻常，但眼前却是芒芒一片，是以一刻不能分心，以耳代目，全神贯注。“沙”，“沙”，足步声慢慢近了。

“叮”一声，高战吓了一跳，蓦然——

蓦地，一张诡异绝伦的脸孔从他身前一棵大树树桠露了出来，高战大吃一惊，向后倒退一步，凝神注视，只见那人长发披肩，枯黄的脸上斑纹累累，有如老树纹轮，也正在注视着高战。高战运起先天气功，以防不测，倒提长就对那怪人道：“晚辈高战，不知前辈在林中练功，冒犯之处，尚祈前辈见谅。”

五

那怪人盯着看了高战一阵，也不作答，忽然头又隐在树中。高战仔细一瞧，恍然大悟，原来那棵数人合抱的大树，中间竟是挖空的，那怪人就住在树内，树顶开了个天窗，靠地之处还有个小门，紧紧闭住，而且手工甚巧，错非注意去看，根本就以为那门缝是树上的纹路。

那怪人隐身进去，久久不再露面，忽然，“吼”，“吼”之声又起，而声音愈见低沉有力。

高战心想：“这林中古怪真多，这怪人分明在练一种邪门功夫，我还是赶快会合师兄，走出林子少惹事为妙。”于是，他再度朗声道：“晚辈无意闯入前辈所布大阵，小可尚有急事，希望前辈指点一二，以解小可之困。”

高战等了半天，那怪人似乎专心一致在练功，对于高战所说根本不予理会，头也始终不露出来，高战心中大急，忽然一声尖锐的呼啸传到耳中，高战一听知是师兄李鹏儿遇困相招，当下运足真气，也长啸一声作为答应，身形一穿，正欲循声而去。

突然，他身后大树中又露出一张人脸，也是长发披肩，脸上青气蒙蒙，连眼睛也是青如翠木，十分吓人。高战心中大奇，一横手中长敦道：“小可与师兄一起入林被困，两位前辈既然不肯指点阵法，小可只好乱闯乱撞去寻师兄。”

那青脸老人沉吟一会，从大树中飞身穿出，落在高战身旁，看了高战一会道：“小朋友，我师兄正在练功，你乱嚷乱吵打扰了他，一个不好，就要走火入魔。”

高战见他脸虽然恐怖极了，可是说话倒是温和，看样子并无恶意，便低声道：“不知前辈高姓大名，如何称呼？”

那青脸老人抬起头来，望着树桠上露出的月亮，神色甚是寂落悠远，半晌对高战道：“小朋友，你是这十多年来第一个走进这神木阵的人，也是我师兄弟十多年来所见唯一外人……”

高战忍不住插口问道：“什么，老前辈，您师兄弟十多年没出这林子？”

青脸老人叹了口气道：“小朋友，你真是聪明，唉，这十多年不知江湖上又出了多少少年英雄，老夫当真是老了。”

高战正想开口求他带路，解救师兄出困，那青脸老人似乎十多年来未与外人接触，此时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俊秀可爱的青年陪自己谈话，真是机会难得，于是口中滔滔不绝道：“我师兄虽然脾气古怪，生平落落寡欢，其实他内心却是热得紧，待会他练完功，一定也会很喜欢你，小朋友，这些年来，江湖上发生了些什么大事？”

正在此时，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声发自黄脸老人凄身树中，只震得四周树枝纷纷下落，那青脸老人满脸喜色，口中喃喃道：“成了，成了。”

高战见他一刻之间宛如变了一个人，眼角精光暴射，豪情毕露，那张羞脸虽则难看，可是也自有一番威猛之态，不再是龙钟的老人，心中不由暗暗称奇。

“呀”的一声，大树下面的门开了，走出先前那个脸色枯黄的老人，那青脸老人奔上前去，抱着他师兄连道：“师兄，成啦，咱们可以离开这鬼林子了。”

那枯黄老人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之色，但随即恢复冷寞，对青脸老人道：

“这位小朋友总算与我们有缘，他师兄被困在东方幻门，你快去引他出来，免得受诸般幻象所扰，耗费心神。”

青脸老人应了一声，高战忙道：“晚辈也跟着去。”

黄脸老人犹自不决，青脸老人似乎爱极高战，便道：“好啦，你跟在我后面，千万不要离开一步。”

高战忽然想起，这阵法也许是人家避敌的法宝，自己如何能窥探其中之秘，只是关心师兄安危，便用汗巾蒙住双眼，跟在青脸老人身后，那青脸老人知他心意，暗忖这娃儿心地不坏，也就不再言语。

且说高战跟在青脸老人身后，东转西弯，也不知走了多远，忽然前面青脸老人一停身形，低声道：“前面就是你师兄，你掀开汗巾进去接他出来。”

高战依言走进一堆松树中，只见师兄背着自己盘坐在地，双手合拢，五心向上，正在做关外天池派的内功哩！

李鹏儿听到脚步声，回头一看师弟就在身后，不由大喜上前，执着高战双手，激动道：“师弟，你还好吗？”

高战见他身处危境，兀自念急不忘自己，心内一热，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良久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高战道：“这林中隐居着两位前辈，其中一位带我到此，咱们赶快去拜见。”

李鹏儿道：“我老早就知道这林中定有高人，师弟，这阵法好生厉害，错非我见机得早，运起内功，否则老早就被幻相所引，东跑西跑，力竭倒地了。”

高战引着李鹏儿走出，青脸老人东望西望等得不耐烦了，高战对李鹏儿：“师兄，这位就是——就是——老前辈。”

他不知青脸老人之名，只好就称老前辈，李鹏儿恭身行礼，那青脸老人哈哈笑道：“老夫翠木老人，两位小朋友就这样称呼我吧，我师兄是——是枯——黄木老人。”

高战心想：“这两位老人号称一黄一翠，倒和他们外貌相符。”

高战李鹏儿蒙住了眼，又跟着翠木老人走到他所住的大树下，黄木老人道：“两位小友在林中折腾了半夜，想来定然饥饿，老夫师兄弟山居简慢无以待客，就请进屋略进水果如何？”

高战李鹏儿听他说得诚恳，便鱼贯进入大树，只见那树心挖空，里面很是宽敞，桌椅茶杯都是老木做成，桌上然燃着一根粗如儿臂的长香，清烟袅袅，淡香令人神治，更显得一尘不染。

黄木老人从拒中拿出一盘苹果，又大又红，颜色鲜艳已极，高战师兄弟两人本来饥饿难当，各人啃了两个苹果，但觉那果脆嫩多汁，满口芬芳，不由赞口不绝。

青木老人道：“这苹果是这林内特产，品种名贵，极难培植，昔年也是贡品哩！”

高战忽然问道：“老前辈隐居此处，十余年不复外出，晚辈见老前辈似有隐忧，不知可否见告？晚辈师兄弟愿尽薄力，替前辈释忧。”

李鹏儿连施眼色止住他发问，但已自不及，黄木翠木老人果然脸色立变，齐声沉沉道：“两位小朋友原来是来卧底的，老夫不愿和小辈为难，师弟，你这就引这两位出林。”

李鹏儿心知高战毫无江湖经验，是以触动了这两个怪人隐痛，明明是一

番好心，反而被人误会了，心把与这怪人打交道，反正并无好处，不如乘势离去，便一拉高战双手站身欲走，黄木老人忽然厉声道：“两位是何人门下？”

高战心中好生懊恼，暗忖：“我好心好意问问你，想帮助你，你何必如此凶哩！”

一刹那间，他忘我让人的天性又发作了，他心想这两个老者定然是有极其惨痛的往事，这才住在这人迹罕至的林中，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自己如果能开导他们，使他们对人生能重生兴趣，那不是很好吗？

当下高战柔声道：“晚辈不知轻重，言语冒犯前辈，只是晚辈所说，的确是出自内心，并无半点别意。”

翠木老人向他师兄看了一眼，像是替高战求情，李鹏儿心道：“我这师弟心肠太好，和这般不知好歹之徒，又有什么交道可打，日后只怕吃亏的时候多着哩！”

黄木老人瞪着高战看了几眼，李鹏儿暗中戒备，怕他突施毒手，哪知黄木老人吁了口气道：“像你这样的孩子，像你这样的好心肠倒是少见，老夫昔年所遇之人，尽是奸恶狠毒之人，只道这世上原是如此，唉，也罢，老大讲个故事给你听。”

李鹏儿见他一刻之间，凶恶之气尽除，月光从天窗照进来，黄木老人更显得苍老了。

“在很久以前，在接近苗疆的南方。”黄木老人慢慢的讲着，神色很是悠扬，好像此时他又回到了荒烟漫野，蛮山重重的边境。

高战李鹏儿知他现身说法，在叙述他自己的往事，当下聚精会神地听着。

黄木老人接着道：“在那里有一个小小村落，村中有个孤儿，其实他母亲尚在，不过改嫁别人了。那孤儿从小就自力更生，靠作粗活，替人放牛羊赚顿饭过日子。”

高战想到自己年幼时也是父母俱亡，不禁对黄木老人甚是同情只觉他那枯黄死沉的脸，也不怎样难看了。

“那孩子有一颗爱人之心，他受苦时并不怨恨别人，对于母亲不理他而改嫁别人，心里也无丝毫恨意，他只想尽最大努力去讨别人喜欢，想从别人那里分到一点点的爱，就是一点点儿也好。”黄木老人平静的说道，“可是那孩子的努力失败了，他想尽心思讨好别人的法子，都被别人认为是不屑的顽劣举动，他对人表示善意，别人会以为他怀有诡计，甚至是笑一笑，人家也会说：‘这小鬼头，不知心中又想些什么害人鬼生意。’”

黄木老人接着道：“那孩子自己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道理，他只盼望有一天大家能了解他的心，那就满意了，别人骂他小扫帚星，别人骂他母亲不要脸，他都忍住了。”

有一天，他和别外一个牧童一道儿放牛，两人都是孤儿，一向很是要好，坐在溪旁谈天，互相倾诉胸中痛苦，一不留神，那两头牛走失了，主人知道后，大发脾气，狠狠打了他俩一顿。”

翠木老人插口道：“大哥，岂只是打了一顿，那恶人简直是要打死我们，你看，你看，我脚膝这里的伤痕，当时腿骨却被打折了。”

他衣襟掀开，高战一看膝头上果然伤痕累累，骨头突起好大一块。心中不禁黯然忖道：“这青木老人就是另外那牧童了。”

黄木老人淡淡地道：“这肉体的痛苦算得了什么？再厉害些我也挺得住，那内心的痛苦才叫厉害哩！”

高战李鹏儿一怔，黄木老人又道：“那孩子被打得半死，他心中还在想，为什么有些人有权利去欺侮另外一些人？难道这是老天规定的么？他伤势沉重，醒了又昏，昏了又醒，最后总算想到了答案，那就是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只有自己有使别人不敢欺侮的本钱。”

高战不以为然，正想开口说话，黄木老人又道：“于是那孩子约了他的朋友——另外那个牧童，在伤势稍稍好转，就逃出家乡，经过许多遇合，终于练成武功。”

高战问道：“黄木前辈，你后来报了仇么？”

黄木老人点点头道：“我杀死了那恶人全家。”

高战道：“那就是您老人家不对了，您老人家武功学成，何必跟卑鄙小人一般见识，再说你报仇只要找他一人好了，何必要杀别人全家呢？”

黄木老人哑然，半晌道：“这道理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想通，我永远也想不通，小朋友，对付恶人只有以血还血，这样才能制止他们的凶焰啊！”

翠木老人道：“小友，你别打断我师兄说故事。”

黄木老人继续道：“这对好友从此就在江湖上独行独往，专寻恶人霉气，别人因他们手黑心辣，脾气古怪，就称他们为勾漏一怪和青眼红魔。”

李鹏儿高战新近出道，是以对这二个外号并不熟悉，其实勾漏一怪翁正，青眼红魔鹤如虹在十多年前是鼎鼎大名怪物，武林之中人人皆知。

黄木老人接着道：“渐渐地，天下无论黑道白道都对这师兄弟恨之入骨，分明是锄恶行侠之事，也被别人喧染成凶狠作恶，他俩内心之痛苦，真是无可言谕。有一次，这兄弟俩和号称中原第一奇人打了一仗，那人口口声声说是替人间除害，这对兄弟自忖生平除了诛杀恶人手段或许过分以外，并无其他恶迹，当下大怒之下联手与那人大战，结果双双落败，被那人用剑刺伤，于是这对兄弟埋头精研剑法，创出一套专破诡异繁巧剑术的武功，卅年后再出江湖，本意当着天下英雄面前扬眉吐气，击倒那人，然后再宣布自己生平所行，但教天下英雄明白他们也是替天行道。”

高战心想：“这两人并非穷凶恶极之人，但是到处树敌，所行所为又不肯向人说明，江湖上恩恩怨怨，本就纠缠难解，也难怪别人都对他们不了解了。”

黄木老人惨然道：“这对师兄弟想不到这次败得更惨，竟然载在那人徒弟手中，而且败得毫无还手的余地——”说到这里，黄木老人脸上凶狠之色又流露出来。

高战惊问道：“这人是谁，他的徒儿怎的也如此了得？”

黄木老人沉声道：“这人外号七妙神君，是中原武林一甲子来罕见之鬼才。”

高战脱口道：“那他徒儿是辛捷辛叔叔了。”

此言一出，李鹏儿立知不妙，正待招呼高战留意，那青木老人厉声道：“好小子，原来是辛捷这厮鸟侄儿，老子先抓起你，再去找辛捷算账。”

高战李鹏儿对辛捷都是敬仰非常，尤其是李鹏儿，当年辛捷曾为他却敌救了他的小命，此时听他辱骂辛叔叔，再也忍耐不住。

当下大喝一声：“化外魍魉，吃我一拳！”

他掌出如风，喝声方完，掌缘已自攻到翠木老人的胸前，出手之快，的确是一流好手。

那翠木老人身形不动，双臂猛然往外一翻，一股古怪无比的劲道从李鹏

儿所发的力道中直透而入，李鹏儿大叫一声，反掌反切，另一手却同时并指如戟地抢攻进去。

这一招唤着“野马分鬃”，原是太极门中的绝技，关外武功兼融太极全真的内家功夫和关外辽东的外家功夫，李鹏儿自幼即是内外兼修，这招“野马分鬃”使出，端的是柔中夹刚，威力倍增。

岂料那翠木老人一连两掌拍出，竟然后发先至，而且掌势飘急已极，李鹏儿只隐隐觉着对方掌法中带着一股凶狠无比的邪气，他连忙施出关东绝学“狂飘拳”，意欲以快攻快。

高战一面注意师兄的鏖战，一面暗运真气，防范那黄木老人，他偷眼一看，却见黄木老人面色出奇的平静，似乎对翠木老人和李鹏儿的拼斗丝毫不关心，也不怕高战突然逃跑。

李鹏儿十多年来的朝夕苦修，这套“狂飚拳”当真是深得精髓，只见他掌势绵绵不断，激起狂风阵阵，围着青木老人一连攻出十余招！

高战暗暗心喜，忖道：“十……十一……十四……十五，好了，从第十六招‘老鱼吹浪’起，狂飚拳即进入‘稳’字诀，师兄功力深厚，在一百零八式没有施完以前，翠木老人休想取胜！”

果然李鹏儿双掌奋力一捽，由内向外一翻而出，正是“老鱼吹浪”的势子，霎时狂风顿停，但是另一种浑厚凝重之气逐渐升起。

高战俊目斜睨，忽见黄木老人面色愈来愈黄，顶门上出现一种冉冉黄气，他不禁猛吃一惊，当下猛提一口真气，先天气功遍布全身。

先天气功原是全真派和少林寺的无双绝学，但是传到至今，其诀要法门早已丧失过半，关东武学祖师创派之时，凭着自己搜集所得的一鳞半爪，加上本门的内功绝学，两者溶为一炉，终于另成了一套武林绝学。

且说高战暗自全身运上先天气功，凝神注意着黄木老人的动静。

那翠木老人似乎已经开始强攻，他掌出如石破天惊，招式又复怪异无比，但是却始终攻不破李鹏儿的狂飚拳。

但是突然之间，翠木老人招式大变，似乎已经发动了那枯木奇功，李鹏儿连喝数声，一口气里逼退了四五步。

高战正焦急间，李鹏儿忽然也是大喝一声，拳招陡变，霎时满天都是拳风掌影，攻势大盛。

这一来不仅翠木老人大惊不已，就连高战都惊异得紧，因为连他都认不出李鹏儿所施拳法的来历名称。

李鹏儿怪招迭出，忽听翠木老人大吼一声：“住手！”

“文子江文帮主是你师父？”

李鹏儿抗声道：“不是！”

翠木老人喝道：“那么你这‘百结拳’是从哪里学来的？”

高战听得恍然大悟，心道：“原来师兄这套拳法是‘百结拳’，久闻丐帮百结拳是武林一绝，由帮主一派单传，师兄是丐帮主之继承人，自然有这拳谱，难怪师父不曾教过我这拳法。”

蓦然，黄木老人喝道：“不管他，既然他和文帮主有渊源，咱们放他走吧，喂，你去对辛捷说，咱们把他侄儿扔在这儿，叫他来找咱们要人！”

他听高战一声“辛叔叔”，便以为辛捷当真是高战的什么堂表叔叔之类。

高战人虽随和，但在这等时候却是傲然的很，他昂然道：“晚辈虽然不才，但是自己省得料理自己之事，要来便来，要走就走。”

黄木老人厉声道：“那么你走试试看！”

高战向李鹏儿一挥手，道声：“咱们走。”

黄木老人叫道：“老夫叫你命丧三步之内！”

高战忍不住道：“未必见得。”

黄木老人狂笑道：“你若接下老夫一击，便让你出阵！”高战更不打话，提着铁戟，呼地跨出一步！

铁戟尖儿碰在地上发出当的一声！

“呼”又是一声，高战跨出第二步。

霎时，呜呜一声怪响，尖锐得令人耳膜欲裂，满林中宛如染上了一层黄色的轻雾！昔日的勾漏一怪发出了枯木功！高战比闪电还快地反过身来，轰然暴震，先天气功已然发出也不知过了多久，像是宇宙改了样子一般，地上合抱的巨木折断了两棵，残枝断树后，高战依旧昂然挺立！“翠木，领他们出去吧——”

虽然只是十月，然而秦岭上已成了冰天雪地。

“嗒嘘嘘”，马儿长嘶，人立着停了下来。

两个矫捷的人影跳了下来，落在尺厚的雪地上，一丝足印也没有。

“大哥，发现了什么吗？”

“菁儿，轻声些儿。”

不屑说，这是辛捷夫妇了。张菁把头凑到辛捷耳旁，低声道：“大哥，是不是发现了那用绝顶阴柔掌力杀人的——”

她见辛捷翻着眼，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不禁住了口，悄声问：“怎么啦？”

辛捷笑了笑道：“你身上的味道真好闻。”

菁儿嗔道：“你这人真是的，也不分轻重缓急——”辛捷道：“瞧，那边！”说着伸手猛然一搂菁儿，身形已贴着银白色的地面飞了出去。

他这“暗香掠影”的轻身功夫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带着一个人，也只在雪地上留下极浅的一点脚印。

两人一齐伏在一个大雪堆后，菁儿随着辛捷悄悄抬起头来，往下面一看——

只见一个猎人模样的壮汉被三个衣衫破旧的古怪老翁围在中间，那三个老头子声势汹汹，像是要群殴那猎汉一般。张菁看了一阵，不觉奇道：“大哥，这有什么古怪？”辛捷摇了摇手，凝神注视。

只听那三个老者其中之一怒吼道：“小子你是有意跟踪咱们的了？”

那猎人打扮的似乎一怔，一时没有答话，那对面的老翁暴叫道：“妈的，你不理我？”

手起一拳打出，意然荡起一股幽风，那猎人哼都没有哼就死跌地上。

辛捷在那老者怒骂之时，暗叫一声不好，却不料那老翁说干就干，待要相救，已自不及。

他不禁惊诧万分地忖道：“这三个老翁功力之深，实在骇人，方才那一具死尸必也是他们下的手了，却不知这三老头的这等无耻，那猎汉分明是不会武艺的人，瞧他们的样子还想群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三号人物——”

那老翁打死猎汉之后，似乎十分欣喜，手舞足蹈地大叫：“过瘾！”

另外二个老翁也拍手道：“有趣。”

辛捷看得大怒、却听另一老翁道：“大哥和二哥都已发了利市，下一个

该我了。”

另二人齐道：“正是。”

辛捷转头对菁儿道：“也没见过这等野蛮嗜杀之人——”张菁见他目光凛然，知道他就要出手，心中想到那三老翁惊人的功力，不禁轻叫道：“大哥——”

辛捷抢着道：“菁儿，你为我掠阵！”

张菁见他说得截铁断钉，一句话硬咽了回去。

只见辛捷呼地站起身来，提气大叫道：“兀那三个老儿与我站住。”

那三个老翁正互相搭着肩膀要去，闻言一齐转过身来，仍是搭着肩膀，左边一个瞧见辛捷，喜道：“哈，轮到我了。”也不见三人用劲，身子忽然呼的一声就飞了过来，一齐落在辛捷前面。

辛捷不禁暗中一寒，暗道：“这三人功力之高，只怕不在昔日‘恒河三佛’之下——”

但是辛捷天生的性子，愈到这种时候愈是不肯丝毫退缩，他振奋地长啸一声，呼地一声从雪坡上落了下来，手臂一圈，“叮”一声，寒光一匝，梅香剑已到了手中！

“好呵，是个会家子。”

辛捷瞧这三人衣着破旧不说，而且形式极为怪异，倒像前朝百年前的衣衫样式，而且三人白髯泛黄，长得极是相像，分不出倒底有多少年纪。

辛捷傲然前跨了一步，霎时眼前一花，那三人突地一动，成了品字形把辛捷围在中央。辛捷扬剑大笑道：“三个滥杀无辜的老贼，你们一起上呵。”对面的那个呵呵大笑，对左面的道：“二哥，他想激我们，哈哈——”

那其他两人一齐大笑起来，而且笑得直不起腰，辛捷还没有动手，倒先被弄得迷糊起来了。

对面那老人停住笑声，正色道：“小子，你莫要激咱兄弟三人，碰上一人也是三个一起上，碰上一百个也是三个一起上，绝不含糊，不过今天算你小子运气，轮到我发利市，所以由我一个人动手，其实对你也是一样，反正都是死就是了。”

辛捷不发一言，把十成功力聚集全身，大喝一声“看剑”！

雪堆后面的菁儿从那“看剑”两字中听出丈夫当真是从所未有的紧张，她不禁紧捏着拳头，偷偷伸出头向下注视。

辛捷知道今日之战凶多吉少，一上手就是虬技剑式中最厉害的杀手，他功力深厚，剑尖发出的剑气使他的梅香宝剑平白多了三尺长的威力！

那老翁一上手便是抢攻，想在三招两式之内解决辛捷，岂知辛捷也是一上手就拼力抢攻，霎时两人一触即变，瞬时换了七招！

那老翁似乎惊奇不已，辛捷每发一招，他便咦一声，一口气咦了七声，两人各自退了半步。

那身后的两个老儿齐叫道：“老三丢人！”

老翁大吼一声，右掌横切，右掌却往内一旋，辛捷单剑左右双飞，正是“梅开二度”之式。

岂料他剑招才出，那老翁横里的旋劲竟发出一种古怪无比的柔劲，使得他的剑式生像是无处落手的样子，而右面那股横切之劲，却从蛮横不堪的地位硬攻进来！

辛捷又惊又怒，暗骂：“这老儿好横。”

手中招式猛变，已化斜削之势力直刺之势，他鼓足真力一剑疾弹而出，竟像同归于尽的样子，那老儿吃了一惊，连忙收招。辛捷暗道：“看你横还是我横，嘿——这种招式我可是从天魔金欹那儿学来的。”

雪堆后的张菁见辛捷施出这般不要命的招式，已急得双泪直流，但却又不敢发声，双手各抓一把白雪，一捏紧之下，早已融化成水。

那老翁怔了一怔，大喜叫道：“好小子，这样打才有意思。”只见他双掌齐飞，攻势绵绵不绝，辛捷奋力削出三剑，心中不禁大为骇然——

原来对方掌力中发出一股古怪之极的阴柔之力，强如辛捷的剑式，竟然感觉在浓厚的胶液中搅动，黏滞窒碍，难以施展！

十多年前，辛捷在恒河三佛首徒密陀宝树的“白驼寒心”掌风中，一剑来去自如，终于退走了不可一世的“婆罗六奇”。这十年来，辛捷功力大非昔比，剑术之强，实可挤身字内三大高手之一，而眼前这古怪的老儿，竟令他发不出威力来！

辛捷咬紧牙关，猛然提贯真气，梅香剑发出尖锐刺耳的嘶声，但是霎时又被那说不出的力道困住。

张菁在雪堆的坡后，真是又急又怕，她从来没有看到辛捷如此惨过，她不敢希望得胜，只求——

“嘶”“嘶”怪声又起，辛捷对准老翁所发的劲头一剑刺出，霎时漫天都现梅香剑尖的影子！

那老头儿惊呼了一声，退后两步。

原来辛捷陡然施出了“大衍十式”中的抢攻绝招“物换星移”！

辛捷也轻灵地倒退了三步，双目盯着对方！

那老家伙向另外两个老儿看了一眼，脸上的神色像是在说：“瞧不出这么厉害。”

辛捷见他心有旁务，大叱一声，梅香剑如出海潜龙，从左向右跳动着画过一个半圆，这乃是由虬枝剑法的绝招“乍惊梅面”变为大衍十式的“方生不息”的绝佳攻势！

昔年辛捷把虬枝剑式和大衍十式溶于一炉，再配上神妙绝世的诘摩步法，成了武林一绝，此时辛捷经过十多年的精心浸淫，那配合之间尤其精妙无方，连东海无极岛主见了也认为若论招式，天下剑术招式只怕再难有超出辛捷的了。

辛捷的梅香剑从“乍惊梅面”飘然变为“方生不息”，霎时剑气重重，金风刃气荡出丈外方圆！

那老儿忽然面色凛重起来，双掌一错，陡然施出一套古怪无比的掌法和辛捷抢攻起来。

辛捷叫足全力，一连几招全是大衍十式的绝学，那老儿的掌法虽然怪异无比，但却从来没有碰上过这等精深广博的剑式，十招一过，辛捷剑气斗盛，似乎抢得攻势！

只听辛捷暴叱一声，一反安详潇洒之态，剑走偏锋，如闪电般疾刺而出！

辛捷在这抢回攻势的一刹那间，猛然施出狠绝天下的“冷梅拂面”。

那才翁也大叫一声，猛然护回攻招，左右两手一指发出一股旋风，身形倒跨三步！

辛捷正待乘机猛攻，那老儿却大叫一声：“等一下，等一下再打。”

辛捷不觉一怔，只见那老儿一招乎，倒退了五步，另外两个老儿立刻跟

了上去，三人搭肩膀，细声商量起来。
　　辛捷见三个白头挤在一起，不时点头点脑的，不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忽然身后一丝极微的破风声，辛捷瞧也不瞧地反手一抓，却是一张枯叶，他低头一看，枯叶上用针尖刺划着一行字，正是张菁刺的：“大哥，打不过咱们快逃。”
　　辛捷反身对着雪坡叮然弹出一剑，剑尖光闪霍霍地构成一朵工整的梅花，算是答复。
　　忽地呼啸一响，那三个怪老儿又像闪电般纵了回来，仍是把辛捷围在中央，那和辛捷交手的老儿道：“本来我们决定由我发利市，但是我瞧你方才的几招有点古怪，是以决定由咱们三个一齐上，你可要留神了。”
　　辛捷从来没有听说过用这种不通的理由以众凌寡的，他一震长剑，大笑道：“我早就说你们一齐上省得我麻烦——”
　　那老儿叫道：“不对，是省得我麻烦。”
　　辛捷不禁又笑又气，心道：“哪里跑来这三个老疯子，功夫又高得古怪——”
　　但他手上可毫不示弱，大叫一声：“上吧。”连演三招绝学，分攻三人！
　　那三个老儿果然是群殴众打惯了的，呼啸一声，各自拍出一掌，同时往左一旋！
　　辛捷咬紧牙关，把全身功力集聚剑尖，一连十多剑攻出，大显神通，竟然在三股阴柔之劲中以攻还攻。
　　但是雪坡后面的张青可急惨了，她深知辛捷的性子，那三个疯老儿功力委实深不可测，只要辛捷这一阵锐气一过，立刻就得危险，但是她若此时上前助战，只怕更令辛捷分散注意力，得不偿失。
　　她本聪明无比，但是这时却是愈急愈慌，泪珠儿涌在大眼睛中，把她的视觉都弄模糊了，她只觉全身血液仿佛都涌上了大脑，手脚反倒冰凉，那辛捷的嘶嘶剑啸似乎已由刺耳变为凄厉了，她的眼前忽然出现了那具雪地中的尸体，通体完整无伤，内脏却是寸寸碎裂，那尸体的面孔忽然变了，竟然……竟然变成英俊的辛捷——
　　她大叫一声，用力抹去了眼眶中的泪水，仔细一瞧，只见辛捷还好端端地在奋力拼杀着，只是他出剑愈来愈慢，每出一式，头上蒸气猛冒，菁儿不禁伸出小手按了按胸口。辛捷正在吃紧的当儿，被菁儿这一声惊，当下手一慢，而刺出的一剑一空，虽是微微一些儿，但是对手是何等高手，那老儿双指如钳，一伸便把剑身钳个正着！
　　辛捷大急，他乃身经百战之大侠，临危不乱，不抢正敌，先攻侧敌，刷刷飞出两脚，左右攻出。
　　哪知另外两人并不乘机下杀手，反倒一抱手退了开去，大笑叫道：“大哥，瞧你的‘螳螂功’了。”
　　辛捷无后顾之忧，大喝一声，奋起神力，猛然夺剑！哪知那“老大”就如一张薄叶般贴在剑上，跟着辛捷的势子飞了起来，双指仍然牢牢钳住剑身。
　　辛捷连施奇招，要想摔落，但都无济于事，猛觉手上一震一麻，对手竟悬空发出阴柔绝技，藉着剑身传了上来！辛捷知道生死在此一瞬，双目精光暴射，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内家真力猛然发出！
　　辛捷昔日在小戢岛上“归元四象古阵”中初逢大戢岛主平凡大师，平凡大师以“糊提灌顶”的绝顶内功把一甲子的内力打入辛捷穴道，这十多年来

辛捷虽然奔波行侠，其实内力有增无减，这时猛然间将其发出，端的非同小可！

但是辛捷陡然之间脸色大变，原来他奋力一发的内力竟然无法遏阻那老儿的阴柔绵绵之劲——

他知道现在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不是弃剑，就是死！

死他虽不太愿意，但是要他弃剑，那是更不愿意的。

名满天下的梅香宝剑在雪光下闪闪发亮，辛捷全身的衣衫如波纹一般猛然抖动着——

最后关头了！

陡然之间，张菁大叫道：“大哥，弃剑”！

她的声音含着无比的惊恐和痛苦，但是对于辛捷却有无以形容的力量，辛捷只觉心头宛如千斤一击，木然地在这最后关头撒开了手！

那老翁倒夹着梅香剑，一字一字地道：“小子，少林寺的灵空和尚还在人间么？他是你什么人？”

辛捷心中猛然一震，暗道：“这三人武功简直骇世惊俗，不知寻灵空大师作甚，嗯，他说灵空大师，必然是不知灵空大师早已改名为平凡上人的事，我该不该告诉他？”

忽然他又想到：“平凡上人常说灵空大师已死，虽然他是表示不愿提起往事的意思，但是我倒正好骗他们一下——”

当下喝道：“什么灵空不灵空，我可不知道！”

那三个老儿互望一眼，那“老大”尖声道：“不会错的，这小子的剑法一定是从那死灵空和尚的‘布达三式’蜕化出来的——嘿——”

那“老二”道：“咱们的老规矩——”

“老大”点头道：“嗯，凡是接得下咱们百招的，就不得为难他，好，小子，你武艺真成，剑还给你！”

“嗖”一声，他把剑平平弹向辛捷，辛捷茫然一伸手接住。

老大又道：“哼，小子你不说，咱们照着老规矩不能难为你，可是咱们自会到少林寺去问，嘿，走罢。”

那“老三”道：“下次碰上的，还是该由我发利市。”

三个老儿搭着肩膀哼着山歌走了，呼的一下就纵出八九丈。

辛捷握着宝剑，双目仰望着灰色的天空，菁儿握着他的手，柔声道：“大哥，咱们回去罢！”

辛捷不答，只是茫然望着天空，像一尊石像一样，连握剑的手都不曾抖动一下，菁儿看着不禁吓得流下泪来。

雪又开始飘了。

小块的雪花飘在辛捷的眉鼻上，辛捷直如未觉，张菁轻轻抱着辛捷的臂膊——

“大哥——”

辛捷把剑子插入剑鞘，低头道：“菁儿，你到大戢岛去，寻平凡大师，问他三个老儿的来历，还有——要告诉大师，这三个老儿要寻灵空大师（即现在之平凡上人）——”

张菁本以为辛捷为此败而难过，不料辛捷根本不曾想到胜败的事，忙道：“那么你呢？”

辛捷道：“你不是听得这三个疯老儿要去少林寺么？吴大哥要想出家，

大概正在少林寺中带发修行，武林之秀孙倚重大约也不曾离寺，我要立刻赶去，咱们三人合作，大约总有希望阻遏一下——”

张菁轻声道：“那么，大哥，咱们要分离了？”辛捷抚着她的秀发道：“傻姑娘，这是关系着整个武林苍生的大事呵——”

“大哥——”

“菁儿，快，迟了要来不及了——”

黄昏，济南城外东郊。

整个东边的天际却是暗红色，是降雪前密布的彤雪？北风呼啸着，原野上一片凄凉肃杀。

天色愈来愈红，一股股黑烟直冲起来，那不是彤云，是一场空前的大火！风助火威，愈烧范围愈大。

火光冲天，两个青年向火场疾奔而去，身形之轻快迅速，已是江湖上一流人物的身手。

两人跑近火场，但见浓烟熏人，眼睛却睁不开来。

“师兄，这是那家庄院，盖得如此气派？”一个青年问道，“如此大院倒是少见，这火虽大，要烧光庄院只怕也得一两个时辰。”这二人正上是高战及李鹏儿兄弟。

“师兄……咳，”一股浓烟随风吹来，高战被熏得连声咳嗽，他连忙一闭气，向后倒纵两步。

“不知火场中还有没有活人待救？”高战问道。

李鹏儿道：“这放火的人好生毒辣，师弟咱们没听见半声呼救之声，屋里的人定是被他先行打死，再放火烧的。”

高战点点头，忽见一幢半倒的墙上印着四个大字，高战对李鹏儿道：“师兄你看。”

李鹏儿转身一看，只见上面刻着四个字：“逆我者死！”

高战怒道：“恐怕又是天煞星君干的，只有他才能做出这等绝门之事，不过他此时正在华山与师父大战，怎会有功夫在此作恶呢？”

李鹏儿仔细瞧了瞧，沉声道：“师弟，只怕不是天煞星君干的，你瞧瞧这墙上的字是怎么刻的？”

高战上前一看，只见那四个字深划半寸，笔走龙蛇，当下，恍然道：“师兄，这是手指划的。”

李鹏儿点头道：“正是，用手指在这青印砖上刻字已是万难，更吓人的还是——”

高战忽然惊呼道：“师兄，这是什么功夫如此厉害？”原来他触手一摸，那刻字四周的砖墙纷纷屑落，那墙表面完好无损，其实内部已成粉了。

李鹏儿道：“师弟你不记得师父说过，天下有一种功夫专克刚猛劲力的？”

高战叫道：“啊！是了，是了！那是腐石阴功。”李鹏儿道：“此种功夫极是阴毒，师父说已失传几十年了，这人是谁？怎么师父从来没有提起过。”

高战道：“师哥，此地已烧成这个样子咱们赶来太迟，既然不能救人，就走罢。”

李鹏儿点点头，高战道：“师兄您要去找金叔叔，咱们就此别过。”

李鹏儿沉吟不语，高战又道：“等到师哥重开丐帮大会，登上帮主大位

时，小弟自会赶来凑个热闹。”

李鹏儿一执高战双手，诚恳道：“师弟，你功夫比做师兄的强得多，他日师兄整顿丐帮，还需师弟多多辅助才好。”

高战正色道：“师兄要有事，小弟虽在万里之外，也必星夜赶到。”

李鹏儿道：“多谢师弟，自此一别，师弟远走川南去看辛叔叔，咱们哥儿俩至少有半年不得见面，我再送你一程。”

高战见他满脸依然不舍之情，心知师兄至性之人，当下也不推辞，两人并肩奔向济南城，一直到了城门口，这才互道珍重而别。

且说高战进了城看看天色不早，就落店安寝，他睡在床上，心中很是纷乱，他想起姬蕾——那可爱的女孩，就住在济南，也不知到底要不要去看她。

他连日赶路，虽说内功深湛，也觉有些疲乏，胡思乱想一阵，便呼呼睡去。

次晨高战醒来，推开窗户听到街上人声喧哗，他正想出门瞧瞧，小二端了一盆水进来，高战见他脸色沉重，并无半丝笑意，心中颇感奇怪，便问道：“小二，街上乱噪噪的是什么事呀！”

小二哥把水盆一放，愤然道：“客官，你老说目下这个世上还有天道吗？难道好人真是做不得吗？哼！我小王就信这邪门儿。”

高战听他骂了半天，也没说出原因，不由感到好笑，又问道：“到底是什么事呀？”

小王道：“客官您老是外乡人，自然不知道咱们这里的事情。咱们这济南城东郊外住着一个天大的善人，那真是咱们穷小子的救星，每逢饥年天灾，总是他老人家发量救济，客官，说来您恐怕不信，这位善人不但家产富饶，而且更是一个会家子，武艺高强得很。”

高战心中一动，追问道：“这位善人叫什么呀？”

小王道：“咱们受了冤曲及大凶们的欺侮，也总是他老人家替咱们出气，客官，你看看，这样的好人竟不得好报，全家遭人杀害。整个庄院被人一把火烧得精光，城里的穷人都知道了，大家赶着去看看善后，想替他老人家报仇。”

高战急问道：“小二哥，你说的是谁。”

小二见他突然惶急起来，心中不解，便答道：“他老人家是济南大豪。”

高战脸色大变，颤声道：“什么，你说……是济……南大……豪？”

小二哥点点头，悲愤的道：“他老人家一生为善，全家竟然活活被人烧死，像他老人家这般功夫还不是敌人对手，咱们这群受过他的大恩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去替他老人家报仇呢？唉，老天爷——”

高战一时之间如雷轰顶，脑中一片冰凉，什么也不能想，小二哥见他神色甚是怪异，如痴如呆，便高声道：“客官您怎样啦？你认识济南大豪吗？”

高战定定神，挥手叫小二离开，小二碰了个钉子，怏怏退出屋子。

高战木然的走到窗前，仰首直视着苍穹，北国的天空又高又蓝，白云飘着——

他忽然觉得自己像是向无边的深渊下沉——永无休止的下沉，一阵剧烈的疼痛袭过他的心房，他麻木的捧着心，仿佛感觉到一种深邃的悲哀正撕裂他的心。

“那恶魔……那恶魔，”他喃喃说道，脸上闪起一片杀机，“小蕾，我一定要替你报仇。你放心，大哥从来不骗人的。”

蓦然，他冲出了屋子，向城外跑去。

火场上到处都是断壁残墙，一片凄凉，成群的穷人面带悲愤的凭吊着这残景，高战走近火场中心，只见东一具西一具尸体，都被烧得焦黑，面貌分辨不清。

“想不到上次一别竟成永诀，要是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面，我怎么样也不会离开你的，小蕾。”高战默默想着，心酸不能自抑。

他只觉眼眶发热，滚珠欲坠，心想留在此地，触景生情，悲哀得什么都不能想，倒不如离去。

他转身欲走，忽见身后不远人群中站着一个少女，面孔也好生熟悉，他仔细瞧了几眼，发现少女身旁不远处，立着一个青年汉子，正在东张西望，正是天煞星君徒儿。

“这厮竟然没有死，我最好闪开，免得又引起争端。”高战心中盘算，便从人丛中溜走。

他此时功力大进，无坚不摧的先天气功已然炼就，那天煞星君徒儿如何是他敌手，只是他天性淡泊善良，虽在哀怒之下，并不愿意惹起打斗。

他一边走一边偷眼注意那二人，只见那少女被人挤得无法走近火场，那青年只顾自己前进，对于少女似乎丝毫不关心。

高战想起上次在洛阳碰到这对人，男的又粗野又无礼，女的却是温柔可亲，而且对于天煞星君徒儿似乎十分倾心，处处护他让他，心想这种粗汉有此福气还不知珍惜，真是太不知足了。

他回到客店，复仇的怒火又焚烧起来，他想：这杀姬蕾全家的人，功夫之高已达不可思议的地步，我就是碰上了，仗着先天气功也怕不是对手，还是去找辛叔叔去。

他自幼习上乘内功，是以大痛之下，犹能定神思索，当下便不再滞留，背起包袱就想启程，忽然客舍大门一开，走进天煞星君徒儿和那少女来。

高战连忙闪身进屋，那两人要了两间连着的屋子，恰好贴着高战的房间，那少女放下自己行李，就走进天煞星君徒弟的屋里去。

高战不想露面与他们相碰，等到少女走进去后，便轻轻推开房门，正在此时，忽闻隔壁争吵之声大起，心下好奇，不由停了停去聆听。

那少女柔声埋怨道：“大哥，你放下正事不做，从洛阳一直追到此地，连人家正面都没见过，要让师父知道了，一定会大发脾气的。”

天煞星君徒儿粗声道：“你少管闲事，你不愿跟我走，尽管走开，你去告师父，我也不怕。”

少女被他抢白得无话可说，半晌才低声道：“大哥，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是人家姑娘正眼都不瞧你一眼，你又何必……何必……这样痴心哩！”

她说到最后，声音有些颤栗，似乎凄苦已极。

天煞星君徒儿心事被戳穿，暴然道：“你再瞎说我可要不客气啦！我见她身旁带着那风雷水火珠，正好可以吸尽我身上未尽之蛇毒，这才不舍地逼她迫她交出。”

高战心中一惊，忖道：“风雷水火珠那日在雁荡大侠寿宴上，贾侠当着在天下英雄赠给辛叔叔了，怎样会落在一个姑娘之手，这倒奇了。”

他关心辛叔叔，于是放下包袱，凝神听去。

那少女沉吟良久，低声道：“大哥，我从小就和你在一块儿玩，一块儿长大，你心中的事我自然知道，我没爹娘，师父和你都待我很好，大哥，你

别骗我，你身中蛇毒早就被师父内力逼出，你瞧我不起我也不怪你，只是师父耗尽心血就是想培养你成为武林盟主，你为一个姑娘却抛下正事。那丐帮新帮主李鹏儿听说已经艺成出师，金大护法遍邀天下武林同道，准备重整丐帮，在洛阳开大会，大哥，你不在这时去阻止他们行动，将来想领导丐帮只怕太困难了。”

高战听到他想统治丐帮，不禁大怒，只听见天煞星君徒儿道：“金老大有什么了不得，上次被师父轻轻一挥手，便打得死多活少，要不是将来还可以利用他号召丐帮弟子，老早就把他宰了。李鹏儿又怎样，我准备等他们开帮大会时，当着天下英雄面前把他打败，这样他总没脸再做帮主了吧，师妹，你看这计较如何？”

少女道：“这计较固然不错，可是你当真有把握打败他么？他师父风柏杨的厉害，你是知道的。”

天煞星君徒儿听她提起自己受辱之事，心中大感不耐，出言阻止道：“风老鬼再厉害也打不过师父，这次华山比斗，嘿嘿，风老鬼只怕老命难保。师妹，你知不知道师父近五年来练的五毒掌成功了，只要运足内力一迫，毒气从指端透出，任你内功高强，也抵受不住华山之阴的蜈蚣，岭南人面蜘蛛，海南赤蛛，东海勾魂草，西域赤炼蛇五种绝毒动植物的毒素袭击呀！”

高战听得心惊胆寒，想到情如父子的师父身处危境，再也忍耐不住，便想赶赴华山，，但转念一想师父先天气功造诣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应该是百毒不侵，寒暑无恙的地步，而且此时即令赶去，已过了师父与天煞星君比武时间。正自沉吟，那少女柔声道：“大哥，只要你能名扬四海，我就高兴了，我……我什么都不要，到处流浪飘泊也满意了。”

她说得一往情深，高战心中一动，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那少女接着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很讨厌我，大哥，你不管怎样待我，我……我……永远……永远都不会怨你。”

天煞星君徒儿连连道：“好啦，好啦，你去休息休息吧！都是你乱讲，什么你看见那女子向济南路上跑来，咱们追了两天，连人影都没见。我就依你，明天到洛阳丐帮大寨去瞧瞧虚实，如果碰到李鹏儿就先给他一个下马威。”

忽然窗外冷嗤一声道：“阁下尽向女子逞威，又岂是丈夫行径？”天煞星君徒弟天性鲁奔，也不顾自己是住在客舍，一运劲击碎窗子，飞身而出，那少女不放心，也跟着跳出。

天煞星君徒弟一看，只见天井边站着一个卅左右青年，脸上稚气犹存，长得甚是挺拔。当下喝道：“你看这小子，要到大爷这来撒野，也得打听打听大爷是什么人。”

那青年不屑的说道：“在下老早打听清楚，阁下是专门欺凌弱小妇女的人，哈哈！”

天煞星君徒儿正待发作，他身旁少女高声骂道：“喂，你别瞎说，我看你自己才是这等人。”

她天性温柔，虽是愤怒骂人，也丝毫不见恶毒，那青年深深看了她一眼，低头默然不语。

高战心中大奇，暗道：“怎么师兄来啦。”便上前躲在墙角观看。

此时店中住客都闻声出来看热闹，那青年朗声道：“在下正是阁下口口声声欲折辱的李鹏儿，此地人多不便，今晚初更在城外枫林恭候大驾。”

天煞星君徒弟闻言大惊，想到别人站在窗外，自己竟然没有发觉，还在肆无忌惮的乱骂一通，不禁大感恼怒，怪声道：“ 李鹏儿，原来是你，好好，老爷正要找你，你就送上门来，好得很，好得很。 ”

李鹏儿向他一揖，眼睛不由自主的又瞟那少女，那少女懵然不觉，她见师兄全然没有名门风度，愈说愈是粗鲁，不禁轻轻扯了他一下衣角，示意住口。

高战在墙角看见师兄临走时眼光充满了迷惘之色，似乎心不在焉，他大感奇怪，连忙戒备，恐怕天煞星君的徒弟突然出手袭击师兄。

吃过晚饭，高战把短戟插在背后，看看天色尚未初更，心想：“ 我不如先到枫林去，藏身树中暂不露面为妙。如果敌人人多，我再出来不迟，免得那厮说师兄不讲信用，约人参战。 ”

他一出城门，便施展平沙落雁的身法，向枫树林扑去，找着一枝大极枝，栖身其上，举目眺望，但见炊烟袅袅，原野上幕色苍芒，已是上灯的时分了。

当月亮爬上了树梢的时候，一条黑影穿进林中，高战看他的身法知道是师兄李鹏儿，只见他来回走了几步，心神好像不宁，最后靠在一棵大树下，自言自语道：“ 这厮武功不弱，待会我一上来就运起先天气功，用狂飚拳对付他，好先声夺人。 ”

他像是等得不耐烦了，劈然一掌，击向一株碗口粗细的枫树，那枫树并无半点摇动，卡喳一声，齐腰而断。

高战暗赞：“ 好掌法。 ”忽见来路上奔来两人，双双入林，正是天煞星君的两个徒儿。

那天煞星君的男弟子道：“ 姓李的，咱们应约而来，就请阁下划下道来，以便快快解决。 ”

高战见他虽则骄气凌人，但言语已不像早上那样粗暴无礼，心知是那个少女劝导之功，不由瞧了少女一眼，只见月色透过林子，淡淡照在她脸上，那娇小秀美的模样，倒有几分像自己心上人姬蕾。想到姬蕾年纪轻轻，就离开这世上，自己日后永远见不着她了，不禁心中一酸，大感哀伤。

李鹏儿沉声道：“ 打架要女人作帮手，在下倒是第一次见到。 ”

天煞星君徒弟怒道：“ 谁要女人作帮手了，师妹，你站得远远的，千万不要插手。 ”

高战听师兄口舌尖利，一反平日厚道的性格，心中正自琢磨其中原因，李鹏儿冷然道：“ 请教阁下大名。 ”

天煞星君徒儿道：“ 在下文伦，这是我师妹萧丽彤。 ”

李鹏儿道：“ 令师打伤我丐帮护法金老大，家师边塞大侠己去找他了结这段梁子，阁下口口声声辱骂在下及敝帮弟兄，在下倒要请教。 ”

文伦冷笑道：“ 阁下是什么人，竟敢冒充前代帮主传人。 ”

李鹏儿沉声道：“ 废话少说，在下得罪了。 ”

他退后一步，一提真气，布满全身，衣衫都像灌足了气，自然膨胀起来。

高战心想：“ 练这先天气功虽然只有十层大关，可是练到第十层后，功力深浅还是大有分别，像师兄和我一运功立刻真气布满，虽然声势骇人，但比起师父那种全身不见痕迹的地步，还差得远哩！ ”

他正沉思间，李鹏儿已然动手，只见他狂飚拳法掺入先天气功，端的威风凛凛，刚猛已极，那天煞星君徒儿文伦，倒退连连，守住对方攻势。

李鹏儿见对方虽然被自己迫得无还手之力，可是紧守门户，居然临危不

败，不由暗赞天煞星君果然不愧一代枭雄，课理的徒儿也如此了得。

文伦连退三步，蓦然大喝一声，一招“黄江击桨”，向李鹏儿双拳击去，李鹏儿两拳一沉，化拳为掌向文伦胸前要穴拂去。

文伦侧身闪过，飞起一脚直踢李鹏儿腰间，李鹏儿身形一转，避过攻击，不退反进，狂飚拳法已施得最精妙之处，一时之间，风声大著，真如狂风来临一般。

文伦以师门绝艺大力金刚掌，暗夹琵琶指的阴毒点穴手法，沉着应战，李鹏儿见久战他不下，心中微急，先天气功又加重了几成，那少女见文伦连施险招，已走下风，睁大着乌黑的眼睛，注视着场中争斗，关切之情溢于脸上。

高战隐踞树上，看到两人打得甚是猛烈，他知师兄决不致于落败，不料对于文伦功夫，也暗中赞赏不已，他忖道：“那日我什么功夫都不会，竟把这厮打下悬崖，真只怪这厮粗心托大，否则后果真不敢想像。”

此时场中形势一变，文伦不再闪避，也运起内力，硬打硬碰，李鹏儿突然身形一滞，双拳一上一下击向文伦面门小腹，这正是关外天池绝学狂飚拳法中精妙招式“盘弓射雕”。

文伦偏头缩腹飞快的还了一掌，李鹏儿赞声好功夫，攻击绵绵而去，“盘弓射雕”才使完，“疾风鸣弓”，“月异星邪”，两招紧向文伦全身迫去，文伦但觉全身都罩在敌人拳势之内，心知已临危境，当下奋起全力，一招“霸王扛鼎”，直击李鹏儿下额，想求两败俱伤。

李鹏儿冷笑一声，伸手半式突变，扣住文伦来击右手脉门，文伦但觉半边一麻，劲力全消，他此时犹图作困兽之斗，一言不发，左拳扬起，想击李鹏儿太阳穴，李鹏儿伸手五指连弹，打中他左肋穴道。

正在此时，文伦师妹疾纵过来，高声焦急道：“莫伤我师兄。”她语声未毕，身形已近，双袖拂向李鹏儿面前，李鹏儿想不到一个女孩子竟然如此了得，只得松开双手，倒退一步道：“好俊的双燕飞功夫。”

萧丽彤童心未泯，听人赞她，心中很是得意，气先消了一半，对李鹏儿道：“你快把他穴道解开，气血受阻过久会受内伤的，我师兄内伤初愈，功力尚未完全恢复，否则，哼，你未必打得过他。”

李鹏儿见她对倒在地下的师兄，关注已极，脸上洋溢着万般怜惜，他突然发觉那模样神情十切熟悉，那已是很久很久的事了，可是他记得很清楚——一时间他仿佛又重看到那年冬天，当母亲临终的一刻对他注视的目光。

李鹏儿忖道：“只要有人这样怜惜我，就是死去一千次一万次，又有什么关系呢？”

萧丽彤忽道：“你怎样不理我？你快治好他，我们不必再打啦。”

李鹏儿轻叹一声，拍开文伦穴道。文伦翻起身来，口中咒骂不停，又要上前找李鹏儿放对，萧丽彤连忙柔声劝慰。

文伦羞怒难当，竟然怪起他师妹来，恶恨恨瞪了她两眼，李鹏儿大感愤怒，便道：“喂，要打就打，乱找人发脾气也不济事呀！”

高战在树中暗暗叫奇，忖道：“师兄的脾气和我倒差不多，处处让人一步，怎么今日大大改变，竟会这样容易生气。”

文伦不顾一切冲过去，站在旁的萧丽彤忽然尖声急道：“师兄，你后面，你后面。”

文伦转身一抓，但闻风声一响，扑了个空，文伦感到一股寒意直冒上来，

连发怒也给忘了，想到以自己之功力，竟然让别人悄悄走到身后全然不觉，这个人可丢大啦。

李鹏儿也是大吃一惊，心想自己和文伦相距不过五尺左右，这林中光线并不太黑，可是此人能瞒过两个人耳目，立身文伦身后，这怪人的轻功，简直有如鬼魅，恐怕连自己师父边寨大侠也办不到。

三人相顾骇然，树上的高战也只觉人影一闪，什么也看不清楚。

李鹏儿高声道：“何方高人请出来一见，晚辈李鹏儿和一位朋友在此比试功夫，别无他意。”

他中气充足，声音传得老远，寒风吹来断断续续的回音，此起彼落。

等了半天，并不见人出来，萧丽彤一拉文伦的手，对李鹏儿道：“阁下身手不凡，咱们将来在丐帮大会，再来领教。”

李鹏儿拱手道：“姑娘师兄妹好俊功夫，在下随时恭候大驾。”

文伦傲然笑了一声，牵着他师妹走了，李鹏儿目送那娇美纤小背影一直走向林中，心中空洞洞的，像是遗失了什么，一种直觉告诉他，那将是永久的遗失了。

重整丐帮名扬天下的意愿，在一刻间在他已不再是那么热烈和迫切，他看看天色，忽然失声自语道：“呀，已经二更了，金叔叔约我去见丐帮长老，我得赶快去了。唉。我一见到那姑娘，心中迷惘得很，什么都不能想。”

他展开上乘轻功飘出林外，虽然那轻盈的步法，已经可以给人一种忘却重量的感觉，然而他却感到在心灵的深处的负荷，是那样的沉重。

高战恍然大悟，跳下树来，心想：“原来师兄爱上了那姑娘，难怪先前文伦对他师妹无礼，师兄便暴怒起来。那萧姑娘看来对文伦这厮痴情已极，师兄真是作茧自缚。唉，师兄啊！”

高战转念一想，自嘲的笑了笑：“我这先替别人担忧的脾气始终改不了，其实我自己呢？日后的日子还长得很啊。我先去找辛叔叔，请他出来去除杀害姬蕾全家的仇人，我也可以顺便讨教一下剑法。”

他盘算己定，蓦然后面一个温和可亲声音喊道：“喂，娃儿，你过来。”

高战回头一看，身后不远站着一个老和尚，头上稀稀的蓄着几根白发，两道又疏又长的寿眉，已然变成米黄色，脸上红润异常，根本就看不出真实年龄，高战只觉得这老僧有一种令人一见生敬的神色，当下恭恭敬敬行了一礼道：“老前辈，不知有何吩咐。”

那老僧道：“你刚才躲在树上，能够坐得稳稳地连树枝都不动一下，功力很不错呀！”

高战吃了一惊，失口道：“前辈，您……您……怎知道？”老僧哈笑道：“你这点小诡计，怎能瞒过我老人家这双法眼，嘿，我老人家有件事要托你去办。”

高战恍然叫道：“啊，刚才在天煞星君徒儿身后的人，就是老前辈您老人家了。”

老僧赞道：“像你这样聪明的好娃儿，我老人家问你，你到底愿不愿意替我办事？”

高战连道：“你老前辈有什么事，只要晚辈力所能及，一定不敢推辞。”

老僧神秘地道：“你这娃儿真乖，只要办妥我老人家的事，包你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高战问道：“老前辈究竟是什么事？”

老僧道："莫慌，莫慌，我老人家知道你叫高战，是风柏杨的徒儿对么？"

高战惊得合不拢口，忖道："这老人家真是神通广大，怎么连我师承姓名都知道了。"

老僧忽然正色道："我老人家瞧你功夫还不错，这才找你去跑腿。姓高的娃儿，你在江湖上行走，有一个姓辛的，外号叫什么"梅香……什么梅香神剑的可知道吗？"

高战连忙应道："晚辈正要去找辛叔叔。

老僧喜道："好极了，好极了，我老人家运道不错，你这就兼程赶去告诉辛捷那娃儿，就说我老人家已经想起那三个魔头的来历！"

高战插口问道："哪三个魔头？"

老僧摇手道："你且莫管，这事说来话长，连你师父也未必知道，你赶去找到辛捷，叫他向中原武林道传四句话，如果遇到这三个魔头，只要说出这四句话，定可保住性命。"

高战不敢多问，点头答是，老僧接着道："这句话是'灵空尚存，旧债未清，鲲风倪雉，何必相争'，任何人只要照这话说出，那魔头们定自持身份，不会与小辈为难了。"高战忽道："老前辈，那魔头是否会腐石阴功。"老僧奇道："对啊，你怎么知道？"

高战道："昨夜有人烧了城东郊所庄院，就用腐石功留下字迹，我想可能就是老前辈所说之魔头。"

老僧挥手道："娃儿赶快走啊，办完事后，你到大戢岛来找我老人家，包管有你想不到的好处。"

高战惊叫道："平凡上人，老前辈原来就是平凡上人。"老僧眯着眼，呵呵笑道："你这娃儿，年纪虽轻，见识倒是很广，走吧！"

高战行礼告别，平凡上人搓搓双手，闪人黑暗中，口中喃喃自语道："这娃儿将来成就决不在辛捷之下。"

忽然黑影一闪，平凡上人何等功力，早就瞧得清清楚楚，喝道："女娃儿，快出来，你嚷着要我老人家替你找那姓高的小娃，好不容易找着了，你又跑开。"

那女孩应声而出，哭喊道："平凡上人，我……爹爹……妈妈他们被人……被人杀了，房子也被烧光啦。"

平凡上人脑筋一转，了然于胸，便道："是不是有人留下字来。"

那女孩哭着点头，平凡上人沉吟不语，女孩哭了一阵，再也支持不住，昏倒地上。

平凡上人慌忙上前推进宫过血，半晌那女孩叫了一声，醒转过来，又哀哀痛哭起来。平凡上人一生不喜和女子打交道，可是对这女孩似乎真是投缘，以他诙谐天性，悠游物外，何曾作过劝慰别人之事，此时硬着头皮，反来复去的只是叫那女孩别哭。

那女孩哭了一阵，忽然站起身来，叫道："爹，妈，不孝的女儿跟你来了。"说罢手中匕首朝胸口刺去，平凡上人虚空一指，女孩手中匕首脱手而飞，平凡上人连道："使不得，使不得。"

那女孩自杀不成，又哭起来，平凡上人被她哭得心烦，以他平日脾气真想撒手一走了事，可是不知怎的，竟然有些不忍。

原来那女孩正是姬蕾，她离家巧避杀身之祸，遇上平凡上人之经过，这且暂时按下。

姬蕾哭得筋疲力竭，胸中反倒舒畅一点，她一抬头，只见平凡上人不见踪迹，不由大感害怕，高声叫道：“平凡上人，你在那里。”

平凡上人从树梢飘下，脸色沉沉地道：“你还敢不敢哭，再哭我老人家真走了。”

姬蕾真怕平凡上人离去，强忍夺眶而出的泪珠，颤道：“不哭，不哭。”

平凡上人道：“这才是好娃儿，我老人家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哭哭啼啼。”

蕾姬凄然道：“上人，我爹爹妈妈死得好惨，您老人家一定要帮我，打死那老魔头。”

平凡上人点头不语，心内忖道：“你这娃儿说得好轻松，百年前我用计困住三个魔头，只道他们早已归天，不意竟能推开那块万斤大石，脱困而出，就以我目下功力，此事怕也不能办到。”

且说高战奉了平凡上人之命，直往沙龙坪奔去，他一路上日夜赶路，半个月后赶到四川境内，已是腊月底，年关将近，道上全是返乡过年之人。

他翻山越岭，或行栈道，或走索桥，蜀道难行，自古如此，可是景色秀丽，山高水激，高战边行边赏，胸襟大为开朗，心想自己最初的志愿是游历天下，将来总要想法完成。

这日走到川南，问了乡人往沙龙坪之路，心中忽然想起林氏姊妹，暗付：“我这一年多没有想过她俩，她们爹爹临终托我照顾，真是惭愧，一点儿没管她们。”

他想到此，脚步不由加快，穿过梅林，远远见金童辛平正在指手划脚兴高采烈的谈着，在他身旁正是林玉那小姑娘，一年不见，又长高不少。

高战轻步走近，朗声道：“平弟，玉妹，你看谁来了。”

金童辛平和林玉双双转身，一见高战笑容可掬的站在身后，两人欢叫一声，辛平跑上前拉着高战的手，林玉飞快跑进去叫她姐姐了。

辛平道：“高大哥，你武艺学成了吗？”

高战笑道：“平弟，你两眼神光外溢，功力定然又增长不少，也难怪，以你爹爹妈妈那样功夫，教出来的弟子自然是惊世骇俗了。”

辛平天性好胜，听得很是入耳，便也道：“高大哥，爹爹说你内力深厚，我再得四五年才办得到，你是来看我们的吗？”

高战道：“我有事要找辛叔叔。”

辛平道：“爹爹还没有回来，你有事会和我妈说，高大哥，你和我们一块过年，大家热闹。”

高战正想开口，林氏姐妹已经走出，林汶掩不住脸上欣喜之色，叫了一声高大哥，就走近高战身边。

林玉扮个鬼脸，对高战道：“高大哥，你再不来看我们，姐姐就要到江湖上去找你啦。”

林汶连声叱责，偷眼一看高战，又见他神色感激，表情十分诚恳，心中不由暗喜。

林玉向辛平悄悄施个眼色道：“辛平，咱们去桥头看梅公公下棋去。”

辛平不解林玉用意，心想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怎么又要走开，但是林玉连施眼色，他无奈之下只有和她两人一起走进梅林。

林汶脸上一红，知道这鬼精灵妹子的用意，心中颇力感激，看了高战几眼，低声道：“高大哥你这一年多在关外练武，身子长得很健壮，我，我很高兴。”她原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见着高战，英俊如昔，竟然喜欢得一句

话都说不出。

高战柔声：“汶姊，你瘦了些，我想你一定是思念过去的父母，我这一年多，天天忙着练武，师父对我期望很高，只有硬着头皮去学。”

林汶道：“你武功学成了，是不是要像辛伯伯一样，终年到头到处游侠呢？”

高战点点头，心想：“只有这样，只有为锄暴安良的事忙得连什么都不暇思，这样我才可能快活一些，否则我将会像吴大叔一样，让悲哀来慢慢腐蚀我的心。”

林汶凄声道：“我……我不会武功，将来你，你陪不陪我？”她声音愈说愈低，脸上红云密布，高战抬头只见她眼中尽是缠绵凄苦之色，心下不由一凛，忖道：“我全部感情已经交给姬蕾，虽然她死了，可是这我并不能收回，我不再配接受一个纯洁的感情，因为——我再没有什么好付出了。我得想法让她明白。”他想开口说明，可是，他想到小时林汶呵护自己之情，此举实在大大伤她之心，是以好生为难，不忍启口。

“汶儿，这位定是高贤侄了。”

不知什么时候，张菁从侧门走出，高战连忙拜了一拜，说道：“小侄正是高战，奉大戢岛主平凡上人之命，有要紧事件相告。”

张菁惊讶地道：“是不是有关重现江湖的三个老魔的事。”高战道：“正是，平凡上人他叫小侄告诉辛叔叔，他老人家已经想起那三人来历。”

张菁插口问道：“你在哪里碰到他老人家。”

高战道：“济南附近。”

张菁道：“上人亲自出马，这事当真棘手，那三个魔头本领的确大得紧，高贤侄，上人还有什么话吩咐吗？”

高战当下便把平凡上人所告的那四句话说了出来，张菁凝神想了一会，口中喃喃念着“灵空犹在，旧债未清，鲲凤倪雉，何必相争”那四句话，仿佛有所悟。

高战问道：“你懂得其中意思么？”

张菁摇头道：“我也猜不准，不过平凡上人是少林逃禅僧人，青年时在少林中法名正是灵空，他这几句意思就是那三个魔头有本事就去找他，不必寻武林后辈的晦气，这样看来，这三个魔头倒是上人的仇家。”

高战答道：“小侄也是这么想，辛叔叔竟然不在家中，就请婶婶将辛叔叔令信交给小侄，小侄去通知中原武林。”

张菁想了想道：“目下只有这样了，不过辛叔叔行遍全国，从来都是一人一剑，或者是和婶婶一起，并无任何令信，这却怎生是好？”

正在这时，辛平林玉回来了，他两都不懂围棋，看了一会，都觉很是气闷，辛平也不管林玉是否愿意，拖着她一同回家。

辛平见母亲好生为难，忽然灵机一动，叫道：“妈妈，你写封信，我和高大哥一齐到秦中去找终南一鹤鲁伯伯，他是北五省行侠义道盟主，请他再通知通知大家，不是很方便吗？”

林玉赞道：“辛平这主意儿不坏。”

辛平甚是得意，等待张菁答应，张菁想想别无他法，便去写了封信，交给高战道：“高贤侄你骑辛平的黑龙驹，赶到汉中避秦山庄去，找到终南一鹤鲁道生鲁大侠，把这封信交给他，就马上赶回来，咱们还等你过年。”

高战点头称是，金童辛平嚷道：“妈，我也要跟高大哥一块去。”

张菁叱道：“ 你跟去干吗？你这小鬼只会闯祸惹事，这事有关武林整个命运，非同小可，你去如果误了大事，叫你爹如何向天下英雄交待。 ”

辛平不服道：“ 妈妈，平儿几时闯过祸，我一定要跟高大哥去的。 ”

高战见他急得满脸通红，心想辛平甚是机灵慧巧之人，武功也很了得，一起同行，遇上意外，未尝不是一个好帮手，便对张菁道：“ 婶婶，就让平弟和我一块去好了，那黑龙驹我瞧神俊无比，坐两个人是不成问题的。 ”

辛平高声道：“ 是啊，是啊。 ”

张菁无奈，只得应允。辛平撮口啸了一声，只见远远尘头起处，一匹黑光闪烁，毛色如缎的骏马如飞跑来，到了众人身旁嘎然而止，伸着头不住和辛平厮摩亲热，辛平摸着马背对它道：“ 龙儿.龙儿，高大哥和我要赶到汉中去，你可要跑得快些，莫要在客人面前丢脸。 ”

张菁见爱子长得和自己差不多高，可是一向娇生惯养，对于世事真是一窍不通，一味天真顽皮，不知何时才得长大懂事。

高战辛平双双翻身上马，那龙驹长嘶一声，声音清越已级，透着无限欢悦，好像抑郁于区区之沙龙坪，很久不能施展才华，此时有机会放足一奔，真是快畅之事。

两人向张菁及林氏姐妹一挥手，辛平一拍马颈，那马四蹄翻飞，一转眼间，已跑出梅林。高战只见梅树不住向后倒退，耳畔风声飒然，真如凌虚御风，但却平稳至极，渐渐的，愈行愈快，愈行愈远，他仿佛听到林氏姐妹呼唤快快归来。

六

高战理会得黑龙驹的意思，从前他的老友“老黄”不服他的命令时也是这样的，他注视着那双赤红的马眼，于是立刻又想起了“老黄”——那忠实的老牛，当他把老黄卖给牛贩时，老黄绝望的眼神又仿佛到了面前，一时之间，他觉得十分凄惨，好像是失掉了一切，他不由自主地扶紧了辛平，默默想道：“我命里是这么凶恶么？凡是和我有感情的，甚至是一只老牛，也都是遭到悲惨的命运，爹爹妈妈是永远看不到了，小蕾也别了，这噩运看来是永远无法摆脱。”他轻轻叹着，转思又想道：“动物除了不会说话，也有一份真挚的情感，而且也许永远不会是虚伪的吧！”

忽然黑龙驹清啸一声，惊破高战沉思，他突然感到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低间一看，原来黑龙驹大发神威，凌空跃过了小溪。

薄暮冥冥，渐渐地马儿走进了山道，步法放缓，辛平高声道：“大哥，再赶几十里就是鲁伯怕家啦，咱们大概初更时分便可赶到，把那件事告诉鲁伯伯，吃顿晚饭，立刻起程赶回，不要等天亮，就回家了。”

高战道：“不用这么急呀，这马已跑了快大半天了，如果再连夜赶回，恐怕这可遇不可求的千里马要活生生累倒了。”

辛平得意一笑道：“大哥你也太小视龙儿了，这来回几百里在龙儿眼里原算不了什么。”

他摸摸马鬃道：“龙儿，你说是么？”黑龙驹长鸣一声，似乎在替主人作证，高战觉得好笑，心境开朗一些。

两人又行了半个时辰，此时天已全黑，但见漫天繁星，月色朦胧，山道愈来愈险，得得蹄声中又转了个弯。

前面地势豁然而开是一片柏树林子，远远灯火明灭，林外寒山冽风，更显得孤灯之昏暗，辛平道：“前面就是鲁伯伯住的地方了，咱们快赶去。”他一夹两腿，座骑似箭一般疾射而去，高战暗暗赞道：“这马儿果然丝毫不见倦意，与师父那匹关外第一骏马飞云雅并真可并驾齐驱，只是那飞云雅马齿已长，这黑龙驹年事尚幼，日后只怕宇内再难找出如此骏马。”

一出林，忽见一条黑影从前面木篱闪出，辛平以为是秦岭一鹤鲁道生，赶紧催马上去，那黑影如一溜轻烟隐入林中，高战问道：“那是鲁大侠吧？”

金童辛平摇头道：“不是，不是，鲁伯伯是华山派高手，那黑影轻身功夫不是华山派的。”

高战点点头，两人骑近木篱，高战翻身下马，上前叩门。辛平等待不及，高声叫道：“鲁伯伯，有要紧的事情，请快开门。”

门里一个沉厚声应道：“是辛平吗？”语音方停，身形已近大门，高战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三十旬五六左右清矍中年当门而立，心知必是威震西北的秦岭一鹤鲁道生，当下揖道：“晚辈高战拜见前辈鲁大侠。”

鲁道生见高战神采奕奕，站着凝若泰山，竟似有几十年内功似的，可是年纪不过二十左右，心中不禁大是奇怪，便也还了一揖直：“这位兄弟年纪轻轻，已得内家真传，到达‘五心归一’的地步，真是叫人好生叹服。”

高战连声谦虚道：“鲁大侠，您千万别这样称呼，晚辈奉辛婶婶之命有要事相告。”

鲁道生一惊，随即平和地道：“咱们进屋再谈。”

金童辛平笑道：“是啊，我们老远跑来，连饭没吃。”

秦岭一鹤鲁道生连忙引着辛、高两人进了屋，那屋子是用木板钉成，外貌虽然甚为粗糙，里面却是一尘不染，布置得清雅异常，当中挂了一幅中堂，上面写着“鹤唳青云”四字，笔走龙蛇，苍劲挺拔之气奔于纸上，高战仔细一看，竟是梅香神剑辛捷写的。

原来这秦岭一鹤鲁道生是近年来北方倔起的英雄，一身华山功夫很是了得。华山百余年前当明季中业之时，第十五代弟子师兄弟二人为了争夺掌门人大位而火拼，终于两败俱伤，死于华山幽谷之中，自此以后，华山武功精要内家秘笈也跟着失传，华山派在江湖上竟然不能占一席之地，直传到这鲁道生，他立志恢复祖师爷昔日雄风，遍走华山寻长祖师父遗骸所在，想要发现找到那本内家秘笈。

总算他苦心没有白费，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山谷下，找到第十五代祖师练功的山洞，在两堆枯骨旁，寻着华山派历代武功精华所在的内家秘笈，鲁道生大喜若狂，当下恭恭敬敬把祖师爷埋了，就在那洞中练起功来。

这样练了五年，鲁道生功力大进，比起华山其他弟子不知高出多少倍，就是他师父也大不如他。他把内家秘笈练完，有一天他正想离开山洞，把秘笈交给他师父——华山派掌门人，好光大华山派门户，在整理行囊时，无意磨落一大块壁上青苔，发现壁上竟然记载了一大篇文字。

鲁道生好奇心起，仔细一读，直乐得在地上连翻筋斗，原来壁上所载的是当年两位祖师拼斗得筋疲力尽时，两人均知是内伤沉重，生意绝望，想到为了虚名竟然同室操戈，华山一派恐怕从此间断，两人不禁大感彷徨无计。

在这临死的一刻，师兄弟俩灵台间但觉一片空明，心中又惭又悔，做师兄的想到师弟从小就和自己在一块学艺，一切都由自己照顾，昔日是多知友爱，做师弟的想到师兄对自己的诸般好处，自己竟然想争夺师兄应得的位置，真是禽兽不如。两人不约而同抬眼一望，昔日友情又复活了，泪珠不知在什么时候流了下来，做师兄悄悄伸出热情的手，紧握在他师弟的手上。

两人自知生意已绝，临死之前能够和好如初，心内很觉坦然。做师兄的突然闪起一个念头，他此时已经不能讲话，便鼓足最后真力运起一指禅，在墙上写出华山剑法的唯一破绽处，待到写完，已然灯烬油过，手指还伸在空中，便离开了他师弟。

做师弟的凝目看着师兄的动作，他心中明白师兄的用意，他一向好胜，此时犹然未改，便也若思另一招的破绽，但是想来想去总是想不出，而且气力愈来愈不成了。他叹口气，心想这最后一次就让师兄胜吧！忽然他眼前一晃，一只大蜘蛛荡着一根丝去追击一只甲虫，眼看已经越过目标，那蜘蛛突然在空中打了一个转，正落在甲虫身上，大嚼起来。他当时只觉眼前一亮，弥补另一招华山剑术的方法已然想通，当下不敢怠慢，也用指刻在墙上，并把这经过也写下来，希望昔日能有华山弟子发现。

鲁道生当下就照着墙上所写，把一套华山剑术练得天衣无缝，凌厉无比。华山派自开派以来，一直与少林、武当、崆峒、峨嵋并胜齐驱，历代弟子对于剑术上独有造诣都记载在内家秘笈之上，招式端的精妙，层出不穷，此时两大绝顶高手以同门绝艺生死相拼，终于发觉其中最不易发觉的破绽，错非如此，如果与别派的高手较量，别人固然难以找出破绽，自己也必定以非为是，这鲁道生能得到一部再无缺陷的剑法，真可谓造化不浅了。

鲁道生下了华山，一直在西北一带行侠，辛捷出道甚早，此时已是闻名天下的大侠，对于鲁道生的功夫及人品甚是仰慕，于是结为至交。辛捷还亲

自写了“鹤唳青云”四字送给他，赞他行为清高，功夫深不可测，鲁道生捧此自是满怀得志，卜居秦岭之阳，数年之后，秦岭一鹤名满西北，俨然已为北五省侠义道之盟主了。

鲁道生待高战辛平坐定，便启口问道：“到底是什么要紧的事，连辛大侠都应付不了，凭我这块料怎样行呀！”

终南一鹤鲁道生因辛捷成名已久，自己年龄虽长他的几岁，可是一直以晚辈自居，辛捷多次向他说起兄弟相称，可是他对辛捷敬仰异常，在外人面前一向还是尊称辛捷“大侠”，从不称兄道弟。

高战正待回答，辛平抢着反问道：“鲁伯伯，北方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鲁道生略一沉吟道：“听说山东济南大豪给人宰哪！不过济南大豪名头虽大，那是全凭他急公仗义，武功也不见得怎样高明。”

高战心中一酸，一时间又想起了姬蕾，胸中大是惨然。

辛平想了想道：“鲁伯伯，我爹爹功夫怎样？”

鲁道生正色道：“辛大侠年岁虽只三十出头，照理说最多只有二十余年修为，内力尚不能到达登峰造极地步，可是辛大侠是人中之龙，天纵之才，他的成就自不能以常情来推测，据他平日有时指点我的过招身法看来，内力比起修为一甲子的前辈，并无半点逊色。”

辛平很是得意，便道：“您是说现今江湖上再难找到爹爹那样的高手了？”

秦岭一鹤肯定的点点头，辛平懊丧地道：“爹爹被人打败了，你知道吗？”

此言一出，鲁道生固然大吃一惊，就连高战也不敢相信，他想到辛捷在雁荡大侠寿宴时，出手击败功力深不可测的天煞星君，真是神威凛凛，恐怕比自己师父风柏杨也不多让，不料天下还有如此高手，能将辛叔叔打败，想来一定是平凡上人所说的那三个魔头了。

秦岭一鹤沉声问道：“是什么人？你爹爹怎样了？”

辛平见他神色紧张已极，知他担心父亲有何意外，当下连忙说明道：“爹爹现在在少林寺，想要合武林之秀孙倚重叔叔和吴凌风叔叔之力，去挡一挡那三个老魔的来势。”

秦岭一鹤长吁一口气，放下心来，原来他一听到辛捷被人击败，想到他那宁折不屈的性儿，真是心急如焚，只怕有甚意外，也没想到如果辛捷遭到什么危险，辛平怎能言笑如常哩！

鲁道生道：“有三个人？”

辛平道：“这三个老魔是昔年平凡上人的仇家，他们寻上人不着，所以遍找同道晦气。”

高战接口道：“那济南大豪也是这三人杀的，平凡上人也知道这事了，他着晚辈去请辛叔叔告诉武林同道一个法子，可以避免那三个老魔找麻烦，恰巧辛叔叔远在嵩山，是以辛婶婶就着晚辈与平弟来报告您。”

当下高战便把平凡上人所吩咐的都说了出来，秦岭一鹤沉吟不决，半晌道：“适才你们来时，刚好山东金刀李来找我助拳，那龙门毒丐倾全力欲制老李于死地，我已答应就赶去与毒丐周旋，只是目前这事非同小可，事关武林气数，万万迟延不得，这倒教人为难了。”

高战急问道：“你说的可是昔日关外方家牧场场主，白山剑客方平的岳父母金刀李么？”

鲁道生点点头，高战突然毅然道：“前辈不必为难，晚辈这就赶去山东，

晚辈功夫虽则不成，但那毒丐只要不是三头六臂的人，我想总有办法对付的。”

原来高战忽然想起师父说过方家牧场方平场主之孤女投奔她外祖金刀李，自己昔时孤身入关时，曾蒙她父女照顾赠粮，此时她家破人亡，又将遭难，当下再也忍耐不住，便欲立刻赴援。

秦岭一鹤大喜道：“老弟肯去助拳那是再好没有的了，老弟两眼神光充足，分明是内家高手，你这去比我这劳什子秦岭一鹤去更有效哩！”

高战谦然道：“那龙门毒丐是怎样人物，晚辈一概不知，还须请鲁大侠多多指点。”

鲁道生叹口气道：“这恶叫化本事倒也并不怎样了不起，只是他善养毒物，而且为人寸仇必报，手段狠辣已极，听说他近年来培养了一种异种蜈蚣，难够飞扑咬人，而且毒性甚烈，不易解救，老弟此去千万留意他背后所背大葫芦，一上手便出杀手迫得他无暇抽空去解葫芦，放出‘飞天蜈蚣’。”

高战点头称是，秦岭一鹤又道：“此事甚为急迫，高老弟明日一早就请动身到山东去，辛平你也赶紧回去，告诉你妈妈说我已奉命去转告西北武林同道。”

辛平不乐，他很想跟着高战一块去凑势闹，显显身手，高战劝道：“平弟你要看热闹，将来有的是机会，这次如果你也跟着去的话，辛婶婶见我们不回来，只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哩！”

金童辛平无奈，只得答应了，吃过晚饭也不再逗留，快快向两人告别，满心不高兴，骑着骏马赶回沙龙坪。

且说，次晨高战天一亮便动身启程，他想快快赶到山东，便避开正道，专拣山路捷径而行。他此时对于北方路已经很熟悉，轻身功夫也突飞猛进，空山无人，他放足飞奔，遇到地势险恶之处，都是一跃而过，朔风扑面，高战精神抖擞，胸中豪迈之气大增，那相思的苦恼，渐渐离了他的心房。

直到中午，他已行了百里左右，便拣一处清泉处，吃了顿干粮，盘坐泉边，运起先天内功的内视之法，恢复疲乏，过了一会，真气从全身各个穴道转了一周，高战只觉小腹丹田之处一股暖气直往上升，心知功力又有精进，一跃而起。

突然一阵笛声轻飘飘地顺风传来，高战听了片刻，觉得悦耳之极，当下好奇心起，心想这等荒僻之林，居然还有人隐居，倒真是件怪事。

那音乐渐渐高亮，而且间杂着几声清亮的鸟鸣，真是又脆又匀，高战不禁颊孕笑意，宛如置身春日原野，但见风光明媚，鸟语花香，万物欣然以向荣。

突然，一个高昂音节，仿佛冲天流星，直达霄汉，接着寂然无声。高战一惊之下，定一定神，暗自忖道：“这音乐怎的如此好听，简直令人想放弃一切要紧的事，而去凝神听它。”转念又想道，“我的定力也太差了一些，如果和敌人交手之时，听到这音乐，一定会放下一切来听，岂不是任人宰割么？”

他本想循声去识奏乐的人，可是要事在身，略一定神，准备离林而去，那音乐又幽幽的奏了起来，高战一怔，随即听出这是一曲“迎宾曲”，他师父边寨大侠风柏杨对于乐理造诣甚深，高战天性好学，在跟师父学习先天气功时，对各种曲调和乐器也曾研究过一番，此刻听起来是平常不过的“迎宾曲”，可是音调取舍之间，与自己平日熟悉调子，大大迥异，声音中透出无

限欢乐，似乎是蓦见多年好友。
　　高战收起好奇心，向前走了数步，那乐音忽然调子一转，声音凄凄切切，已非方才行云流水一般顺畅，似乎是焦急宾客又将离走，虽然还是一首“迎宾曲”，可是已然没有半点好友相逢的欢乐，音调愈来愈低，最后只剩呜呜之音，仿佛那奏乐的人绝望已极，竟忍不住哭泣起来。
　　高战不由大为心动，心想此人寂寞已极，好友又走，我倒去安慰安慰他。此念一起终于忍不住，心一横便循声前寻，走不多远，只见树林当中，一块枯草地上，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正微笑着向他点头。
　　高战一抬头，发觉四周树上停满了禽鸟，有乌鸦，喜鹊，老鹰，枯黄的草上的站满了动物，小白兔呀，花鹿和长嘴的狐狸，奇怪的是那专吃白兔的狐狸，此时一个个和驯地躺着，仰着他们的那面充满奸诈念头的脑袋，呆呆的看着那少年。
　　那少年口边放着一根短笛，还在不停吹着，肩上停着一只金黄色的大鸟，长得有点像八哥的模样，不住用嘴啄毛，神情甚为高傲，俯视下面那群动物。
　　高战瞧着这幅情景，真是又惊又好笑，暗忖：“天下竟有如此怪事，这少年音乐魔力真大，连世上最狡猾的狐狸都乖乖地听他吹奏。”
　　他不由注视的看了少年两眼，但觉那少年儒巾儒服，长得非常俊秀，心想金童辛平长得虽俊，只怕也不见俊过这少年书生。
　　那少年忽然把短笛移开口边，收进袖中，站起身向高战招招手，欣然一笑，高战只觉有如百花盛放，好看已极。
　　少年道：“喂，我老早就看到你啦，你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像老和尚打坐一样，所以不敢惊动你。”
　　高战心中一惊，暗忖：“我运起先天功内视之法，这方圆十丈之内，就是枯叶落地，也必惊觉，这少年难道轻功如此高强？”
　　少年见高战满脸惊异之色，十分得意的道：“喂，你别多疑，我老早就在林中呀，我躲在这，你自然看不见。我却可以从这东西中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他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铁制圆筒来，交给高战道：“喂，你看看，那边那棵大树，是不是就在你的眼前。”
　　高战依言看去，十几丈外的景物，果然就如在眼前一般，高战惊异得口都合不拢来，连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少年道：“这叫做千里镜，整个天……下……只有我爹爹有两架，我觉得它很好玩，就偷了出来。”
　　高战道：“真是千里镜，我听师父说过西藏密宗僧人，有一种叫水晶球的东西，行起法来可以观视周圆数百丈，可是比起这玩意来，可真差得多啦。”
　　那少年点点头道：“我本来想多邀些朋友来，等你打完坐再请你来玩，谁知道现在冬天，好看的鸟儿都飞走啦，会唱歌的小 9l3 黄莺也飞光了，请了半天，只请来这些难看的东西，只有小白兔比较可爱一点。”
　　高战见他说得天真，大生亲切之感，便问道：“你吹笛吹得好极了，不但是人听了深深感动，你瞧这般扁毛畜牲也都听得懂哩，是谁教你的呀？”
　　那少年道：“这是雪山白婆婆教的，她只教我几曲失传了的古曲，后来我听得腻了，便把自己所见所听的都慢慢吹了进去，到了后来，心里想的事也能吹进调子里去。”
　　高战大为佩服，赞道：“你真聪明。”

少年笑了笑，脸上显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又道：“我用笛子招来这许多宝贝，只道你也会循声而来，便吹一曲‘迎宾曲’来引道你，想不到你反向外走，我心里一急，吹出的调子也悲哀地很，这些老鹰呀，小白兔呀，喜鹊呀都受不了啦，如果你再不来，我继续吹下去，这些动物都恐怕会悲哀的死去，我也会……也会哭……”

他说到此，脸上有些羞愧，高战见他颊上犹有泪痕，心中暗道：“这少年天真得很，喜怒哀乐都形于色。”

少年问道：“你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我们便一块走吧，也许我可以帮你一点忙也说不定。”

高战摇头道：“我这事很紧急危险，你跟去没有好处，我们得马上别过。”

那少年嘴一嘟，他肩上的金色大鸟也呱呱的叫着，似乎对于高战轻看他主人很感不满。

高战大悟，忖道：“原来适才音乐中夹着鸟鸣，就是这头大鸟，不知是何处所产灵禽，鸣声如此清亮！”

那少年沉吟一会道：“好，我不跟你去就是，喂，我想起来了，你叫什么呀，咱们相交一场，总该通个姓名。”

高战道：“我叫高战。”

少年道：“我叫金英，你比我大，我就叫你高大哥可好？”

高战喜道：“那太好了，有你这样一个聪明的弟弟，真是高兴极啦，啊，对了，我还有一个弟弟，他和你年龄差不多，将来他见着你，一定会喜欢得不得了。”

少年也是欣喜非常，时露笑意，高战道：“英弟，我得走了，你告诉我住在那儿，我将来事完之后好来看你。”

少年忽然神色黯然，高战暗忖这少年感情如此丰富，日后只怕苦恼的事多得很，少年道：“我就在这林中等你，你一定要来呀。”

高战点头答应，那少年把怀中那只千里镜取出，交给高战道：“高大哥，你把这个拿去，我知道你此去必定是和别人交手，这千里镜对你或许有些好处，可以窥查坏人的埋伏，而且，而且你见着这镜子，便会如同见着我一般，这样便不会忘记来看我啦。”

高战见他愈说愈低，神气很是悲哀，心想：“我如不要他这镜子，只怕要伤他心，这人年纪虽小，倒是性情中人，对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竟然依恋如斯。”

少年又道：“高大哥，你走吧，我在这儿等你，如果你一辈子不来看我，我就等一辈子。”

他说到最后，声音虽低，可是坚定已极。高战心中大奇，心想：“这人怎对我如此好法。”他看看少年脸上尽是愁苦之色，不由大生怜爱，打着他肩道：“英弟，你别伤心，大哥就会来看你。”

那金色大禽飞离少年右肩，好让高战扶持。

高战也满怀依恋地和少年告别，他知再一耽搁，非得坏事不可，便抛除杂思，拼命赶路。

走了十来天，进入鲁省边界，向鲁南沂州连夜赶去，又走了几天，这才进了沂州城，算算日子，离开秦岭已经十五天，心想今夜便是龙门恶丐寻仇之日，当下不敢延迟，便向路人询问明金刀李的住所，那金刀李老在沂州设场授徒已久，而且仗义疏财，是以大大有名。

高战找到金刀李的院子，便敲门求见，等了半晌，大门呀然而开，一个高大姑娘秀眉微皱道：“金刀李老师父有要事，今天不能会客。”

高战见她英气毕露，眉目依希有点像昔日关外所遇白山剑客方平，心中一震，不由盯着她看了两眼，那姑娘双眉皱得更紧了，不悦道：“壮士有什么事请明天再来，如果……如果李老师父能够解决今夜之事，明儿你要求什么，他都会答应的。”

她说话时鼻子上耸，说到后来声音竟然颤抖，高战从她声音中忽然找出了昔日的影子，那十多年前，骑着小小胭脂马，小辫子一晃一晃的顽皮姑娘的模样，站在身前这个高大女郎脸上还保留几分，他正想开口，那姑娘见高战瞪着眼看她，心内一恼，便把门关上了。

忽然一个念头闪过高战脑海，他唇角带着笑意，慢慢走开了。

“是她，是她，十多年啦，真像一个梦一样，彼此都不相识，再相逢的时候，就如初相逢一样地陌生。”高战默默想着，“就算是一生又有几个十多年啊！”

他走远了，脸上笑意渐浓，心下盘算已定。

月白如水，寒光照林。

初更时分，一条黑影翻过了金刀李的后园高墙，轻盈的闪身在一丛竹林中。

不多久，从围墙上又跳进四条黑影，忽然屋中一个苍劲的声音道：“好朋友都来齐了吗？老夫久待了。”

那四人之中，站在最前的沉声道：“姓李的，快快滚出来，老子给你半个月时间准备后事，此刻应该老早安排就绪死而无憾了吧！”

那屋内老者哈哈一笑道：“龙门五杰一向砣不离秤，怎么今儿少了一个。”

此话的确正中那四人隐痛，四人齐声喝道：“老鬼再不出来，莫怪我兄弟打将进来。”

忽然两声怒叱，从屋顶上跃下两个青年，一男一女，手执长剑，那男的骂道：“龙门五杰恶贯满盈，今日叫你见见少爷们的功夫。”

正在此时，那先前在屋中的老者，也穿了出来，对那双青年男女怒道：“谷儿颖儿怎么不听我话，快去陪你师母外婆去，这里的事千万不得过问。”

那青年悲声道：“祖师爹，他们四个人呀，让我与颖妹一块儿和他们拼吧。”

老者怒目而视，叱道：“好哇，我还没有死，你们就敢不听我话了，快快走吧，为师也不见得今夜毁在这几个朋友之手哩！”

龙门五杰中老大毒丐鱼鲲不耐道：“姓李的，别婆婆妈妈了，快划下道儿来。”

原来这老者正是金刀李，他明知今夜之事不能善罢，非得见真章不可，是以遣开家小徒孙，不料徒孙和外孙女竟早就埋伏在屋上，而且公然显身向龙门五杰索战，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自己所仰仗的大帮手秦岭一鹤鲁道生迟迟不来，今夜只怕凶多吉少了。

他沉吟片刻，知道小徒孙郑君谷那执拗的脾气，此时要他离师独逃，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当下一领金刀，刀上金环叮叮作响，金刀李凝目注视着刀上发出的淡淡光彩，一时间豪气陡生，少年时痛饮高歌的情景都又出现眼前，于是他迈开大步，一抖那会过无数高人的金刀对一双青年男女道：“谷儿，颖儿退在一旁，看为师的会会大名鼎鼎的龙门五杰。”

毒丐鱼鲲冷嗤一声道：“卅年前，我兄弟与你这老儿无怨无仇，你竟专找我兄弟麻烦，仗着八卦刀法，何曾将我兄弟放在眼内，俗语道：‘光棍不挡财’，老儿你却专坏我们财路，当时我们五兄弟功夫未成，忍辱退出湖海，想不到几十年后，老儿竟也不跑江湖，闭门纳起福来，哈哈！”

鱼鲲狞然长笑，神态得意已极，似乎金刀李徵已如网中之鱼，掌握自己手中。

郑君谷见见师父被毒丐冷嘲热讽，他年青气盛，忍耐不住，正想破口怒骂，金刀老沉声道：“朋友废话少说，就请动手吧！”

毒丐鱼鲲冷然道：“龙门五杰对敌一向联手，老儿年老力衰，就给你占个便宜，破例由老子一个人来取你性命。”

鱼鲲身后一个道装中年插口道：“李老儿，秦岭死鹤，鲁道生来了！”

金刀李徵闻言大喜，一回头但见黑压压一片，根本不见人影，心中正自奇怪，那道装汉子狂笑道：“李老儿，姓鲁的来是来了，只是见到我兄弟又吓得夹着尾巴滚啦！”

金刀老一怔，立刻明白龙门五杰老三逍遥道人许真诡计，心内暗自骂自己道：“我真是愈老愈糊涂啦，这厮鸟分明忌惮鲁老弟，而来探探口风的，我竟然相信他的鬼话，这一来可露底了。”

原来龙门五杰丐、僧、道、农、士，是五个结义绿林，年轻时横行大河两岸，手辣心黑，势力又大，端的霸道非常，后来在六盘山与金刀李一场大战，那时金刀李外号还是叫“无双八卦刀，”，这无双八卦刀李徵连显绝招，金光闪耀中，龙门五杰都挂了彩，从此丐僧道农士退出大河南北，卜居龙门瀑布，廿年后，各人都练就一套阴毒厉害绝技，这就重入湖海，此时北方大侠鲁道生已然成名，五杰先后暗中试探过秦岭一鹤的功力，都杀羽而归！是时对秦岭一鹤甚是忌惮。龙门五杰知道金刀李与鲁道生师门华山派渊源甚深，而且与鲁道生本人是出了名的忘年交，因此逍遥道人用言语骗出了金刀李底细，当下大喜过望。

逍遥道人许真道：“大哥快料理了这老儿，咱们还有事哩。”

那另外一僧一俗，也齐声催毒丐快快动手宰掉金刀李，金刀老李徵涵养功夫很深，凝神注视敌人，并未露出愤怒。

毒丐鱼鲲喝声道：好，从腰际拔出两根铁棒，身子一拔，便如一头大鸟一般向金刀李头部点去。金刀李足下不丁不八，紫金八卦刀向上一封，金光连闪，在一刹那间已挽了三个刀花，把面门及头部护得严密已极。

毒丐身在空中，只见敌人遍体金光，并无半点破绽之处，心中暗忖八卦刀果然名不虚传，一吐真气，暴然下海，手中铁棒左上右下，连攻三招。

金刀李退了一步，金刀李一封身子一闪，避过了对方向上攻击的如式，忽然宝刀一反，刀背崩向毒丐袭向下盘的短棒，叮当一声，刀上小环一齐抖动，声威很是威猛，毒丐只觉手一麻，兵器几乎把持不住。当下大为羞怒，冷哼了半声，攻势缓缓递出。

金刀老李徵心中也自惊吓，暗肘这厮功力精进如此，竟可以轻兵器抗拒自己这招“反背击鼓”而不脱手，看来这卅年这龙门五杰果真下了苦功。

其实毒丐鱼鲲武功固然增高，金刀李他本人一生只练外功，在这垂暮之年，自是气血渐衰，当然不能和昔日相比了。

毒丐见敌人毫无败相，心想如果连这行将就木的老儿都奈何不得，如何能在五杰中称长，当下气纳丹田，身形东移西走，手中镔铁短棒漫天飞舞，

金刀李只觉周围白灰灰的全是敌人兵器和影子，一时之间他参悟不透敌人究竟是何身法，但知身隐危阵，一个疏忽便得丧命棒下，当下不及思索，八卦紫金刀缓缓向周围波动地挥了一圈，施出了生平仅用过数次的八卦刀救命三绝招的头一招“ 云山苍苍 ”。

此招一出，毒丐鱼鲲感到一股极大压力直逼过来，对方身前似乎有一道墙一般，挡住自己进手招式，他略一吃惊，抽回双棒，掂住全身，只听见金刀老李徵开声吐气，金刀忽上忽下，刀影纷飞，也施出八卦刀法中连环救命三招中 ”第二招“ 江水茫茫 ”。

毒丐鱼鲲不敢怠慢，瞧准来势，一振右臂，贯起一口真气，就往金刀背崩去，金刀李一反刀背，快若闪电的以刀锋直撩过去，卡察一声，削去毒丐一条铁棒头，原来他这紫金刀是家传之宝，是紫金砂和白炼精钢铸成，功能削铁如泥。

鱼鲲又羞又怒，哼了一声，身形一滞，突然滴溜溜绕着金刀李打圈子，金刀李凝神接招，严守门户，两人一来一往，打得十分热闹。

打了百余招，毒丐正当盛年，竟是愈战愈猛，金刀李年纪已迈，刀法已不如起初凌厉，毒丐招式中力道愈见沉重，金刀李奋力招架，只是所守圈子愈来愈小，紫金宝刀竟然渐被毒丐封住。

那龙门五杰另外三人，僧、道、农指指点点好不得意，金刀老李徵徒孙郑君俗焦急万分，一边注视四方，看看救星秦岭一鹤来没有，一方面又得注意师父一遇危招，立刻舍命拯救，他身旁那个高大女郎，正是金刀老外孙女，关外方家牧场场主白山剑客方平的独生女方颖，此刻也执剑瞪着大眼睛看着清朗的天际，神情呆若木鸡，好像正在深思一个难题。

突然一惊暴喝，方颖心内一惊，就如被人当胸击了一下，她几乎不敢往场中去看，待到一定神，只见外祖父身子不住向后倒退，宝刀已然脱手，那毒丐纵声狞笑，两棒跟着递到，她惊呼一声，忽觉身旁一阵风声，原来郑君谷已经仗剑出手，挡住毒丐攻击。

方颖立刻加入战局，那毒丐何等功力，不数招就把她逼得团团乱转。金刀李发眉皆张，脸色惨然，龙门五杰僧、道、农已站在他身后，防他逃走，他长叹一声，正待喝退徒孙外孙女，忽见方颖已遇险招，毒丐一根铁棒已点近方颖眉心。

金刀李眼见抢救不及，当时急痛攻心，闭眼不忍再看，蓦然叮的一声，他一睁眼只见毒丐右手短棒脱手飞向天空，毒丐倒穿一步，转身向后看去，一条黑影从竹林穿去，身形疾若流星，十数丈之距离，只点地二下就到面前，众人都不禁向那人看去，只见那人眉清目秀，是个廿左右俊雅少年。

毒丐叫道：“ 小子，你是有意来挑这根梁了。 ”那少年点点头道：“ 龙门五杰，以众凌寡，以少欺长，岂是好汉行径，在下路见不平，自然要伸手管啦。 ”

毒丐暴跳如雷，也不说话便一拳捣去，那少年待他欺身已近，脚下一滑，众人连看都没有情，他便闪到毒丐身后，一手按着毒丐鱼鲲后心要穴。

毒丐一时轻敌，一出手便吃来人制住，他三个拜弟僧、道、农见兄长性命操于敌人之手，敌人掌劲一吐，毒丐便得心脉破碎而死，当下不敢妄动，呆呆望着来人。

那少年微笑不语，逍遥道人一向诡计多端，此时也闹得束手无策，沉吟一会，硬着头皮对少年道：“ 我兄弟来清算旧时粱子，不知何处冒犯少侠，

尚祈告知。”

他见少年虽幼，功夫深不可测，必是大有来历之人，是以言语甚为谦卑。那少年笑道：“四位不念从前李老前辈不杀之德反而想致他老人家死命，小可倒想见识见识龙门五杰究竟是何等人？”

逍遥道人身旁那个肥大和尚似乎按耐不住，张口欲骂，他后面那个庄稼汉装束的人一拉他肥大僧袍，示意息怒。逍遥道人道：“姓李的既是阁下好朋友，咱们冲着阁下，今日之事就算了结也罢。”

逍遥道人心思细密，智虑老到，此时已方完全落于下风，干脆故示大方，日后再来寻仇，再说此人一身功夫，自己兄弟之中就可说无人能敌。

少年道：“如此正好，各位如有不服，只管找小可就是。”

他松手一送，毒丐鱼鲲倒退数步，他见事情如此轻易解决，心中不愿给毒丐太过难甚，逍遥道人正想扶，毒丐一挺身站定，原来那少年心地厚道，一送之力竟然还含着向后放的劲道，是以毒丐才免于跌倒。

龙门毒丐鱼鲲举目一看，见众人都似笑非笑看着他，当下羞愧难当，伸手向后抓去，少年大吃一惊，右掌向前轻轻一按！毒丐见对方毫无声息的一掌递到胸前，不由大吓，连忙双手平推，护住前胸，两人又动起手来。

方颖瞪着少年看来看去，他身旁郑君俗有些不乐搭讪了几句，方颖都似没有听见，忽然方颖失声道：“呀，是他，是他，他姓高呀！”

郑君谷不乐问道：“你是说那少年姓高，你认得他么？”

方颖点点头道：“也许认得的！”

郑君谷见她很是神秘，和往前大刀阔爷的的脾气大大不同，眼角喜悦透出，心中一紧，暗暗叫苦，忖道：“颖颖莫要爱上这小子了。”

此时场中毒丐和少年几招过后，强弱立分，那少年轻描淡写的打着，每招都蕴藏着极强内力，只把毒丐迫得险象横生，满面冷汗直流。

逍遥道人高声喊道：“且慢！”

少年势子一缓，毒丐跳出圈外，方颖叫道：“喂，你是不是姓高呀？”

少年只向她微笑着点点头，登时她有如迷途游子，忽然投入亲人怀抱一般，热泪控制不住，直流下来，哭道：“高大哥，高大哥……”她原来想告诉少年她父亲已死，只是激动得半句话也说不出。

郑君谷见这情景，只觉心内一凉，嗔然道：“颖妹，别打扰他心思，他还要和这四个恶贼拼斗哩！”

方颖果然止住哭泣，少年不时向她微笑，表示安慰，郑君谷见师妹脸上喜色洋溢，两颊红得甚是可爱，含情脉脉的瞟着少年，他心中有如刀绞，这表情正是他日夕希望师妹对他瞧的，他等了很久很久，今天终于看到了———只是那是对另外一个人——

那少年正是高战，他隐身竹林，原想等到金刀李遇险再出来，这样也可看看龙门毒丐到底怎样，他见金刀李起初并未占下风，是以略略疏忽，脑中只是想破解毒丐背后大葫芦“飞天蜈蚣”，对付龙门五杰联手的法子，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正在此时，金刀李宝刀被毒丐封掉，方颖又遇险招，高战见时机已迫，扬手打出一石子，击落毒丐铁棒，这才施展“平沙落雁”轻功，凌空飞出。

高战对逍遥道人道：“不知阁下有何指教？”

逍遥道人道：“我师兄龙门毒丐，长醉酒僧，师弟壶口归农，天稽秀士加上我这不成材的邋遢道人一共是五块料，从来对敌同出同进，不管敌人是

一千一万也好，是一个人也好，今日幸会阁下，实是生平未见高人，天稽师弟有要事牵身，不能参与盛会，阁下只要能将我师兄弟四人一举击败，那么不但金刀李这段梁子就此搁下，而且……而且嘛……”

金刀李听他们竟然想联手除去这少年，心中大怒，不待他说完，便道：“无耻之辈，惯能以多欺少，少侠莫要着了贼子道儿。”

高战心中暗笑，忖道：“这道士说了半天，就是为了想联手和我打，其实要联手只管上来就是，我正想试试我功夫进展到何地步，何须找一大堆歪理，真是死要面子。”

逍遥道人面色铁青对金刀李道：“老儿你要参加也可以呀！”

高战一摆手道：“道长说得甚是，如果在下输了，就任凭阁下处置，但若在下胜个一招半式，今日此事请揭过。”

他行走江湖数月，说话处事较前大为老练，这番话他自己甚感满意，不由得意的笑了。

金刀李见少年一口答应，他不便阻止，但却暗暗叫苦，心想龙门五杰任一个已甚难惹，何况四人联手，这少年功夫再高，只怕也难抵挡，说不得如果情势危急，只有把这条老命也拼进去了。

高战想要速战速决，喝声“看招”，便向壶口归农面门击去，壶口归农双掌一张一合，竟然直上来，高战心想试试他功力也好，运了七成内功，壶口归农感到自己发出力道完全被挡了回来，连忙运劲双足，想要立住不退，以免丢人现眼，只是对方力道缓缓不绝，再也支持不住，无奈之下，后退数步，这才化解，高战心中暗道：“这人打扮得土里土气，倒看不出有此神力，龙门五杰中，功夫恐怕数他最高。”

当下丐、僧、道、农站定四个方位，一齐向高战发掌袭击，高战运起先天气功护身，展开狂飚拳法，劲道七分发，三分收，周旋四人之中，游刃有余，神态大是洒脱。

金刀李老怀大安，暗道：“原来是风大侠徒儿，怪道如此了得，这狂飚拳在中原已卅多年不见，日后只怕又要扬威关内了。”

方颖颖看得眉飞色舞，心神俱醉，郑君谷自哀自冷，天上月光如镜，他看着，心中也在想着：“如果能到月亮上去，那么人世间一切的烦恼不会再有了吧！”

双方战了卅多合，高战出师以来，初逢强敌，精神陡长，狂飚拳是天池镇派之宝，龙门四杰又岂能识得，四人只有各自严守自己门户，待到一有机会便联手反攻，高战边战边注意毒丐，防他突放毒蜈蚣。

又走了数招，高战一掌拍向壶口归农右肩，他这一长身，背后故意露出破绽，逍遥道人大喜，运尽生平之力猛击高战后心，高战突然打个转，双掌疾往前推，沾上了逍遥道人双掌，高战一运真力，劲力缓缓发出，他这一招叫“风吹弱柳”，是风柏杨大侠自己所创，其势虚虚实实，令人琢磨不定。

逍遥道人只觉对方内力从双臂透上来，心知要糟，又不能开口呼援，壶口归农见状连忙举掌搭在逍遥道人肩上，发出内力助他抗敌。

高战闻声闪过背后毒丐和醉僧攻式，连头也不曾回过一下，醉僧见逍遥道人、壶口归农已显不支之态，他知这较内功，棋差一着便得受重伤，他一向重义气，一拉毒丐，双双搭手壶口归农左右肩上，高战只觉对方力道大增，他脸上微带笑容，功力也自发出九成。

如此坚持片刻，毒丐心念一转，右掌拼命一使力，身形倒穿丈余，他知

高战一时之间也不易取胜脱身，解开背上葫芦，迎风一挥，嗡嗡之声大作，漫天金色蜈蚣向高战等飞来。

高战心中大悔，心想自己为了试探内功深浅和敌人对掌，竟然着了道儿，眼前并无破解之法，只有自保再说，于是猛一运力，震开三人，转身向后连纵数次，和已经后退的金刀李等人会合。

那飞天蜈蚣是产于华山之阴异种，专门吸噬人畜之血为食，飞行极速，高战才一停足，飞天蜈蚣也至当头，一股腐尸之气冲鼻而来，高战一呕心，连忙止住呼吸，看看身旁方颖及郑君谷也然摇摇欲坠，知道已中了金蜈蚣之毒。

高战怒叱一声，呼呼两掌向上击去，只见周围气流旋转得很是厉害，竟然发出呜呜之声，敢情是无坚不摧的先天气功发出了。

上面飞天蜈蚣因为气流激转，无法飞翔，只随着气流上下浮沉，队形渐渐呈混乱，毒丐取出一个竹哨，呜呜的吹了几声，声音凄厉已极，那飞天蜈蚣闻声又首尾相连，排得整整齐齐，向下攻击。

“呼”高战又发出一掌，这先天气功对于毫不受力的毒蜈，竟是无可奈何，飞天蜈蚣受着哨音操纵，只要一有空隙，立刻便钻进气圈，金刀李挥动大刀，把四人背后护住，那偷隙而入的蜈蚣，只要一近入圈影，马上身首两处，落在地上。

渐渐地上蜈蚣尸体增多，腐臭之气越浓，方郑两人支持不住，双双坐地调息，金刀李胸中一闷一个跄踉，宝刀几乎握持不住，心知毒已侵入，他一看高战，脸上汗珠已显，犹目一掌掌向上抗拒着。

金刀李叫道：“高老弟，咱们认栽吧，鱼化子，你快把蜈蚣收开，老夫任你等处置便是。”敢情方颖颖已告诉他这少年姓高。

毒丐冷笑连连，他好不容易将高战这高手困住，心中早就算好，藉此良机一网打尽，如何肯撤走蜈蚣，金刀李是出了名的直性汉子，眼见高战为了自己的事，陷此危境，当下忍耐不住，便对高战道：“高老弟，你快走，这里的事你不要管了，我祖孙三人命丧龙门四杰之手，倒也心安理得，如果老弟有什么损害，老夫死难瞑目。”

高战向他笑笑，只是眼角透着一丝凄凉的味道，心想：“你劝我临危逃走，我高战岂是这等人，大丈夫头断则可，为朋友双肋插刀亦可，如果说是舍友独逃，遇穷困祸患而相弃，这却万万不能。”

他一阵凛然之色闪过他的脸颊，隆准代表正直，深眶代表着智慧，高战迎风而立，庄严得有如一尊石像，此进他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抱着“生固欣然死亦荣”的无畏精神了。

金刀李看了他一眼，忽然想通一件事，心中不由暗骂该死，他想：

“我刚才劝他自个儿逃走，这不是等于骂他吗？但瞧他并没生气，这少年不但武功惊人，而且气度也自不凡，假使能够脱得今日之危，老夫要好好和他结交结交。”

高战一掌推出，忽觉头脑微晕，心知真力快要消耗殆尽，想到师父一心想由自己光大关外天池派门户，不意一时大意命丧于此，真是懊丧已极，但转念又想到死了之后，倒说不定可以和姬蕾相会，神仙之说虽然虚无飘渺，但一个人在绝望之时，未始不是唯一的安慰。

他这一胡思乱想，发出功力自然减弱，飞天蜈畔慢慢向下逼进，嗡嗡声有如千万蛟蚋鸣叫，刺人耳目，方颖颖睁目一看，情势大大不妙，她一惊后

随即坦然，心想：“和高大哥死在一块儿也好，黄泉路上有他相陪，也定然不会觉得寂寞可怕了。”

高战发出力道愈见衰弱，他想了很多，林汶幽怨含嗔的眼光又浮起了，他心想：“如果我死了，林汶姐姐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快乐的，啊，对了，还有那路上林中结识的英弟，我不是答应去看他吗？他说如果我一辈子不去看他，他就一辈子等着，高战啊，你不能就此死的，这样英弟岂不是要等一辈子？”

他勇气百倍，鼓起最后内力，猛向空中击了几掌，向金刀李打了个招呼，一人扶着一个，向后跑去。

龙门四杰站得远远的，因为除了毒丐外，其他三人也受不住飞天蜈蚣气息。逍遥道人见高战逃走，蜈蚣又被高战击起气圈包围，不能追击，当下大叫道：“不好，咱们快追。”

毒丐鲁鲲挥手止住，他一吹竹哨，尖声直冲霄汉，那漫天金蜈蚣，果然受竹哨所催，争先恐后向前飞去，高战等人跑得虽快，但那蜈蚣端的是异种，飞行一瞬千里，不一会又临高战等人头顶。

方颖颖叫道：“完啦———”

就在千钧一发时，蓦然从竹林中飞起一只大鸟，月光之下，只见它遍体羽毛，披如金甲，神态威猛，“呷”“呷”清亮的鸣了两声，高战觉到声音甚是熟悉，抬头一看，猛然记起这鸟就是途中所遇少年肩上灵禽。

高战心想：“难道英弟来了，这里情势危险———”

他正想在此，忽然方颖颖欢声叫道：“高大哥，看啊，那鸟儿真厉害得紧！”

高战一看，只见那金色大鸟飞入飞天蜈蚣群中，长啄在空中一点一点，一个个蜈蚣像落雨一般掉将下来，那蜈蚣似乎遇着克星，威风尽丧，任凭金鸟施威，金鸟飞来飞去，蜈蚣四下逃散，任凭毒丐哨声如嚎，也不收效果。

那金色大鸟对于四下逃走的飞天蜈蚣看都不一看一眼，待到消灭完中央蜈蚣，这才展动双翼，向四周扫荡，飞天蜈蚣飞行虽快，但金鸟更快，不到一盏茶功夫，遍地都是蜈蚣尸体，那龙门四杰惊得呆若木鸡，毒丐眼见费了五年心血培育而成的毒物，在一刻之间便被金鸟啄得干干净净，真是欲哭无泪。逍遥道人忽地想起一人，向三人一说，四人脸色大变，齐齐没命逃走。

方颖颖童心未泯，见金鸟大展威风，只喜得眉开眼笑，金刀李一生也没见过如此怪事，心想世上物物相克，飞天蜈蚣何等厉害，可是对这金鸟却服服贴贴，任其宰割，不敢反抗。

郑君谷忽道：“那四个奸贼走啦。”

高战其实早就发觉，他心存厚道，心想这四人多半不敢再来，便任由他们走了。

高战道：“龙门四杰今夜惨败而回，仗以横行的毒物又被消灭，日后再也不敢来寻仇了。”

金刀老点点头，暗赞这少年厚道，那金鸟啄除蜈蚣完毕，两翅一收，竟然落在高战肩上。

方颖颖是北国儿女，长得虽然高大，其实还未满十八岁，看到这情景如何不喜，当下欢叫一声，伸手去摸金鸟，金鸟一反鸟头，作势欲啄，只吓得方颖颖慌忙缩手，口中连道：“这鸟儿好凶。”她愈看愈爱，毕竟忍耐不住，乘着那鸟不注意，偷偷抚摸了一下。

那金鸟不住用鸟啄拉高战衣襟，高战明白它意思，便向金刀李说道：“这是我一个朋友养的灵禽，它在叫我去见那朋友哩！”

方颖颖喜道：“我也去！”那金鸟回头看了方颖一眼，似乎怪她多事。

高战、道：“好啦，颖妹就跟我去吧！”

郑君谷很不高兴，但碍着师祖面前不敢开口，心中暗暗骂道：“什么颖妹的，颖妹是你叫得的么？”

高战、方颖颖跟着金鸟走到高战适才隐身的竹林，高战心想：“英弟真是神通广大，竟知我是到这里来，刚才我一出竹林，他恐怕就躲进来了。”

那鸟忽然停在一枝粗如海碗的竹尖上，高战上前一瞧，只见竹皮被人用小刀括去一大片，上面用极细的针歪歪斜斜的刻了一大篇。

方颖颖、高战凑凑细看，此时月白如水，竹林中并不太昏暗，字迹虽细也瞧得清楚，只见上面写着：“高大哥，你一走，我就忍不住也跟了去，那五个坏蛋我在路上碰到过，给他们吃了一些苦头。白婆婆找我有要紧的事，所以我得马上就走。这金鸟是雪山所产的金色雪雉，是各种毒虫毒蛇克星，事毕后，就请大哥把它放回，它自己会来找我。

高大哥，你武功真好，我很高兴，你也不必来找我，我事完后自会来寻你。”

高战看完刻在竹上之字，心中仿然若有所失，方颖颖想起一件事，问道：“高大哥，你怎么知道我叫方颖颖。”

高战笑道：“我听见你公公喊你什么颖儿，英儿，也就跟着喊啦，其实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字哩！”

方颖颖抿嘴一笑，道：“昨天我开门一见你，就好像见到一个很是亲近的人，只是左想右想也想不出，后来你出来替外公解围，我见你一笑，这才想了起来，高大哥，你还是跟从前小时一样，笑的时候总爱耸耸鼻子。”

高战道：“我见你凶得很，害怕极了，吓得转头就榴。”

方颖颖开怀大笑，忽然低声道：“说真的，我常常想你，可是总把你还是想成从前那小孩模样，所以一见面倒认不出了。”

高战见她凑近自己低声说话，只觉吐气如兰，心内一怔，脚步加快，走出竹林。

高战对金刀李道：“晚辈姓高名战，是奉秦岭一鹤鲁大侠之命，来和前辈一同对付那四个人的。”

金刀李呀呀笑道：“我说鲁老弟一向做事老成，怎么会说好的事，突然变卦，原来他请老弟来助拳，说实活，就是鲁老弟亲临，功力与你也只在伯仲之间。”

方颖颖插口问道：“你师父是谁，怎样这等厉害？”金刀李接口道：“令师风大侠可好，十多年前老夫在锦州见过令师一面，那时他声势如日中天。连败长白三熊，兴安岭大小双怪。想到不到十多年后，又见故人高弟英风飒爽，真是叫人快慰得很。

高战恭身答道：“家师目下恐怕正在关内。”

金刀李奇道：”令师生平一向甚少入关，可是近年来常听江湖朋友说起，令师侠踪竟及江南一带，这倒令人不解。”

高战便略略把师父二赴无恨生之约之事说出，金刀李听得悠然神往，拍腿说道：“东海三仙无恨生威震环宇，也只有令师才配和他一争长短。”

高战忽问方颖颖道：“方伯伯是不是被天煞星君害的？”方颖颖听他提

起伤心惨事，想起全家除自己之外在一夜之间被那魔头杀光，眼眶一红，泪如雨下。

金刀李是目眦皆裂，高战连忙道：“ 老前辈，颖妹快别伤心，家师此次就是为方伯伯的事，和天煞星君约在华山比武，以便清算旧账。 ”

金刀李虎目中闪着泪光，高战见他鬓髯皆白，立在那里犹自有如铁塔一般，甚是威猛，心想他年青年时大名满天下，实是良有以也。

方颖颖伤心哭着，郑君谷乘机柔声安慰，高战暗暗一笑，心想颖妹有此体贴的师兄照顾，很幸福吧！

金刀李忽道：“ 天煞星君的功夫端的强极，令师为敝婿之事千里奔波，真是令人好生不安。 ”

高战知他担心师父，便道：“ 李老前辈只管放心，家师先天气功已然炼至寒暑百毒不浸不害的地步，那天煞星君功夫晚辈也见识过，要伤家师那是万万不能。 ”

金刀李连连点头，高战便向金刀李说明秦岭一鹤不能来的原因，金刀李忧心不己。

次晨高战想起与平凡上人的之约，便对金刀李告辞，方颖颖想尽方法挽留他，最后干脆哭了起来，高战无奈，答应留下三天，方颖颖欢天喜地，磨着高战陪她到城郊游山玩水，郑君谷不舍，也跟在一起闲荡。

第二天下午，高战推说不适，不愿愿外游，其实是他发觉郑君谷与方颖颖之间的关系，那郑君谷是个诚朴少年，痴爱着方颖颖，可是方颖颖似乎不喜欢理会于他，反而处处向自己表示好感。

冬日的太阳，漫暖得令人想抱着不放，假石山后坐着一个少女，淡淡阳光的影子照着她一头秀发，微风吹得她衣裙飘曳。

她面前放着一个小篮子，正在聚精会神的剥着风干粟子，身后那个少年正有一句没一句的扯着。

她轻轻咬一口，然后熟练的用纤细的白匀的手指划开壳子，把黄澄的粟肉一个个放入篮中。

轻盈的微笑不知从何时又悄悄地布在她脸上，虽然轻微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到,然而却有一种青春的欢乐气氛流露出来,剥粟子难道是这么好玩的么？

她身旁那少年似乎忍耐不住了，冷笑一声道：“ 哼，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这样小心的剥粟子，还不是想讨那小子的好，送给他吃。 ”

少女脸色一红，仿佛心事被人戳穿，但立刻倔强的道：“ 我要请谁吃你可管不着，告诉你吧，这些粟子正是要请高大哥吃的，你别想碰一下。 ”

少年被激得脸色通红，不知所云，良久，他才黯然的道：“ 你要请谁吃，我自然管不住。 ”

他一步步走开了，四周的空气冷得像寒冰——至少他感觉是如此，暖暖的冬阳，温暖着大地，却温暖不了他破碎的心。

少女仍然剥着栗子，过了一会，剥完后装了满满一小篮，她站起挺了一下久曲的腰，深深的叹了口气，像从一个美梦中惊醒一样，幸福的微笑还挂在颊边。

她可不知道一颗赤诚的心被她伤害了，为她破碎了，她整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踏着轻快的步子，走向屋里去。

她一进屋，从一棵大树后，又走出一个雅俊少年，他双眉凝注，口中喃

喃地道：“高战啊，高战，汶姐对你的情意，你此生只怕都无法报答，千万不能在此再惹下情债了。”

一阵清风，吹动一块絮云，天色一暗，太阳钻进了云层。

“颖妹，颖妹，我永远记得你，感激你，如果你有什么要我出力，就是千山万水，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一定替你完成的，只是，只是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高战心中默默说道，“因为我的感情已经枯寂了，是么？已经随着另一个女孩子的消失而消失了，别了，别了，颖妹，你别伤心。”

“拍”的一声，他手中捧着的一卷书落在地上，他振笔留书， 像来时一样地突然，没有向任何一个人告别，悄悄地走了。满怀伤感的走了——

浊浪排空，朔风怒号，阴沉沉的天。

大戢岛这挺立在东海外的孤岛，被薄薄的一层雾罩盖着，更显出它的神秘。

这孤岛地势甚是怪异，后岛是一片黄沙，寸草不生，一派大漠风光，前岛却是平原土壤，林木茂盛，而且地气奇暖，一些热带植物也蔓生着，中央横着一座山脉，山城靠海处，长着几棵高逾十丈的大树，粗可十数人合抱，横枝突出海面老远。

在一棵最大的树的两根横枝中央，安置着一间用木板钉成的小屋，制作的非常粗糙不雅，可是钉得却十分坚固，东南西北四方都还开了个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的窗子，门前还有几梯木级，直通大树中央。

大树上每隔几尺就钉着一根木桩，作为下树的梯子，那木桩根根都是小碗粗细，齐头断处，整整齐齐，甚至比刀砍得更整齐，原来竟是被人用掌力震断的。

木屋正下方埋着一根和树差不多高的大竹子，屋中的人如果有急事来不及下梯子，就可顺着竹子滑下，从这里可以看出，造屋的人虽则手艺不够纯熟，可是设想得倒还十分周到。

浪头愈来愈高，放眼一望，白茫茫的一片浪花冲向海岸岩石，一个接着一个，似乎永无歇止。

在那小小木屋的窗口旁，倚着一个秀丽的姑娘，她无聊地把一粒粒小石子投入千丈巨涛中。

小石子落下了，没有一点声音，也不曾激起一点水花，立刻被怒涛吞没，于是她的心也像小石子一样激荡不已。

这姑娘正是随平凡上人回大戢岛的姬蕾，她每天都在希望高战来大戢岛，可是又痛恨他的负心无情，所以心中很是矛盾。

“女娃儿，快下来吃饭啊！”一个轻微但清晰的声音传来，姬蕾知是平凡上人叫唤，连忙顺竹子滑下，几步就跑到山坡下的屋子去。

平凡上人脸色一板，怒道：“女娃儿，你要我带你到这大戢岛前说的是什么？”

姬蕾一怔，立刻明白他发怒的原因，笑道：“我说平凡上人，您老人家一个人在孤岛上也很寂寞，我就陪着您替您老人家烧饭哟，煮菜扫地哟，服侍得您老人家包管满意。”

平凡上人面色铁青，连声道：“你没忘记就好，可是现在呢，是你在服侍我老人家，还是我老人家服侍你，你自己想想，连吃饭也得由我亲自动手了。”

姬蕾吐吐舌头，装得害怕的样子道：“平凡上人，真对不住您老人家，

蕾儿下次再也不敢了。”

平凡上人见好收场，脸色稍露道：“你快去作碗樱桃汤，下次再这样，可莫怪我老人家无情，要撵你出岛。”

姬蕾知他想吃自己拿手好菜樱桃汤，是以借题发挥，心中不由暗暗好笑，连忙洗手下厨，用心的煮了一碗，煮得色香味俱全，平凡上人赞口不绝。

姬蕾忽然问道：“上人，我没有来以前，您老人家每天自己弄饭吗？”

平凡上人满面羞愧地道：“是啊，我老人家什么都成，就是对弄饭却是永远做不好，当我初到这岛上的时候，那是多少年前的事，让我想想看——

平凡上人摸着又宽又光的额门，口中不停地数算着，忽然“啊”了一声道：“那是二甲子以前的事了，喂，女娃儿，你那时可没生下来，你爹爹也没生，就是你祖爹爹只怕也还是个小娃，哈哈女娃儿，你说久不久？”

姬蕾一吐舌道：“真久，真久，上人您到底有几岁？”

平凡上人摇摇头道：“我老人家也记不清楚了，喂，你别打岔，那时候，我初来此岛，岛上长满了水果，像芭蕉、荔枝和南瓜呀，满地都是。我老人家大乐，饿了就采下来吃，一点不用费力是舒服透了。于是我老人家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外，就是练武。”

姬蕾忍不住插口道：“你老人家武功高到不能再高，还要练什么呢？”

平凡上人很是得意，说道：“那时比现在还差的远哩！如果有现在这般，自然是不用练了。

姬蕾问道：“后来怎样了？”

平凡上人道：“后来过了十几年，果子愈结愈少，我老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缘因，既然靠吃水果再也吃不饱，我老人家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弄饭了。”

姬蕾笑道：“您每年只是采摘，也不施肥，果子自然少了，上人，我对栽花植树倒还懂得一些，明儿有空，我去整理一下果树，包管明年棵棵树长满果实。上人，您可没吃过我种的苹果，真是又红又大又甜又脆，在济南我家后院……后院……”她说到此，不禁又想到父母，声音硬咽了。

平凡上人喜道：“女娃儿，你说得真对，我老人家后来也知道是没有施肥的缘故，这岛在我老人家没来之前，是海鸟群的休息地，遍地鸟粪，果儿肥料足，自然长得好，可是我一来到，每天对海练内功，声如雷鸣，海鸟都吓走了。”

平凡上人突见姬蕾凄然欲涕奇道：“怎样好好的又要哭啦？”姬蕾不答，平凡上人自作聪明地道：“我老人家晓得，你在想姓高的娃儿。”

姬蕾啐道：“谁想他哩！上人您别瞎说，赶明儿我烧些枯枝腐木，再和着野生豆子埋在果树下，也是一样有效。”

平凡上人连连点头称是，对姬蕾道：“你这女娃真乖，你没有来之前，我老人家经常几天只喝几杯水，省得弄出来的东西自己看着都生气。”

姬蕾笑道：“这样倒省事。”

平凡上人道：“是啊，如果不是怕麻烦，我老人家好好的大方丈不当，一个人跑到这孤岛干吗？”

姬蕾问道：“什么方丈？”

平凡上人见自己失口，忙道：“下午天气只怕会好转了，你瞧海鸟已经向远处飞了。姓高的娃儿会来也说不一定。”

姬蕾默然，心想：“如果他今天来，这样大的风浪，只怕非常危险。”

平凡上人吃完了饭，擦擦嘴，走进屋去，姬蕾心中寂寞空虚，呆呆坐在

那里，也不知坐了多久，忽然平凡上人在内喝叫，姬蕾吓得三步两步跑到树旁，沿梯而上。原来她一时忘情，又触犯了平凡上人的臭规矩。

原来平凡上人年轻时，也是个翩翩少年，天性落拓豪迈，女孩子见着他无不被他那种漫不在乎的潇洒风度所倾倒，可是他玉璞未凿，对爱情之事，一向混混沌沌，一知半解，结果他心中爱着而以为和他要好的女孩，竟然对他并无依恋，反而是终日和他吵闹赌气的表妹，为了救他而死去，于是上人脑中更是混沌，对于女孩子的心理，永远也不明白，一睹气就出家为僧，在少林寺中修行。

自此以后，平凡上人见了女子如畏蛇蝎，发誓不再与任何女子打交道，偏是他逃禅海外，就在大戢岛不远的海上，有个小戢岛，岛主是东海三仙中排名第二的慧大师，老是想法和他较量为难，平凡上人几次险些吃亏认输，他虽修为垂三甲了，可是嗔心仍不能尽除，大怒之下，立下一条规矩，就是大戢岛不准任何女人踏入居住。

是以就是上次张菁来报告他消息时，也不能多留半刻，这次他出岛有事找辛捷，碰到姬蕾正在困难中，也是姬蕾与平凡上人有缘，平凡上人竟一反常例，出手惊走缠她的人，姬蕾见他武功深不可测，而且模样也甚是亲切，便对上人十分依恋，几句花言巧语，只说得平凡上人对她大起知己之感为她寻找高战。

好不容易找着高战，姬蕾又藉故溜开，发现家园被毁，父母及师兄弟都被杀死，当时真是痛不欲生，平凡上人心中很喜欢她，自是不忍弃她不顾，无奈之下，只有带她回大戢岛。平凡上人又不能破誓，只好化了无穷心力，替她在树上做了间屋，那屋子安在突出海面的枝上，算是不在大戢岛范围之内，他这作法无异掩耳盗铃，只是平凡上人坚持如此，姬蕾不能不答应，两人约好，每天三餐姬蕾可以下来作饭，其他时间一概不准下树，吃完就得上去，不得多事逗留。平凡上人还郑重其事宣布，这是目下暂且从权之举，并非常长久如此。

姬蕾怏怏上树，一阵北风吹起，天气变得很冷，渐渐晴朗起来，姬蕾心想上人说得不错，这海洋气候变化真快，下午多半会天晴的。

海鸟成双成对地随波而起伏，姬蕾茫茫看着，心中很是凄苦，忽然远远现出帆影，姬蕾立刻紧张起来，她焦急的期望着，默然想道：“只要是他，那我也不再生他气了。”

帆影渐渐清晰，是向西往大陆行驶的，姬蕾颇感失望，口中喃喃道：“这是今天第一艘，时间还早呢，说不定第二艘就是高大哥。”

北风把她内身吹得像冰一样冷，渐渐地，她心也开始冷起来，因为天色慢慢地黯淡了。

“这是第十艘了，”远远处又有帆影，姬蕾数着手旁计较的小石子，心中暗暗道：“如果再不是，那么大哥今天是不会来的。”

帆影愈来愈近了，姬蕾伸长头仔细的看，那船实在太小，张着一张三角帆布，乘风破浪的前进着，船头站着一个人，身形挺立着，似乎对于汹涌的浪花，并不看在眼内。

首先映入姬蕾眼中的是那张坚毅诚恳俊秀的面孔，那面孔曾使她如痴如狂过，此时陡然又出现在眼前，姬蕾激动得眼泪双流，一时之间她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小船靠岸了，船头上跳下一个少年，不用说正是高战，他把小船系好，

便举步向岛中走去，姬蕾在树上见高战神色之间似乎有重忧，全身衣衫都湿透了，样子十分狼狈，姬蕾心中一软，柔情顿生，高声叫道：“高大哥，我在这里。”

高战只觉有如姬蕾，他一转身，身子像闪电一般循声扑去，两手一合，忽然双手一紧，原来抱着了大树，一怔之下，失望已极，萎顿倒地。

原来他一听到姬蕾唤声，脑子昏昏乱乱，什么也不能想，只下意识循声抱去，想要扑捉住那声音。

姬蕾见他失魂落魄，怜爱之心大起，心想他看来并不似全无情义之人，当下又叫道：“高大哥，我在树上呀！”

高战脑筋一清，抬头一看，长日凝思，深霄梦回的意中人，依着窗似怒似嗔的看着自己，高战只觉眼前一阵模糊，泪光在眼眶中闪烁，他自己也分不出此时是喜欢多还是悲苦多，是感激多还是惊讶多。

他不加思索，足下一运力，便向树上纵去，落在一个突出木棒上再借势上窜，不消几个起落，已到木屋梯之前，他冲进屋情不自禁握着姬蕾的双腕，结结巴巴地道：“到底是怎么，怎么回事啊，你……你！怎么……”

他原想问姬蕾怎么没有死，忽然一想岂有如此问法，便住口不说了。

姬蕾见他英风如昔，比一年多前长得更是英朗，眼中包含着无限诚恳亲切在怜爱，那就和亲人的眼光一样感人，姬蕾突然觉得她和高战已经亲近得很，天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力道再能分开他们了，于是怨恨一消，再也矜持不起，倒在高战怀中哀哀地哭了起来。高战只觉一阵甜香直冲鼻脾，他初尝情味，心里又是高兴，又是羞涩惭愧，只怔怔的拍着姬蕾的肩，柔声安慰她，叫她别再哭。

姬蕾果然收泪，高战还是抱着她，姬蕾脸一红，轻轻挣脱，高战一惊，心中很是惭愧，讪讪问道：“蕾妹，你怎么会到大戢岛来？”

姬蕾道：“我出门游玩，结果碰到一个坏蛋，那坏蛋死皮赖脸的跟着我不肯走，我又打他不过，恰好碰着平凡上人，他老人家把坏蛋吓跑了，我就跟他来到大戢岛。”

高战问道：“那坏蛋叫什么？下次碰着我可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姬蕾道：“他是天煞星君的徒弟，叫什么……什么文伦的。”高战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他，他不久以前在山东济南城郊被我师兄李鹏儿打败了，和他师妹一起逃跑啦。”姬蕾恨恨地道：“大哥，这个人真不要脸，下次你遇上他，替我好好打他一顿。”

高战点头不语，姬蕾道：“你不替我打么？”

高战笑道：“我又没说过不替你打呀！”

姬蕾忽道：“你快去见平凡上人去，他老人家一定也知道你来了，再不去惹得他老人家乱发脾气就麻烦了。”高战道：“咱们一块去。”

姬蕾脸一红道：“不行，不行，平凡上人规定我除了吃饭和替他整理一切的时间外，无事不能踏到大戢岛土地上去。”高战奇道：“怎样啊！”

姬蕾不好意思道：“上人很讨厌女子，大哥，你瞧，你站的岩石周围有没有异样？”

高战一看，只见树秀四周许外大声的岩石，有的碎裂成一块块，有的竟成石粉，分明是被人用极高掌力震碎的。

高战道：“这是上人击碎的，平凡上人何等功力，这区区碎石掌力，在他老人家看来，真是容易不过之事，这有什么奇怪？”

姬蕾道：“你知道什么，平凡上人为了建这木屋，真是化了不少心力，他老人家有时不耐烦，作着作着就发脾气，两手乱打，这周围的岩石都被他打碎了。后来总算做好，他费这大心力就是不愿我住在大戢岛范围之内。因为他老人家发过重誓，不准任何女子住在此岛哩！”

高战不禁好笑，说道：“上人脾气看来古怪，其实慈祥无比，看他拿石头出气，只怕对自己订的规矩也很感不便哩！”

姬蕾点道：“上人对我真是再好不过，以他老人家那诙谐的个性，竟然三天三夜忙个不休，替我在这树上钉房子，还教我许多功夫，大哥，对了，您替上人跑腿，待会央他传你几手绝招儿，保你受用不尽。”

高战正色道：“我替上人跑腿是应该做的，怎么敢要求他老人家什么，蕾妹，倒是你别贪玩，多多学点本事，好将来报仇。”

他说到此，突然发觉漏了口，慌忙想用话带过，蕾姬凄然道：“你知道了？我爹爹妈妈都死啦。”

高战连道：“你千万别再伤心了，你的仇人也是平凡上的人对头，有他老人家作主，还怕谁不成。”

忽然身后一个温和的声音道：“小娃子，你心地很是不错，你替我老人家办的事可都办妥了吗？”

高战慌忙下树，对平凡上人恭身答道：“晚辈照前辈吩咐去找辛叔叔，没想到辛叔叔不在家中。”

平凡上人急问道：“那三个老魔呢？你在路上没有再碰到过？”

高战道：“没有碰到，晚辈和辛婶婶一商量，就去找秦岭一鹤鲁大侠，请他替上人传话。”

平凡上人赞道：“乖娃儿，做得好，辛捷那娃儿到哪儿去了。”

高战道：“辛叔叔到少林寺去啦，他听说那三个老魔要上少林寺去寻上人晦气哩！是以赶到少林去会合武林之秀孙大叔，和太极派大侠吴凌风叔叔，想要凭三人之力阻止老魔头们。”

平凡上人脸色突变凛重，想了一会道：“辛捷，吴凌风，孙倚重，不行，不行，只怕还是挡不住，娃儿，咱们这就赶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姬蕾眼看高战又要走，心中非常不愿，忙道：“上人，我也要去。”

平凡上人和声道：“你功夫太差，留在岛上比较好，你替我老人家整理好果树，我老人家回来包你有好处。喂！姓高的娃儿，咱们走啊！”

高战只得向姬蕾告辞，那树高十丈余，一上一下说话很不方便，平凡上人视若无睹，突然哦了一声，叫高战稍待，转身先往屋中走去。

高战想要安慰姬蕾，不知说什么好，忽然触手摸着怀中千里镜，便窜上树道：“蕾妹，我有一件物事要送给你，你一定会喜欢的。”说着把千里镜交给姬蕾，说明了用法，姬蕾也是孩子心性，果然立刻止悲，兴致勃勃的看着千里镜，只见远远每面一切都如就在眼底，只乐得大叫起来。

姬蕾道：“大哥，这玩意真好，你下次来时，我老远就可看到你啦，也不用眼巴巴的望，连脖子也望酸了。”

高战见她笑靥如花，不由看得痴了，姬蕾忽道：“高大哥，上次上人不是答应过你要给你好处吗？你千万别当傻瓜，只管向他老人家请教就是。”

高战笑道：“我今天能够在此看到你，这不是上人答应给我的好处吗？对于我而言，难道天下还有什么更大的好处，比和你重逢更来得大吗？”他说得很是诚恳，姬蕾大感安慰，口中却装着不喜道：“你别不知好人心，我

是为你好哟，你难道不想成为武林高手，受人尊敬吗？”

高战道：“自从我以为你遭到不幸，就觉得武功再高也没有什么意思，连自己……自己的朋友也保不住，可是现在不同了，蕾妹，不瞒您说，我很是羡慕像辛叔叔那样游侠天下，名震武林哩。所以你不说，我也得向上人请教！”

姬蕾柔声道：“大哥，我对你当真是这般重要么？”高战诚恳点点头，姬蕾正想说话，平凡上人已如大雁一般飞渡而来。

姬蕾问道：“上人，您去干吗？”

平凡上人一伸手，从僧袍下拔出一根长剑，上面已然起锈，沉声说道：“我老人家去拿剑会敌！”

姬蕾奇道：“这剑已经锈纯啦。”

平凡上人道：“这剑是万历年中之物，自是锈了，我老人家已百年不用兵器，想不到还有用到这劳什子长剑的一天！”

七

就在高战和大戢岛主平凡上人以十二分火急离开大戢岛后数日，武林中另一场十年不见的大战正在密集地酝酿着。

时近夜半，天空疾星闪烁，少林古刹如一只怪角大龙静静地盘踞着，钟鼓声相间，除了这以外，是死一般的静穆。

寺后依着一片绝崖，险陡无比，这时候一条人影飞快地踏在怪石奔了上来。

这人轻功好生了得，只见他在绝难落脚的地方如履平地，身形丝毫不受阻碍地飞奔而上，奔到临头，猛然长啸一声，身形一拔而起，八丈开外的绝壁竟然被他轻易无比的飞渡，那份轻灵快捷只怕当今武林没有几人办得到。

他停在削笔般的尖石上，伸手摸了摸微乱的头发，月光照在他的脸上，那英俊的容光似乎把月光都压了下去。晚风吹拂着，他肩上黄金色的剑穗随风飘动，月光下依稀可见他背上那柄古剑正是名震武林的梅香宝剑。

他轻叹了一下，低声道：“眼前这一片佛门圣地，谁又料得到立刻就是一片腥风血丽？辛捷呵，你生下来的一时刻就注定了你的命运，你岂能畏缩？”

于是他仰首望了望黑夜的天空，是那么寂静，那么美……

他提了一口气，猛然歌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他的声音直送汉霄，浑厚的回响在山谷中回荡，惊得周遭树上睡鸦纷纷而起，霎时嘈声四起，乌鸦愈飞愈多，直如要把天空都遮住一般。

这时另一个清越的声音从寺庙后送出：“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歌声未歇，一条人影直冲上天，在空中极其曼妙地打了一个圈子，竟如凌空步虚一般在空中连跨数步，飞落下来。辛捷知道当今中原除了自己，再无第三人有这份轻功，当下提气大叫道：“吴大哥功力精进，别来无恙乎？”那人并不答话，身形却是愈来愈快，直如一阵旋风般落到辛捷对面十步之外。

辛捷大声道：“这些日子来吴大哥可好，小弟——”他说到这里，猛然止住了！

只见吴凌风袈裟芒履，光首香痕，虽然面目依旧，但是已非红尘中人！

辛捷颤声道：“你……大哥你……”

激动的泪水在辛捷眼眶中滚动，凌风的嘴角上仍然是那潇洒的微笑，衣袍随风而舞，更显得出尘的逸气，但辛捷的眼光落在那刺目的光头上，这……就是昔日那名满武林的美男子吗？陡然之间，辛捷似乎觉得这世界都在变了，每一件东西都失去了它的真实性，那些嵯峨怪岩，虬滕古松，在一霎时间都像那峰谷间的山风一样，变得那么飘渺，虚无……

辛捷在心底暗哑地低呼：“大哥，大哥，这世上就没有一件事物再值得你留恋了么？……从此我们就像活在两个世界中了凌风低着双眼，嘴角保持着那个安详的微笑，在表面看来，他似是心如死水的了。

辛捷终于喊出：“大哥——大哥……”

凌风猛扬双目，平静地道：“捷……辛施主，你的吴大哥已不存在了，贫僧慧空。”

辛捷的泪珠滚了下来，他茫然低声念着：“慧空，慧空……”慧空和尚

合什道：“ 辛施主，世尘万端，原是南柯一梦，旧情袅绕，有如过眼浮云。 ”
辛捷虎目含泪，颤声道：“ 大哥，世人就没有一人的感情值得你留恋了么！ ”
慧空双眉一扬，淡然道：“ 世上原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
辛捷仰首喃喃自语：“ 阿兰，阿兰，你地下有灵，也必料不到你吴大哥会变成这等模样吧！ ”
慧空听到“ 阿兰 ”两字，浑身一震，但立即大笑一声，朗然道：“ 大千皆幻，哪有什么生死之别？ ”
这时一个浑厚无比的笑声响起：“ 好一个大千皆幻，慧空你当真得佛真髓了！ ”
随着笑声，一个人影飞快地落了下来，辛捷抬头一看，正是曾有一面之缘的当今少林方丈，智敬大师。
慧空转身合什行礼，智敬大师大笑道：“ 辛大侠别来无恙，英姿如昔，只是一身内功已到了蕴含如珠的地步了，真是可喜可贺。 ”
辛捷一言不发，猛然，“ 察 ”的一声抽出长剑，虹光闪处，直取慧空左肩——
智敬大师猛吃一惊，急切间本能地一掌推出，五指张处，各指辛捷腕脉要穴，端的疾比闪电。
辛捷剑上造诣已臻化境，身形如游鱼般一闪而进，智敬大师的一抓虽然快绝，竟也落了一个空！
只见慧空和尚惊呼一声，猛可施出名满武林的绝世轻功，随着辛捷的剑式猛然一缩，梅香宝剑在间不容发中落了空。慧空急叫道：捷弟……辛施主，你…… ”
辛捷一咬牙，挫腕又是一剑画出，狠快兼具，竟是虬枝剑式中的“ 梅吐奇香 ”。
慧空身在空中，上躯左右一晃，硬生生左移一尺，智敬大师慌忙中一掌拍向辛捷。
智敬大师乃是今少林主持，这一拍非同小可，只见辛捷左手一掌拒出，右剑翻腕而出，施出了狠绝天下的“ 冷梅拂面 ”。“ 拍 ”一声，辛捷单掌和智敬大师结结实实一碰，辛捷身形稍晃，但是那招“ 冷梅拂面 ”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地递到了慧空的喉前……
慧空中口惊呼“ 你……你怎么啦…… ”
手中再也不敢怠慢，一面跃身飞斜，双指并立如戟，陡然施出了断魂剑法中的名招“ 鬼王把火 ”——
辛捷叵然收剑，朗声道：“ 好一招‘ 鬼王把火 ’，吴凌风，河洛一剑威名何在？ ”
慧空陡然一怔，霎时剑眉斜飞，脸上豪气横益，忍不住勒腕长啸！
智敬大师猛然一声大叱，声入汉霄，慧空浑身打了一个寒战，低垂双目，霎时面上一片和穆。
辛捷长叹一声，把梅香宝剑插入剑鞘。
智敬大师道：“ 辛大侠不远千里而来，或有所告。 ”辛捷暗叫一声惭愧，险些把此来的目的忘了，当下一五一十的把自己败给三个老怪的情形说了一遍。

智敬大师双目紧皱，想了半天道：“辛大侠竟然败给他们，那着实难以对付，什么地方钻出来这三个人，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辛捷搓了搓手，道：“这三人功力绝不在昔日恒河三佛之下。”

智敬大师，谨慎的问道：“以辛大侠之意，目下当如何应付？”

辛捷道：“晚辈日夜兼程，那三人又不识捷径，是以必然会比晚辈慢上一些，不过——今夜不到，明日必会到了——”智敬道：“不管哪一天到，咱们总得先有万全之计——”辛捷道：“晚辈自忖难有把握，是以还望大师全权领导，务求一战能胜。”

智敬凛然道：“说不得，少林数百弟子布下罗汉阵，必要时，与寺同亡！”

慧空突然插道：“孙师兄呢？”

两人都知他是指武林之秀孙倚重。

智敬道：“倚重在大雄殿守护藏经阁主持练功。”辛捷摸了摸剑鞘。

智敬仰天望了望，少林宝塔的尖顶耸在高空，疏星闪闪，他暗中喧了一声佛号。

慧空双眉低垂，宛如入定。

辛捷猛然嘘了一口气，他弹了弹剑鞘，一字一字地道：“大哥，咱们和孙兄再联手一次，拼得了多久，就算多久！”慧空双眉一扬，两道精光从目中射出，辛捷又看到了那久违的光彩，他的手在不知不觉中握紧了慧空的手，慧空的脸上肌肉微微一阵抽动，友情的温暖在他枯寂的心田中滋润着……少林寺在平静中过了大半日，于是，是黄昏的时候了。三条细长的影子洒在地上，正殿前出现了三个怪人。他们穿着前朝的异服，看上去都有百把岁的年龄了，但是这三人却手搭在肩上，一面哼着不成调的山歌走了进来。当中一人捽了捽白胡子，大叫道：“灵空老秃驴，你死没有？”

大殿中空荡荡的，他的回音响亮的回荡着，三人大踏步走进殿门，却不见半个人影，斜阳从狭窄的窗户射进来，三人猛见两个硕大无比的影子照在地上，三人惊然抬头，只见两个丈八金刚矗立殿首，竖眉凸眼地对着三人，倒像是瞪着三人瞧不顺眼似的。

左边那个老儿怒叫道：“妈的，讨厌！”

挥手就是一掌，只听得轰然一声，那庞然金刚竟被他一掌拍得齐腰而塌。

那老儿正待挥掌击第二尊塑像，突然一个人影从大殿对面一闪而出。

三人齐瞠目而视，只见对面是个年约五旬的灰袍和尚。那和尚道：“三位老施主不知有何贵干，又不知为何毁坏金刚法身！”

居中的老儿大声叫道：“和尚你唤作什么名堂？”那和尚脾气似乎甚好，闻言淡然道：“小僧智戒。”右面那老儿停止哼歌，喝道：“和尚你在少林寺是烧饭的还是挑水的？”

智戒和尚双眉一挑，沉声道：“小僧主持藏经阁。”三个老儿相对惊咦了一声，居中的道：“我问你灵空这只老秃驴死了没有？”

智戒道：“阿弥陀佛，小僧无以奉告。”

三个老儿齐怒声：“你说什么？”

智戒大师合什不答，居中老儿叫道：“唤你们方丈来见我。”智戒不答，只转身做个让客之势。

三个老儿大踏步走过殿内门，只见眼前一开，一片大天井中黑压压站了百把人，布成阵式，却是鸦雀无声。

三个老儿猛一站住，大叫道：“哪一个是方丈？”只见当中阵式首上智

敬大师走出，朗声道：“贫僧智敬，早闻三位施主要驾临小寺，特率寺下群僧在此相迎。”左边老儿转首道：“咦，他竟说早已闻知，莫非这和尚当真有点未卜先知的鬼门道不成。”

右边的道：“他还说迎接咱们呢，哈，说不定还有酒喝。”居中的道：“你这和尚不错，你也不必费心迎接咱们啦，只问你灵空秃驴在吗？”

智敬大师正色道：“贫僧无以奉告。”

三人齐怒道：“还是这句鬼话，秃驴岂有好人。”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一声呼啸，三个老儿一齐冲入阵来，旁边偏阵一个青年和尚沉不住气举剑刺向左边老儿，只见那老儿一掌劈出，那青年和尚惨叫一声，吐血倒毙地上。智敬大喝道：“各守岗位，不可妄动！”

同时双臂猛举，斗然发出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少林神拳。居中老儿单掌一立，竟然将那股惊涛骇浪般的拳风化解去，但是身形终于一窒。

智敬乘机大袖连挥，霎时正中十八个和尚前后巧妙无比地一转而合，威重武林的“罗汉阵法”已然发动。

老儿右手一连三发，三股怪异无比地劲风横扫而出，竟然一一碰触而回，他吃了一惊，怪叫道“老二、老三，是罗汉阵！”

左右两人应声道：“是便怎样？”

只见那两个老儿怪叫连连，飞身而入罗汉阵内。

智敬大师大吼一声，立时罗汉阵法转入第一套大法，只见十八个智字辈的少林高手如走马灯一般飞快地推动，而移转之间，隐含玄机，掌出之间，大非十八人之力相加可比。

三个老儿嘻笑之间，一连攻出十余掌，竟然已换了七种完全不同路子的掌法。

智敬大师脸色沉重，他触招之中已发觉这三个老儿较之当年大戢岛上力敌罗汉阵的恒河三佛犹有过之，当下一咬牙，暗道一声罪过，发声直接推入第十八套大法“天罗逃刑”！

当年达摩祖师用十八只蚂蚁与“星宿魔王”在塌上谈兵，达摩祖师布出“天罗逃刑”大法，谈笑之间，困得“星宿魔王”面无人色，抱头鼠窜而归，是以“天罗逃刑”被列为罗汉阵法最后一式，智敬大师接掌少林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正式以此对敌。

只见这达摩遗阵一变，霎时威力暴增，阵中三个老儿惊叫一声，鬓发并举，连连转守为攻。

这十八位大师虽则尽是少林寺中一流高手，但是比起这三个老儿来，功力竟然相差太远，否则这个老儿再强，也难逃出这三阵式之外。

匆匆数十招又过，三个老儿突然一阵眉飞色舞，似乎想到了什么好计较，只是居中老儿一连攻出三掌，陡然往后一纵跃起，老二和老三却大喝一声，笔直对着同一方向冲去，智敬大师大吃一惊，只要发动阵式，那空中的老儿固然逃不出去，但是左面守阵的四人只怕无一能幸免，急切之间，智敬暴叱一声，合十八人之力击向左面两人，只听得拍的一声，两个老儿又被困在阵子，而一声长笑起处，居中老大已飘落阵外！

智敬暗道：“你们三个人才能玩这套把戏，看你现在两人如何能冲出阵去！”

当下一挥袖，“天罗逃刑”又已推动，阵中只剩下两人显然有些应接不

暇——
正在这时，忽然一声惨叫，只见那逃出阵的老大一跃而入左边青年和尚所布的偏阵之中，霎时一掌将一名少林弟子打得脑浆迸裂！
智敬大师惊痛之下，大喝道：“慧辈弟子快退下！”
只得那老儿哈哈大笑道：“退得了么？”
只见他双掌连挥，又是两名少林弟子无声无息地倒毙在地。
罗汉阵中藏经阁主持智戒大师见多识广，瞠目大喝道：“快退，腐石阴功！”
这现时阵中两个老儿突然连连抢攻，罗汉阵欲罢不能，十八个和尚身不由己地推动着“天罗逃刑”大法！
惨叫声起，又一个少林和尚倒了下去，智敬大师双目尽赤，一掌接一掌地劈出，他虽然早抱死战决心，但这时有心无力眼睁睁见着一个个少林弟子惨死，他乃是慈心高僧，此时当真是心如刀割——
藏经阁主持智戒大师见智敬大师掌势越来越重，神情却是神不守舍，他知智敬正以性命交修的少林神拳拼敌，这种内家真力最是耗费心神，而智敬又复心悬两端，只见他脸色越来越红，眼看就得废在当场，智戒大喝道：“主持师兄，赶快撤阵！”
智敬大师本存必死之心，如何肯撤阵认输，只听得又是一声惨叫，夹着那老儿哈哈狂笑，智敬凛然大喝：“咱们认输，快停手！”
那两个老儿怪笑收掌，罗汉阵霎时停了下来，三个老儿对地上狼藉死尸瞧都不瞧大笑道：“罗汉阵法不过尔尔。”
那大开杀戒的老儿叫道：“和尚，这下可得说出了吧。”
智敬仰起了头，脸上泛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神情，他沉声道：“三位施主请自进去看——”
三个老家伙相对望了一眼，齐道：“不肯说也罢了。”说着三人又搭着肩往内疯疯癫癫地走进。
石板小径通出，一连转了好些个弯，眼前一亮，只见一座大殿横在眼前，夕阳在横匾上，“金刚院”三个漆金大字闪耀发光。
居中的叫道“那和尚叫咱们进来，只怕有什么鬼计。”
左边的道：“鬼计？便是灵空秃驴躲在里面咱们也不怕。”
右边的自作聪明地道：“我猜灵空这只老鬼必然就在里面。”
就在这时，金刚院的大门突然打开，殿内走出三个人来！
当先的一个一身劲装，正是梅香神剑辛捷，左边的青年和尚正是慧空，右边的儒衫英侠却是武林之秀孙倚重！
辛捷转头看看孙倚重，那眼光似乎在说：“来了，来了。”
孙重望了望慧空，那像是在说：“罗汉阵完了……”
辛捷觉得有点紧张，他扯了扯衣衫，当先走下台阶。
那三个老儿忽然笑起来：“哈，你瞧，这娃儿脚底好生贼滑，竟比咱们先到了。”
辛捷低声道：“咱们一上去就先亮剑。”
慧空点了点头，他那份有如老僧人定一般的镇静随着一步一步的前行而逐渐消失了，他的双眉慢慢斜举，双目射出凛然的英风，他的手慢慢移到腰间的断魂剑柄上。
居中的老儿脸色一沉，厉声道：“灵空老秃驴在吗？”

辛捷昂然道：“你管不着。
三个老儿欲欢声道：“那么灵空老鬼是没有孙了？”辛捷不答。
左边那老儿大笑道：“瞧你们倒像是阻住咱们，不让咱们进去搜一搜似的——”
武林之秀孙倚重双目一翻，傲然道：“正是。”
那老儿打量了一会，忽然低声下气地道：“请问您老人家尊名贵姓？”
孙倚重一征，大声道：“小可孙倚重。”
那老儿双目一翻，学着孙倚重的口音傲然道：“从没听过。”孙倚重愣了一下，那老儿转首得意地问道：“如何？”另外二老齐声道：“精彩。”
辛捷朗声道：“在下虽是三位手下败将，但是在下不得不奉劝三位一句——”
右面的老儿怪喝着：“你说什么？”
辛捷道：“在下奉劝二位不要在少林宝刹撒野！”右面的老儿怒道：“该死的，看我老人家宰了你。”
说着飞起就是一拳，直向辛捷打到，辛捷脚步倒跺七星，盯然一声抽出长剑。
慧空和孙倚重双双一晃，各持长剑在手，霎时自然成了崎角之势。
十年前，长安城外，辛捷和吴凌风孙倚重，以及毒君金一鹏的衣钵弟子天魔金欹四人，一战而胜婆罗六奇，从此这四位少年高手分道扬镳，如今三人再度联手，辛孙二人英风犹昔，凌风虽则健朗无恙，然而已成了光首麻履的慧空和尚。
辛捷抖动梅香神剑，谨慎无比的一招“梅花三弄”施出，剑势看似缓慢，内力却涌至剑尖，嘶嘶作响。
两道银虹在空中矫捷而曼妙地一闪而过，这似乎勾起了慧空豪壮的回忆，他蓦地大喝一声，翻手一剑刺出，正是断魂剑法中的绝着“鬼箭飞磷”！
辛捷大叫道：“大哥，好一招‘鬼箭飞磷’！”
他手中长剑一扬，“梅花三弄”的第二弄一沉而上，直取居中老儿。
慧空和尚俊美的嘴角上露出一个潇洒的微笑，昔日的英雄气慨在他的心中复活了，虽然，他的感情是枯寂了。
三道剑光盘近在空中，这当今三大剑术高手合壁之下，威势是可想而见。三个疯痪癫癫的老儿惊异无比地连连抢攻，每一掌挥出，直卷得飞砂走石。
辛捷剑走游龙，他在慧空一剑掩护之下，陡然之间从前攻之势变为倒退，同时剑攻两人，飘忽已极。
三个老儿齐声暗惊，同时发掌攻向辛捷，打算先一举把辛捷毁了再说。
慧空手中断魂宝剑一引，猛攻三老左方，哪知三老功力着实高得惊人，一转一荡之间，竟是依然长驱直入，眼看辛就得以一敌三——
只听得孙倚重长啸一声，剑尖陡然暴长，三个老儿只觉背上剑气吹人，不由大吃一惊，连忙回身一掌——
只见孙倚重剑若惊虹，开合之间，凛然生威，散情他施出了大戟岛主的平主绝学“大衍十式”！
三个老儿叫道：“原来你也是灵空老鬼的传人！”
敢情他们也认了“大衍十式”！
孙倚重横手一招“峰回路转”，这是十衍十式中居中之式，看似平淡，威力却是大得出奇，当前老儿发出两股柔劲，竟然仍被逼退一步！

慧空手中断魂剑法快绝武林，更加他轻功盖世，只见他剑光飞出，正好补在那老儿必退之部，迫得那老儿虚空横跨三步。

三老的掌劲越来越强，三道剑光也愈来愈快，只见辛捷引剑长划，施出大衍十式中的“急湍深潭”，孙倚重反手一记“高山峻谷”，这两招在大衍十式中本是第七和第八两招，起伏之中暗暗含有一种顺理成章之势，这时同时由两人施出，竟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

三老中的老大双掌齐发，两股怪离无比的阴功发出，孙辛两人这等威势的剑式竟然一窒，幸好慧空轻功绝快，正好一剑补入。

辛捷上次独战三老时，就被这古怪劲道逼得弃剑认输，这时一窒之下，大为不服，奋力反绞而出，梅香宝剑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度，霎时风起云涌，攻势斗甚，原来他施出大衍十式起手之式“方生不息”。

同时左边孙重长啸一声，竟也是一招“方生不息”施出，同样是这一式剑招，在两人手中施出，竟然威势大不相同！

辛捷那一划之间，锋芒毕露，攻势锐利之极，孙倚重那一剑之中，看来虽似平和，实则“方生不息”这一招竟出自佛门无上剑式，孙倚重虽未剃度，但究竟是佛门弟子，是以这招到了他手中，自有一番广大精深之概。慧空见机不可失，一招“鬼王把火”攻出，雄厚无比的剑风从断魂宝剑尖上射出，霎时三道剑光盘绕长空，威势之大，只怕当今武林再难找出另三只剑能超过于此的。

三个老儿收敛攻势，联合力守，一时手忙脚乱。

老大气得面如猪血，大叫道“咱们变成挨打啦，老二老三，像话吗？”

老二似乎怒不可抑，恨声道：“好，瞧我的！”

只见他突然脱离战圈，单独向孙倚重扑去，孙倚重长剑一抖而上，老儿急怒之下全力一击！

孙倚重只觉剑上沉重如山，他大吃一惊，连忙扭身换式，不料那老儿竟然不顾武林大忌，欺身直进，孙倚重惊怒之下，仓促发劲，猛觉手上一震，拍的一声，长剑齐柄而折！若依武学常例，此时孙倚重应该掷剑身退，但是孙倚重急怒之下，竟然斜跃而去，老儿一怪笑，单臂暴长，快逾闪电地拍向孙倚重之背骨——

辛捷慧空双双失声惊呼，但都正被困住，脱身乏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一条灰形快如流星般飞降而上，伸掌拦在那老二之前。

拍一声，手掌相碰，来人身形一晃，竟然没有退后！老儿心中大吃一惊，心想能如此硬接自己这一掌的，天下也不过寥寥数人，怎么一日之间，少林寺来了这么多高手？于是他瞠目注视来人，只见来人竟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高大少年，脸上带着一片雅气地望着他。

他不禁下意识地敲了敲脑袋，暗道：“难道世道变了不成，怎么年轻的小娃儿愈来愈凶了？”

他眨了眨满眼屎的双眼，板着脸道：“叫你家大人来——”那少年恭声道：“晚辈高战，适才冒犯——”

老儿遇软则硬，瞪眼道：“告诉你叫你家大人来！”这时一声宏亮的笑声从身后传来，那笑声愈来愈响，宛如汪洋中狂澜排空，隐然有如万雷齐鸣，连周遭屋宇都是簌然颤震，在场尽是内家高手，全都脸色一变。

只听笑声突收，一个响亮的声音：“哈哈哈，世上命又臭又长的，除了我老人家之外，只怕就得你们三位了。”三个老儿闻声一回首，只见大戢岛

平凡上人笑容可鞠地站在屋檐下，见到三个老儿回头张望，忽然捧腹大笑起来。三个老儿千里迢迢寻找灵空大师，这一下反倒愕得一愕，好半天才迸出一句：“ 灵空…… ”

平凡上人正色大叫道：“ 灵空早就死了。 ”

那老儿这才大怒，皮口骂道：“ 他妈的，你装什么蒜，不要以为胡凑一句灵空死了，就可以混赖得过，凭你这份缺德模样，便是烧成灰老子也认得。”

平凡上人道貌岸然，大声宣布：“ 老僧法号平凡，世居东海大戢岛…… ”

三个老儿咬牙切齿道：“ 灵空秃贼，你一害咱们九十九年，今天可得算算老账了。 ”

平凡上人满不在乎地从大袍后扯出一把锈剑，呵呵笑道：“ 我老人家晓得必是你们三个妖怪出世，所以特地带了这把宝剑来会会你们。 ”

三个老儿一声呼啸，趋即前围，把平凡上人围在中央，又是一副群殴的模样。

高战一见，可忘了平凡上人是何等人物，立时动了侠义之心，大步往前一挡，朗声道：“ 三位岂能以多敌寡？ ” 那老儿见高战一脸正经，不像是说笑的模样，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世上会有这等事，不由大奇，问道：“ 咦，管你什么事？ ” 高战凛然道：“ 有本事的以一抵一！ ”

那老儿脸色一沉，暴吼道：“ 小子让开。 ”

当胸就是一掌劈到，高战奋力一挡，退了两步。

那老儿只道高战非跌个手脚朝天不可，哪知高战只退了两步，不禁老羞成怒，脸色铁青。

正在这时，忽然一声笛声响起，那笛声好生古怪，似乎令人非摒除一切去聆听它不可，笛声初带幽怨之声，继而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调子，似乎呜咽流水，又似秋雨，霎时在场诸人都停下了动作。

只见那三个怪老儿，脸色愈来愈难看，最后变得害怕起来，蓦地一声怪呼，三人一齐飞跃而起，没命往西便逃，两三个起落就跑得无影无踪。

三人一跑，那笛声也就悄然而止，众人正在奇怪间，只见平凡上人脸上露出一种又得意又有点迷惘的神色，高战不禁大奇，问道：“ 上人，那笛声是怎么回事？ ”

平凡上人面露得色，慢慢地道：“ 哈，这是一个秘密，天下只有我知道。 ”

高战道：“ 什么秘密？ ”

平凡上人笑而不答：“ 这是不能乱说的。 ”

众人都被弄得糊里糊涂，平凡上人似乎在回忆一桩极其久远的事，脸上神色悠然。

这时少林群僧已匆匆赶来，平凡上人正在阻止辛捷等人行礼，他见凌风做了和尚，怒道：“ 偏你这娃儿没出息，三百六十行哪一行不好干，偏偏做什么劳什子和尚，哪天惹得我老人家性起，撕掉你这身破袈裟。 ”

看样子他是完全忘记自己也是和尚的事了。

这时智敬大师率众赶到，平凡大师见他们又要行札，大叫一声：“ 不好，小娃儿咱们快走！ ”

一把抓起高战，身形比大鸟还快地腾空飞起，一口气飞落一重殿外，片刻不见踪影。

少林群僧呆在地上作声不得，辛捷和慧空想起少年时跟着平凡上人一起胡混的情景，一个微笑不知不觉挂到嘴角上。

平凡上人原想大显神通，和那三个老魔头分个高低，可是一阵清越的苗声，惊走了不可一世的三个老魔，平凡上人好生没趣，他天性自由自在，怎耐得少林群僧的繁琐礼节，当下愈来愈是不喜，只略略向中原大侠辛捷、武林之秀孙倚重和新入佛门的吴凌风扯了几句，便拖着高战奔下少林寺，如飞而去。

且说高战跟着平凡上人跑了半夜，已然远离嵩山，平凡上人放开拉他的手止步道：“ 娃儿，你轻功不错呀！内力也不坏，跑了这半天也不见丝毫喘息。 ”

高战恭然答道：“ 要不是上人扶我一把，我哪能跑得这么快。 ”

平凡上人哈哈笑道：“ 那也不见得，如果你没有底子，就是我拉着你，像这样疾奔累也会累死你的。 ”

高战见他神色甚是喜悦，当下心念一动，想起姬蕾临别时所说的话，便道：“ 还请上人指点几招，就可受用无穷了。 ”

平凡上人道：“ 等我老人家高兴，就来求我老人家传武功，这法子一定是那鬼精灵女娃儿教你的。哈哈！ ”

高战脸一红，很是羞愧，平凡上人敲敲大脑门，越说越是得意，高战愧然道：“ 晚辈早有此意，老前辈传信，这原是份内之事，是以晚辈不敢出言求前辈传授几招，免得被别人误会是挟功相求。 ”

平凡上人点头道：“ 什么别人的，你是怕我老人家骂你才是真，你这娃儿心地真好，此起辛捷那娃儿要忠厚得多，将来成就绝不会在辛捷之下的。 ”

高战正色道：“ 辛叔叔名震天下，晚辈岂敢与之相比。 ”

平凡上人摇头道：“ 不对，不对，你将来名气不会比他小的。 ”

高战很感不好意思，平凡上人道：“ 你替我老人家办事；我老人家怎能亏待于你，好吧，我们先回大戢岛，我老人家再教你。 ”

高战大喜，跪下身去正待叩头，忽听平凡上人乐道：“ 喂，娃儿，你怎么也这样笨，刚才还在赞你聪明哩！ ” 高战莫名其妙，平凡上人又道：“ 你知道我老人家生平最讨厌什么？ ”

高战恍然大悟，他天性又慈又宽，不再计较小节，起身道：“ 上人，我真该死，忘了您老人家的脾气。 ”

平凡上人笑笑不语，此时已近午夜，月光当头，风凉似水，高战才忽道：“ 上人，咱们回大戢岛去，如果那三个老魔又回去寻辛叔叔和少林寺的晦气怎么办？ ”

平凡上人道：“ 不会，不会，那吹笛声子的是他们的克星，他们逃都来不及，哪还有空再生事。 ”

“ 这人当真这么了得？ ”

平凡上人道：“ 这人的确不凡…… ”

高战是少年心性，当下按捺不住道：“ 上人，难道您老人家也不……也不如他吗？ ”

平凡上人作声答道：“ 说功夫，这人虽则高明，可也不见得能赢过我老人家。 ”

高战大喜道：“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可是那三个老魔为什么一听到笛声就溜走了。 ”

平凡上人道：“ 那是别的原因，喂娃儿，你知道东海三仙中排名第二的慧大师那个老尼姑吗？ ”

高战道：“家师常常谈到东海三仙，他说东海三仙功参造化，已成金刚不坏之身，上人您和无恨生老前辈我师父都见教研习的，只有慧大师他未曾得见，我师父常引以为憾哩！”平凡上人道：“当年你师父风柏杨和无恨生比武，两人不见真章不肯罢手，我老人家恰好赶到，这才解围。你师父虽则输了半筹，可是凭他修为不过一甲子，已具如此功力，真难而又难的了。”

高战听他把话说开，怕他扯开不说，忙道：“上人，您说慧大师怎样？”

平凡人上道：“娃儿，这老尼姑脾气坏极，总是和我作对为难，你想想看我老人家是何等人物，岂能和一个娘儿们一般见识，是以处处退让一步，这东海群岛原无人迹，是我老人家第一个人先来，后来过了八年老尼姑也来了，我老人家让她占一个岛住也就罢了，没想到她老是想方设法折服我，娃儿，你看女子可怕不可怕，讨厌不讨厌。”

高战想到娇艳如花天真可爱的姬蕾，也想到温柔淑娴的林汶，雅气真挚的方颖颖，对平凡上人这句话怎么也不能赞成，当下便不言语，平凡上人道：“娃儿，你不信也罢，我老人家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那在大戢岛上的女娃，和你好的时候确是惹人怜爱，可是她鬼花样也不少，娃儿，她心里所想的，你能够知道吗？”

高战想起上次姬蕾无缘无故便和自己闹翻，孤身离开，心中到现在也不明白是为什么，他一向不打诳，便道：“我猜不到。”

平凡上人得意笑道：“这就是了，和女子打交道是最难不过的事了，因为你根本就摸不清她们的意思，我老人家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愿和女子来往。像从前，很久的从前，我老人家说到此，突然一种激动的神色闪过平凡上人脸上，但立刻就恢复他那番高深莫测的样子，高战心中大感奇怪，接口道：“上人从前你怎样？”

平凡上人呵呵大笑，半晌手道：“娃儿，咱们还是来讲老尼姑的故事。”

高战知他在掩饰，也不好意思追问，平凡上人道：“娃儿，我老人家也不想赶路啦，你就坐下来听吧，喂，我讲到哪个？”

高战依言坐下，对平凡上人道：“你老人说到慧空大师很难惹。”

“正是，正是，这老尼又难惹又讨厌，偏偏武功又高，我老人家几次险些吃亏在她手中，后来过了几年，无恨生也到东海无极岛来了，他巧服仙果，又得前辈奇书，练成武功，当时他年纪很轻，自然不耐久居荒岛常常跑到江湖上，终于打听出慧大师原来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太清玉女。”

高战好生奇怪，心想：“我问那惊走三个老魔的人来历，上人却不停的说慧大师，难道那人竟是慧大师不成？”

平凡上人接着道：“在我老人家没有到大戢岛来时，我老人家就久闻太清玉女的大名，只是不曾遇上过，后来我老人家作不惯家和尚，这才逃出去当无人管的野和尚，想不到这以艳名震惊湖海的太清玉女，也出家为尼，哈哈，真有趣得很。”

平凡上人正说到此，突然两眼神光暴射，注视几丈外树梢上，高战正待回头，平凡上人呵呵笑道：“女娃儿就是天生鬼鬼祟祟的，快下来，快下来。”

一声清脆的笑声，接着从树上跳下一个女孩，高战定眼一看，心中大喜过望，原来是留在大戢岛上的姬蕾，也不知她何时溜出岛来，两眼似嗔非嗔合情脉脉的注视着他。

姬蕾走近前来，平凡上人板着面孔道：“喂，女娃，叫你守在岛上，你怎么这样不听话？”

姬蕾嘻皮笑脸道：“那岛上一个人都没有，上人你养的在鹰都骄傲得紧，也不肯跟我玩，我真闷得死了。”

平凡上人怒道：“这几天你都闷不住，我老人家一住就是几十年，是怎么住的？”

姬蕾笑道：“我也奇怪，上人您怎么一个人能住在这种荒岛上。”

高战道：“蕾妹，别跟上人顶嘴。”

平凡上人不乐道：“女娃儿，你说我大戢岛是荒岛，那你以后永远别再来，如果再踏进我大戢岛一步，可别怪我老人家无情了。”

姬蕾伸伸舌头，正想接口辩论，忽见高战对她连连示意，她知高战忠厚多礼，便笑吟吟的住口，但是心内却想道：“只要我跟高大哥在一起，什么地方不好去，干吗要住在大戢岛上。”高战道：“上人，她一向最爱闹的，您老人家千万别生气。”平凡人上哼了一声，姬蕾笑道：“上人，您先慢生气，我说大戢岛是荒岛，只是因为它什么可吃的果子都没有，可是明年或者是后年，一定遍地都是苹果，西瓜和香蕉哪。”平凡上人大喜，再也装怒不成，连连搓手道：“你说的可是真的吗？”

姬蕾道：“我这几天可也没有歇着不作事，我把您岛上的果树都整理了一遍。”

平凡上人道：“那么你们两个小娃就走吧，我老人家回岛去。”

姬蕾道：“上人，您老人家不是答应传授他武功吗？”平凡上人道：“女娃儿真是缠人，我老人家答应过姓高的娃儿，又岂会混赖了，现在我老人家可没空。”

姬蕾一看高战，只见他满脸期望神色，可是不好意思开口，她灵机一动道：“上人，我替您整理花果，您老人家用什么谢我？”

平凡上人不防她突问此言，一时沉吟不决，姬蕾又道：“上人，您老人家真不公平。”

平凡上人奇道：“什么不公平？”

姬蕾正经道：“我在您老人家岛上，整天服侍您老人家，可是您老人家老是铁青着脸对我，高大哥只替你传报消息，您便对他这样好，又要传他武功哟，又讲好听的故事给他听。”

她愈说声音愈低，到了最后几句像在饮泣了，平凡上人心想姬蕾说的，倒也不假，自己果然对她甚是不客气，当下心中略感歉意道：“依你说便该怎样？”

姬蕾装着想了一会道：“上人，我也不要您老人家什么东西，也不要学什么武功，您老人家既然肯传高大哥功夫，那比传我要强得多，只要高大哥能够成为武林高手，那……还有人敢欺侮我么？”

高战心内好生感激，偷愉瞧了姬蕾一眼，只见她脸上红晕微生，真如盛开鲜花，月光下更显得动人，还在一本正经为自己要求着。

平凡上人道：“女娃儿，我老人家生平不受别人恩惠，你别兜圈子，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

姬蕾道：“上人，您刚才不是在讲故事吗？那您就把这故事讲给我听，算是谢我可好？”

平凡上人喜道：“咱们一言为定，以后你可不能再麻烦我老人家了。”

姬蕾连连点头，心内却道：“只要你肯留下，终可骗得你传高大哥功夫。”

姬蕾道：“刚才您老人家说到慧大师俗家本是鼎鼎大名的太清玉女。”

平凡上人口道：“ 正是，正是，我老人家当时非常奇怪，太清一门向来都是父子代代相传，从不收门徒，太清玉女父亲只生了她这一个女儿，她这再一出家，岂不是断绝太清一脉吗？ ”

姬蕾插口道：“ 我想慧大师一定受过痛苦的打击，这才不顾一切出家求得解脱。 ”

平凡上人惊道：“ 女娃儿，你真是聪明，一猜就猜着了，我 当时只当……只当是…… ”

姬蕾问道：“ 什么？ ”

平凡上人满面羞愧道：“ 我只当她也是不耐世上种种繁琐臭规矩，才出家落个清静，这脾气倒和我老人家差不多，像我老人家连和尚也当烦了，逃到这海外大戢岛才得安静。 ”高战问道：“ 太清门武功如此了得吗？ ”

平凡上人点头道：“ 厉害得紧，厉害得紧。 ”

姬蕾道：“ 高大哥，你别打岔。 ”

平凡上人接着道：“ 后来有一次，我老人家从海上归来，经过小戢岛，忽然听到一阵怪难听的笛声，不停地顺风飘了过来，听得我老人家烦燥极了，我老人家大怒，以为又是老尼姑找麻烦，便跳上小戢岛，想找老尼姑理论。 ”

“ 等我一走到岛中，只见老尼姑闭着眼坐在她那自以为天下无双的破阵前，在她身旁不远也坐着一个白发如雪的老太婆，口边放着一只短笛，正在吹奏着，老尼姑紧闭双目，运着上乘内功，对于笛声有若不闻。 ”

高战脱口道：“ 那恐怕是白婆婆。 ”

平凡上人奇道：“ 你怎么知道了？ ”

高战道：“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可吹得一口好笛子，笛声能把各种鸟类都引过来。 ”

姬蕾抢着问道：“ 小黄莺也会来吗？ ”

高战点头道：“ 当然会来的，小白兔，小鹊雀都飞来停在树上动也不动的听着，连狐狸也趔着不动，乖极了。 ”姬蕾非常羡慕，高战接着道：“ 他说这笛子是一个叫白婆婆的人教他吹的，后来他自己学久了，渐渐有了心得，把心中所想，日下所见，行云流水，却能谱入调中。 ”

平凡上人道：“ 娃儿，你所遇见那个朋友多半就是那白发老太婆的徒儿，你下次千万小心，白发老太婆脾气比慧大师更坏，她徒弟也定不是好人。 ”

高战道：“ 上人那不会，他对我很好，还送我千里镜，蕾妹你身上的千里镜，就是他送的。 ”

平凡上人道：“ 娃儿，先讲故事再说，我老人家见他们久持不下，那白发老太婆，愈吹声音愈是凄惨，我老人家一疏神，几乎着了道儿，心中也悲凉莫名，娃儿，想我老人家廿多岁就出家，苦修二甲子，七情六欲早已化为轻烟一般，飘离我身，怎会无端生悲，当下气纳丹田，大喝一声，这正是佛门降魔大法‘ 狮子吼 ’，果然打断笛音，那白发老太婆转过身来，用怨毒眼光瞪了我老人家一眼。我一瞧之下，登时大吃一惊，打了一个寒栗。 ”

姬蕾道：“ 她一定长得丑极了。 ”

平凡上人道：“ 丑倒也不丑，只是整个脸上并无丝毫表情，娃儿，世上再难看再丑的脸孔，也比不上不带表情的面孔更吓人。 ”

高战姬蕾双双点头，平凡上人又道：“ 那白发老太婆一声不响，只用无限怨恨的眼光盯了我老人家几眼，娃儿，那眼光真是恶毒极了，好像天下的恨事都集中在我老人家身上，我老人家被她盯着大不耐烦，也就回瞪了她一

眼，这仔细一瞧，不由大吃一惊，那白发老太婆一句话也不讲，掩面飞奔而去。”

平凡上人歇了歇口，脸上神色突然凛重起来，姬蕾听到正起劲，忍不住问道：“上人，后来呢？”

平凡上人道：“我老人家大惊之下，一回过头，只见慧大师这老尼姑仍然闭目坐在石阵之前，只是跟角挂着两滴泪珠，海风不停地吹着，慧大师就像一尊石佛一般，动也不动，我老人家百思不得其解，心想与这尼姑打交道也不得要领，便满腔怀疑的回到大戢岛。”

“娃儿，让我老人家最惊的就是这白发老太婆竟是南荒四奇中的么妹，前数年我老人家见着时还是一个年幼美貌女子，这几年之间怎样会变成这个样子。”

姬蕾插口道：“会的，会的，内心痛苦的摧残，比岁月的催促更使人老得快，那白发老婆在短短几年间一定受了极大极大的苦痛折磨，高大哥你说是吗？”

高战点点头，问平凡上人道：“那南荒四奇是何等人物？怎么最小的师妹却如此厉害。”

平凡上人道：“这南荒四奇老大老二老三是亲兄弟，就是杀死姬蕾家人的三个老魔了。”

此言一出，姬蕾高战惊呆了，平凡上人接着道：“这四人不但武功怪异，而且精通‘乐音蚀骨’的绝传功夫，他们把上古失传的乐章都搜落齐全，一曲音乐，端的可使江水倒流，百物无声无息而亡。”

平凡上人说到此，忽然抬头向远方看去，高战姬蕾也不由跟着看，只见远处空中一个小白点向平凡上人所坐之处飞来，月光下渐渐看得清楚了，原来是头绝大的白鹤。

平凡上人搓搓手道：“娃儿，故事讲不成啦，我老人家有事得走了。”

那白色大鹤落下来，站在平凡上人身旁，比起平凡上人还高半个头，平凡上人一纵，稳稳坐在鹤背上，向高战一招手道：“娃儿，我老人家答应过传你功夫，你去找辛捷那娃儿，就说是我老人家说的要他传你剑法，我老人家这套剑法已全部传给他和孙倚重那娃儿，再要我传授给你，可烦死我老人家了。”

高战大喜，平凡上人拍拍鹤头，那白鹤双翼一展，冲霄而去。

姬蕾抬头看了很久，叹口气道：“上人真是奇人。”

高战道：“简直就是神仙中人。”

姬蕾道：“高大哥，你带我去找那个会吹笛子的朋友，叫他教我，以后如果我一个人孤孤单单，也好吹吹笛子，招些小鸟来陪我。”

高战道：“好的，咱们明天就去找他，我答应过去看他。”

他说到此，忽然想起一事，正色道：“蕾妹，你刚才说什么？”

姬蕾奇道：“你不是已听到了吗？”

高战道：“蕾妹，你以后不会孤孤单单的，大哥不会再离开你了，大哥永远陪着你。”

姬蕾心中十分感动，眼泪不由流了下来，半晌说道：“大哥，你真好，我真是幸福，只要你不讨厌我，我就跟着你吃苦受难也甘心情愿。”

高战情不自禁握住姬蕾双手，只觉又温又软，姬蕾坚决地道：“大哥，你口袋中的东西，只要你不讨厌而丢掉的话，它永远会留在你口袋中的，大

哥，你明白吗？”
　　高战点点头，良久也说不出一句话。
　　残月晓星，露意甚浓，高战姬蕾手拉着手并肩坐着，大地寂静得很。
　　这一对少年人谁也不愿开口扰乱这美好的气氛，让时间过去吧！
　　天际出现鱼肚白，高战忽道：“蕾妹，天就要亮了，咱们走吧！”
　　姬蕾像是从仙境中回到现实，漫声应道：“好啊！好啊！咱们这就去找你那位会吹笛子的朋友。”
　　两人经过一次误会后，忽吐心事，感情大大进了一层，高战下定决心要一心一意的去爱姬蕾，他想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到比自己更幸福的人了！
　　次日两人走到一个镇市，高战姬蕾因为吃干粮吃得腻了，就到一家干净酒店要了几样菜，拣了临窗的位子，边吃边谈，十分融洽。
　　忽然上来五六个衣衫破烂的中年汉子，当着高战对面桌子坐了，姬蕾生性爱净，心中大是不乐，鼻子一撇，示意高战结账离去，高战瞧了那几人一眼，低声对姬蕾道：“这几个人内功很好，不知有什么事聚到这小小镇上来了，咱们且听听看。”
　　那几个中年汉子似乎并不注意高战姬蕾，其中一个年纪较轻的见酒保久久不来侍候，不由忿怒非常，拿起桌上酒壶便欲发作，一个年纪较长的了笑劝道：“老六，咱们当乞丐的只配吃别人施舍的冷饭残肴，今儿咱兄弟来上馆子充大爷，难怪别人爱理不理啦。”
　　那年纪较轻的汉子似乎气忿未消，这时酒保才慢慢走来，高战低声对姬蕾道：“丐帮的，这样说来倒是朋友了。”
　　姬蕾不乐轻声道：“你怎么跟这些人交朋友？”
　　高战正色道：“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帮中卧虎藏龙，人才辈出，而且人人义薄云天，蕾妹，你千万别看不起这些江湖上的粗野汉子，以为他们长得凶恶难看，其实他们心里仁慈得很。”
　　姬蕾大感不好意思，笑道：“是我错了，喂，你怎么会和丐帮的人交朋友呢？我瞧你跑江湖才不过几天呀！”
　　高战神秘笑道：“我和他们帮主是好朋友！”
　　帮帮道：“大哥，那你就邀他们一道来吃可好？”
　　高战看看那几个汉子，正在风卷残云一般大嚼，那年纪较轻的喝完了汤，犹自舔着唇上的碎屑，似乎吃得极为痛快。高战正待相邀，那汉子忽然低声道：“老大，你看咱们新帮主可压得住么，听说他年纪青青，虽说是文老帮主临终受命，可是最近几年咱们帮里不肖分子纷纷起来，想另立门户哩！”
　　那年纪最长的道：“压不住也得压，文老帮主对我们丐帮是何等卖力，对我兄弟又是何等恩义，说不得，咱们兄弟只有一死才能报答他老人家，如果有谁不服老帮主遗命，先要请他尝尝咱们关中六义的滋味。”
　　另外几个汉子，一齐用力放下碗道：“大哥说得对，关中六义也不是好惹的！”
　　高战听他们说到新帮主继承问题，心想只怕就是指师兄李鹏儿，当下连忙凝神仔细听去，姬蕾正想开口发问，高战嘟嘟嘴示意她不要说话。
　　其中一个高高汉子忽道：“金护法金老在今晚只怕一定会到的，有他老人家主持大事，咱们丐帮忠义兄弟再来一次歃血为盟，还怕大事不成吗？”
　　年长汉子道：“听说那些败类分子也准备今夜在城南关庙开大会，另行拥立新帮主哩！”

年轻汉子高声道：“这样正好，咱们在城西土地祠聚齐了去见帮主，再一块儿去关帝庙，把这些欺师灭祖的混蛋杀他奶奶的一干一净！”

年长汉子对高战等瞟了一眼沉声道：“老六小声，当心隔墙有耳。”

年长汉子又道：“金老护法也是这个意思，听说新帮主功夫可俊得很，金老护法的阴风抓功夫大家是见过的，据金老护法自己说，他在新帮主手下走不了卅招。”

众汉子一齐欢声道：“天老爷保佑我丐帮重振威风。”

说罢那几个汉子站起便欲离去，高战忙道：“且慢。”

那年轻汉子反身打量了高战两眼道：“不知这位老弟有何见教。”

高战拱手为礼道：“在下姓高名战，适才听得各位忠于旧主，义薄云天，端的好生钦敬。”他到底江湖经验太少了，不知偷听别人谈话，犯了江湖大忌。

那年轻汉子见他居然偷听自己兄弟说话，当下甚是不悦，但见高战文绉绉地，又不好意思发作，只道：“这位老弟如果没有什么事，兄弟这就告退。”姬蕾见他抢白高战，心中可就不乐了，说道：“大哥，别理这些不知好歹的人。”

那年轻汉子正待发作，年长汉子沉声道：“阁下是谁？”高战道：“贵帮李帮主与在下有旧，就请转告李帮主，说在下高战今夜准时赴会。”

年长汉子正自沉吟，他身旁一个高大汉子低声道：“老大，你不是说对方要立的帮主是一个年青后生吗？还有他身旁跟着一个女子，莫要就是这两个。”

姬蕾见他竟然怀疑起自己和高战来，真是勃然大怒，正待反唇相讥，忽然高战一扬手，一支筷子有若闪电一般直向门外楼梯口射去，只见“卟咚”一声，丐帮众人首先窜出，但见门口倒下一个汉子。

高战朗声道：“此人适才在门口鬼鬼崇崇，偷听已久，只怕多半就是各位敌人。”

丐帮中被称着“老大”的一看地下躺着的汉子，不由勃然大怒，沉声喝道：“好小子，原来是你。”

高战一拖姬蕾，趁着众人不注意，偷偷走开，忽听耳边有人赞道：“好俊的功夫！”

高战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高大的老年人，正向自己微笑，他只好也报以一笑，和姬蕾飞快走开，正在奇怪这老人是谁，忽听：“金大护法！“金大护法！”

从后面来了丐帮众汉子的欢呼，高战一怔，随即恍然，轻呼道：“原来这老人就是丐帮几代元老，护法尊者金老大！”“大哥，你说什么？”

高战喃喃道：“那老人，那老人就是金老大。”

姬雷茫然，路上行人渐多了，她挣开高故的手，看见大家都在好奇地看着他俩，不禁一阵娇羞，低头走出镇外。黑压压一片林子，从外面根本就看不出到底有多深多广，风吹着，月色朦胧。

林中却是一大片空地，一所破旧的土地庙倒还不算小，东边的屋子里透着昏暗的灯火。

屋中坐着一个廿多岁的青年，手中正自把玩着一只长剑，脸上阴晴不定，似乎在考虑着一件非常重大的难题。

他叹了口气，轻轻地弹着剑身，发出了清脆的声响，灯光下，长剑放出

了蓝汪汪的光彩，他并未注意到这一切，脸中全是迷惘之色。

这青年正是即将就任的丐帮新帮主李鹏儿，他站起身来，目光又落在桌上一张大红的拜帖上。

李大侠大鉴：

文伦张丽彤再拜“果然是他，果然是他！”他喃喃他说道，心中不禁又想起了张丽彤温柔的笑容，关怀的眼神。

“文老帮主临终谆谆的遗命，金叔叔的重振丐帮的愿望，就要在今夜决定了。”李鹏儿想着想着，胸中豪迈之气大增。

“为了完成任务，不辜负文帮主金叔叔和师父的恩惠，我得尽力和姓文的周旋，为了压服帮众，我只得出手击倒他，这样岂不是大大伤了那位姑娘的心么？”

他反复思索，心中并不能释然，看看天色，已是初更将尽，就快要到约定和丐帮各香主会面的时候了，他咬着牙，心中只是默默想着古侠士的雄风，忖道：“大丈夫一诺千金，我李鹏儿答应过文老帮主，就要不顾一切为丐帮奋斗。”

“当！”是清脆的弹剑声，李鹏儿终于挺起了胸膛，仗着剑大踏步走了出去，一纵身上了屋顶，点燃了挂在弯曲檐角上作为信号的大灯，然后平静的等待着丐帮诸香主的来临。

“好男儿，放得下，收得起。”

在后窗阴暗角下藏身的高战，轻声的赞扬着他师兄的决断，对于师兄的心事，他在上次见师兄与文伦交手便明白了。此时，他明白师兄已打胜了一仗，那是战胜了感情，然而感情战败后的创伤，却是够他受的。

高战心想：“现在天色还早，我暂时先不露面，到城西关帝庙去探探对方的势力，再回转来和师兄一块去会敌。”

他盘算既定，便闪到密林深处，向关帝庙奔去。

原来高战在酒楼上不愿与丐帮人多费唇舌解释，于是出手击中伏在门口偷听消息的敌人的穴道，乘乱和姬蕾走开。他知师兄一定在城东土地祠，于是决定待到天黑，只身前往会晤师兄。姬蕾原也要去，高战心知今夜之事甚是危险，一个不好，丐帮不但不能重振，也许一败涂地，所以再三向姬蕾说明，姬蕾也自知自己武艺低微，去了反而碍事，便答应在店中相待。

高战一等天黑，便把短戟背在背上，向土地祠跑去，那林子到处布下暗桩，高战展开全身轻功，身形捷若狸猫，竟然闪过所有暗桩，隐身祠后，正待现身与师兄相见，忽然发觉师兄神色颓丧，全无要兴大事的飞扬气态，不由心中暗急。

他略一沉吟，便知师兄仍然暗恋和文伦在一起的少女，不由对师兄甚为同情，后来见师兄毅然抛弃儿女私情，不禁大为佩服，忍不住赞了一句。

且说高战展开天池绝技平沙落雁的轻功，不多时便到了城西，他在白天就看完了关帝庙附近的情势，是以很轻松地就混身进入，扒在一棵大树上，只见这失修已久的关帝庙内此时灯火辉煌，高高矮矮坐了几百个江湖汉子，正当中空着一席，文伦和那姓张的少女便坐在空席两旁。

高战心中奇道：“姓文的小子不是要被拥立为帮主吗？那么中间空着的位子是要等谁？此人地位看来犹在文伦之上。”

忽然文伦站起身来，众人立即寂静，高战心中暗笑道：“瞧不出姓文的这只草包，倒有如此威风。”

文伦一摆手道：“待会等我师父来了，咱们便开大会，他老人家有一件信物，可以让大家看看，证明在下身份。”

高战大吃一惊，心中叫苦不已，忖道：“这姓文的师父天煞星君也要来，此人一到，师兄这面只怕无人能敌，就是我和师兄联手仍然不支。”

他正自焦急，文伦又道：“家祖文老帮主终生为丐帮奋斗，想不到死后帮主信物被姓李的小子弄到手，竟然想冒充家祖遗命，幸好各位丐帮兄弟可不是瞎子，咱们今夜就重新开坛，待消灭了姓李的小子那般丧心之徒，再择吉日，大邀天下武林同道，宣布丐帮重建，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众人一致叫好，高战心中暗忖：“原来这姓文的是老帮主孙子，难怪有如此号召力量。”

原来丐帮分南北两支，传到文老帮主这一代，他本人雄才大略，恩威并施，并合了两支帮众，他为人大公无私，处处为帮众作想，是以深得全帮拥戴，后来他神秘失踪，丐帮群雄无首，这才各自为政。金氏昆仲任护法多年，执法严厉，自有不少人怨怒于他兄弟二人，是以对于他所拥护之李帮主表示反对，恰好此时文伦来到，反对金老大的一群人对于文老帮主仍是感恩甚深，是以立刻推举文伦为首。

高战突然想到师父与天煞星君约定在华山比武之事，心中一沉，忖道：“天煞星君就要来此，这样看来他和师父比武是没有受什么损害了，可是师父呢？”

他想到坏处，不由全身发抖：“师父已是年登古稀，一个失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那天煞星君武功实在高强，师父疏神失手败于他之下，也是在有可能之事。

他愈想愈急，但觉天地悠悠，再也见不着师父，微一疏神，不觉踏折一枝树干。“奸细！”

庙里的帮众一哄而出，高战也不及思索，从树上落下抽出短戟，便向外走，忽闻风声嗤嗤，忙使一招“后羿射月”，连头也没回一下，暗器纷纷坠地。

高战不敢怠慢，足下不停向前跑去，几个起落，已把众人抛远，忽然前面白光一闪，两把长剑向门面攻来，高战闪身还击，身形并未停留，鼓起一口真气一挥，“当”两声，震飞两支长剑。高战心想先把对方情势告诉师兄，如果万一师父遭了不幸，再找老贼拼命不迟，他脑中想着，不觉已跑到郊外，忽然背后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你的轻功不错呀。”

高战回头一瞧，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中年儒生，面色白皙冷峻。那儒生道：“你可是天池门下。”

高战点点头，儒生又道：“你比你师旯强多了。”高战以为他在说李鹏儿，便道：“李师兄功人比我稳得多了。”

儒生哈哈大笑道：“难怪风老儿口口声声向我吹嘘，说是收了个如何了不得的小徒儿，这样看来，倒不是胡吹哩！”高战急问道：“前辈，您是谁？”

那儒生也不答话，扬手一弹，一颗小石子呜呜破空而出，砰然一声，树上落下一物，高战瞧了瞧，原来是一只大猫头鹰。高战惊道：“金弹神指！前辈是无极岛主无恨生。”那中年儒生轻叹一声，看了看高战两眼，喃喃道：“天纵之才，天纵之才！喂，我那独门手法你看清了吗？”高战大喜道：“晚辈看清了。”

那儒生转身便走，高战急喊道：“前辈，你最近可见到我师父吗？”

一个温和的声音接口道：“战儿别急，你师父前十天还在无极岛上和我爹爹论剑啦！”

高战一看，不知何时辛婶婶已到身前，忙道：“辛婶婶，我师父和天煞星君比武怎样了？”

张菁笑道：“瞧你急得这个样子，真是把你师父看得太差了，战儿，你想想看，连我爹爹也奈何不了风大侠，宇文老鬼又怎能伤他呢？”

高战欢喜无限，竟然说不出话来，张菁见这孩子厚道善良，人见人喜，将来福缘犹在爱子辛平之上，不由也很欢喜。

高战道：“辛婶婶，辛叔叔他们和那三个老魔交过手了。”

张菁点头道：“这事目下已传遍武林，我请爹爹出岛助阵，没想到才出无极岛，便听到到处传说，什么当今天下三大侠联手抗敌哟，什么三个老魔不战而退哟！大家一喧染简直把你辛叔叔他们说成神仙一般了。”

高战道：“辛叔叔剑术通神，如果说单打并不见得比老魔差多少，辛婶婶，你知不知道平凡上人也出手了？”

张菁道：“有他老人家在，真是万无一失了。喂，战儿，你可见着你吴凌风吴大叔？”

高战凄然道：“他已削发为僧了。”

张菁道：“真的？”

高战点头道：“辛叔叔和他争论了老半天，最后好像还是被他说服。”

张菁转身垂下泪来，高战道：“辛婶婶，现在丐帮之事很急，你在此真是好极了，可以助我师兄一臂之力，辛婶婶，天煞老鬼也要来和我师兄作对哩！”

张菁道：“战儿不必担心，我爹爹早就发现宇文老鬼了，你知道我爹爹一生不服人，一路上暗中和他较量了几天，现在已把他引到岐路，要和他比划哩！”

高战大喜过望，他知辛婶婶离家已久，很是挂念辛平等人，便向张菁再三道谢告辞，向师兄李鹏儿处跑去。

高战路线已熟，闪闪躲躲神不知鬼不觉又来到庙前，此时丐帮诸香主还未来，师兄李鹏儿站在门前张望着，高战素知师兄感情虽则隐藏甚深，其实是个极为多情的人，他走了出来，高声喊道：“师兄，小弟来了。”

李鹏儿一听声音，立刻辨出是最为相得的师弟来了，他赶紧放起情思，欢然道：“好啊，师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今夜丐帮面临着存亡的考验哩！”

高战紧紧握住李鹏儿的手，一股友情的热流通过李鹏儿的心中，突然之间不知怎的，他觉得羞惭起来，高战道：“师兄，小弟今儿早路过此地，无意中得知师兄丐帮要在今夜开坛，这就马上赶来，师兄，文伦那小子的事你是知道了。”

李鹏儿道：“这小子只怕当真是文老帮主的孙子，金叔叔也说他和老帮主像得很。”

高战道：“师兄你是文老帮主亲自传以大位的人，还要管他是谁吗？他武功又不及你，师兄，你只管放手去干，丐帮全仗着你啦。”

李鹏儿沉吟半晌道：“金叔叔和我想的一样，只怕此举引起丐帮内部火拼，自己把力量削弱了。”

高战点点头，忽道：“师兄，你瞧，有人来了。”

李鹏儿连忙走上前去，只见金护法金老大领先率着几十个汉子缓步走来，见了李鹏儿纳头便拜道：“ 丐帮护法金老大率全体香主叩见新帮主，恭祝帮主长命富贵！”

李鹏儿还了半礼：“ 各位香主辛苦了，就请进屋商量。”

他经金老大再三嘱咐说明，知道自己身份极高，不能太过谦卑，是以受了礼引先进屋，高战混在众人中也混进了屋，金老大向他点头笑笑。

金老大先向帮主引见各堂香主，高战见白天所见关中六义也在人群中，那六义老大想来地位必然不低，就站在金老大身旁。

金老大朗声道：“ 天佑我丐帮，总算今日又得盟主领导，众兄弟如有口是心非，不服新帮主者，就如此桌。”

他右手五指向供桌一伸一曲，硬生之抓下一大块硬木，一张开手，木屑纷纷坠地，这正是金氏昆仲名闻天下的阴风爪独门功夫，众人不由轰然叫好。

金老大对李鹏儿道：“ 帮主，那姓文的小子在关帝庙聚集不肖徒众，一定有所图谋，众位香主适才已决定先下手为强，不知帮主有何指示。”

李鹏儿沉声道：“ 各位香主所虑甚是，如今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动身前去。”

各香主见新帮主当机立断，却不由暗自折服，正要离开土地祠，忽然门一开，走进一男一女，高战正神一看，正是文伦和张丽彤两人。

文伦向众人一拱手道：“ 在下文伦，文老帮主是在下爷爷，这样说来和各位是一家人了。”

众香主见他面貌果然酷似文老帮主，各人不由都想起了老帮主的恩义，不禁砰然心动。

金老大道：“ 老夫追随老帮主四十余载，只听说老帮主有个不肖儿子，被老帮主驱逐出门，父子恩义早断，阁下是谁，竟然冒充老帮主孙子。”

文伦冷冷笑道：“ 在下何必冒充，今日之事，在下不愿家祖辛辛苦苦整顿起来的丐帮发生内江，是以单身前来向请教各位。”

关中六义中老六年纪最青，按捺不住，一领单刀喝道：“ 哪里来的野小子，咱们新帮主持有老帮主信物及临终手令，你干吗要冒充。”

文伦阴阴道：“ 老帮来死于野地，当时的情形并无一人得知，这姓李的小子凑巧拾到老帮主的信物，哼，再被一般自以为对丐帮功高望重的人利用，竞想把持全帮，这事只怕难以瞒过天下人之眼。”

他沉声侃侃而谈，似乎就像目睹当日之事一般，众人虽则都是忠义汉子，听来也觉此事颇有可能。

高战心中暗惊忖道：“ 这草包小子怎的几月不见，竟然满腹诡计。”他不由瞟了一眼站在文伦身旁的少女，但见她似笑非笑的望着众人，甚是得意。

李鹏儿站起身道：“ 依你便待怎样？”

八

八

文伦冷冷道：“ 先祖当年统一丐帮，也不知花了多少心力，流了多少鲜血，他老人家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不愿见咱们互拼分裂，依在下看来，不如大发英雄贴，在一个月后，在泰山之巅，当着天下英雄面前，由丐帮弟子推举，如果有谁不服，尽可向大家推选出来的新帮主挑战，如果——如果—— ”

他一口气说着，脸上毫无表情，众人起初听得合情合理，不禁对他恶感大消，可是一瞧他脸上冰冷，似乎已稳操胜券，丝毫未将大家放在眼内，不由哄笑起噪。

那关中六义中老么一身横练功夫，偏他脾气又暴燥，当下如何忍捺得住，破口骂道：“ 姓文的小子快滚，咱们瞧在你祖父面上也不为难于你。 ”

高战忖道：“ 我还道这小子突然变聪明起来，原来是背好一大段说词，瞧他说到激动处，居然也和顽童背经一般，不但不能引得丐帮众人感动，反而引得别人反感，真是愈弄愈黑了。 ”

他偷瞧了一眼和文伦并肩站着的张姑娘，只见她焦急之色溢于形表，心想：“ 真亏这巧姑娘准备好一大段说词，也真亏她能央着文伦背熟。 ”

文伦脾性何等暴燥，依他脾气早就想在今夜大拼一场，可是师父天煞星君突然命令他今夜万万不能妄动，因为他本人有事不得分身前来，他知自己不是李鹏儿敌手，是以忍住气听师妹的话，还向师妹张丽彤发了一顿脾气。此时一听一个年青汉子竟然大骂自己，再也顾不得一切，虎吼一声道：“ 小子出来，瞧你家爹爹教训你。 ”

他怒不择言，大是失去风度，丐帮诸香主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暗暗忖道：“ 适才几乎着了这草包小子道儿。

关中六义老么应声而出，一言不发，举起斗大双拳，直崩文伦太阳穴，这招唤着“ 钟鼓齐鸣 ”，正是五行派中“ 石拳 ”的绝招。

文伦见他来势甚疾，心想这小子力道倒也不小，一低头，闪身关中六义老么背后，轻轻往前一按，李鹏儿和他交过手，知道他杀机已动，竟然用起他师门绝艺无形掌，那关中六义老么只怕万万不是对手，当下怒哼一声，正待上前接下，幸而关中六义老么蓦地一转身，不闪不躲，化拳为掌挟着全身力道直推上去。

文伦神色不变，单掌仍然缓缓推出，与关中六义老么双掌一接，脸上突变凛重，猛吸一口真气，劲道从掌心中缓缓吐出，关中六义老么闷哼一声，身子向后飞起，砰然撞着培角，倒在地下。

关中六义才老大老二急忙上去扶起老么，只见他口角鲜血沁沁流出，一探脉息已是甚为微弱，他六人结义以来，也不知闯过多少风险，一向同心协力，此时大家最爱护的老么眼看身受重伤，活的机会甚是虚渺，不禁心如刀绞，虎目中流下泪来。

高战连忙从袋中取出两颗鸽卵大小药丸，走上前撬开关中六义老么紧咬住的牙齿，喂了下去，右手轻轻按着他后心要穴，盘坐下来。

李鹏儿再也忍捺不住，一长身双掌一错逼近文伦，文伦上次已经领教过李鹏儿本事，此时骑虎难下，只得出手一拼，他虽性子暴燥，天资并不愚蠢，不然如何学得这高本事，略一盘算，心知先出手占先机，也许还有几分胜算，当下一言不发，反臂飞快拔出长剑。

“呛！”一声，就在同时李鹏儿也拔出剑子，两人凝视一下对手，文伦脚踏中宫，直往李鹏儿面门刺到。

李鹏儿双肩连连展动，闪过文伦三招，朗声道：“看在老帮主面上，在下让你三招，再不知进退，莫要怪在下得罪了。”

文伦脸一红，手中剑势攻得更是凌厉，适才三招，李鹏儿都是在间不容发之际一闪让过，但见剑气森森，文伦剑子在李鹏儿四周刺来刺去，似乎占尽上风，但是丐帮众香主武功造诣深的，已然看出李鹏儿涉险如夷，身法犹在文伦之上。

李鹏儿闪了三招，不再相让，长剑泛着蓝光刺向文伦脉穴，反守为攻。

文伦一开始就用起他师父生平最得意的“万流归宗”剑法，这天煞星君确是个大大奇才，他一身武功都是东偷一招，西学一招得来，一生并无师承，当年为了一事退隐湖海，埋头精研生平所学，终于创出这套取各家之长的剑法。

丐帮众香主心知目下一战，实是决定丐帮日后命运，不由紧张万分，凝神注视。

金老大见李鹏儿武功虽高，但对手文伦也打得有声有色，心想两人一个失手，立刻有生命之危，他固然不愿李鹏儿受伤，对于文伦也不希望死于李鹏儿之手。一霎时间，老帮主的面容又浮起了，他想起当年兄弟二人为身绿林，受人利用，误杀一位铁铮好汉，引起北方武林群起围攻，那时他兄弟俩正在走头无路，文老帮主挺身而出，因为只有老帮主最是了解此事，那时丐帮声望如日中天，老帮主一言九鼎，不但替他兄弟说脱了罪名，更邀他兄弟二人为丐帮护法。他呆望着门外无边的黑暗，嘴角挂上了一丝笑意。

“那时候，丐帮是何等兴隆，北方一个个的大帮，一股股恶势力都被丐帮瓦解了，帮主的百结掌法，自己兄弟的独门阴风掌，扫遍了北方武林，青龙帮，红旗帮——一个个屈服于丐帮了。”

“察！”是剑子相击声，金老大一惊之下，放目场中，只见李鹏儿文伦双剑一碰，立刻滑开。

李鹏儿清啸一声，声音中尽是冷峻的味道，高战不由一分神，只觉真气往上涌，连忙运功调息，心内却暗自忖道：“师哥打出真怒，这姓文的就要伤在师哥之手。”

李鹏儿见久攻不下，心中大是不耐，也顾不得伤那姑娘的心，一招“雷动万物”，长剑不住颤动，抖起一片剑花，指向文伦“气海穴”，翻腕之间，剑身竟带嗡嗡之声，敢情是名震关外的“先天气功”从剑身上发出了。

文伦一见李鹏儿变招，身形若闪电连闪带攻，也跟着变招，“厉凤朝阳”反削李鹏儿右臂，这一招施得又快又狠，若是李鹏儿“雷动万物”施实，文伦“厉凤朝阳”正好递满，剑尖离李鹏儿咽喉不及一寸。

李鹏儿早已料到，不待剑式施尽，身子已滑到文伦左侧，剑子上击下刺，剑气森森，一时之间逼得文伦连退三步，大为狼狈。

金老大见李鹏儿沉着脸仗剑一步步前进，威猛有如天神，那文伦只是不往往后退，其势已成强弩之末，不由犹喜交半。

文伦脚踏八卦方位，虽退不乱，乘隙还反攻一两剑，两人身形相隔三四尺，招式愈打愈慢，而且一击不中，立刻收回剑子护身。

李鹏儿不愿僵持，平挽一个剑花，身形再往前逼，他这招看去甚是平平无奇，其实已隐伏着极厉害的后招，文伦自幼受名师熏陶，眼力自是不差，

丝毫不敢怠慢，迎面一剑，缓缓刺向李鹏儿剑花中间，左掌运起内劲，向李鹏儿肋下拍去。

李鹏儿视若未睹，众香主眼见李鹏儿胁下要穴露在敌人掌下，不由得惊叫了起来。

突然，李鹏儿一转身，众人也不知他用什么身法反到文伦身后，左臂时掌时拳、不停在挥动，就如在空中打了千百个结一般，这掌法正是丐帮历代单传的“百结掌法”，众香主一见之下，有若重睹旧主，同声欢叫：“百结掌法，百结掌法。”

文伦只觉敌人左手飘忽已极，自己全身穴道都好像置于他之手，可是又不知到底向何处攻到，心知已临绝地，他到底是名家弟子，一凝神反刺一剑，招式才施一半，足下运劲，倒窜丈余之外，方一落地，李鹏儿剑子上已递近肩肿。

文伦纵有通天之能，此时也闪躲不过，他凶性大发，不躲不闪，反而挑向李鹏儿下腹，想落个两败俱伤，李鹏儿一吸气，收紧小腹，文伦长剑势子已尽，只差寸余再也递不前去，李鹏儿哈哈一笑，长剑仍往前制。

蓦然，一道幽怨绝望的眼神直逼过来，李鹏儿心中很快地盘转了几遍，千百个念头一起涌上来，然而最后都构成一个中心的问题，是下手？还是放过？

他这一沉吟，势子自然缓了一些，文伦野性暴发，只求出招伤敌，长剑一吐，疾若流星点向李鹏儿胸前。

“当啷”文伦长剑堕地，众人惊叫声中文伦倒退几步，左袖破了一大截，李鹏儿铁青着脸，挺剑立着，鲜血缓缓从胸前流出，很快地就染红了胸前的衣襟。

一种深刻的表情从他白皙的面孔闪过，混合了痛苦和漠然，高战心中一惨，他知师兄此刻承担着肉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可是他运功不能分神，只得以一个同情的眼光。

丐帮众人对这突来的变故惊呆了，大家明明看到李鹏儿占尽优势，可是突然一下子快若闪电，互换一招，李鹏儿反而受了重创，金老大何等目力，只有他看清了李鹏儿剑子即将剑到文伦肩胛重穴时，一歪剑式攻到上臂，在文伦右臂画了一道口子，就在这同时文伦反击已到，李鹏儿闪躲不开，只得运起天池剑法中绝招“孔雀开屏”，剑柄向外，剑身向内，避开文伦致命一击，然而毕竟慢了一步，虽然击脱文伦长剑，胸口也被刺了一剑。

当年边塞大侠风柏杨大战长白三熊，在千钧一发时，露了这一招，击去了长白三熊三件毒药暗器，长白三熊从此终身拜服，原来这招施出来其势有若自刎，非上乘剑士又安敢妄用此招？金老大忙上前道：“鹏儿，你怎样？”他关心情切，竟然脱口又喊起鹏儿来，李鹏儿惨笑一声道：“不打紧，不打紧，这小子也没讨好去。”

众香主纷纷上前视看帮主伤势，金老大一瞧刺得不深，只是鲜血直冒，心想定是划破了血管，连忙替他上了金创药。包裹好伤口。

金老大回头一看，文伦身旁的少女正小心地替文伦包扎臂上伤口，他心念一动，暗忖：“此时除去这小子真是易如反掌。”他一瞧众人，只见有几个年青丐帮弟子满脸义愤的守在门口，防备文伦逃走。

“这小子一除，丐帮便无隐忧，可是文老帮主只有这一个后裔。”金老大反复沉吟，目光不由又转到文伦身上，只觉他依稀之间与老帮主简直一模

一样，就是少了老帮主那正直的神情，于是金老大想起了文老帮主的恩义，朗声道：“姓文的，今日之事咱们瞧在老帮主份上，也不再来为难你，如果再要在丐帮兴风作浪，可莫怨我金老大手黑心辣了。”

文伦咬牙切齿，一言不发，扶着身旁少女的手，大踏步走出了古庙，消失在黑暗中，李鹏儿心中轻轻的叹口气，那姑娘的影子是消失在黑暗中了，然而刻在他心中的影子，不知是否也能消失呢？

高战对四周所发生事故视若未睹，他运功替关中六义老么疗伤，已至最紧要关头，他鼓足真气从掌中发出，逼入六义中老么体内，又过了半晌，高战脸上汗渐渐增多，众人适才只是注意那场龙争虎斗，此时才又记起六义中老么生死未卜，不由纷纷上前观看情况。

忽然关中六义老么一张口吐出一口鲜血，人也悠悠醒转，六义中老大金枪杨宜中欢然道：“老么，不打紧啦。”他是北宁大将杨业的后裔，当年他先祖杨再兴与高战的先祖高宠同在岳元帅麾下，都是名闻天下的勇将，一枪一戟只杀得金人望风而遁。

众香主见关中六义老么醒转，也都甚为欣慰，高战长吁一口气，缓步走到李鹏儿金老大身旁。

李鹏儿虽然流血甚多，可是他自幼练功，后来居住在关外风家庄院，那风家宅院遍地均是野参，他经常服食，血气自是极旺，略一休息，脸上神气已是自如？他见高战脸上并无欢色，悄声道：“师弟，好了吗？”

高战摇摇头道：“内脏已碎，神仙也难救转，这姓文的好辣手。”

金老大也道：“这是回光返照，马上就不成了。”金老大好生难过，这关中六义侠名甚著，在北方威望只逊于秦岭一鹤鲁道生。料不到六义中老么竟成丐帮中第一个牺牲者。关中六义老么道：“大哥，我……我……不行了。”金枪杨宜中道：“老么，别瞎思乱想，你内伤已被这位……这位大侠治好啦。”他不认得高战，又因关切老么伤势，是以一直没请教高战姓名。

六义中老么道：“大哥，别骗……别骗……我，我……我他声音渐渐低微，最后咳起嗽来，六义中其他兄弟五人，见老么似乎已到弥留地步，不禁又惊又痛，纷纷向高战看了一眼，高战苦笑摇头，五人立刻明白。

六义中老么又道：“大哥，我还有……还有一件……心事，我就要……要去了，我得讲！讲个明白，否则……死不……不瞑目。”

杨宜中流泪道：“老么，你讲吧，我们做哥哥的就是拼着老命也要替你办到。”

六义中老么道：“大哥，我死后你可要好好照顾云姑娘，她……她心里是真的喜欢你。”

他鼓起最后真力，尽快他说完，众人只见杨宜中髯发俱张，似乎激动已极，一跺脚踏碎了脚下一块青砖，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高战心中暗忖：“这关中六义老大功力不弱，为人孝友重义，倒是师哥的一个好帮手。”

杨宜中忽然怒道：“老么，云姑娘是……是你未……未过门的妻子，你，你……这是……这是什么意思。你……你信不过你……这不成器的大哥么？”

他激愤之下，也顾不得老么命在旦夕，声音愈说愈高，显然甚是愤怒。

众人起先见关中六义老么不行了，都纷纷退开了让他们兄弟诀别，此时忽见金枪杨宜中发起怒来，都摸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高战站在近旁，

正待上前相劝，那关中六义老么又道：“大哥，我知道你心里喜欢她，她也是真心喜欢你，我……我很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明知是大哥所喜，而用计……用计骗她上手，大哥，你处处让我护我……做兄弟的竟然忘恩负德，你能……能答应……答应原谅……”

他说到此，再也无力继续，双目一闭，瞑然逝去，金枪杨宜中凄然长笑，声音中透着无比悲愤，笑声方毕，杨宜中喃喃说道：“好，好，老么，你……你放心去吧！”

他一伸手拾起地下长剑，便往脖子抹去，高战见他不哭反笑，心中便是注意，他自幼失母，童年失父，对于悲惨的感情自是特别敏感，此时一见金枪杨宜中俯身拾剑，立刻不加思索窜上前去，轻轻在杨宜中肘下一拍，“呛”的一声，长剑坠地。

丐帮众人纷纷上前劝阻，金老大李鹏儿一人挟着金枪杨宜中一只手，六义中其他几个也劝兄长释悲。高战抬头向窗外一看，已是晓星残月，心中惦念着姬蕾，心想她见自己久久不归，一定焦急万分，说不定会来寻找，便向师兄示意，向众人长揖作别。

原来关中六义老大金枪杨宜中与老么师出同门，自幼友爱非常，他比师弟整整长了廿岁，后来一同出师扬名立万，与北方另外四个豪杰义结金兰，杨宜中豪迈正直，年纪又长，是以众兄弟举他为老大。

他六人结义以后，威名大增，丐帮文老帮主亲自礼聘六人分掌关中分堂，文老帮主雄才大略，领袖群伦，关中六义欣然人帮，共为效命。

后来有一年杨宜中和老么同时爱上一个姑娘，杨宜中一方面为顾全兄弟之情，而且他一向让惯了师弟，再则自惭年长，配不上那姑娘，于是托口祭扫师尊墓，一去三年不归，其实那姑娘本心对他甚好，见他不告而别，一气之下便与老么订下婚约。

杨宜中归来，见事已成定局，虽然替师弟高兴，而且庆幸自己也交待了一桩心事，可是他心底不免暗自伤神，他一生只知勇往直前，为正义而冲，对于儿女私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然而这件事却令他久久不能释怀。他竭力把这件压在心房深处，就连另外几个兄弟也不吐露半句，不意老么临终时竟然旧事重提，杨宜中感情大大激动，是以几乎控制不住。

且说高战匆匆赶回客舍，见姬蕾室中灯火已灭，心想她已入睡，便轻步走到自己屋子，推门而入，忽然双目一黑，双眼已被遮住，他此时何等功力，当下不及思索，微一错步，向旁闪开，双掌一错，正待转身上前会敌，耳畔已听到姬蕾的轻笑声，他立刻大悟，也笑道：“怎么还没有睡呢？”

姬蕾道：“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天都快亮啦。”

高战长吁一口气道：“又是那姓文的小子，他出手把丐帮中关中六义的老么击毙了。”

姬蕾惊道：“大哥，你们这么多人还让这坏蛋伤了人？”

高战惊道：“这小子武功虽然高强，但帮中除了我师哥外，金老前辈也不会输给他的，坏就坏在他当真是丐帮当年文老帮主后裔，大家出手自然有个顾忌。”

姬蕾恨道：“这人真是天生坏蛋，上次我无意将爹爹给我的家传宝珠拿出来玩，竟吃这厮看见了，他一路追着我，要想夺去，嘴里还不三不四说些风话，真气死人，大哥，你答应替我揍他一顿出气的呀！”

高战道：“我师哥和金老前辈都不会出手，我不是丐帮的弟子，自然不

好意思打他，蕾妹咱们先休息去，要揍他的机会还多着哩。”

姬蕾忽道：“那姓文的师妹也在吗，她长得很美呀！”

高战点头道：“他那师妹对他的确很好，只是这小子不识好歹，对他师妹凶得紧。”

姬蕾嗯了声，也不说话，径自回房去了，高战宽衣就寝，他运功替六义老么疗伤，体力大是疲乏，一直睡到日上三竿，这才醒了过来。连忙穿好衣服，正待开门出去，姬蕾已叩门进来，手中揣着一盘大饼油条，一碗豆浆，笑道：“大哥你真会睡，太阳已当头啦。”

高战见她手中大饼香喷四溢，不觉食欲大动，伸手接了过来，大嚼起来。

姬蕾见她吃得甚是香甜，芳心暗喜，高战道：“想不到这个地方，倒有如此好手，煎得这好的油饼。”

姬蕾笑道：“大哥，好吃吗？”

高战边吃边赞，姬蕾道：“那么我以后天天给你作，只怕你吃了几天就厌了，看到它就发愁哩！”她说到此，忽然发觉语病，脸上通红。

高战惊道：“怎么，是你煎的饼吗？”

姬蕾嫣然一笑道：“这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大哥，你当我是娇生惯养，什么也不会做吗？只要是别个女孩会做的事,我都会做哩,只是平常在家……在家里，婢子们生好了火，切好了菜，只等我下厨去炒，现在一切得自己做而已。”

高战见她右颊上有块谈谈的油烟，头发上也沾了一条稻草，心想她是在家被供奉得像女皇一般，现在竟然处处替自己着想，真是感激万分，只无限深情的看着姬蕾，也不知说什么是好。

姬蕾道：“大哥，我们找到辛叔叔，等你学会了少林寺的剑法，再去找平凡上人，我有法子让他老人家传你内功的。这样你比辛叔叔也不差了。”

高战天性谦逊，忙道：“我就是得了上人传授，也不会有辛叔叔那样成就，辛叔叔何等天资，上次我瞧他与文伦师父天煞星君大战，那剑法步法，不但凌厉绝伦，洒脱美妙，简直令人有剑神下凡之慨。我师父也算是天下有数的高手了，可是他尚且说日后能传世外三仙衣钵的，只怕非辛叔叔莫属呢！”

姬蕾不以为然，嘟嘴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大哥，我只信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武林第一人。”

高战笑道：“蕾妹，你真看得起我，尽管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都瞧我不起也不打紧，只要你一个人看重我便成了。”

姬蕾正色道：“大哥，像你这般正直善良的人，人人都会看重你的。”

高战道：“正因这世上的人都是待我太好，我也不知要怎样报答。”

姬蕾道：“你动不动就舍命为人，把自己看得那么轻，别人自然都对你好啦！”

高战见她脸上笑容突敛，板着一张俏脸，明知神色有异，却想不起为何如此，姬蕾忽然嫣然笑道：“大哥，是我不好啦，我是小气的姑娘，你别见怪。”

高战不解道：“怎么啊？”

姬蕾红脸问道：“那……你一次在日出瀑前救的那姓林女孩……女孩子在哪里，我们去看看她可好？”

高战不觉大悟，他近来常与少女交往，对于女孩子心理明白些，原来她

刚才就为这个生气，心想姬蕾这人什么都好，玉洁温柔令人不克自己，就是太过小性儿，当下便道：“她就住在辛叔叔家里哩！”

姬蕾心中不乐道：“咱们走吧，先去瞧瞧你那曾用笛子招来禽兽的朋友。”

两人向西行走去，行了半日，只见前面一条大溪清澈见底，溪水中桃花片片，间杂着小块碎冰，砰砰撞击着溪中石块，景色甚是幽雅，高战道：“这溪定是从高山上流下来的，这时候还有未融冰块。”

姬蕾自幼爱花，心想这溪的上游必定是个桃林，她灵机一动，从怀中取出千里镜一望之下，只喜得大叫起来。叫道：“大哥，快来看，那边好看。”

高战接过千里镜，只见一片粉红色桃林，花瓣纷纷堕地，就如仙女散花一般，其间五色大蝴蝶来往飞翔，高战但觉心胸一畅，仿然嗅到那桃花的芬芳。

姬蕾忙道：“大哥，快去快去，这荒野竟有这好地方！”高战也是甚为欣赏，拉着姬蕾双双跑去，高战边跑边道：“别看从镜中看来好似眼前，其实也有十来里路哩！”姬蕾笑道：“这千里镜真有用，日后咱们游山玩水，靠它不知可发现多少美景哩！”

两人笑语间，不觉已走近桃林，姬蕾挣开高战的手，飞奔入林，找到一株最高大桃树，一纵身上了树，放眼看去桃花连绵不绝，无边无涯，只是那南面桃花早谢，枝干上尽是累累果实，一个个金黄硕大，姬蕾大叫连连，高战连忙奔了过来，姬蕾道：“大哥，快点上来你瞧那边桃子好多哟！咱们快去摘一大包。”

高战以为她发现了什么奇事，是以跟着跑来，不料只是发现一些桃子而已，心想日下只是夏天，那桃子只怕青涩难吃，姬蕾这人真是孩子气，看到树上果子便想偷摘，不管是否成熟，也不顾自己是否真正爱吃，当下漫漫应道：“没熟的桃子可真难吃，又酸又苦。”

姬蕾嗔道：“谁要吃青桃子，大哥你上来瞧瞧。”

高战好奇心起，也窜上桃树，果见南面熟桃成垒，不由大奇，沉吟不语。

姬蕾甚是得意，见他犹豫不前，催促道：“我想这桃林定是无主之物，咱们摘他几个算得了什么？再说就算是有主的，咱们远道而来，他也得招待一番呀！”

高战见她满脸焦急，尽说着一厢情愿的孩子话，不觉莞然，随口应道：“是呀，蕾妹你说得真对。”

姬蕾道：“我替你把风，你赶快去摘吧！”

高战笑着跃下，忽然一拍脑门道：“是了，是了，我怎么忘啦。”

姬蕾奇道：“怎样了？”

高战道：“我只奇怪这桃林一边还在盛花开放，一边却是累累成熟的桃子，原来是因为地气关系，那边气候特暖，地下多半有温泉之类，所以催桃树早花早果，在关外我师父的风家村园时当严冬，冰天雪地，可是内园玫瑰芍药还在斗艳哩！”

姬蕾原是栽花植果能手，听他这么一说，也自奇怪，心想现在只是初夏，这桃子已自成熟，看来只怕真是地气暖润所致。

姬蕾道：“大哥，我们先别管这些，我想你口也渴了吧！”高战一笑和姬蕾向南走去，走到一株桃子最外的树旁，伸手摘了几只，姬蕾用手一接，微一用劲，桃浆四溢，连忙凑口上去，吸吃起来。

那桃又大又甜，吸完果浆只剩一层薄皮，包了一个核桃，姬蕾连吃两个，

意犹未尽，对高战道：“ 比水蜜桃还好些，可惜不能收藏，否则多摘几个，一路上便不愁天暑口渴了。 ” 高战点头道：“ 果然是异种。 ”

姬蕾道：“ 我留几个桃核，有空到大戢岛去种，如果能栽培出这般好果，也算报答上人对我诸般好处。 ”

高战道：“ 这种异种名果，栽培只怕没有这么容易，气候土壤均须差不多才行，不然果子就差了。 ”

姬蕾点头道：“ 我也是这么想。 ”

姬蕾小心包好桃核，忽道：“ 那溪中的水太凉啦，全是小冰块。我想洗洗脚洗洗脸都不行。 ”

高战道：“ 这也不算凉呀，我小时候在关外冬天和朋友去河里捉鱼，河里全结了冰，厚薄不一定，一个不心跺到了薄冰就掉了下去，那才叫冰哩！ ”

姬蕾笑道：“ 高大侠好了不起哟。 ”

高战瞧她脸上喜气洋洋，假装着甚是佩服的样子，偏着头眼睛斜睇自己，那模样真是又天真又娇美，高战忍不住赞道：“ 蕾妹，你真好看。 ”

姬蕾心内受用非常，忽见前面白气蒙蒙，似是烧水沸腾，心中大奇，拖着高战上前观看。

只见一棵桃树旁两块大石缝中喷出一股热泉，高战道：“ 果然地下有温泉，这南边几千棵桃树全靠这泉才能长得如此茂盛！ ” 姬蕾掬手一捧，那水温热适度，洁净非常，心中大喜，对用手先洗了脸，又脱下鞋子洗脚，高战连忙转过身去，不敢相看。半晌，姬蕾笑道：“ 好啦，好啦，老道学先生，可以转身

高战转身忽见那喷泉石上刻有字迹，连忙走近去看，只见上面写着：

“ 南天异果普众生。

松泉老人字。 ”

下面是用蝇头小楷写的：

“ 老夫自号松泉，足迹遍天下名山异域，以天性清幽不滞于万物，生平所喜无他，唯花果而已，偶得海外异种仙桃，寻宜地栽育三年而不得。适游此处，见灵泉壤土喜不自胜，遂下居于斯。越年桃苗初成，而老夫忽感不适，自知不起，名花名果，老夫心血所育，竟不得亲见其成，憾甚！然而老夫栽此果一为兴之所致，再者此果功能清神强身，久食则仙业可卜也知，尤能除却瘴毒。老夫昔年行脚苗疆，竟知瘴气为害之烈，但愿后者珍之惜之，无令老夫心血白流也。 ”

高战一口气读完，心中对于先辈胸存义德，无私唯公的气度甚是叹服，手抚桃干，心内慨然不已。

姬蕾忽道：“ 大哥，这松泉老人真是可怜，辛辛苦苦种的桃子，自己竟然不能吃到。 ”

高战道：“ 他老人家目的只是济人救世，又不是为饱自己口福的，这桃子定然活人无数，他老人家死后也觉甚是安慰。 ”

姬蕾道：“ 话虽是这么说，可是我倒想活着的时候能够达到自己的希望，人死了就完了，我想什么也不知道的。 ”

高战见她突然变得郑重起来，心内大大不解，姬蕾又道：“ 大哥，你瞧这桃树有多大年纪了。 ”

高战虽然不太在行，可是他见桃枝又粗又长，信口答道：“ 我想总有百多年了。 ”

姬蕾点头道：“ 正是，草木无灵却能与天地同寿，人为万物之灵，能够活到一百岁的真是少之又少，大哥，难道愈有灵性的东西便愈不长久吗？ ”

高战听她愈说愈高题，神色甚是悲凉，再也忍耐不住，和声道：“ 蕾妹你怎么啦，眼下这好风景你不去欣赏享受，心中胡思乱想作什么？ ”

姬蕾不理高战，又问道：“ 大哥，你相信鬼神命运之说吗？ ”

高战摇头道：“ 鬼神是飘渺不可信，命运却是有的，可是也得由每个人自己去奋斗去努力。 ”

姬蕾道：“ 我本来也不信命运，可是我现在却信了。 ”

高战问道：“ 为什么？ ”

姬蕾道：“ 我刚刚忽然想起，从前小时候有个算命的说爹爹活不过今年，他又说我也活不过甘岁，爹爹起初听他说自己在某年必死，只是一笑置之，后来听他断我，不由勃然大怒，丢了五两银子把那算命的赶了出去，现在果然应验了，爹爹好端端被奸贼杀害，我只怕……只怕…… ”

高战听她原来为这个悲伤，忙安慰道：“ 那算命的信口胡说，不过被他凑巧碰上。蕾妹，有大哥在你身旁，你还怕什么。 ”

姬蕾低声道：“ 我好端端的自然不会死去，但是，但是，我害怕你离开我，而且永远离开我，这样我不就等于死去吗？ ”

她愈说愈是悲凉，高战不由打了寒粟，仿佛目前真有什么力道硬生生要分开他和姬蕾，他一定神，忙道：“ 蕾妹，你还不相信我吗？ ”

姬蕾凄然道：“ 大哥，我并不是信不过你，而是有时候有些事情你是无法避免，无法想像得到。 ”

高战激动地道：“ 蕾妹，别怕，当危难降临的时候，大哥和你一起承担，还有大哥的朋友像李鹏儿师哥，大哥的师父，和辛叔叔一定都会帮助我们度过的，啊，对了，还有平凡上人不是也挺爱你的吗？ ”

姬蕾见他说得诚恳，那张正直英俊的脸孔充满了毅力、勇气，似乎就是天下人都和他两人作对，他也会不顾一切挺身而起。

姬蕾原是少女情怀，触景生悲，想到身世悲凉，除了高大哥外更无亲人，一时之间患得患失之心大起，是以悲不可抑，此时见高战情深若斯，芳心又喜又悲，泪眼迷濛，但觉又苦又甜。

高战最怕见人落泪，他一直记得父亲临终之言，丈夫流血不流泪，此时见姬蕾又流泪，还当她仍然不信自己，忙道：“ 别哭，别哭，蕾妹妹若不弃，咱们……咱们……就…… ”

姬蕾忙问道：“ 就怎么样？ ”

高战胀红了脸，结结巴巴道：“ 就……就对天……对天发誓，永不相离，结为……结为…… ”

他年轻面嫩，再怎样也说不下去，姬蕾玉雪聪明，如何不解，只羞得转身抬不起头来。

高战见她羞不可抑，也不知如何是好，姬蕾一定神，见高战恍然若失，心念一动，不再羞涩，说道：“ 大哥，我总是听你的话。 ”

高战道：“ 蕾妹，今日我们捧土为香，将来等遇到师父，再请他老人家作主可好。 ”

姬蕾低头不语，高战用手推起一大堆土，拉着姬蕾一起跪下，誓道：“ 弟子高战与姬妹结为……结为夫妇，如有欺心背誓，天厌之、天厌之。 ”

他愈念愈低，最后只有自己听得到，姬蕾待他誓毕，站起来，但觉胸中

甜畅无比，对高战道：“大哥，我累啦，你替我守卫，我要睡一会儿。”

高战道：“好啦，好啦。”

姬蕾闭上了眼，靠在树旁睡了，半晌高战见姬蕾呼吸均匀，似乎甜甜睡去。太阳从桃林空隙照进来，照着姬蕾的眼上长长的睫毛，还闪烁晶莹的泪光，高战长叹了口气，心想：“真是天真的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忽然姬蕾睁开大眼睛接口道：“大哥，你叹息什么？”

高战笑道：“你原是装的，我还以为你已睡啦。”

姬蕾道：“大哥，我今天真是快乐，我不再要求什么了，否则老天爷一定会怪我不知足。”

高战道：“别乱想，我瞧你已是很疲倦，好好休息一会。”

姬蕾笑问道：“大哥，你师父比辛叔叔还厉害么？”

高战微皱眉，寻思这问题好生难答，他师父天池大侠关外盟主风柏杨的先天气功的确独步武林，可是辛叔叔兼长各家，功夫真是神出鬼没，高战心内自是希望师父强些，然而他对辛叔叔也是甚是敬重，是以沉吟半刻道：“蕾妹，你问这个干吗？”

姬蕾笑道：“我想到了就问，难道不可以？”

高战无奈，只得道：“论功力我师父年过六旬，辛叔叔才卅多岁，自然比我师父略逊一筹，可是若论身法剑术，辛叔叔剑可通神，当今天下除了平凡上人外，只怕再少有人与之匹敌了。”

姬蕾道：“从前我在家中，只道父亲已是天下武功最强的人，却想不到天下武学高明之士，多如过江之鲫，就是文伦那坏蛋的师父，武艺也相当了不起呀！”

高战笑道：“正是正是，井底之蛙只能见到像井口一般大的世界，便道天下只如井口之小，磨房之牛，目力短浅，只能明视他身旁几尺方圆之地，便道宇宙狭窄若斯。”

姬蕾听他说得很有道理，忽然一转念叫道：“不行，不行，大哥你骂人啦！”

高战笑而不语，姬蕾道：“你骂我是磨房之牛，不知天高地厚，其实也不尽然，我虽然少在江湖行走，可是在家中可也读了不少书，并非孤陋寡闻。大哥，我给你看个物事？看你这博学多能明达君子识不识得？”

姬蕾从怀中取出一颗卵大明珠，高战定睛一看，只见那珠子在姬蕾手中滚来滚去，发出柔和的光茫，更显得姬蕾手如白玉，肤如凝脂。他瞧了一会，伸手拿了过来，仔细玩赏，对着亮处一照，只见那明珠一半暗，一半亮。

姬蕾得意道：“这就是文伦要抢的，他说要用来疗什么伤。”

高战听她一说，蓦然想起上次在浙南雁荡大侠生日席上，天煞星君不速而来，想取得贾侠为贺雁荡大侠生日而送的彩品，当下脱口道：“这是水火风雷宝珠。”

姬蕾赞道：“大哥，好见识。”

高战忽然哦了一声道：“不对，不对，那珠儿明明由贾侠送给辛叔叔，谢他解围之恩，怎会到你手上呢？”

姬蕾一怔，恍然大悟道：“原来你是碰运气猜着的，大哥，你在别处也见过这一样的珠儿吗？”

高战点头，说出上次在浙南之事，姬蕾道：“这珠子是汉武帝时大宛国朝贡来的，相传是大宛山上野龙之睛，分为雌雄两粒，当年贰师将军李广利

率师途径大宛，索取汗血宝马，大宛国王力战不敌，只得献出国宝汗血马及这对水火风雷宝珠求和。”高战哦了一声道：“难怪贾侠那珠子和这颗完全一样。”

姬蕾道：“这颗是雄珠，辛叔叔有的那颗想来定是雌珠了，爹爹说，雌珠不祥，屡害其主，非得雌雄合一，才能免除凶祸。”

高战道：“福祸无常，唯人自招，辛叔叔仁心义侠，持此珠定能反祸为福。”

姬蕾道：“这珠子听说能治百毒，爹爹说这是我们姬家家传之宝，大哥，你送给我这么好玩的千里镜，我现在家都被烧了，什么都没有啦，就把这个珠儿送给你吧！”

高战推卸道：“这怎么可以？这是你传家之宝呀！”

姬蕾见他不收，心中很不高兴道：“我送你的东西自然不稀奇，人家什么姓林的啦，随便送你一点什么东西，却当做宝贝一样。”

高战知她借题发挥，他胸前那个钱袋是林汶在他离家时给他的，是林汶自己亲手所绣，高战每一看到这钱袋，自然想起关外故居和老友“老黄”，所以一直甚为喜爱，经常挂在胸前，姬蕾几次看到都甚是不乐，可是知高战为人厚道念旧，是以不好发作。

姬蕾取出千里镜道：“你即不要我的东西，这千里镜也还你吧！”

高战心知不能再事推托，便道：“蕾妹，你别生气，我收下便是。”

姬蕾大喜，口中犹道：“我以为你瞧人家不起。”

高战贴身收了，姬蕾忽道：“大哥，那天我们遇到辛叔叔，你向他把那雌珠也要来啊，不然就把这雄珠也送给辛叔叔算了。”

高战奇道：“怎么啊？”

姬蕾突然羞红了脸，低声道：“那珠子……珠子……原是……原是……”

高战大悟叫道：“是啊，那珠子是一对，咱们自然不能把它分开，辛叔叔夫妇感情好得紧，咱们正该把这珠儿送给他们，辛叔叔挂雄珠，辛婶婶挂雌珠，一切灾害都可免除啦。”

姬蕾见他会错了意，心中虽则不喜，但见他丝毫不为自己作想，处处为人，心中也甚感动，心念一动，便道：“辛叔叔是长辈，怎会受你主珠，我看他多半会把雌珠送给你的。”

高战并不愚笨，只是天性忘我，不思为己打算，如何听不懂她言外之音，当下喜道：“这样也好，那么雌珠让你佩挂，也是！也是一样，一样好。”

姬蕾羞涩道：“大哥，你别忘记向辛叔叔讨啊！”

高战应了一声，姬蕾心满意足，笑生双靥。忽然一阵幽幽的笛声从远处传来，姬蕾听了一会，只觉心内惶惶不已，她仿佛又听到了老父温和的声音，近了，近了，已死的爹爹就如在身畔呼唤一般，姬蕾突觉一种莫名的悲哀，全身不由打了个寒粟，抓住高战的双手，高战凝神听了一阵，大呼道：“蕾妹，咱们走，这就是我那个会吹笛的朋友吹的。”

姬蕾正待答话，蓦地从桃林外飞入一只绝大金禽鸟，高战欢叫道：“金鸟金鸟，我那姓金的弟弟在哪里？”

那金色大鸟爪一松，落下一张素纸，上面歪歪斜斜画着几行字，姬蕾忙凑过来看，只见上面写着：“高大哥，我在前面山谷里等你，金儿会给你带路，我不喜欢你身边那朋友，希望别带她来，金弟上。”

姬蕾大大生气，她在家何等娇纵，想不到居然有人不愿见她，当下板着

脸道：“大哥，这人好生无礼，你也别去啦。”

高战见她神色不善，只得答应了，那金鸟儿却不服气，连连对姬蕾呱叫，似乎是责骂姬蕾一样，姬蕾虽然有些喜欢那鸟儿生得雄俊，但实在气极，挥手欲打金鸟，金鸟双翼一展，冲霄飞去，临走时还偏着头看着姬蕾，神色甚是顽皮。

那笛声又响了，这次声音中充满了焦急之意，好像困军被困，人粮两绝，而援兵迟迟未到，眼看即将为敌所灭，姬蕾虽是大大不满这人，可是也不免暗暗为他心焦，再看高战也是焦急非常，不禁冲口道：“大哥，你就快去见你那金弟，我在林子里等你，我也不稀罕和他见面啊！”

她虽如此说，心中对于那姓金的实在很是好奇，高战如释重负，飞奔而去，那金色大鸟又从高空降低，引领着高战向前去。

姬蕾看见高战走远了，突然心内惶然不安，坐在桃树下无聊地胡思乱想。

笛声又起了，这次充满了欢愉，姬蕾心中也愉快一点，然而这是真的欢乐吗？在笛声中，一些事已决定了！那是上苍早就安排好的。

且说高战随金鸟转了几个大弯，来到一处幽谷，四周都是花草，当中凹下一块方圆约有余亩，那路上相识的少年金英，正端坐在中间，举起白嫩小手向他招呼。

高战一纵身下了谷底，那谷只有一丈左右深浅，姓金的少年满面堆欢道：“大哥真是信用，昨天我就看到你啦，只是我不喜欢身旁那姑娘，这才跑到此处用笛子招呼你。”

高战道：“那位姑娘是我好朋友，人是很好的，只是脾气有点怪。”

金英道：“又小气又骄傲，有什么了不起。”

高战不言，金英柔声道：“大哥，我邀你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咱们相交一场，我就要回家了，如果连彼此身世都不知晓，那还叫交什么朋友。”

高战道：“是啊，上次你说教你吹笛的白婆婆，我听前一位老辈说她是南荒四奇么妹啦。”

金英大奇道：“这事当今天上只有几个人知道，你说的那老前辈到底是谁啊？”

高战道：“是东海三仙之首平凡上人。”

金英脸色一变，恨声道：“原来是老鬼，师父真恨死他了，师父也被他害惨了。”

高战对于平凡上人无忧无束面严心慈的性子甚是仰慕，他见金英骂平凡上人，正色道：“英弟，你怎可出口伤人，这位老前辈别说武功天下第一，就是算年岁普天之上也难找出如此高寿，你师父是谁？我想定是他老人家晚辈，怎么这样无礼。”金英见他正色责问，脸上一红，几乎急得哭了起来，委委曲曲道：“我师父就是白婆婆，她不但教我吹笛，而且教我武艺，高大哥，你听我讲段故事，你便明白师父为什么恨平凡上人了。”

高战上次听平凡上人说起南荒三奇和白婆婆，正说到关键所在，上人忽然飘然而去，心想这几人之间定有恩怨相缠，就连一尘不染苦修多年的慧大师也涉及在内，这金英既是白婆婆徒儿，定然知道其关系，于是便道：“英弟，这件事我只知道一点点儿，你说给我听可好。”

金英点头，略一吟道：“当年师父是南荒四奇的么妹，脾气又娇又蛮，像是你的女伴一样，大家当她面叫她南荒仙女，背着她却喊她蛮女。大哥，你想想看有三个大靠山师兄，师父自己又长得很美而且武功又俊，当然会目

空一切啦。”

高战接口道：“这个上人也说过的，后来她又怎么会和慧大师交恶呢？”

金英道：“师父就这样有若公主一般的过日子，南荒三奇个个生得都很英俊，而且又是亲生兄弟，三人在外威风凛凛，出言即是法令，可是在小师妹面前却一向将就惯了，百依百顺，那老二老三就是我二师伯和三师伯，一向唯大师伯首是瞻。”

他歇了口气，又道：“后来我大师伯偷偷爱上了我师父，他那两个弟弟也帮着大师伯出主意，讨取师父好感，可是过了一年，师父仍然我行我素，对大师伯并未特别亲近，大师伯伤心之余，这就放弃心念，潜心武学，咱们南荒一派武功竟被他们三人练到登峰造极。”

高战心想这三人虽则凶恶，倒是非常友爱。金英又道：“这一年，师父廿岁生日，不但南荒边地绿林豪杰备送重礼祝寿，就是中原也有不少高手专诚来贺，因为师伯三人这时的名头已是震惊湖海了，就这样，惹下了一件不可挽回的悲剧，我师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师伯被关在无底洞中将近百年。”

高战听得津津有味，不敢打断金英话题，见他忽然住口，只得以目示意，催他快讲。

金英抬起头来，仰视向晚的天空，良久才叹口气道：“这些都是师父告诉我的，她一生的感情就在这次生日宴会后断送了，所留下一点点儿都灌注给我，她老人家对我真是好得不得了。”

高战忍不住问道：“难道平凡上人也来了么？”金英道：“平凡上人那时方自少林逃禅，躲他少林寺徒子徒孙的追踪都来不及，那敢公开露面。”

高战听她不再喊平凡上人为老鬼，很感欣慰，对金英微微一笑，表示嘉慰，金英继续道：“来的不是别人，乃是太清门中鼎鼎有名的美人，太清玉女西苹。”

高战接口道：“那就是现在的小戢岛主意大师。”

金英点头道：“那太清玉女据师父说的确美极，人又天真可爱，师父一生自负容颜绝世，也不由从心底为玉女喝一声采。这玉女在滇池住了几个月，她对于南荒风光甚是欣赏，大师伯敬她年纪虽轻，却已是一派宗主，亲自陪伴她游山玩水，大师伯学富五车，人又潇洒多才，太清玉女出身名门，在中原不知风靡了多少年年轻侠士，想不到竟会在南荒对一个半邪半正的人垂青。大师伯在伤心之余，对于这明慧可人的小姑娘也甚是喜爱，我二师伯三师伯还不是赶紧凑趣，替他们大哥安排种种好机会。”

金英说到这里，又叹了口气道：“师父说有些事情是老天爷已安排好的，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也不管你从那条路走，那结果都是一样的。”

高战忖道：“这白婆婆真是历经沧海，是以见事深刻，想来当年之事甚是凄惨。”

金英道：“大师伯和太清玉女交游了几个月，两人形影不离，大家都为他俩人庆贺，师父却愈来愈不高兴了，常常背着人一哭就是一天。后来大师伯向师父宣布将与太清玉女成婚，师父一听之下，勉强装着笑容道贺，话未说完，忽然哇哇吐出两口鲜血，大师伯大惊，连忙扶她进屋，悉心替她调治了一个多月，这才病愈，这样他和太清玉女的婚期自然延迟下来。”

高战道：“原来你师父也暗中喜爱你大师伯哩！”

金英哦了一声，不喜道，“大哥，你对女孩子心事知道不少呀，我想你

一定和不少的女孩子作朋友。”

高战喃喃不知所语，金英又道：“我大师伯在师父病中，听到师父梦误，才明白原来他这个小师妹竟然心里也偷偷喜爱自己，只是从前少女情怯，而且又娇纵已惯，是以对大师伯并不稍加词色，大师伯起先原是喜爱这个小师妹，可是如今太清玉女也成为心中至爱之人，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高战心想：“这三个老魔倒也非完全无义之人，只是凭一己喜怒而杀人，这却大为不对。”

金英道：“我师父的父亲，就是南荒一门的开山祖师，南荒四奇是其嫡传弟子，我大师伯受他师父临终托孤，要终身善待这小师妹，大师伯身受师恩，怎么也不愿使师妹伤心，虽然太清玉女可爱已极，可是大师伯为免打击师妹，终于想出一条绝路。”

高战道：“太清玉女真是凄惨，她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可是老天爷硬如此罚她，她灿烂一生就这样完了。唉！你师父，白婆婆——”

金英道：“师父说这就叫前缘天定，她说当大师兄离开她那天、神色甚是怪异，眼光中流露出至爱和绝望，大哥，当一个名闻天下的大豪杰，从他眼中流露出的不是令人心醉的神光，而是英雄末路的眼神，那情况真是难堪啊！”

高战点点头，金英又道：“太清玉女住在滇池，过了两天，一个骑马的人送来一封信给她，一封信给师父，两人一看之下，双双脸色大变，太清玉女恨恨瞪着师父，一言不发，立刻离开滇池。”

原来大师兄托言赴中原参加武林百年一届开府大会，最多一月便回，其实他计算已定，明知此事不能两全，深感对不起师父和太清玉女，只有藉敌人之手一死。他素知太清玉女和师父都是刚烈性子，决不会因他之死而殉情，一定会苦练武功为他报仇，这样便可消磨去她们无涯的时光，等到年纪大了，那自然会把一切看得淡薄的。”

高战脱口道：“原来如此，他就故意去寻上人晦气，想要决斗求死哩！”

金英答道：“大师伯这番用心的确苦极，大哥，你想想看以大师伯功力，放目天下又有几个能和他匹敌，除了平凡……平凡上人外，谁都经不起他老人家一击的。”

高战听他说得狂妄，心中虽然不悦，但心想这话也不是金英胡乱吹嘘，上次自己在少林寺与那三个老魔中老三对掌，但觉全身劲力如石沉大海，这三人之功力，当真深不可测了。

金英道：“我二师伯三师伯当真是焦不离孟，明知大哥死意已决，竟然还是跟着大师伯一块走了。”

好容易找到平凡上人，大师伯故意激怒平凡上人，两人动上了手，平凡上人名满天下，武功之高令人不可思义，大师伯和他大战一场，二师伯在旁看得兴起，也上去合战平凡上人，平凡上人当真厉害，战了一日一夜，并不见丝毫败意，大师伯原是想藉决斗求死的，然而遇着生平未有之敌，雄心奋发，三兄弟竟是一般意思，先打败敌人再说。”

高战问道：“你师父当日也在场吗？”

金英道：“正是，我师父一直躲在旁边看，她不敢开口，怕要影响师伯，后来平凡上人长啸一声，不住后退，师伯们明知有诈，但仗着武功高强，不住前逼，平凡上人忽然向后一跃，落入山谷中，三人也像着魔一般跟着跃下

去，那山谷深不见底，终年云雾封住，看不清楚谷底，师父在旁只吓得面无人色，走到谷边一看，什么都看不见，忽然平凡上人哈哈长笑，声音中充满了得意之味，师父心一痛，便昏倒在地上。”

高战道：“上人并没有杀他们，上人说他用诡计骗得他们三个入洞，再用巧力推动万斤大石盖住出路。”

金英叹道：“我师父当时神智已乱，如何能想到这许多，她只道师伯已为她而死，当她老人家醒转以后，平凡上人已走远了，她性子刚烈，适才见平凡上人功夫非凡，自知万万不是敌手，这才咬牙切齿重返南荒，居于大雪山顶上，苦练功夫。”

高战道：“那太清玉女大概也觉尘缘已尽，就出家为尼，卜居小戢岛，她心里自然也恼平凡上人，是以千方百计要占上人上风。”

金英道：“师父说她一夜之间容颜大变，第二天太阳还是一样的出来，然而她眼中景物却是枯黄的，灰色的，小溪中的水还是一样的清撤，缓缓向东流着，然而水中的影子却变了，那明媚如花的少女不见了？那乌黑油光的秀发不见了，师父肩上披着的是一身灰色的头发，师父的心也像枯木一样，再也没有生气。”

高战道：“慧大师又何尝好过，平凡上人说她到小戢岛就是一个老太婆，照时间算来也只有几年工夫呀！”

金英道：“慧大师一方面固然恨平凡上人杀死她唯一情人，另一方面又恨我大师伯薄情，大哥，像她这样一个漂亮的少女的全部感情，还不能挽回一个人必死的决心，她自然是气愤非常，岁月悠悠，她自然也像师父一般老得快呀！”

高战道：“这三个人都脱出了那石洞，练成了一宗绝传武艺腐石阴功。他们都和平凡上人朝了相。”

金英道：“我师父她说，住在雪山起初几年，一闭上眼就梦见我大师伯，全身鲜血站在云端，向师父微笑，那笑容，大哥，在我师父看来真比用刀割还令她难受，师父每次从梦中惊醒，伸手一摸，果然是鲜血淋淋呀！原来是她咬破了自己的下嘴唇。”

高战听得十分感慨，暗忖：“吴大叔为情而终身寡欢，终于出家为僧，这南荒娇女这般磨折自己，为的又是什么呢？生命是可贵的，然而和真情比起来，那又算得了什么？”

金英接着道：“后来师父慢慢平静下来，长自静坐，终于悟出万事从来有定，不可强而求得。她这一悟，性情大大改变，只觉悲天悯人，对于平凡上人之仇也不像先时那么强烈，后来有一天接到慧大师战书，她此时已无胜败之心，心想看看昔日情敌变成什么样子也好，这就单身赴约，到小戢岛上去。”

高战道：“难怪平凡上人说他老人家见一个白发婆婆与小戢岛主斗功力，白婆婆吹笛想使慧大师入魔哩！”

金英道：“正在斗得不可开交，平凡上人忽然出现，师父看了他一眼，但觉新愁旧恨一起涌将起来，几乎想上前和他动手过招，但是自忖不敌，终于恨恨而去。”

又过了好几十年，师父收我为徒儿，把一腔情感便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自幼丧母，可是师父给我的，比起慈母给我的恐怕并不少哩！”

高战听他也是自幼丧母，对他不由大起同情之心，执住他手道：“白婆

婆一定爱极你了，英弟你真幸福。”

金英道：“白婆婆教我读书识字，又教我武艺，每次我不高兴了，她老人家就吹笛子给我解忧，久而久之，我也会吹笛子了。”

高战道：“白婆婆那乐音蚀骨是极上乘内功武学之一，英弟你如此年青，况然得了白婆婆衣钵，真是福缘不浅。”

金英道：“我爹爹见师父待我好，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接我回去，我还有一个叔叔叫做金伯胜夷，在天竺是鼎鼎大名的。”

高战听师父说过恒河三佛至中原，与东海三仙大战之事，当下惊若木鸡，金英道：“你以为我是中国人，其实我是天竺人哩。”

高战喃喃道：“金伯胜夷，恒河三佛，原来是你…是你叔叔呀！”

金英年纪甚青，见高战对于金伯胜夷名头甚是震惊，不由非常得意说道：“我叔叔虽然武功高强，可是也不见得胜我师父多少，听说东海三仙二次赶赴天竺，找恒河三佛比划，结果恒河三佛都吃了点小亏，倒是我爹爹是天竺第一怪人，财产之多，就是你们中原也找不出几个。”

高战哦了一声道：“难怪我听说那千里镜是无上宝物，只有皇帝大内才有，可是你却随意送给我一个。”

金英得意满脸道：“谁说不是呢？那千里镜是我心爱之物，我家也只有两个，除了大哥，我谁也不会送的。”

高战感动地道：“英弟，你待我真厚，你汉话说得很不错呀！”

金英笑道：“我就是不喜学写汉文，所以写得东倒西歪，大哥你别见笑。”

高战见日已偏西，心想适才金英叙述那段往事的确动人，不知不觉已过了两个时辰，正待起身告辞去找姬蕾，金英道：”我师父一听到三位师伯出困的消息，便如身坐针颤，一刻儿也不能平静，最后按捺不住，带我一块儿下山，我自跟师父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她老人家如此沉不住气，一点小事就激动得不得了，她自己也时常叹息道：快一百年的苦修，到头来还是并无丝毫用处，看来情孽害人真是不浅。”

高战急于离去，抬头一看，四周奇花异草，轻风拂面，微香袭人，真如置身仙境，他刚才只顾专心听金英话说前因，是以一直不曾注意。

金英道：“这地方是我师父无意中发现，她现在已去追赶我师伯，只有我和金儿住在这里。”

他说得楚楚可怜，意思就是要高战陪他，高战心念姬蕾，只得装作不懂，忽然金色大鸟呱呱大叫，不远之处有沙沙脚步之声，高战和金英纵身树上一瞧，只见一个高大老人手中托着一个少女，高战只觉那少女身形非常熟悉，但相隔甚远，不能肯定，那老人用一手托着少女，手伸得笔直尽量离开自己，似乎害怕背上欺侮女流之名，严守授受不亲之礼，那少女被点了穴道，不能动弹，忽然大眼一睁，向高战停身树上瞧去，高战大震，几乎落下树来，当下低声急道：“英弟，你去告诉我那女伴，叫她先一个向川南走去，我有一个朋友被坏人捉住了，我得赶快去救。”

金英冷然道：“那少女又是你的朋友，你真讨女孩子喜欢呀！”

高战无暇辩论，翻身下树，金英忙叫道：“大哥，你瞧。”他说罢一揭头巾，高战只觉眼前一亮，金英俏生生立在树上，秀目娥眉原来竟是一个女孩子。

高战虽是惊异，可是脚步并未止住，金英高声叫道：“大哥，我不该骗你，我……我。”

高战急道：“ 现在没工夫啦，我有空再来瞧你。 ”

金英手一扬，打出一件物事，高战伸手接住，往怀里一塞，金英结结巴巴道：“ 这是我妈……我妈妈的遗物……师父和爹爹……爹爹都叫我送给一个……一个最……最可靠……最好的朋友。 ”

高战几个纵身已穿出林子，耳旁还听到金英哭喊道：“ 大哥，你要小心啊！ ”

他这一阵急赶，已走离林子很远，适才略一耽误，那高大老人已失去踪迹，高战心中好生奇怪，暗忖这老人手中托了一个，竟然走得这般迅速，难道武功如此了得？

他见眼前道路突然分叉，当下一沉吟，跳上高树，向四周一望，只见左边那条路上荆草无风而动，心中立刻了然，赶紧向左扑去。

原来高战适才瞧清那汉子正是上次他和师兄李鹏儿在怪林中碰到的翠木老人，那少女正是住在辛叔叔家中的林汶，这叫他如何不急？

且说高战向左走去，他全身布满先天气功，轻身功夫已使至十二成，他小时误食千年参王，今日又食了南海仙桃，但觉精气凝注，愈跑愈是精神，过了一会，便追近前面老人。

高战高声喊道：“ 前面的朋友留步，大丈夫欺侮不会武功的女流之辈，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 ”

那翠木老人一回头见是高战，也不答话便往前走，他感到甚为羞惭，好在他脸上浓浓罩着一层青气，是以并不显出两颊生红。

高战见他不顾江湖道义，不由勃然大怒，其实这翠木老人昔年也是大有来历之人，为了一事，这才不得已干出这种见不得好汉的事，他听高战叫骂，心中真是又痛又惭，脚步不由放慢，想要出言解释。

高战见机不可失，一纵身，双掌平拍过去，这招正是天池狂飚拳中“ 雷动万物 ”，那翠木老人知道厉害，闪身滑步躲过，向前树丛中一钻，无影无踪。

高战此时也顾不得入林之忌，跟着扑了进来，翠木老人几个转身便不见人影，高战心中大奇，他向四周仔细一看，只见古木参天，均是粗可数人合抱老木，他心念一动，走向一棵树木一拍，只觉手上一痛一麻，赶紧一看，原来手背中插了一根细若牛毛之青乌钢针。

高战一定神抓出钢计，他知这针上有奇毒，他向后转身，只见一条人影如飞逸去，高战遭人暗算，不禁气愤膺胸，运过无坚不摧的先天气功，遥向那人推去，那人身形正起，闪无可闪，闷哼一声，身形一滞，又复纵起，口中断断绝绝道：“ 姓高的小子，你再凶也只有……只有十二个……时……辰好活……好活啦，老子……这勾魂草熬练的毒针，天下……只怕无人救得了。 ”

他方说完，哇的吐了一大口鲜血，高战见他内伤沉重，他心地厚道，也懒得上去再加杀手，凝神寻思救人步骤，但觉一条手臂都麻了起来，他大惊之下，赶紧服下几丸师门解毒丹，心想：“ 既知是翠木老人捉去林汶，黄木翠木师兄弟两人居住的地方自己是知道的，而且瞧他二人非并万恶之辈，他们是辛叔叔仇人，看来擒捉林汶多半是为逼辛捷出来，眼下还是先疗毒重要。毒去后再赶去不迟。 ”

高战盘算已定，跌坐运功逼毒，天池派一向我行我素，独居关外不与关内各派来往，是以他本门不但武功卓绝，另外医伤疗毒也有一套绝学，免得

去求别派，高战真气运行一周，只觉并无停滞不通，然而麻木之处渐能上移，他心念一转，立刻惨然站起，闭住全身穴道，向原路而去。

原来天下最厉害之毒莫过于无形之毒，这无形毒是或随血液运行，或停于体内久久不发，一旦妄用真力则发作起来。当年无恨生被玉骨魔酒中下毒，就是无形毒中第二种，是以在华夷之争时真力突然不至，几乎丧生恒河三佛之手。这种毒一入体内与血液化合，任是绝顶高手也难凭内力造诣逼出毒素。

高战心知所中之毒非同小可，眼下在这荒野中谁也不能救得，他连连几个念头都找不到适当的决定，最后一咬牙，暗想：“先拼着去救林汶，免得林汶多受苦难，自己中了别人独门毒药暗器，非独门解药莫解，这生死之事从来自有天定，正如白婆婆所说是强求不得的。”

他一路疾奔不停的想着，暗自叹息忖道：“从前历代忠臣如文公天祥，岳公鹏举都是以死全节，求死以成名，那南荒三奇的大师兄为了情思难偿，不能两全其美，于是决斗求死，这世上有的为名而死，有的为情而死，这生死之间却也甚微妙，我高战今日受人暗算，要是死于荒野，这算是为什么呢？”

前面有三条路，高战向中间走去，走了很久，天色已然全黑，此时正当仲夏，天空繁星密布，高战又想道：“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夫复何憾！先祖当年出生入死为国宣勤，抵御外侮，终至马革裹尸，我高战于国家无寸功，于百姓无寸劳，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高战啊，你真死不瞑目呀！”

他又转了两个弯，前面是一片松杉交错林子，高战知已到达翠木黄木所居之处，立即屏住杂思，运足真力叫道：“晚辈高战奉辛大侠之命请黄木老前辈现身。”

他知黄木老人师兄弟定是去寻辛捷夫妇晦气，恰巧辛捷夫妇不在，这就捉住林汶为人质，逼使辛捷出面，是以假借辛叔叔名义向黄木老人招呼。

果然不过多久，翠木老人从树枝走出，一言不发带着高战入林，高战依照规矩，用汗巾掩住双眼跟随入内。

走了一会，翠木老人冷冷道：“到了，到了。”

高战脱开汗巾，只见黄木老人端坐树上，向他点头示意，高战朗声道：“前辈掳我师姐，不知有何见教。”

黄木尚未答话，翠木抢着道：“你这小哥别胡说八道，那丫头手无斤力，怎么又是你的师姐了？”

高战行走江湖每次向人介绍姬蕾时，都称她为师妹，是以说惯了口，连林汶也说成了师姐，当下既感不好意思，翠木冷道：“你能代表辛捷那小子吗？”

高战见他无礼，强忍怒道：“两位和辛大侠有梁子，何不去找他本人，大丈夫恩怨分明，找妇女孩子逞威又岂是男儿本色。”

他此言大是义正词严，翠木变色欲起，黄木上次与高战对过掌力，知他功夫甚深，翠木并非其敌，举手制止翠木老人道：“我们本来只是想向辛大侠讨教，顺便和老朋友聚聚，哈哈，想不到老朋友竟然不理会我们，只派些孩子女娃接待，真是不够朋友。”

高战见全他全无诚意，心中暗气，忽然想到一事，急问道：“辛大侠的公子呢？”

翠木冷冷道：“那小鬼倒有些真功夫，我兄弟见他天真可爱，放他去搬救兵了，姓高的，你再要是以为我兄弟是专门欺侮妇女之徒，老夫可要对你

不客气了。”

高战长吸一口气，心中大为放心，便道：“两位前辈与辛叔叔的梁子，晚辈自然不能过问，可是这位姑娘，请老前辈放她走，晚辈担保数日之后，辛叔叔登门谢罪。”

他这单刀直入一语，黄木老人微微一笑对翠木道：“这位少侠真是快人快语，咱们就依他吧！”

高战大喜，他经验必竟不足，以为黄木老人珍惜名头，不愿与小辈为难，正想行礼道谢，黄木老人缓缓道：“不过少侠须为我兄弟做一件事，作为彼此交换。”

高战慨然道：“只要前辈放走这位姑娘，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在下也心甘情愿。”

翠木老人冷然道：“你对那姑娘倒是一往情深哩！”

他一生未涉情海，对于少年男女相悦，认为是无聊之事，一向极为讨厌，是以出口伤人。

高战脸一红，正色道：“晚辈有一条件，前辈吩咐晚辈所做之事，必须要能在数辰作完之事，否则晚辈实有苦衷。”

黄木老人道：“用不着那么久，只是此事危险已极，从来无人生还，你得仔细考虑一下。”

高战苦笑道：“生死之事，倒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前辈得先放我师姐，晚辈再去为前辈办事。”

黄木老人阴笑道：“这个当然，翠木，你带他去看看那位姑娘。”

翠木领着高战走到一棵大树旁，一按活门，那树中间露出一室，布置得清雅非常，林汶正睡在床上，睁大眼睛不能动，她一见高战，作势欲扑到高战怀中，只是手脚不能动，一滚之下，落下床来，高战身形一闪，伸手接住，轻身对翠木老人道：“相烦前辈为她解开穴道。”

翠木老人正在犹豫，怕高战改口不覆行诺言，黄木老人从外走来接口道：“翠木，你别小看这少侠，他可是千金一诺哩！”

高战暗骂这老家伙真是狡诈百端，先用大帽子套住自己，翠木上前拍开林汶穴道，林汶拖住高战，埋头在高战怀中痛哭不已。

高战道：“汶姐，你得救啦，快回去，辛婶婶他们定然为找你而忙呢！”

林汶哽咽道：“我妹妹那天和梅公公一块上山采药去了，这两个坏蛋欺上门来，金童和他过招，被比较老的老鬼打败，我叫金童去向辛叔叔投信求救，金童死也不肯，这孩子天生侠义，再怎样也要保护我，后来我骗他玉妹也遇险了，他也不肯罢手，护在我身前。”

“辛平小小年纪，真是难能可贵。”

林汶道：“这两个老鬼见纠缠不清，他们大概也动了爱才之心，便温和告诉金童，绝对不为难我，只是希望和辛大叔见面而已，我也以死相胁，金童这才放手。”

高战柔声道：“汶姐，你苦受了吗？”

林汶脸一红道：“这老鬼人虽坏，倒是古板的。”高战细细瞧了林汶一眼，儿时欢乐又陡然回到心头，但一盘算时间无多，如果真如那暗算自己的人所说，那么还有五六个时辰好活，当下一横心道：“汶姐，你先回去，我就来看你。”他说此话时，但觉悲不可仰，声音低微发抖，林汶睁大眼奇道：“你怎么不陪我去，我在林子里就看到你啦，可是我不能讲话，总称谢天谢

地，你也发觉赶来相救。咦，那两个老鬼你认识么？怎么放我呢？”

高战骗她道：“我的确认得他们，汶姐听我话，我从小一直听你的话，你也该听我一次呀！我真的现在有事情。”林汶见高战眼角似有重忧，那黄木翠木不断探头偷视，似乎有急不可待之事等着高战，她细心一想，抓住高战手道：“战弟，别骗我，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

高战大笑想要混赖，林汶最是细心贴切，高战的脾气她真是了若指掌，他这一笑，更证明了她的想法，林汶悲声道：“战弟，不要答应他们，宁可我死了，也不能让你受到伤害。”

高战甚为感动，眼角微湿忖道：“我高战处处受人关切，今日为汶姐而死，也不在她对我好一场。”

高战见时间一刻一刻过去，林汶抓紧自己不放，一横心拂中她睡穴，扶她睡在床上，又细瞧了一眼，心想就是立刻死去，也不会忘掉她的面容了。

黄木在外拍掌，高战昂然而出，朗声道：“前辈有何事请快说出。”

黄木沉吟一会道：“这事端的九死一生，如果少侠不幸遇难，老夫敬少侠是条汉子，这位姑娘老夫不但放他，而且送他返回沙龙坪。”

高战随手一拍大树，树上印出五个深深手印，高战示声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晚辈就向前辈先谢了。”

黄木老人赞道：“好深的功力。”

高战微微一笑道：“现在时间无多，就请前辈示下。”

黄木老人缓缓道：“少侠既有要事，老夫也不再嚼舌，说明其间因果。就在这林子东南五里之处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洞，洞中藏着一部绝世神功，我兄弟两人……”

高战心想自己只有几个时辰好活，还受这黄木老人挟持，要为他去拼命，真是哭笑不得，黄木老人见他心不在焉，阴阴道：“这事端的危险已极，少侠如果懊悔，现在还来得及。”

高战怒道：“丈夫一言，快马一鞭，晚辈虽则少不更事，这个倒也省得。”

黄木老人点头道：“少侠名门弟子，这‘信’之一字自是看得极重，那洞中藏着的秘笈叫做‘枯木神功’。是武林中绝传已久的功夫。”

高战心中一凛，暗忖这两个老人绰号以什么翠木黄木，只怕与这“枯木神功”有关，当下沉吟不语，黄木老人接着道：“不瞒少侠说，我兄弟自从当年一败于七妙神君梅山民，再败于他的传人辛捷，便发誓埋首苦研奇功，以求雪昔日之耻，这枯木神功正是我兄弟久欲习睹之术，是以……是以相烦少侠下洞一取。”

高战暗忖：“这两人久居此地，一心一意想得枯木神功，竟然不敢入洞去取，可见那洞中定是凶险无比，哼，倒要我去替死。”

他正想开口问黄木老人洞中情况，但转念一想，自己生望渺茫，那洞中就是奇险绝伦，好歹也要闯它一下，此时倒也不必多问示弱。

黄木老人道：“入洞的人每年都有，可是能活着出来的，我兄弟此居十余年，从来不曾见这过。”

高战冷笑道：“飞娥扑火，其咎自取，但是两位老前辈也脱不了怂恿之责吗！”

黄木翠木老脸胀红，这人练就异功，脸上死气沉沉，是以不易看出喜怒哀乐，高战此语道破两人心事，他两人并非万恶之辈，平生行事除了稍嫌偏激外，并无不赦大恶，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这才双双埋名隐居，并且四处放

了空气说这林中有武林绝学，江湖上的好汉自是连绵不绝前来找寻，他兄弟两人也曾入洞，但都吃了大亏回来，是以想利用别人冒险取书，自己兄弟再利用林中布置出手相夺，以收渔人之利。

黄木翠木羞惭得说不出话来，高战心地厚道，不忍再羞辱他们，便道：“晚辈这就去取，万一晚辈不幸，但望前辈不要食言才好。”

黄木老人手一挥在前领路，高战长吸一口真气紧随在后，那林中尽是松杉，夜风吹来，松涛似海，高战心中也像波浪起伏，姬蕾的面容清晰的浮起来，林汶温柔的眼眼似乎含着泪在注视着他，高战激动得几乎要大叫几声，但他毕竟忍住口，心中不住地说：“蕾妹，别了，大哥说过不离开你，可是天意如此，又有什么办法？汶姐，你那温柔的眼光别再含愁看我，我求求你！为你而死我是很愿意的，何况我身中剧毒哩！”

三人把轻功夫施到十二成，不一刻便走到林之东南角，黄木老人一指前面一块草地道：“这就是那古洞的入口。”

高战走近前去，只见那草地中有一个尺余方圆小洞，恰可容一人入内，底下黑漆漆什么也看不清，他放目四看，夜凉似水，月光一线从古树叶丛中透过，照着黄木老人黄蜡似的脸和翠木老人青蒙蒙的脸，更显得狞然可怖。高战犹若置身魔宫，不由打了一个寒栗，这世上的美好和善良都一齐涌向他心头，但觉世间之恩怨情孽都变得甚是亲切，竟然怔怔不知所措。

翠木老人道：“从这里入内，有三条通道，向左走的就是那秘笈所在。”

高战一惊，见黄木翠木满脸企望之色，心中一动，朗声道：“晚辈尽力为前辈效命，只是还有事须得前辈见诺。”翠木老人意似不耐，黄木老人道：“少侠尚有何事？”

高战听他语气似乎甚是诚恳，当下便道：“这枯木神功定然是厉害无比了……”

翠木抢着道：“这个自然，否则师兄和我何必巴巴在此处等上十多年。”

高战道：“晚辈知两位前辈心地慈善，只是为报辛叔叔当年断剑之仇，晚辈斗胆求前辈，万一晚辈幸不辱命，两位练成绝艺，除了找辛叔叔外，不可以此功误伤任何人。”

黄木一怔，随即赞道：“侠心侠行，老夫答应了。”

高战点头称谢，道声再见，头也不回向洞中走去。

原来高战只道辛捷功参造化，这黄木翠木就是练就枯木神功，也万万不是辛叔叔对手，所以出言缠住他二人，却万万未想到这番话救了天下武林无数好汉，此是后话不提。

黄木翠木见高战跃身入洞，两人相顾一望，黄木才人徐徐道：“这孩子福缘甚厚，并非夭折之相，这次只怕会成功也未可知。”

翠木老人叹道：“大哥，我此时倒有点后悔不该要他入洞啦，这孩子真是慈厚善良，偏他长得又俊。”

黄木哈哈笑道：“青眼红魔一杀生人无数，倒也懂得悲天悯人，真是大大奇事。”

翠木老人一怔，也放声笑了起来，笑声在静静的夜里，随风传得老远。这师兄弟两人携手回去，笑声中，似乎辛捷已被他两人击脱长剑，正在步步后退哩！”

且说高战一跃入洞，立刻脚踏实地，他估计这洞大约深五六丈，当下运起先天气功，摸索前进，那洞中虽则黑暗，却是干燥无比，高战伸手向洞壁

一拍，击碎了一块岩石，放近眼旁一看，是一块雪白的石灰石，高战暗道：“难怪这洞中这般阴凉却又干燥，竟是石灰石洞穴。

他走了片刻，发现前面果然有三条通道。他不加思索便往左走，那洞中渐渐宽畅，又走了片刻，忽见一残天光从隙缝中透了出来，那石壁上写着四个大字：“重宝之地。”

高战见那字笔走龙蛇，这洞中甚少受风化雨融，是以字迹犹若新刻，他再往前走，但见遍地都是奇形怪状蕈类，有的大若桌面，颜色鲜艳无比。

高战心想：“师傅说过愈是颜色美丽的蕈类，愈是剧毒，这片蕈类，只怕都是毒物。”

他正在乱想，忽然前面不远处一个苍老的声音自言自语骂道：“哪里来的野小子，一定又是那两只老鬼派来的，快替老夫滚过来。”

高战大吃一惊，连忙戒备，那声音又起：“小子怎么还不滚过来，老夫见你年幼无知，说不定会饶你一死也未可知。”

高战听他一口北方土话，和父亲语音甚是相近，心中大感亲切，虽则嫌对方语气严厉，也不觉他讨厌，立刻循声前去，只见不远处一棵大蕈下，靠着一个气势腾腾的高大老人，穿着一件碧绿袍子，上面虽是油垢满布，肮脏已极，可是气势凛凛，大有一代宗主之风，当下不敢怠慢，正待一前行札，只见那老人双手捧着一捧蕈子，不住往口中送去，高战大惊之下，不及思考叫道：“老前辈，这蕈子是有毒的，吃不得啦！”

老人一怔，怒道：“天下又有什么毒物，能毒得倒我老人家。真是笑话，真是笑话！”

高战见他脸上虽然被长发长鬓遮住大半脸面，可是露出那一部分却是红润细嫩，丝毫无中毒样子，脱口说道：“前辈真是奇人。”